

世界文學名著

苦兒流浪記

馬何君、洛蓮著
譯



記流浪兒苦

Sans Famille

第三卷五月

號三九四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價 一 七 元

著 者 H. Malot

譯 者 何 君 蓮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二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本 書 編 號 : 121

小引

苦兒流浪記中的苦兒，名字叫做克民。他本是出身世家，應該受很好的撫養和完善的教育的。可是還在嬰兒的時候，便給人偷了，從英國帶到法國去，在巴黎傷兵院的前面，幸為一家農人所撫養，後來又賣給一個玩把戲的老人，隨他漂泊江湖。這老人從前卻是名震全歐的歌人，雖然窮途落魄，但是得美高貴的性質，不會踏磨，他做了苦兒克民的良師，不幸賣藝很不順利，老人凍死在巴黎的郊外，克民為花匠所拯救，無錢還家的家庭裏，工作度日，後來債滿飛臨，花匠入獄，家破人散，克民只得重新踏上漂流的長途，那時他有了一個伴侶兼弟子，一路表演餬口，很不寂寞，中間有一度煤礦遇險幸而逃生，從此境況漸趨順利，不久得悉他在英國的父母在找尋他，便和同伴投奔前去，誰知錯到了從前盜他出去的人家，又受到不幸的待遇，復被誣陷入獄，在半途跳車脫逃，重回法國，找到了母親，一家團圓，承襲了先人的遺產，又和花匠的幼女結婚，在苦盡甘來中，本書也完了。

本書確是良好的教育小說，敘事的曲折，描寫的美麗，在在引人入勝。苦兒克民的努力，也可任少年男女的模範。可是苦兒的成功，實在和他的努力，沒有什麼關係。苦盡甘來，並不是他親手栽培的美果，而是承繼先人的遺產。試問儼臥在街頭的小乞兒，有幾個能是金枝玉葉呢？因此本書只成了一個苦兒的羅曼史，不是一個苦兒的成功記。

本書在中國，已經有了幾個譯本。最早的是包天笑先生所譯的，名叫苦兒流浪記，後來章衣萍林雪濤合譯，改為苦兒努力記，徐蔚南先生又譯作孤零少年。但是本書的原名，是 *Les Misérables*，本意是「無家可歸的孩子」，而且我在上面說過，克民的苦盡甘來，還不是他努力的成功，所以仍舊依包天笑先生的譯名，來作本書的名字。

目次

一	養母和養父	一
二	漂泊的開始	八
三	初次的表演	一六
四	師父的恩德	二四
五	被逐與不幸	三〇
六	幸逢白鳥船	四二
七	再度的慘別	五〇
八	雪夜的悲劇	五七
九	落魄赴巴黎	六五
十	死後的祕密	七二
十一	花匠和啞女	八五
十二	突然的風暴	九六
十三	絕路逢故友	一〇五
十四	煤礦的生活	一一二
十五	洪水和生埋	一一八
十六	麥特的音樂家	一三五

十七	王子的牝牛	一三九
十八	重歸故鄉	一四七
十九	長途遠觀	一五六
二十	馬撒的疑心	一六八
二十一	蓬島叔父	一七八
二十二	聖誕節前夜	一八〇
二十三	入獄和營救	一八一
二十四	白鳥的行蹤	一九〇
二十五	真相大白	一九四
二十六	十年後	一九八

一 養母和養父

我在小時候，每一次哭泣時，便有一個女人跑到我身傍來安慰我，我總當她是我的母親。一直到九歲時，她老是每晚吻過我，才讓我睡覺。風雪交加的冬天，她抱我在溫暖的懷中，唱着好聽的歌給我聽，這些永不忘記。有時我在牧牛，忽遇大雨，這時候，她便老遠的跑來，以衣裳給我遮雨，肩着我回家。我若和別的小孩子鬧事哭了回來時，她就溫柔地勸慰我，等我快樂之後，她便叫我下次別這樣。她說話溫柔，眼光慈愛，雖然不是我真的母親，可是待我和真的一樣。

自從我九歲那年的某一天，我才知道她並非我的親生母——

我們的故鄉名叫青鳩，處在法蘭西中部，非常窮僻。雖然農人們盡力耕種，因為地方不良，荒草荆棘，一望滿目，其間還有些丘陵的起伏，可是沒有大樹，只有一些粟楮之類，在山谷低處。谷底流泉，匯入小河，這小河的兩傍是耕地和人家，我也是住在這當中，聽着溪流的歌聲，長大了的。

我家從未看見過一個男子。可是我所稱呼的母親，也並不是寡婦。她的丈夫是一個石匠，在巴黎作工。但是自從我知道人事以來，他卻一次也不會回到過村裏來。只拜託在巴黎一起做工的同鄉，若是回鄉時，順便帶一點錢回家裏來，並且照例交代幾句話：『耶穌身體平安，時時有工作做，不必掛心。這是他託我帶回來的錢，請你檢收。』

母親聽到這幾句話，心中滿足。她的丈夫不大回來，並不是他們夫婦不和。母親常對我說，巴黎到處可賺錢，只要拚命作工才行，將來略有儲蓄，生活無憂，他就會回來的。

十一月的某一晚，我正在門口砍取樹枝燒火，有一位素不認識的男子，一身泥濘，塵土滿鞋，像是趕遠路來的。他問我這裏是不是耶穌的家。我答應了。於是，他便推開柴門跑進去。母親聽到人聲，跑出來時，他已經到了屋裏，立刻說：『我是從巴黎來的，有話要對你個說……』

但是他並不像從前一樣接着說：『耶隆身體平安。時時有工作做……』母親合掌顫聲說：『耶隆一定發生了甚麼事呀，上帝！』夫人不用驚怪，耶隆只是受了傷，決不會致命的，也許不至成廢人也難說，你安靜些吧。現在，他住在療養院裏，戰本也在那裏養病的，病愈回家，耶隆叫我便道帶口信。現在太陽已經下山了，我還要趕上三里很壞的路！我要走了。』

母親因為想知詳情，留住那男子不讓他走。她說：『黑夜裏不能趕這樣三里壞的路，還得留心狼犬出沒，請留宿一宵，明朝再動身好。』母親便留他吃夜飯。於是，那男子就坐近爐邊，吃得狼吞虎嚥，一面告訴我們耶隆負傷的詳情。據他說，耶隆正在工作，忽然那造房子的鷹架子倒塌，將耶隆壓住了。工頭以為耶隆自尋煩惱，所以不答應給他撫卹金。那男子還繼續地說：『耶隆真不幸！否則輩撫卹金也可以過一生的。但是那貪吝的工頭，不拔一毛。所以，我勸耶隆和他起訴。』母親睜大眼睛說：『這不行！我們無錢不能起訴……』『可是你勝了官司，是多麼的好呢！』

第二天，那男子一早動身。母親一夜不曾合眼，想到巴黎去看一看。可是貧窮的我們，卻沒有盤川。母親無法可施，跑到村裏的教堂，去投牧師商量。牧師勸她別匆忙地就跑到巴黎去，倒不如待他寫一封信去問問，等回信來再說。他就代我們寫了一封信，寄到耶隆住的醫院去。

不上幾天，耶隆回信來了，說：『你到巴黎來也沒用，我現在正和工頭打官司，你寄錢來要緊。』因此母親決定不到巴黎去，勉強籌措了一些錢寄出；不久，耶隆又來信要錢，母親只好東拉西扯，總算又寄了一點錢去。但是，他第三回再來催錢，母親已無能為力。寫信去告訴他無法可施時，他來信叫我們賣去牝牛。可憐的農民，他決不能沒有牝牛。雖然生物學者以為牝牛只是一種反芻動物，郊外散步的人以為牝牛只是風景的點綴，都會中的紳士，以為牝牛只是供給牛奶和奶油。然而在農民，以牝牛為很寶貴的東西，無論怎樣窮苦，子女怎樣衆多，只要在牛欄裏有一頭牝牛，生活便可安穩。白天只要一盞不會做什麼事情的小孩子，來放牧在郊野，讓它自己吃草，不用費事。可是晚餐的湯裏，便有杜製的奶油，也有牛奶煮的馬鈴薯，早晨的咖啡，也另有很好的味道和滋養。牝牛養活了一家人呢。我們也是這樣。我和母親雖少肉食，然而牝牛紅犖供給我們牛奶，我們的營養也很好。紅犖簡直是我們家族中的一員。它明白我們的話，我們從它的眼光中，也知道它的意思。然而我們現在家

了將它賣去，另外已沒有解救耶隆的方法。

牛販來了。他裝出很不合意的模樣，側首搖頭打量着紅犂，說：『這樣的瘦牛，賣不到善價，它的乳也做不出好奶油，買了它只有自己吃虧。可是看你老婦嬌的面，買了它去吧。』

紅犂被從牛欄裏趕出來時，似知人意，站定了四隻腳不願出來，做出悲哀的聲音。牛販將鞭遞給我，叫我轉到它背後，用鞭抽它的屁股。母親不高興，她自己拿起了勒口索，溫和地說：『啊，紅犂，出來吧！』紅犂馴服地出來，我看它眼光裏彷彿要訴苦，心裏難過已極。牛販牽出紅犂，將勒口索繫在運貨的馬車後，帶了它去。我們回進屋子裏，彷彿還聽到紅犂可憐的嗚聲。

我們從此沒有牛奶和奶油吃，早餐是一片麪包，晚餐也只是馬鈴薯和鹽。賣去紅犂之後，不久便是嘉年華會。去年的此日，母親也像其他的法國人們一樣，做了大圓麪餅，和包菓實的大餅，讓我盡量地大吃一飽。但是今年此日，沒有牛奶和奶油，將虛度佳節良辰。我心中很不高興，到了嘉年華會的那天，母親卻到鄰家去要了一些牛奶和奶油，當我午後回家時，母親正在蒸麪粉，我趕快跑到母親身傍喊：『呀！麪粉！』母親看見我睜圓了眼睛的臉，含着微笑說：『哦，克民，是麪粉！你來一摸，這是很細的上等麪粉啊！』

這麪粉做什麼來吃，我想問又不敢問，我知道家裏一點牛奶一點奶油也沒有了，要使母親想起了大圓麪餅的事，那在我小孩子的心裏，也覺得太悽慘了。母親看見我不作聲時，她便說：『克民，你知道拿麪粉來做甚麼吃？』我說：『麪包。』『還有？』『還有……那我不知道了。』

『不，你知道的。你體貼母親的心，所以不說。今天不是嘉年華節嗎？這是要做大圓麪餅和菓實餅的日子！但是你知道我們家裏沒有牛奶和奶油，所以你裝作沒有想到的模樣，你的存心多好呀！』『呵，媽媽！』『你真是孝順而可愛的孩子呀！我不能叫你在這佳節良辰不快樂。你打開這蒸籠看看。』

我趕快揭開籠蓋一看，呀！一碗牛奶，一小盤牛油，四五個雞蛋和三個蘋果放在旁邊。『唔，把雞蛋拿出來，把蘋果皮剝了

吧。」

我在剝皮切蘋果時，母親拌和着麵粉雞蛋和牛奶，最後放進切好的蘋果去，一齊拌好，放在蒸灰上。到了黃昏吃晚餐時候，這美味的菓實餅就熟了。我焦急地等吃晚餐的時候，好容易到了黃昏。「噢，克民，你也學學做大圓麵餅嗎？好好地升起爐火來吧。」

我不待母親吩咐，立刻折斷了小樹枝，升起火來。又點亮了紅蠟燭。母親又將糖和牛奶來調濕麵粉。我聽了母親的話，將鍋子放在火爐上，在鍋裏熔化奶油。屋子裏好久沒有奶油的甜香，現在充滿了全屋子。熬奶油的聲音真好聽！現在，我要將麵粉放下去，自己來做大圓麵餅了；那時我真高興，可是屋外有腳步聲。我想總沒有人來搶奪我這僅有的幸福！

我想也許是鄰人來討火種，一面將母親掬起給我的麵粉，倒入鍋子裏，突然聽見擊門的聲音，門猛烈地開了。母親頭也不回地問：「那一個？」

我借着爐火的光，看見一個男子，穿着白洋布工人裝，手裏拿着拐杖。他粗暴地問：「甚麼，有祭日的盛餐麼？」

母親一看見了這男子的面貌，倉忙地站起來：「耶隆！是你！」母親這樣說後，牽着我的手，推我到那男子的面前：「克民，這就是你的父親！」我聽說是父親，便以親子之情去抱他，想和他接吻。但是耶隆卻舉起手裏的拐杖攔住我，對着母親說：「這小東西，你在騙我……」「可是耶隆，那太……」「這不是在騙我嗎？」耶隆斜執着那粗大的拐杖，一步步地逼近我。我卻不覺後退。我只爲了想向他接吻，並不會做錯事，他何必這樣叫人難堪！耶隆迴顧四周說：「有什麼興趣來慶祝嘉年華節！肚子餓得要命了，可有吃的東西嗎？」

母親說：「現在正做大圓麵餅。」「不用你告訴我，我只想吃了！我趕了十里路來，腿子像木頭一樣了。」「可是，我們不會預備，誰想到你要回來！」耶隆又看見了碟子裏的奶油，便說：「沒有晚餐吃嗎？瞧，這裏還有奶油，還有……」他看看天井，那裏屋梁上的鉤子，常掛着豬油，現在空懸着好久了，只剩一點乾蒜頭和洋葱在那裏。他將拐杖打落了幾個洋葱頭：「還有洋葱頭，再加上奶油，可以做一碗好吃的湯，走開去！」

湯」他推開我，自己拿起鍋子來，把我那還沒有弄好的大圓麵餅，粗暴地弄倒了。「喂，你在爛燻地幹什麼，還不快點給我做

我顛伏地走到他指給我的地方。母親只能遵從他，給他做湯。我躲在桌子角裏，畏縮地望着耶隆。他約有五十歲，和母親差不多年紀。容貌猙獰兇惡，脖子因為負傷，曲向右邊，這使他更加醜陋。他嘆：「只有這一點奶油嗎？」便將小碟子中的奶油，全都傾入鍋子裏，我沒有吃大圓餅的希望了。我也不想什麼佳節的點綴了。這些東西，隨它去吧，我只想這可怕的男子，便是我的父親嗎？我很悲哀呢！我從前不知道耶隆是怎樣的人，我想我的父親，總應該和母親一樣的溫柔，但是眼前的父親，離開我的理想太遠了，我只感到說不出的恐怖和苦惱。他又在向我怒喊：「你不是木偶，何必發呆！湯盤子也好擺起來了！」於是我戰戰兢兢地拿出湯盤子，這時湯已煮好了。母親將湯盛在各人的盤裏。

耶隆離開他圍着的暖爐角，坐在桌旁大吃，因為我的盤子也擺好了，我卻不能不吃。耶隆時時停止美匙，惡狠狠地向我看，我真食不甘味。但是我爲了又怕又想看的心理，常常偷眼看耶隆。我的視線一和他接觸，便垂下頭去。耶隆用美匙指着我，向母親說：「他時常這樣吃不下的嗎？」「不，他很吃得下，可是……」「什麼最好從此絕食吧……」我卻不敢聲辯。母親也很沒趣，無聊地只給她的丈夫添湯添菜。耶隆逼我說：「你不餓嗎？」「不！」「不餓那末躺到牀上去睡吧？知道嗎？你若不睡，可要仔細我。」沉默著的母親，遮眼色叫我去睡覺。我當然聽命我們和普遍的小農家一樣，寢室就是廚房近暖爐的那邊，有食卓櫃子等東西，對面靠壁，是母親的牀，我的牀門在壁裏，外面垂着紅布。我立刻拖出被窩，解帶寬衣，鑽了進去。上牀是可以聽命，睡着卻不能聽命。我心中悽慘不寧，怎能合眼呢？這樣可怕的人，他能做我的父親嗎？他是我的父親，待我這樣兇惡嗎？我朝裏牀，想屏絕雜念趕快入睡，但是越想越清醒了。這時候，我聽見腳步聲漸次走近我的牀，步聲很沉重，我知道不是母親溫暖的呼吸吹近我的頭髮，同時一個像壓抑着的聲音說：「喂，睡了嗎？」我不響，終於母親說：「克民睡着了。他一上牀就會睡的……你有話儘管對我說。」耶隆再走開去，同時母親的聲音說：「耶隆，訟事怎樣了？我天天就心呢！」「輸了！」「怎麼？」「訟事輸了，錢也完了，人也成殘廢了。我氣的很，誰知回家來一看，那嚼麵包的小東西還在……你總不聽我的吩咐！」「可

是我卻不忍……」「送到孤兒院去，有什麼不忍呢？」「耶隆，這孩子吃我的奶長大的，怎能將他送到那人境慘境去呢？」「胡說，他又不是你的兒子。」「……有一次我想照你的話送去，可是那時候恰巧這小孩子病了，所以……」「病好了也可以送去呀！」「他還沒有好全，我一聽他的咳聲，不禁哀憐，他正像我們可愛的孩子死去時一樣……將他送到悲慘的孤兒院去後，不管送他入墳墓。」「現在他不是全愈了嗎？」「現在，他年紀也大了，特意養到了這時候……」「他今年幾歲了？」「已經九歲呢。」「不能因為他已九歲，便不送他到孤兒院去，就是看他可憐，他也是命該如此的。」「呀！耶隆，請你別那樣做吧！」「甚麼別那樣做？哼！我偏那樣做！兩人暫時沈默了。我偷偷地嘆了一口氣，我聽見母親的太息，不禁腸斷。」「耶隆，你到巴黎後，性情大變了。」「不錯，你要知道，我已經變了這樣的廢人，以後我們怎樣度日呢？我們室徒四壁，牝牛也賣了，那裏去找飯吃呢？那裏還有力量去養他人的兒子呢？」「耶隆，克民是我的心肝呀！」「別胡說，你當克民是你的兒子嗎？你瞧那小東西，也像農家的孩子嗎？我方才吃飯時打量他，骨格瘦生，手腳全無氣力。」「克民在這村裏，是最美麗溫柔的孩子啊。」「美麗有甚麼用處嗎？溫柔也可以當飯吃嗎？像他那樣的骨格和肩膀，決不能負起重擔，我們不要他，他只能做城市中的孩子。」「可是，耶隆，像克民那樣正直聰明，脾氣又好的孩子，是不可多得的。我們對他總有後望……」「有什麼後望輪到我們？我已經不能再做工了。」「但這小孩子的家人來接他時，我們又怎樣呢？」「笨話，如果他的家人會來接他，他早已被接去了。我從前拾他來，也想有一天可以得到厚謝，現在才知道這是我的夢想，我看他那時裹在漂亮的綢緞裏，才有這奢望……我真倒霉！他的家族也許死完了。」「呀……我總希望他的家族，不久會來接他……」「哦！你們女人，總是不容易斷念的。」「如果他家人來了時，你說什麼話？」「我請他們到孤兒院去找他，呀，越說越生氣，明天我到村公所去一次，你也這樣想吧！我現在要到朋友那裏去，一小時後便回來。」「他說完，打開門出去了。

我在牀上忍氣吞聲，等着他的腳步聲遠了之後，我才爬起來，哭喚着母親。母親吃了一驚，跑到我傍邊來。我說：「媽！我不願意到孤兒院裏去。」「啊！克民，我也不讓你去呀！她突然抱我熱吻，我才放心了幾分，眼淚也止住了。母親溫柔地說：「你不會睡着嗎？」「這不是我的錯處。」「我並不怪你，我說，你聽見我們的話嗎？」「呀！媽媽，不是我的親生母親啊，父親也不

是！我說話，心中又悲哀又興奮，母親卻不知道。母親說：「克民，你不要恨我吧，我早想告訴你，可是我愛你，做真正的兒子，你也總當我是你自己的母親，所以我一直瞞着你到現在，免得你知道了傷心……但是現在你聽到了，你是一個被棄的孤兒，真可憐，你的母親現在也存亡莫卜。記得在八年之前，那時耶隆也在巴黎做工。有一天早晨，他去上工，走到傷兵院前的林蔭路上，聽到鐵門旁有小孩子的哭聲。他立刻跑到那邊去，一看，那樣春寒料峭的清早，有一個小孩子，在鐵門邊放着。耶隆抱起那小孩，想叫喚人來，他看見一個躲在樹蔭下的男子，突然地跑走了，他一定是拋棄你的人，看見有人拾起時，便放心跑了。小孩子拚命地哭叫，耶隆那時很爲難，恰巧他的同伴走過，便一起到警察的站崗的屋子去，在那裏給小孩子取暖，但那小孩子總是哭個不了，大家想他一定因爲肚飢，就叫鄰近有吃奶的女人來，讓他吃飽，才不哭了。以後就在火爐邊脫去小孩子的衣服，看他可有憑證留着，那小孩生才五六個月，全身肥胖紅潤，包裹着他的毛氈和衣服，全是上等的東西，大概是好人家出身，那末爲甚麼將他拋棄？警察想也許有人偷出來拋棄的。可是他們找不出什麼線索，經過了查問，也說只有送到孤兒院去。但是耶隆看這小孩子很康健，當然容易養育。他穿的父都是綢緞，一朝父母來領去，必定可得厚謝，因此說自己要養育他，得了警察的允許，將小孩領回來。這孩子便是你。那時我有一個和你同歲的兒子，所以有奶給你吃，毫不費事，然而不久我自己的小孩死了。我便將你當做自己的小孩，撫養至今。可是耶隆不答應，他說，再過三年，若仍舊沒有人來接你，便要送你到孤兒院去。」

我緊抱着母親說：「媽！求你別將我送到孤兒院去！」我那裏肯送你去呢！我的心肝克民呵！我一定要想別的法子的……你也不用怕耶隆怎樣兇狠。因爲窮苦逼着他，想到了以後三餐無着，因此出此下策。以後我們三個人都找事做，便不要緊了。克民，你也會找點事做，可以補貼家用呢。」「媽，我無論甚麼事都可以做，只要不將我送到孤兒院去。」「孩子，一定不會你好好地睡吧，別給耶隆回來看見，又要挨罵。」母親熱烈地吻着我的臉，便離開我的牀。

我受了這刺激，一時興奮起來，無論如何不能合眼。那樣親切溫柔的母親，並不是我親生的母親啊！我的母親是誰呢？她是還要更親切更溫柔嗎？啊！恐怕未必！這世界上，再沒有比現在這母親更親切溫柔的人了。可是我想，我的父親，一定不會像

耶降那樣刻薄，甚至揮動拐杖，用着冷酷兇惡的眼光，來釘着自己的兒子。耶降總想將我送入孤兒院，但是母親到底怎能阻止他呢！我還記得，有兩個小孩子，村裏大家都叫他們「孤兒院的小孩」，頸上掛着白鐵的號碼牌，衣衫襤褸，常給村人任意欺侮。村裏的小孩子們，跟在這兩個小孩子背後戲謔，好像追逐野狗。他們也像沒有保護的野狗，從來沒有人照顧。我無論怎樣辛苦，決不願和這兩個小孩子一樣。我不願意頸上掛着號碼牌，我不願意給人說是孤兒院的小孩子。走路時背後隨着一大羣野孩子，我想到這裏，全身戰慄，牙齒震抖，心中煩躁，難以入睡。可是耶降不久就要回來，也許他又來說甚麼可怕的話呢。幸而睡魔比耶降來得早，我終於睡着了。這一晚就是我在睡着時，也做着惡夢。可是我想母親總可以勸服耶降，不再提起送我到孤兒院去。

可是第二天快近正午時，耶降叫我戴好帽子，和他一塊兒出去。我吃了一驚，望着母親，母親向我使眼色，叫我好生跟他去，她還偷偷地做着手勢，彷彿叫我安心。我想也許不要緊，便戴上帽子，跟耶降出去了。到底他帶我到那裏去呢？母親雖然使我安心，我總暗自膽怯。我知道這裏到村公所和人家繁盛的地方，路有不少，約需一小時。我現在就被帶到那裏去的。耶降在這寂寞的長途中，只對我說過一次話。他那垂在右邊的脖子，一點也不動，蹣跚地拐着跋足。他怕我不聽他指揮，常常回頭顧我，然而他的脖子不能轉動，他只好扭轉全身來。

我所以離開耶降稍遠，預備萬一的時候，跳入溝裏逃走。可是到了接近村落時，耶降似乎已窺透我的心，他緊牽着我的手，拖近身邊，使我無法脫身。

一一 漂泊的開始

我給耶降拉着手，走進村裏，惹得別人很注意。大概我的樣子，是像偷東西的狗，被縛着拖着跑。

我們走到了一家咖啡店的門前，站在門口的一個男子，叫耶降進去。我想耶降放開了我的手，但是他卻拉住了我的耳朵，讓我先走進咖啡店裏去。我似乎感到遇了救星了。我很想看看咖啡店的景象，而且到雅座裏去坐坐呢。

這咖啡店叫聖母院旅館。我時常走過這咖啡店前，看見離窗地走出來的人們，那裏有流行小調的歌聲，和酒徒們的喧嘩，到底那些人在裏邊做甚麼呢？我很想知道紅色的窗簾裏的祕密。我每次走過時，總想一看，但是今天我居然走進這咖啡店去看了。

那叫耶隆進去的，便是這咖啡店的主人。他們兩人對坐在一張圓桌子的兩邊。他們叫我到那邊的火爐傍去，坐在榻上欣賞着屋內的一切。我的對面，坐着一位白鬚滿口的老人，我很注意他奇怪的服裝。他肩上披着銀色的長髮，戴着紅綠鳥羽飾的灰色高帽，穿着翻毛的羊皮背心，褪色的青天鵝絨袖子，垂在兩臂上，着了呢絨褲子的腿上，綁着十字形的紅帶子。他靠在椅背上，左腕垂在椅後，曲着腳，托着頤，右手放在這腳上。他莊嚴的模樣，彷彿一尊放在那裏的聖像。老人的面前，有三匹狗，躺在一堆取暖兩匹雄的獅子狗，一匹是黑色長毛的，一匹是白色捲毛的，那一匹是灰色小雌狗，彷彿有點發癢。那匹白獅子狗，戴着一頂舊警帽，帽子的皮帶兜在下頤。我很奇怪地看着這老人，不知道他是誰。耶隆正在和店主用普通的聲音談話。我知道他們在談論我的事，雖然聽不清楚，一時我聽到耶隆說想到村公所去，請求不用將他送到孤兒院去，養育在自己家裏，叫孤兒院津貼一點錢。我才知道，方才母親做手勢叫我安心的理由。我舒了一口氣，原來我空擔心事。

老人無意中聽見兩人的談話，突然指着我對耶隆說：『借光，你所謂煩累的家伙，就是這孩子嗎？』『不錯……』『你常孤兒院會補助你嗎？』『那可不知道，可是我既然養育了棄兒，孤兒院沒有拒絕津貼的理由。』『照道理果然不錯，可是世上決不會有道理。我敢擔保，你到公所去是沒有用的。』『那麼，老伯伯，我想送他到孤兒院去，他們也不見得拒絕我，可不是？』『可是，你自己起頭懇請領下來，養到現在，也許不容易出脫吧。』『若是孤兒院也拒絕，那末情願貼去以前養他的飯錢，將他趕出去。』我的心突然吃了一驚，老人想了一會說：『我給你一個方法，你非但免去這煩累，還可以進獲一點錢。』『喂，老伯伯，如果你的方法不錯，我立刻請你們喝一瓶葡萄酒。』

『我有方法，那末請我喝酒。』『老伯伯，真的嗎？』『不錯。』老人這樣說後，他離開椅子，走近耶隆。當老人站起來時，我忽然看見那羊皮背心自己動蕩起來，也許有小狗躲在他的腋下也難說。

老人坐在耶隆的面前說：『你想這小孩子從此不再吃你的飯，或者他吃你的飯，你要有一點津貼，兩者你想那一樣？』

「哦……」

「那麼將這孩子給我帶去吧。」耶隆突然變了聲音，望着老人說：「哦，將這小孩子給你嗎？」

「你不是想能早一天捨了這累嗎？」

「給你可這樣容易嗎？不是我的自誇，這樣好的小孩，是很少的。無論誰都願意領去。哦，你仔細一看。」

「不錯，我看見的。」他溫柔地對我說：「克民，走過來。」我害怕地走近耶隆和老人的身邊。他像安慰我說：「不用害怕。」

「耶隆說：『喂，仔細一看。』我也說他是一個好孩子。所以要領他來養，要是他很難看，那我早也不說了。」

「要是他像矮人或轉轆頭的話，那我也不給你了。」

「哦，想叫他做玩物賣錢嗎？我很抱歉，這孩子一似常人，你不會靠他發財的。」

「老伯伯，你可以叫他做點事賺錢。」

「他力弱不堪重任呢。」

「別說笑話，他身段雖小，和大人相差無幾。這孩子的腿子這樣筆直，是很少有的。」

「耶隆捲起我的褲子來給他看。」

「細得像蚊腳一樣的。」

「手臂呢？」

「也和腿部一樣。平時倒不要緊，有事卻不行了。先天不足，又不曾鍛鍊過。」

「不曾鍛鍊過？你摸知道他的堅實了。」

「老伯伯，你不妨一摸。」

老人那瘦骨包着的手，摸着我的腿，又輕敲着。歪頭蹙額，表示不滿。在我們賣那牝牛紅犂時，我也感到這同樣的悲哀。牛販就像現在這老人試驗我一樣，打量着紅犂，而且一樣歪頭蹙額，說將這牝牛做交易得不到便宜。他雖然這樣說，仍舊買了牝牛牽走了。這老人也會同樣將我買了帶走吧。呀！我的媽！如果她在這裏，她一定會救助我呀！昨夜耶隆對母親說，我只是一个皮包骨的瘦鬼，手足全不像樣，我想告訴這老人，使這老人不要帶我去……可是這是又無效又笨拙的舉動！只能夠博得耶隆贊我幾下巴掌，所以我忍着不出口。

老人打量過我後說：「老實說，他和普通的孩子一樣。而且生於城市，不耐田家的辛勞。若是你試叫他駕一頭牛耕田，看他能維持多久……」

「至少十年吧。」

「一個月也不容易。」

「老伯伯，你再仔細打量，他的肩膀胸部，卻也很好呢。」

「我給耶隆和老人推來推去了一會，末了老人這樣說：『那麼，這樣可好？這孩子暫時租借給我，訂定租費一年十個佛郎，也不是賣絕，你看好嗎？』」

「一年只有十個佛郎！」

「十個佛郎已經不差，而且是先付錢的。你一面脫離煩累，一面有了五個二佛郎的銀幣，一舉兩得，何樂不為！」

「老伯伯，若是我自己養育他，我預料村公所一月有三佛郎津貼。」

「即使有三個佛郎，你還要

貼他飯錢。」「我還可以叫他做工呢。」「如果他能做工，早就不必當他是煩累了。你真是在胡說。要是你從孤兒院借了小孩子出來做工，你就得納租金給孤兒院呢。」「總之，你要借他一個月三個佛郎。」「那麼，你去向村公所接洽，但如村公所不將孩子交給你，而讓別人領去時，你又怎樣呢？別兩面都空呀！只要你答應我，你也不必多奔波，只要你坐在那裏一伸手，一切全無問題。」

老人在皮篋裏，拿出五個二佛郎的銀幣，放在掌中鏘鏘作聲。耶隆見錢眼開，便說：「這孩子的爺娘，也許還要來領回他。」

「那又有什麼關係？」我養育他到現在，盼望他的爺娘來領回他時，給我厚禮。」你現在斷定沒有人來領回他，竟想趕他出去呀。就是他的爺娘們來領回他時，他們不知道我在那裏，自然會來找你，你也隨時可以向我領回這孩子。」

「不錯，可是你漂蕩四方，要遇到他的爺娘啊？」那時謝禮我們均分好了，我再添給你五個佛郎吧。」就給我二十個佛郎，別那樣吝嗇。」

「這樣別談了。這孩子不值這些租費。」

「到底你想要他做甚麼事呢？用手足可以做得來的事，他全勝任。」老人慢慢地喝酒，帶着輕蔑地望耶隆說：「我叫他做我的同伴。我年邁衰弱，在長途旅行之後，一遇雨天不能出門，孤寂不堪，借了這小孩子去，便可和我談談話，當作安慰。」

「那很容易。他眼子比你強呢。」

「不，那倒未必，還是小孩子呢……而且不單走路，還要他舞動跳走，想叫他加入梅力班呢。」

「什麼梅力班？」

「我是班長，誰也知道梅力老人，你不知道嗎？哈哈。你想問這班人在那裏嗎？且慢，如果你要看，我可以全叫他們來和你見面。」

「老伯伯，很好，叫他們出來，讓我們賞鑑一下。」

咖啡店裏的人們，全望着梅力老人。老人打開了那動蕩的羊皮背心，拿出那藏在左腋下的祕密。我起初當那是小狗，其實不對。我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奇怪的動物。我又不曾進過學校，看過畫報，從小生長在偏僻的鄉下，少見多怪，對於這小動物，簡直莫明其妙。我當它是失時的小妖怪，它穿着鑲金的紅衣，四肢俱全。只是手足上都長着黑毛，和人類不同。面貌如人，和別的動物不同。眼睛連在一起，帶着潮潤的光輝，口唇也有的我驚異地看着它時，耶隆大聲說：「什麼！這是猴子！」這時我才知道，猴子的名字，我已聽人說過。老人將這小猴子放在桌上，說：「這位是梅力班的明星，藝名加利先生，喂，先生，向觀衆的諸位見禮吧。」

加利先生伸開放在昏透的兩手，彎腰向觀衆送吻。」「第二位是卡彼君，再向觀衆致敬。」

那白獅子狗戴着警帽，起先伏在地上不動，那時蹣跚起後腳，前腳交叉在胸前，向觀衆行禮。其次它轉向它的伴侶那邊，伸出那隻放在胸前的腳來招呼。另外兩隻狗，正目不轉睛地看着卡彼，那時也蹣跚起後腳各伸出前腳挽着，恰像交際界的男女牽在一起。它們前走六步，退後三步，算是對觀衆致敬。梅力老人待完畢後說：『卡彼在意大利文，作將軍解，它是狗中的首領。我的狗兒全很聰明，其中卡彼頂聰明，它明白我的命令，並且能教給其他的狗，它真能幹，還有這位漂亮的黑毛小獅子狗，叫做瑞那，意思是豪傑呢！這可愛的英國種雌狗，是朵兒小姐，意思是溫柔。以上四位，我們的足跡不限法國，走遍全世界，聽天命度着平寧的生活。』

老人這樣說過，叫一聲卡彼，卡彼將前腳交叉在胸前，望着老人。『卡彼先生，過來，今天蒙諸君賞光，你得盡禮一下。』老人又指着我說：『這個小傢伙，眼睜睜地望着你，他想知道現在是幾點鐘，你告訴他吧。』卡彼聽了，走近主人的身後，掀開羊皮外衣，從裏邊背心的袋裏，拿出一個大銀表鍊，它看了一眼，大聲叫了兩下，又細聲密吠了三下，很清楚的時候，是兩點三刻。『謝謝你，卡彼先生，再看朵兒小姐的跳繩。』

卡彼從主人上衣的袋裏，銜出一根繩子，招呼黑毛的瑞那，瑞那走近卡彼，對面站立，銜着卡彼拋過來繩子的一端，熟練地兩隻狗揮動那繩子，可愛的朵兒小姐，便加入跳繩，她眼光望着主人，跳得真好，我看得呆了，心裏暗自驚佩。演技完畢，老人對耶隆說：『你看，我的弟子們可不錯，但是伶俐和愚蠢，相形益彰，我要叫這小孩子做一個演員，原因在此。』『老伯伯，我可不高興。』我說，叫小孩子扮一個丑角，那麼，格外可以看出狗們的伶俐。『你想當他傻瓜嗎？我可不答應。』『但是聰明的人才能做丑角，這小孩子也許孺子可教呢。現在且看這小孩子究竟智慧若何，如果他很聰明，一定知道天天在本鄉牧牛，不如加入了梅力班，足跡可以走遍全歐洲，一邊游覽，一邊旅行，那多麼有趣！如果他是愚笨，他便不願意做梅力的弟子，要流淚叫哭吧。我不要那樣的笨孩子，讓他看不到有趣的地方，只好進孤兒院去，一天到晚，衣食不足，受人虐待，那才可憐呢。』

我很贊同梅力老人所說的話，可是我卻有苦衷。看老人的弟子們，全很滑稽有趣，和它們去遊行賣藝，那一定是愉快的。但是這樣我要離開母親了！然而我雖不答應，也知道我得和母親生離。耶隆一定要送我進孤兒院，我那時眼裏滿含眼淚，這

時，那老人輕輕拍着我的臉面說：「怎麼，你別哭，你知道我的話吧。從明天起就和我一起……」我哽咽地求老人：「老伯伯，求你別帶我去吧。我願永遠留在母親懷中……」那時卡彼突然狂吠起來，嚇了我一跳，向那邊一看，小猴子加利先生蹲在桌上，卡彼也跳上去。原來乘大家都在注意着我時，狡猾的小猴子偷喝了老人杯中的餘瀝，給卡彼看見了，剛好捉住。老人看見這樣子，嚴厲地說：「喂，加利！我再不能讓你饞嘴。討你去站壁角。瑞那，你去看守它。別讓它亂動，知道了嗎？卡彼先生，你真是好狗，伸出手來和我一握。」小猴子低聲啼叫，給瑞那趕到屋角去。卡彼揚揚得意，跑到主人的面前，老人握了握它的前腳，再和耶隆談判：「讓我們從長計議。我最多肯出十五佛郎，你答應嗎？」「我要二十佛郎，非此不可。」

兩人討論了一會價錢，最後老人說：「這孩子不用獸在這裏，讓他在院子裏散步，我們再慢慢地來商量吧。」他使了眼色，耶隆便對我說：「也好，克民，你到院子裏去吧。等我喚你時才可以進來。」我聽他的話，到院子裏去。我坐在石頭上沈思，也無心去玩。屋子裏的人，正在決定我將來的前途呢！我又冷又急，不禁發抖，大約一小時後，耶隆自己一個人跑到院子裏來。他不是來將我交給梅力老人嗎？他卻說：「克民，我們回家去吧。」

回家去那麼，我可以永久留在母親身傍嗎？我很想問問耶隆，可是看了他不高興的臉色，我又不敢。

耶隆沉默地走着，等到離家很近，他突然停住，用力拉着我的耳朵說：「克民，你回家提起今天所聽到的話，留心我要你的命！」

我唯唯願從。回到家裏時，母親正在倚閭而望。她問：「耶隆，辛苦了，村公所去可有結果？」「我不曾到村公所去。」「那末到那裏去了？」「我在聖母院咖啡店裏，遇見幾位朋友，大家喝了幾杯，已經是四點鐘了……討厭也沒法子，明天再走一趟。」我聽耶隆現在的話，方才和那老人的商量，似乎沒有好結果。我想，明天也許真的將我帶到村公所去吧。我雖然受了耶隆的恐嚇，但還想告訴母親詳情。可是耶隆坐守在家裏，我沒有說話的時候。不久天已暗黑，又是我睡覺的時光了。

我在牀上想明天告訴母親的機會，不久卻睡着了。第二天睡醒時，看見母親已經不在，全屋裏沒有她的影踪。耶隆看見我這樣，便問：「你找甚麼？」「我在尋母親。」「她有事到村裏去了，要下午回來。」我聽到母親不在，心中又怕危險。耶隆望

着我，眼光帶着凶惡，我真嫌惡極了，便跑到屋後的園中去。

那是一個小園，我們卻很寶貴它。除開麥以外，我們的食物，全長在這裏，如馬鈴薯、蠶豆、紅蘿蔔、蕪菁之類。這裏當然沒有荒廢的土地，母親還闢了一小角的地，給我自由使用。我種着花草，造了一個庭園。雖然不是萬紫千紅，但是種了我喜歡的東西，生長了我快樂的幻夢。我整天嚷着這是「我的庭園」。夏天播着的種子，不到來春就萌芽了。有些長得很高大了。我感到快樂和滿足。水仙含着黃色的花苞，丁香長出紫色的花梗，蓮馨的花蕾，包在皺紋的葉子中。我天天到園裏去，等這些花的開放。我還有更可留戀的東西，在我的庭園中。我種着本鄉沒有的菊薯，種子是人家給我的。給我菊薯種子的人說，菊薯比馬鈴薯好吃，它兼有各種蔬菜的鮮味。我培植了這菊薯，預備將意外的食品給母親，嚇她一跳。母親不知道我種菊薯，我也不對母親說，等不久菊薯出了芽，我想先騙母親這是開花的東西，等到它長大結實，乘母親不在時，掘了出來，做成一味好吃的東西。雖然我不知道吃法，不過我想在母親回來吃晚飯時，嘆她驚奇便是。

我天天等待着這菊薯發芽。一天不知那裏去看多少次，但是總不見它的嫩芽。就是現在，我仍舊伏在地上，鼻尖貼着泥土，凝望着那種菊薯的地方，突然聽見耶隆在喊：「克民，進來，有事對你說。」我趕快跑到家裏，吃了一驚，昨天的那個老人，帶着狗，正在我們家中。我突然明白了，老人是來帶我去的。耶隆知道母親在家時，有點不便，因此他很早開了母親。現在我知道了，除了向老人求情外，一無方法。於是我立刻跪在老人面前，帶哭說：「啊，老伯伯！求你別帶我去！」老人溫柔地說：「你是好孩子，我這老伯伯決不會使你吃苦。我不打罵孩子們的，我的弟子們都是你有趣的伴侶。你有甚麼不願意呢？」「我不能離開我的母親……」那時，耶隆突然又拉着我的耳朵說：「傻瓜！我家用不着你！你不是到孤兒院去，便跟這位老伯伯走！」「我願意跟着母親！」耶隆憤怒地說：「混蛋，說什麼話！你不給我滾，就將棍子趕你出去！」「喂，別那樣生氣。小孩子留戀母親，也用不到打罵他。軟心腸也是他的好處。」老伯伯，你寬容他，反更叫他放肆了。」「現在，我遵約付錢。」老人這樣說了，數給耶隆二十個佛郎，耶隆收入袋中。老人問：「應該給我的包袱呢？」「就是這個。」耶隆用下顎指着，那是一個用灰綠色棉布結着四角的包袱。

老人彷彿不大放心，打開包袱來一看，裏邊有我的兩件舊襯衫和一條麻布褲子。老人看着耶隆質問說：「我們說定的東西，這還不够呢。你說夏冬衣服全給我，所以我才加了五個佛郎。」耶隆冷冷地說：「只有這一點東西。」「哦，孩子自己會知道的，我沒功夫和你多說，還得趕路呢。喂，小孩子，你叫甚麼名字？」「克民。」於是老人吩咐着：「克民，拿起這包袱，跟我走吧，聽見嗎？卡彼，開步走！」

那時我向老人和耶隆懇求，兩個人頭都向別處，不聞不睬，我淚下如雨，只好讓老人拉着我的手走。當跨過這住慣了茅屋的門時，彷彿有人拉着我的頭髮一樣地難過。我以朦朧的淚眼，茫然四顧，可是屋中沒有一個可以救我的人，我大聲叫着：「媽媽！媽媽！」沒有一個人答應我。老人牽着帶淚的我前進。「伯伯，祝你前途平安！」耶隆從背後道了別，縮進屋裏去了。

我知道哭泣掙扎，再也無用，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老人溫存地對我說：「走吧，克民，好孩子。」老人牽着我的手，我沒法地靠着 he 前進。老人合着我的步調，慢慢地走。

我們走着彎曲的山路。在每一個轉灣處，回頭一看，母親的屋子漸遠漸小。我很熟悉這條路，到了最後的灣角最高處，過了這裏再看不見母親的屋子了。那最高的地方，有好幾分鐘時間的路程，還有幾分鐘可以看見母親的屋子，從此一切便完了。以後我將無家可歸了。住慣了幸福的家庭，一旦離別以後，便無再見之望了。雖然山路很長，然而到後來，總到了最後的轉角處。老人還牽着我的手。我求他說：「伯伯，讓我休息一下。」「也好。」他說了，放開我的手。又對卡彼使眼色，卡彼便離開前列，它好像看守羊羣，轉到了我的身後，看守我不讓我逃走。

我坐在青草茵上，卡彼也蹲在我的身旁，我含淚的眼光，找尋母親的屋子。我看見我們走上來的山谷，在田地樹林的後面。再一直望過去，直到了最底下的樹木之間，那裏孤另地站着母親的屋子。屋頂統繞的炊煙，飄到我這邊便消滅了。我的心中，彷彿這煙含着燻葉的香氣，這是母親和我從山上拾起的枯枝的香味。我彷彿自己還坐在我的小椅上，雙腳伸在暖灰中，靠近煙窗發出來的煙縷，烘暖我的臉。雖然望得見，可是山高路遠，我只能細察那邊的東西。在庭隅的草桿上，一隻母雞正在找尋食物。其餘的雞都已賣盡，這是最後的一隻母雞了。遠看好似一隻小鴿子。屋前有一株梨樹。彎曲的樹幹，我從前當它做

馬來騎的。碧綠的草原中，門前的小溪，有如銀綫。我不禁憶起：我曾架設自己手製的水車玩具，辛辛苦苦地從小溪引水起架的往事。我望見一切的東西。我用慣的那架單輪車，我手製的犁，從前養過兔子的籠，還有『我的庭園！』花開時有誰賞玩呢？我種種的菊蕾有誰來吃呢？是那刻薄的耶降嗎？這是我最後的一顧。我的眼中充滿着熱淚。啊，看呀！沿着從街道到我家的的小路上，這時不是有一頂白頭巾在走路嗎？我在樹林中隱約看見，那白的顏色，好似款款地飛在花間的白蝴蝶。人生真的有限裏看不見的東西，而心裏卻非常明瞭，我立刻知道那是母親的頭巾。

這時我聽見老人的聲音：『走吧。』『呀！老伯伯，再讓我少留片刻。』『你的腿真不行！走這一點山路，便疲倦了，長遠的旅行怎麼好？』我沒話可說，一心只凝望着那女人的白頭巾。我看見媽媽的頭髮，媽媽的裙角，她一定是在趕着回家呢。她走得那樣的快啊，呀，她推開柴門，走進前庭了，她的影子走進屋子裏去了。我不覺站在墩上。卡伯伯怕我逃走，跳到我身傍來，我也不知道。一轉瞬間，母親又從家中飛跑出來，兩手向空，她帶着絕望的神情，在庭院的各處找我。唉，我真悲哀，母親是在找尋我啊！我的身體伸向前面，盡力叫喚：『媽媽！媽媽！』

可是山谷阻住了我的呼喚，小溪潺潺的流水聲，遮斷了我的聲音，我的呼聲，只在寧靜的岩谷中消失了。

老人在喚着我：『你在幹嗎？在這樣的地方瞎叫！不是在發狂嗎？』我仍舊不答，一心凝望着母親，可是母親不知道我在這裏望她，她並不反顧。她看見我不在庭前和園子裏，便跑到路上去。她又找遍了門前。我更盡力地叫喚。老人似乎知道了這事情，他也跑到墩上來：『你看見你的母親嗎？』我淚痕被面地指給老人看，終於老人也似乎看見了，他哽咽地說：『可憐的孩子！』他充滿同情的話，給了我勇氣：『老伯伯，求你讓我回去吧！』老人不響，牽着我的手走下墩來。『已經休息十分鐘了，讓我們趕路吧。卡彼瑞那！』卡彼在我的背後，瑞那在我面前，督着我走了。

走了五六步山路，又到轉灣角。從此便望不到山下，也望不見我久住的屋子。我的前途，儘是崎嶇的山路綿延着。

三 初次的表演

這老人雖然花二十個佛郎買了我，但他並不是吃小孩子的惡鬼。人販子中本來也有好人。我們越過山嶺，走到那兩傾的斜坡時，老人才放了我的手：『喂，跟着我慢慢地下來吧。你得小心，卡彼和瑞那，在看守着你。』那時我早知道自己不能逃走。即使我逃走了，也沒有去處，我無可奈何地太息着，老人說：『你悲從中來，我可以讓你儘量一哭。可是我帶你去，也未嘗於你無益。你還是放開些。假使我不帶你走，你的結果，十分之八九，是到孤兒院去的。現在養育你的人，並非你的父母。你叫慣了她是媽媽的那個女人，她很疼愛你，你愛她也如真的母親，但耶隆不答應時，她也不能夠養你在這裏。你這樣一想就好了。耶隆窮極心很。他自然不願餓死自己，養活別人的兒子，你也不用怪他。克民，人生好似關在籠裏的鳥，總有不能稱心的事。』老人的話，是嘗盡人世辛酸，才凝成的經驗之談。可是我因為和母親的生別，情感已勝於理智了。顧我腹我疼愛我的人，我不能再見她的臉了！我一回憶，淚如泉湧。

我一邊想着老人的話，一邊前進。老人的話，也有道理。耶隆既不是我的父親，自然沒有因我而挨餓的義務。他現在趕出我，也是適於目前的窘境，過去我承他們養育，我應該只有感恩，不應該來埋怨他們的。

老人說：『克民，你仔細想想我的話，才知道我帶你走，並不是使你不幸。』

我們走下險峻的斜坡，到了廣漠寂靜的原野。那裏沒有人煙。微風吹着粉紅色小花的小灌木和紫雲英，波動在原野上。老人指着曠野的盡頭說：『你看平野無垠，想逃也逃不了。不如斷了思家之念吧。』老人一定當我還是在想着脫逃。我早就將這念頭拋棄了，然而他將帶我到那裏去呢？我有點擔心。但是，這高大的白髮滿頭的老人，並不怎樣可怕，就算做了我的主人，也決不是一個殘酷的主人吧。我們的路，總沒有盡頭。我從前幼稚的心中，以為旅行的路上，有稀奇的樹木，圖畫一般的人家，現在卻出乎我想像之外。在這樣的曠野中，不會休息，一心趕路，我還是第一次。我的主人叫加利騎在肩上，大踏步前進。三匹狗兒也傍着他們走。有時主人安慰着狗兒們。他有時說的法國話，有時我卻聽不懂。老人和狗們似乎不會疲倦，可是我的身心不能再支持。但是要休息，又說不出口，我只有拖着疲倦的腿，勉強跟上他們。不久，老人也注意到了，說：『克民，你穿着木靴，所以不會走。等到了尤西時，給你買雙皮靴吧，耐心前進。』這話鼓勵了我的精神。

村中只有村長的兒子和聖母院旅館的小老板有皮靴。在星期日赴教堂做禮拜時，別人們全拖着討厭的木靴，他們兩人卻穿着皮靴，我一直到現在，多麼羨慕有一雙皮靴啊！我問：『尤西離開這裏多少路？』老人含笑說：『你想要皮靴嗎？我買一雙靴底打着鐵釘的給你吧。還買一身天鵝絨的短褲和上衣，一頂新帽子給你，這樣也許可以令你安慰。勇敢些，到尤西只有六里路！』靴底打着鐵釘的皮靴，天鵝絨的短褲和上衣，還有新帽子呀，我多高興，要是母親看見我那模樣時，她多歡喜啊！我渴望皮靴和天鵝絨褲子，非常高興，雖然害怕再走六里路。假使走不到時，那又怎樣呢？記得我們出發時，天色還晴朗，現在漸漸地昏暗，竟洒起微雨來，似乎不容易停止。老人因是穿着羊皮外套，所以不十分潮濕。加利被兩三點雨滴打濕顏面時，立刻鑽進袋裏去了。狗兒們和我濕得滿身淋漓。可是狗兒還可時時搖動身體，抖落水滴，我卻拖着重濕的衣服，身體凍得像冰一樣，還得繼續趕路！

主人問我：『你時常傷風嗎？』『不，我從未傷風過。』『那很好。你似乎還強健。濕衣在身有害，我們歇下來吧，不用趕到尤西去吧。哦，那邊不是有村子嗎，到那邊去度夜吧。』不久我們達到那小村了，那裏沒有旅店，我們就到農家去求借宿，可是看了我們狼狽的模樣，大家都拒絕我們。他們閉上門說：『這裏不是旅館！』真的茫茫前途，我們沒有一點可靠的陸地。誰也不肯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還要走四里路，到尤西，天色昏暗，我們的全身有似落湯雞，尤其是我的雙足，已像木棍一樣地麻木了，然而……呀，假使我是在母親的身旁的話。

幸而最後的那一家，借給我們一間堆東西的房子來住。可是那裏不准我們點燈或生火，老人隨身帶着的火柴，也給沒收了去。幸而我們找到休息的地方，梅力老人到處留心，他連食物也帶着走。他打開背包，拿出了一條又長又大的麵包，切成四塊。我不明白他的分配，然而這時候，我才知道我的主人，他怎樣訓練弟子們，謹守命令。那是這樣——

當我們到處徬徨求宿的時候，黑狗瑞那跑進一間店裏，偷了一個麵包來。給主人看見，怒視着它，說道：『瑞那！今晚，知道吧？』

我早已忘記這事。然而現在主人將麵包分成四塊時，我明白瑞那有點頹喪。加利在中央，我和老人坐在枯乾蕨葉上。三

匹狗靜靜地坐在我們面前，卡彼和朵兒擡頭凝望着主人，只有瑞那卻垂着頭，預備受主人的叱責。主人果然嚴厲地吩咐說：『小偷到那牆角去睡，不准吃東西！』

瑞那垂頭喪氣地到牆角去睡了，它還啜泣了許久。老人將切成四塊的麪包分給我們，自己和加利共吃。我和母親在賣了牝牛之後，雖然生活窘迫，可是總不及現在的苦痛。母親每天晚餐時做給我的湯，雖然不加奶油，也覺津津有味。牀舖雖是很硬，然而蒙着頭的被窩，是多麼舒適呀！今晚既沒有墊褥，也沒有被蓋。幸而得在枯乾草葉上，找得安身地呢。

我身軟如綿，腳上生了水泡，身上又濕又冷，不禁寒顫起來。老人問我：『你冷嗎？』『有點冷。』我在黑暗中聽見老人打開背囊的聲音：『克民，這是我沒有打濕的襯衣和背心。你換上吧，穿了再鑽入乾葉裏去，不久便可暖和起來，睡得着了。』我聽了他的話，鑽進了枯葉裏，展轉不眠。思潮紊亂，我想從今後再沒有溫暖的家庭，和疼愛我的母親了。我正淚痕被面時，忽然面上感到溫暖的呼吸，伸手一摸，才知道是卡彼的毛。卡彼在枯葉之上，爬到我的身傍來了，我接觸着卡彼的氣息。卡彼睡在乾葉上靠近我，溫柔地舐我的手。我心感卡彼的行爲，坐起半節身子來，熱烈地擁抱着它的頭。可是塞住了卡彼的呼吸，它掙脫我的擁抱。我將它放開後，它伸出前腳給我，靜伏不動。我忘記了身心的疲勞和悲哀，我感到舒暢。現在我並不孤獨，我有朋友了！

次晨我們一早就出發，雨過天青，道路給夜來的風吹乾了。路旁的草叢中，小鳥唱着甜歌，狗兒也快活地亂跳。卡彼時常走近我身旁，蹣跚後腳，用吠聲來鼓勵我。彷彿說：『別膽怯，放出生氣來吧！』卡彼是一匹深知人意的狗，尤其是我和它之間，雖然言語不通，可是從最初認識的那天起，我們就能互相了解了。

我們不久到了尤西鎮。我足跡不出村外，我好奇地想看見這村鎮，然而一到尤西，我卻失望的很。這裏的房子，聳着小塔，形式古舊，只好供建築家的研究，我卻覺到污穢得討厭。我不想看別的東西，只要找鞋店。尖塔古舊的建築物和紀念碑一類，我好像馬看花一般。老人停在一家煤煙薰黑的舊店前，那裏靠近市場。這家舖面陳列的東西是數根舊鎗，掛着銀肩章和鑲金線的舊軍服，洋燈，幾個裝着鎖面和生鏽的鑰匙等的籠。老人帶我進店裏，面彷彿從無日光臨照，陰暗可怕。我想不到華

美如靴子的好東西，會在這樣陰冷的店中出賣。真的，打着鐵釘的上等皮靴，是在這樣黑暗的地方出賣呢！老人不單買給我皮靴，更在這店裏購了青天鵝絨的上衣和毛織的褲子，還有呢帽。這些東西從前我未曾上過身的，我的主人也許真是世界中的好人吧。

雖然老人買給我的服裝，全是舊貨，然而我覺得這些東西，也不襯我的身分，牠們實在太漂亮了。我很想一試新裝。可是到了旅館裏，我的主人從背囊裏拿出剪刀，將買來的褲子，剪成短褲，我驚望着他，他說：『我剪短了，使你改裝。我們現在是在法國，所以要將你裝成意大利的小孩。等到了意大利時，便將你裝成法國小孩了。』

我莫明其妙。主人繼續說：『你要知道我們是賣技藝的，非得穿那惹人注目的服裝不可。如果服裝平常，招致不到觀眾。所以要想賺錢吃飯，就得服裝奇怪，雖然不是我們的本心呀！』因此，我一天中，打扮得好似換了一個人。

我的褲子沒有膝下的一節。在小腿的襪子上，交叉地繞着紅色的絲帶。帽子上也飾着絲帶和紙花。我不知別人看見怎樣，我自己卻很覺漂亮，毫無疑義。因為我的好友卡彼君，它注視着我之後，似乎也非常高興，伸出前腳給我道賀。小猴子加利卻和卡彼不同，它在我的面前，學我穿戴的模樣，等到我打扮好以後，它又着腰身，昂首冷笑，裝出大人的樣子望望我。不過加利雖然會笑，和人不同。我以後和它住了很久，知道它確是會取笑人。現在我也覺到難堪。

主人說：『你的服裝齊備，可以開始做點事了。明天是這裏的市日，你試登臺獻一下藝。』我問登臺獻什麼藝，主人叫我登臺做戲：『明天我們號召觀眾，給他們看一下本領。你也是其中的配角，所以得小心表演。』我還不甚了了，驚惶地看着主人。主人說：『你得在觀眾面前表演。我出了錢，向耶隆借你來，並不只是帶你去旅行的。我不是不愁衣食的人。我們要靠勞動吃飯。知道嗎？你要和我的弟子們在一起做戲。』我害怕地說：『老伯伯，可是我不會做戲呵！』

老人說：『讓我現在來教你。卡彼曾用後腳走路，朵兒會跳繩，全是經過訓練，才能演戲。你也得熱心練習，方可和卡彼朵兒們在一起表演。現在便來試習吧。』我從前只知道掘泥，砍柴，打石等工作，誰知道演戲。老人接着說：『明天表演「加利先生的呆僕」那戲的本事是加利先生從前的僕人，名叫卡彼，很是聽命。但是卡彼年邁，加利先生想用一個新僕人。讓卡彼指

使做事。卡彼找來替代它的那個僕人，並不是狗，卻是一位叫克民的鄉下孩子。『他是和我同名呢！』不是，你是扮演的。你從鄉下來，做了加利先生的僕人。』我不明白地問：『猴子有僕人嗎？』那就叫做演戲呀。知道嗎？你開始在加利那裏當僕人。加利先生一看見你，便知道你是一個傻瓜。』那我真太無聊了，那樣的……』要給觀眾發笑，無聊也沒有法子。你別當它是猴子，只當是到漂亮人家去謁見一樣做法。主人叫你佈置食堂，那時你怎樣做呢？這裏恰巧有一張桌子。你先來試試看吧。』
桌子上放着兩三隻碟子，還有杯子，刀，叉，白巾。我聽命打疊排法，走近桌傍，伸出手去，彎着身子，無所措手，漲紅了臉。這時主人鼓掌大笑說：『好好！你的表情不錯。我從前雇的小孩子，太驕傲了，自以為扮得很笨拙。現在你這不懂世故的模樣真好。』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呢。』我本來要你這樣。明天後天或者不行。將來總會嫻熟的。你先想起這不知所措的地方，再表現出不知怎樣的模樣。好似你現在的表情。不懂世故的鄉下老，到猴子地方去做僕人，他比猴子更傻。所以這齣戲，又名『兩人中一個出乎意料的傻瓜。』你得比加利還要愚蠢。你要演得好時，記住現在所做的模樣。用心體會表演將來才有希望。』

這『加利先生的呆僕，』表演時間約二十分鐘，可是今天的練習，卻花上三小時。我和狗兒猴子，全要試演幾次。狗們很容易忘記自己的角色，主人又耐心又溫和，叫它們記牢。在我們村裏，對於不聽話的犬馬，只有打罵，另外沒有矯正家畜壞習慣的方法。我的主人呢，在練習時，狗們一有做錯和違命，他永遠不會生氣或叱罵。他總這樣說：『喂，再做一次。卡彼，你得仔細。加利，你怎樣了呢？』它們卻也很聽話。』

演習完了時，我的主人說：『克民，怎樣？明天你能好好地表演嗎？』『我可不能說。』『你不高興表演嗎？』『不，那倒有趣得很。』『那很好。你本性伶俐，又很謹慎，如能用心力學習，無事不成。就那邊說，將狗和加利比較，加利比狗敏捷伶俐，因為不肯聽話，容易忘記。它又不肯高興地聽你的吩咐，遇着牠不高興時，更要故意違逆你。這是猴子的天性，沒有法子，我也不因此生氣。猴子和狗不同，它不是勉強地表演。所以猴子就遠不及狗好。克民，你知道嗎？』我點點頭。老人又說：『凡事全應該留意，要聽話。而且應該盡本分，這就是處世祕訣。』

我說：『我們村裏的人對待禽獸，決沒有像老人一樣。』老人含笑地說：『不應該待禽獸粗暴。如果溫柔地對待它們時，獸類一定肯聽話的。若是動不動便用棍打，那麼動物見人害怕，從此便不能學好。依我個人的經驗，我一生了氣時，性情完全兩樣。要知道教人也就是自己學習。我教狗們學技藝，狗們卻教我怎樣做人。我使狗們伶俐，狗們使我忍耐溫柔。』

我對於這話要發笑，主人便說：『你覺得這話好笑嗎？你試一想，如果主人要使狗聽話，自己先得以身作則。自己生氣，他們也要看我的樣。我爲了弟子們，自己也到處審慎。俗語說：狗是主人的鏡子。從所養狗，可以看出它的主人。盜賊的狗是盜賊。農人的狗就是野狗。溫和人的狗，也很溫和。你知道嗎？』

我們練習完了，只等表演。我的同伴，在觀衆之前獻技已久，所以它們行無所事，我卻很耽心。假使演得不好時，主人將怎樣呢？觀衆又怎樣嘲笑我呢？我連睡夢中也不安穩。

次日我們離開旅館，到市中的廣場上去賣藝。想到許多觀衆，我的心情更緊張。梅力老人領頭，趾高氣揚地，吹着銀製的哨子，緩緩前進；大家腳步整齊，行列整肅。老人之後，加利先生騎着卡彼，加利穿着英國陸軍大將的軍服，猩紅的上衣，鑲金線的褲子，飾着大烏羽的拿破崙帽。其次是瑞那和朵兒。我做殿軍。我們謹守主人吩咐的距離，所以行列很好看。老人的笛聲，我們的行列，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橫笛聲振動了窗上的玻璃時，家家立刻開窗，伸出頭來望着街上。從家裏跑出來的小孩子們，跟在後面。鄉下人也莫明其妙地跟了來。待我們達到目的地，後面已經有更多的人。

我們在空場的樹下找到地方，將繩子圍成一個大圈，舞臺便成功了。狗兒們先出場，我因在暗自擔心，也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只彷彿記得梅力老人拋了橫笛，用『凡華林』奏着活潑的跳舞曲，指揮狗兒們演技。觀衆簇擁在圍繩之外，我很驚異他們的熱鬧，看看四周，他們的眼睛全望着這邊，所以我像看見了眩目的東西一樣，將眼睛轉向別處。

第一次的表演完了，卡彼啣着圓盆子，向着戲的諸君募錢。若有錢的人，不願掏出錢時，卡彼就將圓盆子放在圍繩內。人們伸手不到的地方，自己站在那人的面前，吠了二三聲，用前腳輕輕地拍他的口袋。觀衆們全喜笑着：『世上真有這樣伶俐的狗啊！它竟知道了那個人有錢啊！』『喂，站在那裏的先生！打開錢包給它幾個吧。』『且慢，我會給的。』『守財奴！你

最近不是要承繼你伯父的遺產嗎？」大家叫他自動地拿出錢來。卡彼得得意揚揚，啣着圓盆子，盛滿了錢，交給主人。

要輪到我和加利登場了。梅力老人手中握着凡華林，做做手勢說：「諸位看官！請賞光我們這一齣獨幕喜劇。劇名『加利先生的呆僕』我也不用多費辭，請諸位仔細賞鑒，預備鼓掌。」雖說是『有趣的雜劇』其實只是一齣單有表演的啞劇，這齣戲中的兩個演員加利和卡彼，當然不能說話，第三個演員是我，也不能在觀眾之前打諢，所以編做啞劇，真是想得好。可是需要老人略加解釋，才能明白。

第一場是加利先生的登場。主人介紹說：「先生本是英國有名的陸軍上將，因印度的戰功而得富貴。這位大將從前雇着一個僕人——不，雇着一個僕狗。因為富貴，自覺有失體統。所以他想用一個真的僕人。大將想禽獸一直至今總是給人做奴隸的，他想雇一個人做自己的奴隸。」主人爲要使樂器的聲音不要太雜，將制音機掛上凡華林。奏着戰爭歌譜時，加利將軍雄糾糾地登場，它踱來踱去，神情畢肖。從口袋裏取出火柴和雪茄，點火抽煙。常將煙吹到觀眾那邊去。他等僕人還不來，頗形不耐。眼睛亂轉，緊咬着下唇，頓頓足。到第三次頓足，應該我跟着卡彼登場了。我們原先約定：若是我一有頓挫，不用擔心，卡彼就會提醒我的。我正在猶疑，卡彼伸前腳給我，立刻帶我登臺。加利將軍望了我一眼，舉高兩手，彷彿吃驚我的好模樣。他走近我的身旁，打量我的面貌，又在我的周圍徘徊，像失驚地搔肩。它的模樣，引起觀眾們大笑。誰知道這猴子當我天字第一號的笨貨，觀眾也真當我是傻瓜。

劇中的故事，要我扮一個大傻瓜，這實在太難爲情了。我和加利，更相形見绌。

一刻後，將軍將我拖到桌前。主人又說明：「大將對這僕人，雖然無法可施，但是他想，人這個東西，雖說沒有氣概，但是讓他飽了肚子，或者也會聰明些也難說。所以這就叫新僕人吃麵包，諸君拭目以俟吧。」我坐近預備齊全的食桌，碟子上放着一方餐布，我拿起餐布來看，裝作莫名其妙的模樣。卡彼怕我不會用，使眼色叫我使用。我傾頭側耳地尋思，好容易記起將布拿近鼻子，哼的一聲揩鼻涕。將軍見我這種舉動，捧腹大笑。卡彼驚異我的傻呆，向後倒退。滿場掌聲震動。糟糕！這不是用來揩鼻涕的呀！我再想了一回，它的用處，便將布卷在項上，當做領帶。加利和卡彼，照樣笑得要倒。

將軍以爲照這樣一看，這僕人全無頭腦，便將我拖下椅子，自己坐上去，狼吞虎咽地吃着麪包。將軍很會用餐布，它使用敏捷，將餐布的一角，插入軍服的鈕洞，按在膝上。又從空地拋起包，喝葡萄酒，吃過之後，叫我拿出牙籤來，他巧妙地用牙籤剔牙，更使觀衆傾佩之至。

戲劇完後，掌聲如雷，我們的表演，已告大成功。「獅子表演得多聰明呀！僕人表演得多愚蠢呀！」老人在回旅館的途中，這樣誇獎我們，我已成了一個有聲望的丑角了。

四 師父的恩德

梅力全班的演員，除我之外，全有高明的演技。可是它們不會變化，好曲子只能唱三遍，因此在一個村鎮中，不能停留好久，一定要漂流各地去。我們在尤西鎮住了三天，只好離開了。我問主人再到那裏去，主人望着我說：「你知道這方面的地理嗎？」「不。」「你不用問呀。」我無語可說，凝視着面前的白色大道，那是直通到那邊山谷去的。主人再接着說：「我們現在到俄克，再到波爾多，和比列涅去，你覺得怎樣？」「師父，你可曾到過那些地方嗎？」「這是第一次去的。」我驚奇地問：「你怎麼知道這些沒有去過的地方呢？」主人打量了我一會說：「你還不知道念書吧？」「是的。」「你知道什麼叫書嗎？」「知道的，在教堂做彌撒祈禱時，大家都有皮面的書，書中還有圖畫。」「不錯，你可知道書上有祈禱的字句吧？」「哦。」「你在教堂裏祈禱時，必得記住母親教給你的祈禱字句。但是，拿着書祈禱的人，就不用費心記住，這就叫做讀書。書中還有祈禱以外的文字。這次休息的時候，我給你看我的書吧。這書中有我們將來遊歷各地的地名，還有風土故事等。我只要翻開那書一看，不管臥遊其境。」

我從前的生活，真沒有知識，現在聽了老人的話，使我清楚了許多。我過去曾進過一個月的學校，可是這一個月中，我仍舊和書本寫作無緣。那時鄉下還沒有許多學校，就那些學校而論，教員只略識之無，忙於私事，對於小孩子們毫無幫助。我所進的學校也是這樣。他除了教書外，還做其他的事。他開着木靴店，全日熱心工作。他每時在彫刻，地上洒遍木屑，可是對於學

生，每天只寒喧幾句，從不曾教過一次誦書或算術一類的功課。叫他的女兒代庖，可是這女兒又是一位裁縫，父親刻木，女兒做針線。我只荒廢了一個月的時間。因為學生人數，連我只有十二個，每月每人學費二角，他一個月的總收入，只有二圓四角錢，生活費當然不敷，他要吃飯，非得刻木做針線不可了。可是現在這樣的學校全沒有了。

我攷慮了好久才問：『師父，讀書很難嗎？』『笨人自然不會讀書，無心向學的人更難。看你還可造就，不過……』『那我不知道，但我不是無心向學的。』『你能這樣，我也可以教你……算了，前途還遠呢。』

主人說過又前進，他似乎不大願意教我。那時我當讀書是很容易的。那天我耐心地等了一天，然而結果他不會教我甚麼。次日我們繼續旅行，主人在路傍拾起一塊梳櫛的木片，他說：『喂，這是你的書本。』他模樣很認真，不像在說笑話。那是一片平滑的樺板，上面當然找不出字和圖畫來。這塊白木板有什麼用？主人看我的樣子含笑說：『你想想看。』『師父不是說笑話嗎？』『那裏！世上最壞的事，就是拿無知的人來開玩笑，我決不做這樣恥辱的事。克民，你看那邊有樹，我們休息吧。讓我將這木板來教你讀書。』

我們息在樹蔭下，那裏野草如茵，白菊零亂。一解開加利的鎖鏈，它立刻攀登樹上，從這枝跳到那枝，抱著樹枝搖個不息。柔順的狗兒，是疲倦了，所以睡在我們身邊。老人用小刀削薄樺板，修光兩面，造成了十三個小方塊。我仔細看看，想了一會，總不知道這小木片到底怎麼樣可做書本，我知道書本是許多張印著黑字的紙，釘在一起，這木片一點也不像呀！『在這木片的兩面，各雕上一個字母，就有二十六個字母了。你先認識字母，等到你會將我所說的單語，用字母排成時，那時你就會念書了。』

我的口袋裏不久裝滿木片了。從此我一有閒空，便在木片上用功。然而要認識和記牢也不容易，甚至我有時非常失望。我並非自己偷懶，然而有時卡彼反比我先記住，我很覺難堪。

卡彼本來會看鐘點，就想叫卡彼和我共學，所以我們就在一起受教。我跟卡彼同級，我一定要爭一口氣，卡彼不能說話，所以當然不會發音。它從草上排着的字中，待主人念起來時，一一用腳踢了出來。卡彼記憶力很好，雖然我比它學得快，每當

我念錯時，主人便說：「卡彼卻是對的。」卡彼好像明白人意，它搖着尾巴，得意揚揚。主人接着說：「人類比獸類還要愚鈍。這是大恥辱的事。」我從此自奮，到了後來，卡彼還不能拚自己的名字（三三），我已經會念一點書了。有一次，主人對我說：「克民，你現在已會念書，以後只要用心便行。你再學音樂的歌譜好嗎？」我會看音樂的歌譜，便能像師父一樣地會唱歌嗎？記得我從前在村裏時，所聽到的歌曲，全很難聽，至於我主人所唱的歌，能令聽者入迷，我很想自己能像師父一樣。『你可是也想唱得和我一樣的嗎？』我熱烈地說：『我自然不及師父，可是……』『你喜歡我唱的歌嗎？』師父唱的比夜鶯都好，我真愛聽，師父的歌，差不多可以移動我的感情。『真的嗎？』主人說後，凝望着我。我遲疑地說：『不錯，師父唱得悲傷時，我雖然不懂內容，可是我總彷彿和母親重逢一般。』主人含淚無語。我看他不開口，當自己說錯了話，所以擔着心。主人感動地說：「克民，你不用擔心，我並不是有什麼不高興。可是你的話，卻引起了我的回憶。我教你學唱就是了。你雖是小孩子，卻有同情之情，不久你也能令人感動。這時候就要來……」主人感情太興奮，說到這裏接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他想說什麼。可是到了後來，經過了嚴重的磨難，我知道主人此時的心情了。那便是我今後的經歷。

次日主人就教我認樂譜。木片上刻了五線譜和音符。學認樂譜自然更難，我無論如何都記不住時，雖然對狗兒很有耐性的主人，也忍不住了，大叫起來：「狗和猴子是畜牲，我可以原諒，你卻未免太難爲情了。」他像做戲時一樣，高舉兩手，又突然垂下拍着自己的屁股。加利很愛模仿可笑的事，它又記牢主人那時的模樣。以後我在師父面前記不起功課來時，它便裝出這樣來取笑我。主人說：「你看，連加利都看不起了。」

我卻以爲加利這樣舉動，實在輕視主人。所以我倒不恨加利的愚弄。我通過了第一個難關，樂譜的音符以後勉強能認得出。

我們仍舊天天漂泊着，不過因爲路程的關係，有時走了一天，有時卻只走半天就休息。我們到了一個地方，立刻要表演賺錢來吃飯，所以一定要常常訓練狗和猴子。我自然沒有功夫來讀書和學音樂。我的上課處，就是途中的樹下或草上，一有閒空，就拿出口袋裏的木片來用功。我忍受主人的責罵。但是，有一天，主人溫柔地拍着我的面頰說：「你很有耐苦用功，你和

我同住，就會像平常的人一樣地讀書，還有希望成有名的歌者呢。」真的，我的主人，給我的幫助真不少，而且這漂泊的生活，給了我的康健。當我跟着母親時，耶穌說我「瘦弱有似城市的小孩。」梅力老人說我的手腳「像蚊子一樣。」但自從跟着這主人後，櫛風沐雨，不嫌寒暑，歷盡艱苦，到處漂泊，卻使我變成壯健，不怕困難，也養成了大無畏的精神。因此我能忍受後文的種種痛苦。

我們從西出發後，行向法國的南部，一望見了村落時，我就給狗兒調裝扮。可是叫加利穿陸軍大將制服，很不容易。它故意做作不讓我給它裝扮。我只有叫卡彼來做我的幫手。卡彼非常聰明，它能制服加利，叫它柔順地穿起衣服來。扮裝完畢，老人吹響那隨身的笛子。這行列若是不會招人羣時，就不表演；若是引到了羣衆時，那麼，便在那裏演幾齣，再離開那村到別處去。在大市鎮裏，才可以從容地逗留三四天。在這逗留期中，午前我和卡彼到街上去遊玩。

第一次，住在一個大市鎮裏，當我出去散步時，主人對我說：「像你年紀別的小孩子，正在學校中念書，然而你卻跟着我四方漂泊，不過這也不比在學校讀書壞些。這可以給你許多未見的事物。你有不明白的東西，可以回來仔細問我。我雖然不是萬寶全書，可是總能滿足你的好奇心。我也不是生爲走江湖的人，從前也有過高高的出身。」師父從前學過甚麼呀？」
「且慢談這話。只要你知道我本來也是有身分的人便好了。同樣的，你現在雖然做着賤鄙的工作，只要意志堅決，總有成功的一天。幸運不能幫助人，成功要靠三分運氣，和七分努力。克民，留心我在開空時教給你的功課，也記牢我時常告訴你的話。你現在還不知道，但是等到你長大時，總有一天會想起我所說的話的。你會真心地想起，我這貧窮的把戲師父，將你從你母親的懷裏奪出來，也是一個好人呢。你跟了我來，並不是不幸。」

我永不忘記老人的話，可是我不知道我的主人怎樣出身，爲什麼成了走江湖的藝人？

我們漂泊了幾月，到了苗拉村，在一間旅館的小房子中過夜。那天主人告訴我以下的故事：「從前法國歷史上一個有名的偉人出身本村，也許曾在這旅館中做過工。那人由馬夫開始，做到意大利的耐普爾土國王，在位六年。這村名叫苗拉，就是用他的名字來紀念的。我和那國王很熟，時相過從……呀，這已是舊夢了！」老人太息着。我吃驚地問：「那麼，你在國王微

時，認識他的嗎？」主人苦笑着說：「不，苗拉將軍是在這村裏做馬夫。我只是現在才到這村裏來。我在耐曹爾士的王宮裏認識他……唉，不堪回首三十年前！」師父真的認得國王吧？」我這突然的話，似乎很可笑，主人也忍俊不禁。

我們坐在也許國王徵時工作過的馬房前面板橋上，背着牆頭，聽師父說話。那時蟬鳴高枝，月光如水，是一個清涼舒適的晚上。雖然已九點鐘了，天上還帶着落日的餘暈。「克民，你想睡覺嗎？還想聽聽苗拉國王的歷史嗎？」師父，好的，請你告訴我。」

主人浴着月光，告訴我苗拉將軍的歷史。我從前也知道歷史是有趣味的，可是不明白甚麼叫做歷史。母親只知道她關於自身左右一切的傳說，而我也曾想到外面的世界，所以母親從未對我講過歷史。因此，主人這次所說國王的故事，我很感興趣。而且，主人還認得那國王，和他時相過從呢！我真不知道我的主人是怎樣的人物！他年青時，做過甚麼事情呢？爲了甚麼才這樣落魄呢？從此我對於主人的好奇心，更加強固了。

我們到處漂泊，不久便到了波爾多港來。海輪船，華麗的城市，全是第一次看見的。我知道了種種新奇的东西。因爲這地方很大，所以我們表演了七天。可是，離此而到比列涅的途中，全是荒涼的地方，到處不毛，甚至人煙絕跡，只有廣漠的荒地連綿着。主人到這裏時，對我說：「這荒地足有二十五里遠，你得準備趕路。」

我不僅預備趕路，頭腦心胸，也要預備一下。因爲初入不毛之境，容易感到悲哀和絕望。走了好久，前途漫漫。平野無垠，只有小灌木叢生着，微風波蕩着綠色的原野。老人雖然說過，到黃昏時，可以走到一個村莊上，可是走到日落，還看不見村莊的影子。我們是一清早就出發的，現在我已經非常疲倦了。等到太陽下山，再找不到村落時，今夜就要露宿。我們想到這裏，更加趕快走。不久，連強健的主人也疲勞的很，說要在這傍休息一會。我望見那邊有一座黑暗的小山，所以想在主人的休息中，到那邊去望望。左近有沒有燈火，並叫卡彼給我做伴。卡彼也疲乏得動彈不得，蹲在主人的身傍，裝做沒有聽見。「克民，你害怕嗎？」我聽了主人這話，便鼓氣不帶卡彼，一個人走向小山去。

四周昏暗，月黑天高，空中只有星星在閃爍。霧氣朦朧，星光也很不明。我留心左右，一步一步地前進。彷彿四周全是鬼物。

要看出一株草叢來也先得尋思，否則草叢就會不像草叢的。我覺得這荒地完全變成鬼魔的世界一樣了。主人曾問過我，害怕不害怕？也許這潮濕的荒地中，時常有奇怪的事情發生的吧，我想另外的小孩子，一定會害怕起來，不敢前進。可是我卻偏要鼓起勇氣向前走。

小山似乎近在目前，其實很遠，好容易到了山下，我只能在豐草下邊鑽過去。結果到了一個稍高的地方，睜眼四顧，可是總找不到一點燈火。四周是漫漫的黑夜，一切奇怪的影子，人魚一樣伸手向我的蓮蓬草，跳躍着的草叢，全映入我的眼中。我想用心聽有沒有牛叫或犬吠的聲音。四周寂靜，我不覺全身發抖了。一種無名的恐怖，使我好似感到逼近的危險。我想趕快逃回主人那裏去，畏縮地看看周圍。突然，我看見一個黑大的魔影，在那邊蓮蓬草上，緩緩動蕩着，而且發出瑟瑟的樹葉聲。我這時疑神見鬼，我鎮靜地想，那也許是風搖樹枝吧。可是那晚一無微風，羊齒的輕葉也不會動搖，那裏會風搖樹枝，除非是人走過吧。但是有人走過，沒有這個道理。那有高出草木之上的人類！這是我所不知道的動物，如夜間的怪鳥，可怕的長腳蜘蛛，一類妖怪。我想到這裏，心驚膽寒，不能存身。我腳向主人那裏狂奔，然而真奇怪，下坡卻比上來慢。簡直有草木皆兵之勢。處處使我不能不停步。好容易下了山坡。膽小地回頭一看時，那妖怪更接近我了。我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也不敢再回頭看。背脊上毛鬆鬆地，似乎已給妖怪觸着了。我像發狂一樣，拚命地飛跑，總算到了主人休息的地方，我動彈不得，倒在主人的足傍。

三四狗當發生了甚麼事，大聲地吠叫起來。我喘氣很急，用差不多就要斷氣的聲音說：「妖怪……妖怪……」便再說不下去了。「甚麼妖怪？」主人向那方面一看，我聽見在狗吠聲中，主人卻哈哈地大笑。他拍着我的肩膀說：「你真比妖怪還笨。勇敢些，看明白了妖怪的原形再說！」主人的笑聲鼓勵了我。我擡起半身，睜眼看主人手指着的地方。驚嚇我的妖怪，動也不動，站在那邊。

我還餘怖未脫，心跳如春。可是我現在不是孤掌難鳴了，我的主人和狗兒們在我旁邊。我鼓起勇氣看那妖怪，它與我初見時也無大異。我總還當是一個妖怪。

它是獸呢？還是人呢？他那樣的身體頭頸手足。可說像人。全身生毛的模樣，可說像獸。可是它有用長得可怕的乾瘦後腳站起來的。天色昏暗，自然看不清楚，然而朦朧的星光，映着那瘦長的黑影。

我奇怪地看着他時，主人卻對這妖怪說：『從這裏到村裏去還遠嗎？』妖怪不答，笑聲好像鳥啼一樣，那麼，這是鳥嗎？主人再問他，看主人的模樣，也許在發狂，否則他和禽獸妖怪說話，不是傻瓜嗎？可是，那妖怪竟開口說話了！他說，這裏附近，沒有村莊，只有羊欄，他可以帶我們到那邊去。主人說：『那麼，就煩你帶我們去吧。』妖怪會說人話，我想他也許是人類吧？然而會有那樣長腳的人嗎？看他說話的模樣，未必害人，我本可走到近傍去看看，可是我終於不敢。我只好背起包袱，默默地跟在主人的背後走。主人一開步時，就對我說：『克民，你瞧這令你害怕的妖怪的原形！』我卻終於不明白。當這是故事中的大山，我細聲問主人：『這裏有這樣高大的怪人嗎？』『那裏，這裏的人們，騎着木馬，就變成那樣的妖怪。』主人又告訴我，這地方的住民，乘着木馬，才能在砂地和沼澤的荒野旅行的。

那晚就在這曠野中的羊欄裏，住宿一宿，次日向比列涅進發。經過幾日的漂流，我們到了比列涅的避寒地，當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季節已是初冬，市鎮上漸漸呈繁華的景象。我們的冬天過得很好。來避寒的英國人很多，正是我們的好觀客，我們做的戲大概是『加利先生的呆僕』、『大將的死』、『公理長存』、『下痢藥』一類；有些壞一點的觀客，看了兩三次連演，便開口罵，『甚麼，只有這幾套嗎？』可是小孩子們總百看不厭，接連地來看同一的節目。那班小孩大概也是英國人，後來全和我們熟識起來。時常拿些糖菓來，分給我和狗兒們。我們除開雨天，總是開演着。不久到了春天，觀衆漸形稀少。那些英國的小孩子們，跟我和狗兒們說了再會，回到他們的故鄉去了。這裏又沒有生意，我們又將走上漂泊的長途。

五 被逐與不幸

漂泊了好久，在一天黃昏，我們到了一個河畔的大都市。這裏的房子，紅牆櫺比，道路上也是用尖形的石子鋪成的。這是一個舊式的城市，使旅行者感到很困難。主人說，這地方叫做都魯斯，住的全是舊日的世家。我們在這裏多表演幾天。

進了旅館的次日，照例去找那適於表演的地點，我們到街上去了。這市中適當的地方很多。靠近植物園的圓形廣場，那裏青草如茵，綠陰如蓋，正是數條大街輻湊的中心，我們便選定了這裏。一天開始表演，吸引了不少觀客，我們非常高興，可是那裏派出來的警察，卻要跟我們爲難。他感到惹厭，竟越法來干涉，叫我們走開。本來我們身分很低，不管是非，屈直，還是服從警察的命令好。然而我的主人偏不肯。

主人雖然只是玩狗戲的老頭子，可是匹夫不可奪志，並且主人富於權利觀念，他早已對我說過他在街上表演，並不違反甚麼規則，已領過准許證，不能受警察無理的干涉。當主人遇着甚麼事，當然不屑計較，或是愚弄他人時，他總裝出貴人馭下的模樣，故意用鄭重的言語來說話。這時，警察叫我們走開時，他便脫帽行禮，大聲說：「代表警察權的好先生！讓我在沒有走開之前，問一兩句話。請問明達的警察先生，我這貧賤的藝人，在公開的地方表演，賺幾個錢糊口，犯了什麼規則，懇求大老爺拿出規則來，讓我見識一點。」警察氣憤的很，只叫我們服從命令。老人說：「不，我決不是不服從命令。我只是求給我規則見識一下，便立刻可以走開的。」警察口中絮叨着，可是也只好默默地走開了。我的主人將帽子拿在手上，彎腰目送他離開，帶着侮蔑的神色。大概主人今天的這場交涉，與其說是存心戲弄警察，倒不如說是利用警察，來博得觀客們的歡心。

我們當警察從此不會再來了，第二天還在老地方表演，可是一開場時，昨天的那警察，跳過我們圍在四週的麻繩，走了過來，但是這回他不是來叫我們走開。「喂！你的狗爲甚麼不帶口罩呢？」主人還是用照例的語調說：「這真奇怪！要帶口罩嗎？」「你不知道這是警律嗎？」我們那時正開演着「下痢藥」的戲，這次是在都魯斯第一次表演的，觀衆很多，正演到中段，來了阻礙，所以觀客便鼓噪起來。大家喊：「別搗亂吧！」「演完了再說！」誰也不對警察方面表同情。老人揮手制止觀客，他鄭重地脫帽行禮，說：「代表警察權的好先生！賢明的大老爺！真的叫這梅力班的喜劇主角帶口罩嗎？」不錯，立刻遵命。」主人對於警察這無理的命令，似乎不睬，只如給觀衆說明一樣，用演戲的口吻說：「甚麼？叫這卡彼瑞那，或是朵兒帶口罩，豈有此理！你看，卡彼是世上的名醫，它是來替不幸的加利將軍診病的，若使醫生的鼻頭嵌上了口罩，它還能够命令調製那「著手成春」的藥劑嗎？你叫它耳上掛起聽診筒，那還可以。至於要它帶口罩，未免荒謬絕倫了……」這些話引起觀衆的

狂笑。主人更加高興地說：「你看這可愛的朵兒小姐，若使在她那玲瓏的鼻頭上帶了口罩，她也不用來看護病人了。賢明的大老爺，你別費神，還是直接請看官諸公批評一下。」看熱鬧的貴客們，全以拍掌大笑來讚同。尤其是那頑皮的加利，它站在「代表警察權的好先生」的背後，一舉一動，都在模仿着他，所以觀客們更加覺得有趣味。

警察不堪主人的愚弄和觀衆的嘲笑，生氣地想轉身走了。恰巧他發見那猴子正在學他模樣，像鬪牛者和牛對看地凝視着他，他又氣憤憤地瞪望着它。最後的笑聲又起。警察高舉着拳頭恐嚇我們說：「明天你若再不帶上口罩來，我要起訴你們。」主人鎮定地說：「那麼，明天再會。」

警察大踏步走開了，主人行禮恭送，目送着他去。那一天是平安無事地演完了。我總當主人在表演完後，一定去買口罩的，可是回到旅館後，他像若無其事的，我不放心地問：「師父，還是今天先買了口罩，讓卡彼帶慣了好一些吧。別在表演時弄破口罩，那才糟了……」「克民，你想我真的會遵命嗎？」「可是……警察那樣生氣……」「你是鄉下的小孩子，其實不用怕警察。我明天想好法子，使他不能去起訴我。我不叫那狗兒們吃虧。我要將這件事編成笑劇，使我們的表演，格外生動，請警察也參加表演。觀衆和我們，大家可以大笑一下。明天你先帶加利到那廣場去，彈着豎琴，先招攬一些觀衆。那時候警察一定會來的，我便帶了狗兒們進去。這樣來開始我們的笑劇。」我本來不願意去，不過我知道了主人的性質，也知道不能反抗主人的命令，他說了便幹，我不聽命也不行。

第二天，我一個人帶了加利，先到那廣場去，張了繩子，開始奏我的豎琴。觀衆漸漸地熱鬧起來了。我在比列涅度冬時，曾跟主人學會了豎琴，也能唱歌，所以音樂成績還可觀。我最擅長唱那意大利的「拿破里之歌」和着豎琴，總博得采聲。實在我的豎琴，已經成爲這戲班的一種特色了。然而我知道今天的觀衆，並非來聽我的歌唱的。他們大都是昨天的那一班人，而且似乎還招來一些新來的，都魯斯的人們，——別的地方也是一樣的——都痛恨警察。所以，他們像約定了，來看昨天的意大利人怎樣對付警察，怎樣愚弄警察。我的主人昨天說過「明天再會吧。」一句話，觀衆們知道主人一定會將這警察做材料，和開玩笑的。可是他們只看見我一個人帶着加利來，大家就有點不放心，有人問我那意大利人爲甚麼不來了。我說主人隨

後就來了。便高唱起那我得意的『拿破里之歌』。果然不久那警察跑來了。加利最先看見他，便曲起一隻手，一隻手握著拳頭，又腰挺胸，在圍繩內踱來踱去。觀眾大笑。猴子更是得意。拍掌的聲音也響了好幾次。我擔心著觀眾的笑聲。警察恨恨地看著我和加利。觀眾們更覺得好笑，互相指語。我拚命忍笑。害怕主人還沒有來時，警察向我來洩怒。警察的樣子，似乎怒不可遏。他喝開站在圍繩前的人們，自己在那裏走着，每當走過我的面前時，總恨恨地向我，像要對我報復。我覺得今天總有事了。加利對於此事，完全莫明其妙，還是照樣學警察的樣子開玩笑。警察走到我面前時，它也跟在背後，恨恨地望著我，這樣又引起觀眾的大笑。

我害怕警察就要發脾氣，便吐罵加利，想叫它別這樣做。誰知它正學得意揚揚，不聽我的命令。又敏捷地逃走，不讓我捉住。這時，那警察氣得理性全失，他當我是在曠使猴子，滿面氣得通紅，跳進圍繩，一步跨到我的身傍，我退避不及，他便給我一個耳光。我眼前金星亂舞，要倒下去了。恰巧這時跑來一個人，抱住了我。我好容易站定了一看，便見是梅力老人。他站在我。和警察中間，握住警察高舉的拳頭。『你真是卑鄙！打一個小孩子，不像一個警察的行爲！』警察想掙扎拂開給主人握著的手。主人卻緊握不放。這時候主人氣慨凜然，鬚髮如銀。毅然高擡著頭，我永不忘他顯示著憤怒和威嚴的那精神。我當那警察一定自慚而干休的。可是他拚命地拉開手臂，突然抓住主人的胸膛，猛烈一推。主人幾乎要跌倒了，又站了起來。主人舉起右手，向警察的臂上猛擊。主人雖然老年矍鑠，然而和這年青力強的警察對抗起來，自然不敵。我擔心著看看情形，主人已經再不和他拉扯了，只瞪著警察說：『你想對我這樣年老的人怎樣？』『你違法毆打警官。立刻要逮捕你，送你到公安局去！』你打這小孩子，難道不違法嗎？』別說費話，跟着我走！』主人知道了在這裏吵鬧也無益，所以對我說：『你將狗和猴子帶回旅館去，等我的消息好了。』他再沒有說話的餘暇，便給那橫暴的警察拉走了。主人想要使觀眾們高興，爲了小孩子的小聰明出了岔子，反而變成悲劇呀，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呀！

狗兒們還想跟主人去，我將它們帶住了。它們素來聽命，乖馴地走回了我的身傍。那時，我發覺狗兒們全帶着口罩。但是這不是普通用鐵造成的，只是用連有漂亮毛纓的絲帶，在鼻頭處扎了一扎就完了。白毛的卡彼用着紅色的絲帶，黑毛的瑞

那用白的，灰色的，灰色的，那是連色彩都配好的戲臺上的口罩。主人是預備來玩弄那警察的。觀察看見主人被拉了去，立刻走散了。其中也有站着談論的：『警察太豈有此理！』『老人也不好。』『那警察打小孩子總是錯的，小孩子並不是不好嗎？』『和警察吵鬧，總要吃虧的。老人也太可憐了。大概要座監牢了。』我心裏愛悶，垂頭喪氣地回旅館去了。我在起初，當老人是可怕的人販子，不久卻和他漸漸親切起來，現在我可以說和他心心相印了。我們兩人，到今天不曾分離過，記得在尋不着宿所的夜裏，最容易尋到一點草桿，主人也一定要分一半給我。他真的比父親還愛我。他耐心地教我讀書，寫字，唱歌。而且在長長的旅途中，他將見聞的一切，全拿來做我的教材，我雖沒到學校去，卻學了許多實用的學問。在下雪的冬天，主人解衣衣我。在盛夏的旅行，他分去我的重負。我們在樹蔭或草上用餐的時候，他自己總吃壞的東西，將好的讓給我吃。雖然他也有時也責罵我，使我難堪；但是他這樣也是要我好。我永不忘記主人對我細心的注意，溫柔的言語，和種種和善的地方呢。我們真親愛啊！現在卻和主人暫時分離，叫我多麼的傷心啊！我們在甚麼時候能會再會到呢？觀察們說他定得入獄，這是真的嗎？可怕的牢獄，進去了何時放出來呢？在這期間我將怎樣度日呢？錢袋帶在主人身上，他被警察拉走時，沒有時間交給我。我的袋裏，只有一點兒的零用錢。我怎樣支持三四匹狗和加利及自己的食用呢？我在旅館的後院裏，一步也不走，看守着猴子和狗們，悶悶地過了兩天。它們也似乎在操心，呆滯異常。到了第三天，主人有信帶到了。信裏說，我現在拘留所中，星期六將開審，罪名是抵抗警察官吏罪和毆打罪。我因一時之怒，毆打了警察，這是我不是。那天你到輕罪法庭來旁聽，也許對於你也有幫助吧。主人還叫我以後行動小心，要我替他好好地撫養加利卡，波兒，瑞那。這信是在百忙中偷閒寫的。我在讀着這封信時，卡波鑽進了我的兩腿間，嗅着信的氣味，一邊搖着尾巴。也許他知道這信是主人的。自從主人被拘留以來，卡波第一現着活氣。

我聽人家說，輕罪法庭是上午十點鐘開庭，所以星期六那天，我九點鐘便去，等候開門。開了門，我第一個進去，漸漸地傍聽的人多起來，有不少是前次的觀客。這是我第一次進法庭，當然不知道詳情，不免心驚。雖然今天的裁判，是關於我的主人的，而不是關於我的，我自己總很擔心。所以我跪伏在大火爐的後邊，靠牆站住，不讓人注意我。最初審判竊盜犯，騷擾犯一類

的罪人。他們雖各自抵賴，然而法官總判決有罪。我替我的主人擔心。不久輪到我的主人，他夾在兩個憲兵的中間坐下了。我圓睜着眼，也聽不見最初的訊問和主人的答辯。白髮披肩的主人站了起來，又像覺得害羞地低了頭。裁判長繼續問：「你對於行使職權的警官，毆打過幾次嗎？」「不，我只打了他一次。當我跑到那表演的地點時，那警察正在毆打我帶來的小孩子，所以，我不禁……」「但那小孩子並非你的親兒子吧？」「不錯，可是我們親如骨肉，那小孩子性質很溫柔，可是警察卻不管道理，毆打着他，我爲了保衛小孩子，採取正當的防衛手段。」「但是你總是毆打警官的。」「我爲了保護小孩子……那警官太不講道理了，所以我不禁見義勇爲。」「然而，你已年老，應該知道這是犯法呀？」「裁判長先生，總之，人類是不能够像理想那樣完善的。我現在悔過了。」那時我覺得主人的答辯很對。

裁判長這回訊問警察了。警察說主人毆打他，還說主人唆使動物，在大衆面前侮辱警察。主人不曾注意警察的話，卻時時將眼光射向傍聽席方面。我知道了主人是在找尋我，所以從火爐後挺身出來。主人看見我時，像失去了重擔，我不覺眼裏含着淚珠。裁判長再向主人說：「你可還有什麼話？」「我自己沒有甚麼可說。可是請官長同情那小孩子，他一離開了我，便失卻生路。所以我求裁判長爲了這孩子，寬恕了我。」我看看裁判長那時的模樣，似乎可以判決主人無罪。可是其他一個威嚴的官吏，對裁判長說了幾句，裁判長便用嚴肅的口吻宣判：「意大利人海力，因犯侮辱和毆打警官一罪，判處監禁二個月，罰金四十圓。」我深眼朦朧，想到二個月間的監禁，看見了先前主人走進來的那扇門又開了。主人跟在憲兵背後，走了進去，那扇門立刻關了。

呀！兩個月間的別離！我在這期間中將怎樣呢？我到那裏去呢？

我心中悲哀，眼睛紅腫，一步一顛地走回旅館。恰巧在後院的出口處，遇見旅館的主人。我想走過去，去看繫在狗柵那邊狗兒們，但是旅館的主人叫住了我。「喂，小孩子，你的師父怎樣？」「關進牢裏去了。」「判決幾個月？」「兩個月。」「罰金多少？」「要四十圓。」旅館主人喃喃地說了幾遍：「唔，兩個月還要這些嗎？」我想這樣就走出去，可是旅館主人又喚住我。「你在這期間怎樣生活？」我傷心地說：「不知道。」「你不知道嗎？那麼，養活你自己和猴子狗們的錢呢？」「我沒有。」我

能够白給你們食住嗎？」「不，我並不想依靠別人。」我真的不想依靠別人。旅館主人凝望着我說：「那很好。你的師父房飯錢不會付清。我不能再讓你住下去，請你立刻走！」我不想依靠誰人，這是事實，可是我卻想不到現在的被逐。「我們現在一定得走嗎？我們到那裏去呢？」「那我不管。我和你師父素來不認識。我沒有養活你的義務。」我木立不知所措。旅館主人的話也不錯的。可是我也沒有去的地方。

在我沈思時，旅館主人催促我說：「喂，別久候了，立刻出去，趕快將狗和猴子帶了走，你師父的背囊暫在這裏。他一出來，立刻來拿的，那時候我再和他算帳吧。」我聽了這話，情急智生。我想出住在這裏等師父的藉口：「也好，讓我們也一起住在這裏。等師父出來一起清帳。」「不行，你別一感情願。你的師父也許能將從前的欠帳，和你這幾天的帳還清。可是，現在他付了四十圓的罰金，不能擔任你們兩個月間的房飯錢了！」「我們可以隨便吃什麼東西。」「你還可以，可是狗和猴子們不能讓它餓死啊。我決不能照顧你了。」我想不出方法，「可是……」你一個人也可以度日。帶着狗兒，到村裏去賣把戲討飯吃。」「我走開了，等到師父出了獄後，他找不到我們了。」我總想這兩三日中，師父有信來告訴我此後的去處。我總想住在這裏等他的信。店主說：「師父找不到時就不行。你大可以不必操心。你去討兩個月飯，等到了師父可以出來時，再回到這裏來好了。」「師父若是有信來的……」「有信來，我給你保存。」「可是，我立刻想看看來信呢……」「別多說！我忍不住了。我沒有時間聽你絮叨。你再不走，我要趕你出去！限你五分鐘的預備，趕緊收拾好滾出去！」我知道現在只有走的一條路了。

我跑到狗欄裏，將縛在那裏的三四狗和加利的繩子放了，拿起自己的背囊和豎琴，讓猴子像往常主人做的一樣，騎在背囊上，帶着三四狗，走出旅館的院子。旅館主人，立在出口處，看着我的模樣，向我說：「有信來時，我給你保留。」我在急忙中，想起這市鎮，狗兒不帶口罩是違警的。我很是擔心。我的口袋中，只存廿二枚銅板，不殼買口罩。如果被警察捉去，那我們這一戲班的人畜們又怎樣呢？若使我也像主人一樣，被捉入牢，那麼沒有人來收養這狗和猴子了。我本來沒有家庭和父母，現在卻成了這戲班的頭腦，和一個家族的家長了。我感到我仔肩的重大。我們在趕程的途中，狗們總是擡起頭來向我訴苦似的。

看。我知道它們腹中飢餓了。

背囊上的加利也常拉着我的耳朵，使我不能回頭去看。它用手摸摸肚皮，表示飢餓。其實我也和它們一樣亂火如焚。因為我們連早餐還不會吃過呢。但是，廿二個銅板能幹什麼？今天非得想辦法，弄得吃一頓就可以過一天的法子。我因為一心想怕着給那警察遇見捱罵，便急於想離開這地方。我不管什麼方向。我們本來也沒有目的地橫豎我們到處沒有可以不用錢而食宿無憂的地方。那麼朝東向西還不一樣。現在快到夏天了，不必顧到晚上的睡覺，在星空的樹下，在別家的簷下，我們都可以住宿，可是吃飯卻不行。真的我怎樣來使一家五口不挨餓呢？

我們走了兩小時路。狗兒們用更可憐的眼光望我，猴子不斷地拉我的耳朵，摸摸肚皮給我看，好容易離開了那熱地，我才放了心。同時，看見了一家麵包店。我進去買一斤半麵包。麵包店的女主人，看見我們飢餓的模樣，便說：「買兩斤吧，一斤半不費吃的。」

其實兩斤也不費，然而我又那裏能買到兩斤呢！一斤要賣十個銅板，那麼買了二斤，我的財產，只存兩個銅板了。我不能不顧則口，今天冒險花去二十銅板，一斤半只要十五個銅板，那麼還有七個。有了七個銅板，明天一天就可以不會餓死，而且可以等待賺到五個銅板或十個的機會。我這樣一想，就對女店主說，一斤半費了，叫她不用多切。女店主將六斤一條的長麵包，切出一塊來，放在秤裏稱定。呀！現在給我們盡量一飽，那六斤的麵包也不會多吧。女店主說，她多稱了一個銅板，要我給她十六個，我默默地付了她十六個銅板，緊挾着那麵包出來。狗兒們高興地在我的周圍雀躍。猴子吱吱地叫，拉着我的頭髮。我們便到路傍一株樹蔭下。我取下豎琴，斜放在樹幹上，自己卻坐在草上。狗兒們是卡彼在當中，並列蹲在我的面前。猴子因為不會疲於走路，所以它站在我的身傍，預備我一切開麵包時，就偷起走。我盡可能的公平，將麵包切成五塊，更切成薄片，順次分給它們。加利的食量很小，當我們不會吃飽，它已經費了。所以我將它剩下的三片，放入背囊裏，預備等一會再給狗兒們吃。此外還剩四片，我們停一會當它食後的點心吃。

這樣的會餐後，本不能作在食桌餘暇的演說，可是我想這時可以說給大家聽了，便站正了身，對着它們說：「卡彼，衆兒，

瑞那加利，你們是最可靠的朋友。可是我現在有個傷心的消息。師父是已經入獄了。所以我們以後兩個月中，不能和師父一面。」卡彼哼了一聲：「嗚呼！」那在師父固然很是傷心，可是我們更爲不幸。我們之有今日，全靠師父的福蔭，以後我們一無依靠，怎樣去討飯吃呢？第一，我沒有錢！卡彼似乎明白我最後的這句話，它蹣跚後腳，學着在觀衆面前討錢的樣子。我說：「好，卡彼，你說我們可以去表演賺錢嗎？那也好的。然而賺不到錢，我們怎麼辦呢？我的衣袋裏只剩六個銅板了。我們非得熱心地去表演不可。我現在是你們的班頭，你們應該聽我的命令。少吃多做，明白嗎？你們要好好聽我的話，讓我們同舟共濟呀。」

我的夥計明白不明白這一場熱心的演說，我可不知道。可是平素師父每當有事時，也和它們像朋友一樣地談話，所以大概它們也能明白我的話。它們知道主人給警察拉走後，便不會回來，一定發生了什麼意外。它們也似乎知道我的演說，就是對它們說明這一件事的。所以靜聽我的高談，可是加利並不這樣。因爲它不能對着什麼事情，能有長久的注意力。它在最初，很熱心地傾聽着，但是聽了二三十句話之後，便坐不住，跳上樹枝，若無所事地在嬉戲了。若使卡彼這樣，它不願我的演說，卻在那裏亂跳，那我一定不讓它。可是猴子的性質，本來就是那樣，我便隨它去逛吧。

我們話後暫時休息之後，又開始出發。大約走了一小時，看見前面有一個外觀很窮的村子，現在我們不管那裏。雖然小村裏沒有多少錢好賺，然而沒有討厭的警察。我便趕快給演員們扮演起來。我們排了隊，走入那村裏去。可惜我們這次沒有師父的橫笛聲，也沒有師父堂裏的風采。一個含愁的小孩子走在路上，自然也引不起人們的好奇。像沒有大將的軍隊走過一樣，人們望着我們一眼，便不睬地走開，沒有一個人會跟着我們來的。我又失望了！

在法國，到處的小村裏，都有像公園一樣的廣場。我們走到了這村裏的小廣場中，在樹蔭下的噴水塔傍，找到一個位置，我取下了肩上的豎琴，先奏一曲『旋舞曲』。雖然我的指頭撥彈得很輕快，可是我的兩肩上，好似負着重荷一般。我叫瑞那和朵兒，和着音樂跳舞。然而廣場的四邊，沒有一個人影。不過在那一方的房子前面，有一些女人將椅子拿到路上來，她們在那裏縫衣和談笑。我繼續彈着，朵兒和瑞那不斷地跳舞。恐怕就有人會來吧。但是我彈了好久，朵兒和瑞那徒然跳舞，總沒有

人注意到我們。

模樣似乎已經失望了。不過我還是鼓起勇氣來，用力地彈着豎琴。這時候，一個像才學走路的小孩子，一蹶一跛地從家裏出來，走過街路，向我們這邊來。我一看見這小孩，心裏想好了！他的母親也一定要跟來的，那麼，隣近的女人們也會來看，我們也就可以討到幾個錢了。我引誘這小孩過來，所以將豎琴彈得慢了一些。小孩子蹣跚地走近了。快近我們的身邊，坐在門口做針線的母親，這時似乎發覺自己的兒子不在身傍，看見那小孩子走近我們了。但是她並不自己趕來，反喚回那小孩去。她喚了二三次那小孩的名字，那小孩便柔順地離開我們，走了回去。我想這村裏的人不喜歡『旋舞曲』吧。便叫朵兒和瑞那停止跳舞，我便高唱『拿破里之歌』，想引一兩個人來。

我唱完了第一節，要唱第二節時，一個穿短衣，戴毛織帽子的男子，大步地向我這邊來。我想他是來聽我的。但他卻問我：『喂，你在這裏幹麼？』我吃了一驚，停止唱歌，向他望望。『喂，告訴我呵！』『老伯伯，我在這裏唱歌啦。』『你有這裏准許唱歌的照會嗎？』『沒有，老伯伯。』『沒有，那麼自己趕快滾開，免得我來驅逐！』『但是，老伯伯，我一點也……』『甚麼老伯伯！我是這村中看守人，這裏不准一切走江湖的入境的。』

村中看守人，是和警察一樣的東西，然而我卻不知道這男子是誰。師父的先例在前，我還是不用和他多說，不作一聲，將豎琴掛在肩上，默默地立刻帶着狗兒們，沒精打彩地走了。五分鐘間，我們就離開了這村。狗兒們垂頭喪氣地跟着我走，大概也知道我碰了釘子了。到了村外，我以為那村中看守人不會趕來了，所以，我想告訴大家這事，以是用手做做記號，三匹狗兒就圍上我來。『我們沒有照會，所以被逐，今天沒有餘錢，只好不吃晚飯和露宿一夜。』狗兒們聽見我說不吃晚飯，便哼着訴苦。我從袋裏拿了六個銅板出來，給它們看。『只有這些錢，這個今天花完了，明天怎樣？你們也要顧到明天啊。』我這樣教訓它們，又將六個銅板放入袋裏。卡彼和朵兒似乎明白了，垂頭喪氣，只有那饑食的瑞那不守紀律，還在哼着，不管我的叱責。所以我對卡彼說：『卡彼，你叫瑞那服從吧。』卡彼就用前腳來打瑞那。兩匹狗兒似乎在爭論起來。瑞那總不肯服從。不過卡彼是比較強壯和勇敢，它真的發怒了，瑞那才害怕了不作聲。其次，我們今晚非得露宿在星空之下不可。幸而季節是緩和的，不

用怕受寒，只要防備狼狗的襲來。這是比警察更危險的東西。我在田路上四望前進，希望找到一個安穩的宿地。

四面全是寂寞的道路，和牧場與原野，也沒有野外的看守舍。天空上薔薇色的夕照，也消失了，還是找不到宿所。我們只好在附近的灌木林中過夜了。灌木之間，散佈着大的花崗石。除此處以外，也未必有更適當的地方。我想找一個屏風的大岩石，可以避免夜寒侵襲我和加利狗兒們是不怕的。因為現在我負了班頭的重任，更要保重身體。我也不讓加利生病，免得我來看顧它。我在岩石與灌木之間走進去，尋一個安穩的地方，剛巧有一處高大的岩石，突出如傘，岩下有似洞窟，裏面有很多枯葉子，正可作我們的睡牀。只是沒有麵包，未免是美中不足。只有餓着肚皮睡覺。俗語說：『食飽思睡。』餓肚皮睡，是很苦痛的。我們在洞穴中過夜。我叫卡彼在洞口看守，提防狼狗。可憐的卡彼，柔順地做衛兵的勞役。我可安心睡覺了。我倒在枯松葉上，加利裹入上衣裏。瑞那和榮兒蜷伏睡在我的足邊。我雖然疲勞，心事很多，不容易睡着。明天怎樣呢？我又渴又餓，伸手入袋裏，數了幾次銅板，然而三個雙銅板，決不會變成四個。只有這三個吧了。若使明天得不到一個銅板，餓得不能表演，我們的結果只有餓死溝壑了。就算可以表演，村裏的看守人，市中的警察，全是我們的對頭。

我睡不成眠，仰望天空，長空中星星閃爍，風靜葉定，萬籟無聲。也聽不到遠方山途中經過的車輪聲。多麼寂寞呀！我無依無靠，孤單得很，不禁悲從中來，熱淚盈眶，心痛如絞，哭了出來。我想起眷戀的母親和親愛的師父！我俯首在兩掌中，盡情哭泣。突然有溫暖的呼吸，吹到我的髮上，長大而溫暖的舌，舐在我的面上。我擡頭見是卡彼。它正像我在那最初開始流浪的那一天，在鄉下的小屋子裏勉勵我一樣，它今夜聽見哭聲，又來安慰我了。我緊緊地擁抱着卡彼的頭吻着它。卡彼幾乎窒息，發出哼聲，似乎它是在陪我哭泣。

次日睜眼看時，已經不早，溫暖的陽光，籠覆在我們的身上。也在這明朗的日光中，我失去憂鬱的心情，小鳥在枝上的歌聲，應和着遠方教堂的早禱鐘聲。我們倉忙收拾，出發向着那晨鐘傳來的方向走去，立刻我們望見村莊。我們彷彿聞到新烘的麵包香。昨天只有一飽的我們，多麼饑嘴呀。我決心暫且用去這六個銅板，將來再想辦法。我們嗅到了麵包店的地方。但是六個銅板連一斤也買不到，每人只分到一片，不穀點餓。我們先到村上去看看，找表演的地點，觀察了村人對我們的感情如

何。早上先看定了地點，下午再來表演。我正一心在打算，突然後邊發出了驚人的叫聲。回頭一看，一位肥胖的老太婆趕着瑞那，追到我們這邊來。我立刻知道，當我正在想心事時，瑞那離開我們，潛入別人的家裏，去偷一塊肉出來。現在他的嘴裏，還銜着肉呢。

老太婆拚命大叫：『小竊偷肉賊！別放那狗走了！捉起它們的夥伴來吧。趕快！』我聽到最後的兩句話時，非常難受。我感到對於自己的狗的責任，我拚命地逃走。若是那老太婆叫我賠那塊肉時，我沒錢賠償，就要入獄吧。我一入獄，這一班的演員怎樣。這樣一想，我逃得更快了。卡彼和朵兒也跟着我來。加利怕被我搖撼了，更加抱緊我的頭頸。我那時真苦！要是只是後面的追趕，我們還可免脫，然而給老太婆大聲一喚，兩側的房子中，也走出了四五個農人來，擋住我們的去路。我正在進退維谷，不知所措，突然發見一條橫巷，我們一蜂窩擁入那橫巷逃走了。我盡力在那小路上逃跑，幸而他們追趕不上。不久，我們逃出村外，走到田廛。雖然免脫，已經氣喘得很，只好暫停。方才總跑了二十里路呢。回頭一望，村子已遠在後面，不見人影，我們才放了心。

卡彼和朵兒緊隨在我背後，可是瑞那卻不想走近我們，也許在吃着方才偷來的肉吧。我大聲喚着它。然而它早已知道到我這邊來，一定要被我重罰，所以一溜煙地逃走了。瑞那不是特別性質壞，迫於飢餓，才去行竊，我也不能因此便原諒它偷竊的行爲，班中嚴重的規律，非得受罰不可。若不管這規律，恐怕朵兒也要看樣了。結果卡彼難免同污合流。

我爲免得再犯，一定要在它們面前，責罰瑞那。可是不容易將瑞那帶到我面前來。我叫喚卡彼：『喂，卡彼！去尋瑞那來。』卡彼像不情願地走了，不像平時受命那樣的熱心。它望着我像不十分願意替我去捕捉瑞那，它想替瑞那向我辯護的。我當然不能遺下卡彼，自己先走。我要等到卡彼帶犯人回來。然而瑞那決不能不順地跟它回來。我們便在這裏多等一會，權當休息。這裏離開村子已有好幾里路，不用害怕有人追來，我們本沒有什麼事要做，還不如暫時安心。我們剛巧來到了一個風景美麗適於休息的地方。我們瘋狂地逃跑，這裏已經是南方秀麗的運河之畔了。從都魯斯出發以來，我們經過的全是塵埃鋪地的鄉下，這裏卻是水清樹密，綠草如茵，足邊的流水，有似瀑布一樣，淌過開滿山花的石岩上，流入運河裏。在這樣風景

如畫的地方。橫躺在草上休息，安閒地等待狗兒們歸來。

我差不多等了一小時，還不見卡彼和瑞那的影踪。我有些不放心起來，才見卡彼獨自無聊地回來。「瑞那呢？」卡彼惶恐地走到我的面前蹲下。我發見它的耳朵負着傷。大概瑞那和卡彼相打，咬傷卡彼的耳朵了。瑞那不肯回來，因此卡彼空跑一趟。然而卡彼雖不能完成使命，我可沒有吐罵它的勇氣。卡彼既然空手回來，我們再沒有別法，只有等待瑞那自己懊悔回來。我知道瑞那的性質，它雖倔強，後來總要反悔甘受責罰的。我決意忍耐等它回來。我將加利從肩上放下，恐怕加利也會模倣瑞那，將它用繩子好好地縛在樹幹。我自己橫臥在松樹下，卡彼和朵兒睡在我的足傍。不久瑞那既不來，我也睡着了。

等我睡醒，已經日高三竿。時間不早。我們肚中飢火如焚，已經知道過了不少時候。卡彼和朵兒，可憐地向我看着，彷彿哀訴。加利扮鬼臉，算是譏嘲。我叫喚和吹口笛，瑞那總不回來。大概它是飽餐之後，在叢林裏安眠呢。我真進退維谷。若是我就此離開這裏，那麼永遠不見瑞那了。然而我們又不能死在這裏，因為我們今天不能再挨餓，我飢腸碌碌，狗兒們絕望地望着我，加利摸摸肚皮在叫苦。

六 幸逢白鳥船

我們等了好久，瑞那總不回來，所以我叫卡彼再去尋找。三十分鐘之後，卡彼還是獨自回來。它搖着頭，好像說，它尋遍了總不見瑞那。我想瑞那雖然犯了偷竊罪，連帶我們也遭遇困難，但是我們無論如何，應該找它回來。我要將師父所賣貴的三匹狗兒，如數交還他，否則我不能見他了。

我決計犧牲一餐飯，挨着飢餓的痛苦，等到黃昏時再說。我想出怎樣得使大家一時都忘記飢餓。我忽然想起從前聽梅力老人講過的故事了。他說，軍隊趕路之後，覺得疲勞，可以聽聽音樂來解除。我也可照樣泡製。而且使狗兒和猴子跳舞起來，那時一定能忘記飢餓吧。

我將倚放在樹傍的豎琴拿起，背向着運河，演員們並列在面前，奏起跳舞曲來。我們很自由，因為四野沒有一個看客。演

員們因爲我的命令，雖然跳起舞來，因爲從早到現在，只吃過一片麵包，自然沒有多大興致。可是當我按拍子彈起琴來時，它們也按拍舞起來。我彈得更起勁，忘記了飢餓，它們也似乎忘記飢餓，舞得很高興。

『萬歲！』我的背後，突然發出這樣的聲音。這是小孩子的喉音。我急回頭一看，河面停着一隻美麗的白船，船艙有金字寫的『白鳥』兩字。這船正在轉駛向我們這邊來。這一隻船，我從未看見過。它比普通在運河中行駛的船要短得多，低低的甲板上，蓋着一間玻璃門的房子，房子前設着一條用蔓草攀成的蔽日廊，藤蔓如垂簾，使人見了，覺得清快。走廊處有兩個人的影子。一位三十六七歲高貴的女人，帶着幾分憂愁站着，一位和我差不多年紀的男孩子，睡在籐椅上，向我們喝采，大呼『萬歲！』

故事裏的白鳥，是曳了載着王女或勇將的船來的，現在停在我眼前的白鳥，大概也不是我的敵人。我在驚奇中醒轉時，便高舉我的帽子，和他應答。那女人像是外國人，她異樣的聲音在說：『沒有看客，你自己在幹嗎？』我用平時師父教給我的鄭重的語調說：『是，我在訓練我的演員們……而且自己借此消遣……』船上的小孩子在對那女人細聲說甚麼。女人又離開小孩子，向着我說：『你高興再玩一下吧？』我真希望再玩一下。我真靜心，不讓我的喜悅外露。說：『要跳舞還是玩把戲？』小孩子叫起來：『做戲！』那女人想還是跳舞，她制止了小孩子：『但是跳舞很快就完的……』『若是你要看，那麼跳舞完畢之後，我們再弄點巴黎學來的各種技藝，請你賞光。』我乘着高興，將師父教我的開場白，演說一番。我自幸不叫我們做戲。因爲瑞那不在，我們的演員不足，而且服裝全在師父的背囊中，質押在旅館裏。

我拿起豎琴，彈起跳舞曲來。卡彼用前腳抱住朵兒的腰，跳舞起來。加利沒有對手，自己舉着一隻腳在獨舞。我們忘記了疲勞。演員們知道在『高官貴客』面前獻技，總可以得到一餐飯吃的，當然非常賣力。旋舞曲跳得正熱鬧時，突然瑞那從小叢林裏跳了出來，走入場內，和加利對舞，我心中感動得很。我們在跳舞之外，還表演各種演技。那小孩子像看得入迷，可是他很奇怪，一點也不會動，橫躺在睡椅上，只會拍掌喝采。也許是半身不遂吧？我覺得他似乎被捆在木板上一樣，不能動彈。

微風吹着那隻船，漸漸地離我們更近，我能看清楚那孩子了。他頭髮淡褐，面色蒼白，額上現着青筋，面貌很溫柔，模樣沈

「像害着病。我們演完了後，那女人溫柔地說：『有勞你們，可要多少錢？』『隨你賞賜吧。』『媽媽，多賞他們一點吧。』小孩子這樣說，又用我不懂的話說了些。『這小孩子，想叫你的演員們過來，給他看看。』我答應了，招呼卡彼。卡彼一跳，便跳上那隻船。『還有幾個呢？』瑞那和朵兒也繼着跳上船去。『還有那猴子……』小孩子想喚全數的演員上船去。

加利跳上船雖很容易，可是我卻不放心。若是我讓它上船去，它一定要使別人討厭的。所以緊拉着它不放。女人問我說：『那猴子很壞嗎？』『太太，不是的，可是它不聽別人的話，也許要惹禍呢。』『那麼，你和猴子都上船來好了。』那女人吩咐船舵的僕人，那男子立刻搭好一塊跳板，我將豎琴掛在肩上，抱着加利上船。小孩子喜歡得高叫：『啊，猴子來了！猴子來了！』我帶着猴子，走到小孩子的身傍，他好奇地撫摸着。這時，我看清楚他了。他真奇怪！正是綁在木板上的。那女人問：『你是有主人吧。你的主人叫你出來賺錢的吧。』我含悲地說：『不，我現在只是一個人了。』女人似乎不明白我的話，看着我說：『現在只有一個人，不是永久的？』我在這兩個月間，要一個人賺錢度日。『兩個月你這樣小小的年紀，怎樣自己度兩個月的時間？』『但是，我只有這樣。』這兩個月，你離開主人，自己去賺錢，將賺來的錢全交給你的主人嗎？』『不用這樣。只要我們自己能發吃飽就好了。』『那麼，你到現在，總是一個人賺錢吃飯的嗎？』我無語可答。但是我直到現在，沒有看見過這樣使我尊敬的女人。她說話的模樣，很是和善，聲音裏充滿情愛。我想勇敢地將一切都告訴她。我把在都魯斯表演，主人爲我遭禍，被拘入獄的經過都說了，一直說到我被旅館所逐，兩天沒有賺一個錢。

當我說話時，那小孩子和狗兒們正玩着，他彷彿也聽見我的訴苦，等我說完了，他對我說：『那麼，你們餓得真可憐了！』我們真覺到餓了。三匹狗兒都吠起來，加利摸着肚子好像發狂。

女人也猜着小孩子的意思，她吩咐正在半開門處伸頭探望的女僕，叫她拿出桌子來，在我們的面前擺好食品。那女人說：『你們坐下吃飯吧，雖然沒有什麼好吃，狗兒，猴子，一起吃吧。』我放下豎琴，倚在一旁，趕快坐到桌邊。狗兒們圍住我，加利坐在我的膝上。小孩子問：『你的狗也吃麵包嗎？』我們含辛忍苦，都爲了這一塊麵包，我將麵包片片地分給狗兒們，它們歡喜得狼吞虎咽着。小孩子睜圓了眼睛問：『喂，猴子呢？』猴子在我看管狗兒們的時候，老早偷了一些肉餵頭的麵皮，在桌子

底下吃。它似乎餓不擇食，噎住了喉嚨，老瞪着眼睛。

我拿起肉饅頭，雖然沒有猴子一樣的醜態，也大吃而特吃。呀！肉饅頭多麼好吃呀！我真想飽吃一頓！「呀呀！怪可憐的！」那女人看見我們的模樣，細聲地太息，一邊倒水給我們喝。小孩子一聲不響，好像看見我們的牛飲鯨吞有點奇怪，他眼睛睜得滾圓。那偷過肉的瑞那，也在拚命地吃。狗兒人和猴子，有似看見了仇敵一樣，吃得很快。小孩子很感動地說：「要是你們今天不遇到我們，晚飯怎樣呢？」「沒有吃晚飯的地方。」「那麼明天呢？」「明天再想到那裏去賺錢。要是能像今天這樣的好運……」

小孩子若有所思地不看我們，又和母親談了一會。彷彿他在向母親請求着什麼。母親像不便答應。小孩子突然向着我說：「你情願和我們住在一起嗎？」他問的突兀，我一時不能回答，我只瞪着雙眼呆望。女人說：「這小孩子想叫你和他住在一起。」「在……這船上嗎？」「不錯，就在這船上。這小孩子是很可憐的病人。醫生吩咐將他這樣捆在木板上。儘睡在家又氣悶，所以我將他載在船上，讓他到各處去散心。要是你肯留在船上，那麼狗兒們可以玩玩把戲，你可以彈彈豎琴，大家都好。像你這樣的年紀，走江湖也不能賺錢的啊。」我能在這樣漂亮的船上，也許是在做夢吧。他們更來請求我上船，這是多麼的幸福啊！

我歡喜欲泣，吻着那女人的手。她和善地摸我的額上說：「呀，真可憐！你年紀和我的小孩子差不多，卻嘗遍辛苦……」不久小孩子要我彈琴。我趕快拿起琴來，站在船頭演奏。我在彈琴的時候，那女人拿出銀製的小簪，到唇邊一吹。我不覺生奇，停止彈琴，我當她不要聽。小孩子看見我的不安，便說：「媽媽吹簫，是招呼馬呢。那時運河岸上，出現了三匹馬。曳着『白鳥』遊船前行。水波拍着船舷，兩岸的風景，向後倒退。夕陽柔和的光線，斜映着一切，我心中快樂極了。小孩子再催促我彈琴。他又點着頭，喚母親到他的身傍去，母子握着手，傾聽着我的彈奏。我真的感到了無上的滿足，將師父教給我的各種的歌曲，賣弄了好久。

小孩子的母親是一位英國寡婦，叫蓬島夫人，自從她的大兒子去世之後，只有他們母子兩人了。這小孩子是遺腹子，應

該承繼他父親的爵位和財產，可是天天生着病，所以母親很是擔心。若是這小孩子有事，那財產和爵位，只好讓他的叔父承繼。這小孩子的不是一樣病，因為是幾種的疾病併發，現在連腰幹也伸不直了。夫人聽了醫生的勸告，從英國把他帶到法國的比利涅來，在那裏洗硫磺泉，然而也不會十分見效。醫生又勸將病人的身體網在木板上，使他身體轉直，並說不要讓他踏着地上。夫人便在波爾多港中，造了這樣特別的一隻遊船——『白鳥』臥室、廚房、客廳、迴廊等，一切全有。因為船的進行，景物也時常變化，目之所及，全是連續的風景。『白鳥』在一個月前，從波爾多港出發，上迦加龍納河，駛入了這南方的運河來。法國的河流，因運河的聯絡，貫通如蛛網。這『白鳥號』的行程，想從這裏的運河駛出，到各地的名湖去，再迴遊兩三條沿着地中海的運河，由聖納河，到達露安港，然後在那裏乘輪回英國去。化上一年半載的歲月。

他們給我住的地方，是一間四尺寬七尺長的小房間，一切用具，睡牀，桌子，椅子，全可以摺疊起來的，很是便利。我自然很驚奇。那天夜裏，我第一次在這船上睡，脫了衣服，跳上牀去，在這樣柔軟的牀上睡覺，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床褥的彈簧，柔滑的綢被，我彷彿樂比南面王一樣，歡喜得睡不入眠。可是不久，我畢竟快活地入睡了。

次日早上，我一早起身，便趕快跑到甲板上去看我的演員們。三四狗兒，似乎在自己家裏一樣睡得舒服。它們一看見了我，都爬起來，搖頭擺尾地跑到我身邊來，和我問候早安，加利半睜眼睛，向我一望，也不想站起來，裝着不知，又打起駑來。我知道它這樣不高興的緣故。有一點小事也會使加利不高興。它一旦生氣，便執拗得很。今晨它因為我昨夜沒有帶它上牀，讓它在船面上露宿一夜，生了氣，故意給我丟臉，假裝入睡。猴子當然不能上我那漂亮的睡牀去，我也沒法來解釋，可是它對我的不平，也有道理，所以將猴子拖了起來，安慰它一會，算是謝罪。最初它還不平氣，可是猴子這東西，本來是變化無常，立刻生了別念。我知道了它的意思：我若是帶它到岸上去散步，它就可以寬恕我了。

『白鳥號』在昨夜我們入睡後，便泊在岸邊。現在僕人起身，在掃除船上。所以我請他放了跳板，讓我帶着全班演員上岸去。狗兒和猴子們，亂跳亂跑了好久。當我們再回到船上時，兩匹曳船的馬，都已駕上，等待出發。我們立刻登船，開始啓碇。僕

人把住船舵，曳船夫騎上其中的一匹馬上，低喝一聲，曳繩的滑車作響，『白鳥號』劃破鏡波前進了。馬兒在曳船道上響着鈴聲前進，船上的人們，一點也不感到搖動。船頭的水聲，應和着馬兒的鈴音，恰似一曲進行歌。兩岸高聳的白楊樹，有似綠色的帳幕。朝陽穿過這無風自動的綠葉，射到了船上，陰影不斷地變易。在白楊樹蔭的下面，爲了光線的關係，水色暗黑非常。然而接近一看時，卻是清澈見底。

我站在船頭上，凝望着風景。亞沙（這是那小孩子的名字）在我背後叫我。他還被網在木板上，才移到甲板上來。他的母親緊跟着他。『你睡得比在屋外時好嗎？』我走近他身傍，同時並給夫人請了安，回答他我睡得很舒服。『狗兒們在那裏？』我叫喚狗兒們和加利。狗兒歡喜地跑了來，可是猴子好像不大高興。它當又要叫它玩把戲了。

蓬島夫人將亞沙的椅子，移到不直接晒着太陽的地方，自己也拿了一張椅子，坐在他面前，向着我說：『帶開狗兒和猴子吧，我們還有一點功課要做。』我心裏不明白他們做甚麼功課。便帶了狗兒和猴子到甲板前面去。這時夫人翻開了書本看着，試亞沙能背誦多少。亞沙背得不十分純熟，時常要頓住。總連背不上三句，而且有時很錯。每次母親溫柔地給他改正，可是又嚴厲地要他背得出爲止。『亞沙，你今天太不行了。一點也記不住嗎？』媽我總是背誦不出，我真的不行了！』『你的頭腦可並沒有病啊。我不能因爲你稱病，就讓你懶惰。你知道我天天爲你操心，你爲甚麼不加倍勤勉呢？』亞沙流淚說：『媽！我何尚不想用功，可是總不行啦。』夫人似乎不能因他的哭泣，便寬赦他。『隨你怎樣說，在你沒有記住以前，不能讓你去和克民或狗兒們逛。』亞沙還在啜泣。夫人失望地說：『那麼，我念給你聽。你跟着背誦好嗎？』夫人溫柔的聲調，靜靜地念起書來。那是『狼和小羊』的故事。夫人念一句，亞沙跟着背誦一句，三次之後，夫人將書交給亞沙，叫他自己去默記，她走下船去了。亞沙念念那書和默記，卻不能維持多久，立刻又想到別的事上去，回頭四顧，便看見了我。我做手勢叫他念書，他似乎是感謝我般地微笑，眼光移向書本。不久他的眼睛，又望着運河的那一岸上了，我靜靜地走近他，勸他念書，他只好懶懶地又念起來，不到兩分鐘，一隻翠鳥啣了一條小魚，掠過船面，亞沙又心不在焉，擡頭望那翠鳥飛去的那方面。等到他垂下頭來時，又看見了我，他似乎有點不好意思，說：『我雖想用功，但總不行。』我對他不客氣地說：『可是那本書很容易呢。』『容易很

「難記得住呢。」我以為容易，我在聽過你母親念了之後，也可以背誦出來了。」亞沙睜開驚眼，望着我似不相信。「你若不相信，我背給你看好嗎？」「你要是背得出來，我真佩服。」「那麼讓我一試。你看着你的書吧。」

我叫亞沙翻開書，自己背誦起來。只有很少的錯誤，我全部都背完了。亞沙大吃一驚。「你爲甚麼那樣記得住呢？」「因爲我目不他顧，專心聽你母親念着。」亞沙很難爲情，面孔發紅，說：「我也專心聽的，但是總記不住。怎樣才可和你那樣記住呢？」我也沒有祕訣，可是我想了一想，就對他這樣說：

「你總單想記住書中的字句，所以不行。你還得記着故事的情節。這故事是講羊的，便先想起羊，想起那羊是在做甚麼的。書中說，「某次，有許多的羊羣，在一個安全的羊欄中。」既是在安全的羊欄中，就可高枕無憂，所以羊兒們就隨便睡遍地上了，不是嗎？這樣一想，我的眼裏，好像真的看見一羣羊在睡覺。書中的字句也記住了。」亞沙傾聽了一會，就說：「那我也看見。」「某次，有許多的羊羣，在一個安全的羊欄中。」那裏有白羊和黑羊，有山羊和羔羊。連那羊欄的木柱，也看得見。」那麼，你會忘記嗎？」「哦。」「那麼，誰是牧羊的？」「狗兒。」「羊羣在安全的羊欄中，安心睡覺時，狗兒做甚麼呢？」「它們無事可做。」「是的，狗兒既然無事可做，那麼它們也可以睡覺了。所以，書中說：「狗兒們全睡覺了。」「呀，這很容易呀！很容易的吧。再想一想，誰是帶了狗兒在看羊？」「牧童。」「羊兒們在安全的地方睡覺時，牧童也無事可做。這時候牧童怎樣？」「他在吹着笛兒。」「喂，你明白了吧！」「哦。」「他在那裏吹笛呢？」「在大樹下。」「只有一個人嗎？」「不，他和鄰近牧場裏的牧童在一起。」「那麼，你眼裏可以看見羊羣，牧場，狗兒和牧童吧。這故事的第一節，你可以記住嗎？」「也許記得住了。」「你試試看。」亞沙怯惑地望望我，心裏彷彿不安，他決心試背了。「某次，有許多的羊羣，在安全的羊欄中。狗兒們全睡覺了。牧童在大樹下，和鄰近的牧童吹着笛兒。」我們大家拍手歡喜。亞沙一臉高興說：「我可以完全背得出來了！」「你以後也可以這樣做呀！」「讓我試試看。我和你在一起，一定可以記得住。媽媽是怎樣高興呢！」故事的後半節，也用這方法記住了。不到一刻鐘，亞沙已能背誦全部了。

恰巧夫人這時又到船面上來。她當我們在一起玩耍，所以蹙着眉頭，亞沙乘母親還沒有說話，先說：「媽媽！我全記住了。」

克民教給我的。」

夫人吃驚地望着我。她似乎要向我問些什麼，可是亞沙卻搶着背誦起『狼和小羊』的故事來了。他全部背得不錯。夫人起初含笑聽着，後來，他的眼裏漸漸地含着眼淚。突然地向亞沙處躺下去，緊抱住他，熱烈地吻着。她歡喜得流淚呢。

亞沙得意地說：『書中的字句，可以不必記住的。書中寫着的東西，一定得用眼睛來看。克民教我，一面暗誦着字句，擡起眼來，我明白地看見在吹着笛兒的牧童，我彷彿聽見那笛聲。媽媽！我唱那歌兒給你聽好嗎？』亞沙唱起如怨如訴的英國歌。夫人聽了，哭將出來，母親的淚珠，滴落在亞沙的額上。夫人又走近我的身傍，緊握我的手，我的心也給她感動了。『克民，我謝謝你。你真是一個好孩子。』

從此我在這船上的地位，也不同了。昨天我還在亞沙面前，做玩弄猴犬的師父，今天我卻變成亞沙的學友，和狗兒猴子們分開了。那天以後，我成了亞沙的讀書伴，亞沙也很高興和我在一起讀書。從前有幾課母親費了很多時間教他，尚且不能記住，現在只要一兩天，他全能記住。亞沙和我的友情日增，我們好像手足一樣，兩人之中，沒有一點客氣。我們完全忘記身分不同的事。一方面小孩子同伴間沒有隔膜，一方面因為夫人對待我們兩人，完全沒有分別，她用對待亞沙的態度，同時來對待我，她當我們和兄弟一樣。現在，我回顧到當時船上的生活，那真是我少年時的黃金時代。我們坐在船上，周遊各處，那更多的快活呀！這是任何情境都難以比擬的。而且，我們在風景優美，或興趣奇多的地方，多流連幾天，遇着沒有意思的地方，我們便走馬看花一樣，所以我們完全不感到無聊。到了吃飯時候，我們的飯菜，就拿到滿蓋綠蔭的迴廊來，我們一邊看風景，一邊吃着。而且夫人知道我們所要去的地方那地理和歷史，講這些給我們聽。食後又給我們圖畫或照片看，時常還講故事傳說給我們聽。我也在黃昏時或月夜，在黑暗裏奏着豎琴。上岸去，站在樹蔭裏，唱歌兒給亞沙和夫人聽。亞沙最喜歡在寂靜的夜裏聽，每當我唱完一曲時，他總是喚着『再來一遍！』

這充滿歡樂的生活，我在離開母親的茅屋，緊隨梅力老人之後，每天疲倦地趕路，這是多麼大的變化啊！母親的家中，除了鹽煮馬鈴薯之外，別無他物可吃。自從跟了師父以後，大都只吃一片麪包，在鄉下的小屋過夜。現在，飯後有新鮮的水菓，有

冰淇淋，也有糕餅。我再不帶着滿身泥濘，有如喪家之犬。我現在真像登天國了。夫人的蔬菜，真是可口。我不用担心飢寒，這遊覽船上的生活，真是幸福。我在船上，和他們的子女一樣。我是孤單地被拋棄在茫茫大海中，幸而遇着慈愛的救助，我不覺心感那美麗的親切的夫人，我和那小孩，更如兄弟一般的友愛。我們的感情，天天在增加起來。但是，歡樂的表面，我總有那深藏的悲哀。我身體健康，每次看見那憔悴地睡着的亞沙，總羨慕他的幸福。我並非是羨慕他安樂的生活，亦不是這漂亮的船，那是灌注在他身上的母愛。亞沙一天接受十廿次的親吻，自己也可以自由地和母親接吻，他是多麼的幸福啊！我沒有我親生母的接吻，也不能向她親吻。我是身世悲慘的孤兒呀！我希望能遇見我夢寐以求的母親一次，這是我最高的希望，最大的喜悅呀！也許我不能再喚她作真母親了。我這一生，只有孤另地一個人吧？夫人和亞沙待我愈好，我愈想起我身世的悲慘。我是孤兒，沒有父母和兄弟，沒有家庭，我還要希望目前以上的生活，我是太不知足了。我不能單滿意現在，那我是知道的事實上，我對於現在的境遇，感到無上的幸福了。我希望能夠永遠這樣。然而，這幸福已不能長久，我快要和她們作別了。

七 再度的慘別

美麗的「白鳥號」上的光陰，速如飛矢，不久老人將出獄，我非得去迎接我們的師父不可了。離都魯斯愈遠，我愈煩惱。從前船行的路程，現在要一個人獨自回去，我想到這裏，悲哀的很。想到船行遊覽的快樂，回去時情何以堪！而且我又與夫人和亞沙別離，也許要和這相親相愛的人們永別了！我恰像從前失去母親一樣，又將永遠失去這兩人了！呀！悲莫悲於生別離！

有一天，我要宣洩我心中的煩悶，試問夫人，從這裏步行到都魯斯要多少時候。我說我要去迎接主人出獄。亞沙聽見這話，大聲說：「克民，不行，你別去！」我告訴他：我是有主人的，自己不能自由，我的師父出了錢，向我的父母押我來的，我的義務是跟着師父走江湖賣藝。我說到父母時，總故意說是親生父母。我直到如今，不說自己是一個被棄的孤兒。因為在我們村裏，棄兒看作比野貓野狗還不如，所以我心中總有這樣的觀念：世間最被人嫌惡的，就是棄兒。師父是早已知道的，我沒法瞞他。蓬島夫人和亞沙，完全不知道，我不願意告訴他們。我寧死也不願說出。

除了讀書之外，亞沙總叫起來：「媽媽！你別讓克民回去吧。」「我也想克民住在這裏，你和他那樣要好，我也喜歡他，可是還有別的問題。第一，若是克民不願意和我們在一起，那就無話可說了……」亞沙搶着說：「不，克民是想和我在一起的，克民可不是？」夫人不待我開口，便說：「若是克民的主人不答應，他自己也難做主。」「喂，克民，你自己怎樣？」

梅力老人實是我的好主人，他愛撫和教育我。然而我和他在一起時的生活，跟現在的生活，夫人對我那樣的生活，卻不能比較。我當梅力老人是我的恩人，夫人和亞沙的戀情，又是特殊的。我爲了這初交，丟下了大恩人，實在問心有愧，可是我總丟不下夫人和亞沙。我正在不知所答，夫人說：「克民，你先放慮一下再說。我要留住你，是爲想叫你伴着亞沙讀書，並不是像從前那樣地安逸嬉戲的。你和你師父的賣藝生活，是自由浪漫的生活，所以，你應該放慮那一樣好些……」夫人，你不用多心。我若能長久做亞沙的學友，我真不知道怎樣幸福呢。」「媽媽，克民不是答應了嗎？」亞沙擔心地望着我，高興地大聲說了：「就算克民答應了，一定要有他主人的承諾，我們不能再回到都魯斯去，亞沙的身體又不靈便，也不能坐火車去，讓我寫一封信給你主人，告訴他一切，並寄旅費給他，請他來到這裏。他若能答應我們，那麼這事毫無問題。可是據你說，你還有父母，我們也得和他們商量一下呢。」最初的幾句話，我好像很中聽。可是到了最後這句話，擊破了空想的好夢，我落入悲慘的深淵了。和我的父母商量，那便完了！他們將知道我是一個棄兒。夫人和亞沙，就不願意我在他們的身傍。他們對我的愛情，也將告終了。他們回憶曾經給我的愛情，自己也將不快吧。亞沙曾和棄兒遊息，結成了好友。夫人怎樣地感到難受呢！我失望已極，好似失了魂魄一般。夫人很覺驚奇，看着我的樣子，以眼色促我回答，可是她見我不作聲，當我是在擔心主人的來到，便再不向我問甚麼了。好在說這些話，在晚餐之後，不久要睡覺，所以我那煩悶的樣子，不給亞沙瞧在眼裏。我不久就走進寢室去。

那晚是我到「白鳥號」以來，第一次不快的夜。那夜我多煩燥和痛苦呀。我真不知所措了。

我一夜不安，但是沒有解決的方法。結局我決定不說甚麼，抱着船到橋門自會直的態度。我想老人不會放開我。那麼事實就不用曝露出來，我甚至這樣想：與其曝露事實，還不如我的主人不答應，讓我離開這裏。主人既然不答應，我將和夫人亞沙分別。也許再沒有遇見他們的機會。可是他們兩人將永遠記着我。他們在我的身上，沒有一點不愉快的記憶，這將爲我一

生回憶中最美快的一頁吧。給梅力老人寄出的信三天之後，就來了回信。那信中答應，在下星期六下午兩點鐘，他到這裏來。到了那一天，夫人給他定了旅館，叫我帶了狗兒和猴子，到火車站去迎接我們的師父。

狗兒們像嗅出有甚麼事故，心裏不安地跟着我走，加利卻嬉戲如常。我的担心可不像狗兒們一樣，我在路上展轉思索，我想懇求師父，別說出我是棄兒。但是，我無論如何，沒有說出來的勇氣。我拿着三匹狗兒的繩子，抱着加利，站在月臺的一角。我只埋頭在沈思中，要不是狗兒們吠着，我幾乎忘了火車開到呢。火車一停，狗兒們似乎嗅到主人的氣味，突然向前跑，找木立的身體，也給它們一拉，向前一閃，同時將繫着它們的繩子，都放鬆了。狗兒們吠着前跑。我看見它們跳近在火車上下來的師父。最輕捷的卡彼，啣住了主人的手腕，瑞那和朵兒，絆住主人的兩腿。

師父一看見我，立刻放開卡彼，突然抱住我，向我狂吻。『克民，你沒有事嗎？你真可憐呢！』

師父本來對我也很熱烈，可是從未像今天這般愛撫我。我的心感動得很。我望着師父的模樣。他在獄中，似乎若老許多。腰背曲了，額上增了皺痕，嘴唇也成了灰色。『克民，你看我兩樣吧。世上再沒有像監獄那樣不舒服的地方。我險些惹了一場大病，不過現在全愈了。』他說後，立刻將話題一變：『可是你在那裏，認識那寫信給我的女人呢？』

我跟着師父走出車站，便告訴他詳情。我若是將一切全說出來時，總要臨到那令人發愁的問題，所以我盡可能地和他絮談。我怎能忘恩負義，告訴師父說，我想離開他，去和蓬島夫人母子在一起呢！幸而在我的故事沒有說完的時候，我們已經來到蓬島夫人休息的旅館前了。師父在途中，也沒有提起夫人信中所說的事。『那位叫做蓬島夫人的，現在等着我吧。』師父跨進了旅館門，這樣問我。『不錯，她在等着師父。讓我陪師父去。』不用你陪，告訴我房間的號數。你看着狗和加利好了。』師父是言出必行的。我也決沒有反對師父的事，然而今天我無論如何，想知道師父和夫人會見的情形。我固執地只想叫他讓我同進去時，師父揮手掩住我的嘴。而且指示旅館入口處的椅子，我只好坐下去。狗兒們也想跟着師父去，也給他叱了回來，蹲在我的傍邊。老人的命令，誰也不敢違逆的。

我想：爲甚麼師父不將我帶去呢？有甚麼事不能讓我在場的嗎？不久師父出來了。『克民，你去給夫人辭行吧。』我聽見

這話有如做夢般呆望着師父。『叫你去向夫人辭行。我等着你。我們在十分鐘內，就要離開這裏。』

我心亂如麻，無話可說。『別呆坐不動啊。趕快去向夫人辭行。你還不明白我的話嗎？』師父第一次向我粗暴地說話。我像木偶一樣地站起來，心神倉皇，向夫人的房間開步要走，又回頭看看師父說：『那麼，師父要將我……』『我對夫人說，克民是我寶貴的孩子，我一天不能離開他，所以我不能將我的權利讓給她。我這樣拒絕了她了。你去向她告辭吧。』我身心沉重地向夫人的房中走去。我還念念不忘那棄兒的一回事，所以聽師父說十分鐘內離開此地，我當師父已經全盤傾吐了。

我好不容易跨進夫人的房間，看見亞沙正在哭泣，夫人彎腰在安慰他。亞沙一見了我便嚷：『克民，你真的要走嗎？求你別去吧！』夫人向他說明我的身體，只可聽主人的命令，不能自由。她更以使我流淚的柔聲說：『克民，我盡力求你的主人，讓我來撫養你，他總不肯答應。』亞沙插嘴說：『那老頭子真刻薄。』夫人答他說：『不，他決不是刻薄的。』她更轉向我繼續說：『老人的話也對，他真的沒有你時，要很困難的。而且他像真心疼愛你呢。他雖性情頑固，但是他說話時，似是十分正直和認真的。他的風度和他的職業不相稱，他不像一個玩把戲的人呢。那老人對我說——我愛克民，克民也孝順我，我和他一起含辛茹苦，也是爲了他自己，若使你撫養他，他肉體的方面，或許安逸的，然而那和做奴隸不遠，雖然你或許不是這樣想，不過他的性質，總會自然而變成那樣的。你或許能教他學問和禮儀，他這樣也會得到一些智識，成爲一個有智慧的人吧。但是，我可不能客氣地說，他永在你們的身傍，決不能成就可貴的人格和獨立的意志的。克民決不會變成你的兒子，他始終是我的孩子呢。他在這裏，做你這溫柔而患病的兒子的玩具，總不及我那裏。』亞沙生氣地大聲說：『他又不是克民的父親！』

『他雖不是父親，也是主人啊。他從克民的父母處，將他押來的。所以他有決定之權。』『但是，我不能放克民走。』『你雖然不肯，也無法可施。可是克民也不是永遠爲那老人所有的，所以我們去和克民的父母商量，或者會有挽回的餘地。我立刻寫封信去也好……』我大聲說：『夫人，那不好！』夫人莫明其妙地望着我：『有甚麼不好呢？』『那也是不行的……我求你別那樣做吧。』『但是只有這一個方法了……你爲什麼不肯？』我發出了悲哀的聲音說：『我求你，夫人，那……』『你的父母是在青鳩嗎？』我裝作不聞，走近亞沙，緊抱着他，作訣別的接吻。又將他的雙腕擺脫，跪在夫人面前，流淚吻着她。

伸出來的手。『真可憐！』夫人只這樣說了一句，吻着我的額。

我站起來時，心裏難過已極，趕快走到門口，含淚說：『亞沙，我永不忘你。夫人，我決不會忘記你的厚恩！』克民！克民！……

『我沒有聽完亞沙慘呼的聲音，跑出室外，關上了門。我紅着眼睛，走近主人的身邊。』『喂，走吧！』

我們默默地離開旅館。

我又走上長途，櫛風沐雨，冒着寒暑，塵埃逼面，泥濘滿身，背着豎琴，曳着疲倦的雙足，緊隨着師父，到處漂泊。又要在馬路中，爲『高官貴客』們的取樂，做粉墨登場的傀儡了！

我本來不高興這樣的境遇。因爲人們很容易習於逸樂。我並不想起自己本身，只憶起那快樂的日子。每當煩愁和辛苦時，我總要憶起那兩個月中溫柔幸福的日子。在接連的征途中，我幾次故意地離開師父，走慢一步，盡力想念亞沙，蓬島夫人和『白鳥號』的故事。我真眷戀着過去啊。過去是怎樣愉快的日子啊！現在每當夕陽西下，到了鄉間污穢的旅館中過夜，我將那冷木板的睡牀，和那『白鳥號』船室中的鋼絲牀比較。真不勝天淵之別！我再不能和亞沙在一起遊戲了！我再不能聽到夫人的柔聲了！我們甚麼時候能再會呢？我從未這樣悲哀。可是，現在我唯一的幸福，就是師父比從前更愛撫我。雖然照師父的性質，並不是柔和，然而事實上，他卻成爲柔和的人了。這是師父性質上的大變化。也是我無上的幸福。我憶起亞沙，不禁悲從中來，幸有師父的慰撫，才吞着酸淚。這時，我才感到自己不是孤單的。我的主人待我，真像父親一樣。我在一天之中，不知道有多少次想和師父接吻。我感情興奮，正想向這裏找出路。可是這卻不行。師父雖然變成柔和，但決不是可以親而狎暱的人。最初我對師父謙恭，是因爲怕他，現在卻對他肅然起敬。當我和他一起從村裏出來的時候，我當師父和常人無殊，在蓬島夫人膝下兩個月的生活中，我見識稍廣，現在觀看師父，他的風度，都和普通的人們不同，他的一切，和那蓬島夫人，很是相像。我總覺得倘若蓬島夫人變成男子，就是梅力老人，梅力老人變成婦女，就是蓬島夫人。蓬島夫人是『貴婦人』，那麼梅力老人就是『紳士』。可惜夫人永是一位貴婦人，而我的師父，卻對着相對的人，才顯出他紳士的風度。我感到師父的威嚴，所以他雖在溫柔地說話，我也沒有和他接吻的勇氣。

我們仍是走江湖表演着。師父從不提蓬島夫人或「白鳥號」的故事，我自己也不會出口。可是從有一天起，突然他常提起夫人的話。「你像是很戀慕那位夫人，這也是有理的。她性情真好，尤其對於你，她更是一位善人。你別忘記她啊！」而且師父還常常附着說：「呀，當初那樣就好了！」

我起先不明白他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後來我才下了判斷，師父現在追悔不讓蓬島夫人留我。「呀，當初那樣就好了！」這句話中真含着深深的後悔。師父現在才想到了。但是往者不可諫，我們果能再遇到「白鳥號」嗎？雖說往者不可諫，可是我對於主人的後悔，卻很高興。本來我不明白師父拒絕夫人請求的原因。雖然夫人告訴我，我總不十分相信。可是現在師父若真的是後悔了，這次總可以答應夫人的要求，我的心裏，不覺湧起莫大的希望。

我們能遇見那「白鳥號」嗎？她總行駛在法國的運河上，沒有不遇見的道理。在船上我曾聽過說，「白鳥號」現在已駛出運河，上溯龍河。現在我們也在沿着龍河漂泊，雖不知道誰先誰後，總有一天是會追上來的。我盼望着那樣的一天在沿着河邊的大路上，我無暇顧及兩岸的風物，只注意着水面。我們漂流過好許多地方，但是這些地方的風俗和古跡，我全不關心。我到了旅館時，懷着熱望，一個人跑到了河邊或橋上，想看見「白鳥號」的影子。每當在遙遠的水天之際，看見有船駛進來時，我心弦緊張，當她或者就是「白鳥號」。然而我每次失望歸來。我會去問那停在近處的船夫，但是他們沒有一個看見過「白鳥號」。

我每一次跑出去時，師父當然不知道。不過後來，師父也似乎想到了我在夢想着「白鳥號」了。可是他也不叫我忘記她，我彷彿覺得師父現在，似乎已經決心將我讓給蓬島夫人了。因此夫人也沒有寫信給我母親的必要，我的祕密也不會洩露，事情就在夫人和師父之間解決了吧。我的將來是可以想到了。我們不久，到了里昂，住了四五個星期。我在這期間中，每遇着有空時，就跑到河岸去。我差不多要比里昂的土著，還熟悉這邊的地理了。可是我總尋不到「白鳥號」。

我們決定離開里昂，到沙翁河上流的鎮上去。我到舊書店的面前，細心查看法國的地圖。我知道了從里昂到那裏之間，有一處叫做沙龍，法蘭西運河的中樞，就從這裏通過，到羅亞爾河。「白鳥號」一定是經過這運河，然後駛入羅亞爾河去。我

若是能在沙龍等候的話……可是，我們是到濟戎去的，那麼我們沒有遇到「白鳥號」的機會。我頹喪的很。幾天之後，我們到了沙龍。當然不見「白鳥號」的影蹤。我藏在心裏的空想，那時完全被破壞了。使我更加失望的，是日漸接近的冬天，晨夕的朔風，刮面生寒，而且這裏又正入了降雨期，每日跋涉於寒雨和泥濘中，苦不堪言。濕氣浸骨，髮如飛落，身體疲倦得不能動彈，我們辛苦地走到污穢的旅店，或是一間破屋子裏，度着可憐的長宵。

不久我們到了濟戎，因為下雨和寒冬，表演很不順利。我們趕快又離開那裏。高原地潮濕的寒氣和裂膚的北風，逼人激骨寒冷。不耐寒冷的加利真喪氣得可憐，它比我更不堪。

如果在巴黎，寒冬也可以表演，師父想乘早趕到巴黎去。火車只有半日的路程，然而不知爲了錢，或是其他的原故，我們只好步行八十里路，往巴黎去。我們雖往巴黎，可是天氣晴朗，在途中的村鎮裏，還要小演一兩套，賺得一些錢，再開始趕路。約二十里路到沙橋，總算很順利。不過離開這裏之後，雨雖告停，我們當面迎着刺骨的北風前進，非常難受。然而我們經過了幾星期的雨淋，在最初晴朗的那一天，以爲這樣總比拖泥帶水好一點。但是從第二天起，天空中佈滿了黑暗的層雲，彷彿要下雪了。傍晚時我們宿在一個村裏。隨便吃過晚飯，師父對我說：「喂，今晚早點睡，明天在黎明前，一定出發，否則要被大雪阻路的。」師父想在沒有積雪之前，趕到特華。據說特華是人口五萬以上的大市，在那裏就算下起大雪來，也可按着天氣，可以表演四五次，賺一點宿費和旅費。我聽了師父的話，立刻上牀去。師父抱了加利，到廚房的竈前去給它取煖。它在路上雖然儘量添加衣裳，然而還是周身寒顫。

次晨我們起身時，天還不曾破曉，陰沉的天空，沒有一顆星。我感到非常的沈悶。開門一看，咆哮的北風吹進來，捲起暖爐的殘灰，使昨夜剩下埋在灰中的餘薪，重復燃起來。我們匆促理好行李，這時旅店的主人起來，對我師父說：「老伯，要下大雪了，我說你不能動身呢。」「但是我在趕路啊。我要在沒有下雪之前，趕到特華。」「雖只八里的路程，一小時還不彀呢。」我們不顧店主人的勸阻，冒着料峭的早寒出發。爲了當面的寒風，各不開口，默默地趕路。

不久天已大亮，天空仍舊黑暗異常，太陽雖上升了，可是僅在黑暗的低空中，掛着一條灰白的痕跡，不像是白天的模樣。

四圍的景色，好像黃昏一樣，更使我感到憂愁。木葉吹落淨盡，寒風還發出咆哮的狂吼，來威脅我們。田野，道路，樹林，山丘，好似爲人遺忘，不見半個人影。風聲裏只夾着小鳥的啼聲。一羣白鳥噪着，劃過長空飛過去。漸漸變了西風。黃黑的層雲漸漸地從西北方吹來，似乎快要停在樹梢了，不久，白蝴蝶一般的雪片，片片下降。它並不落到地上去，只在上下翻飛。我們還沒有走得多少路呢。依此下去，我們似乎沒有在大雪前趕到特華的希望。雪下得愈大，風會定了，我想寒冷要更甚的。我還不知道這地方常有所謂『大風雪』那東西。可是不久，從西北方吹來濃重的低雲，壓到我們的頭上來，突然灰暗，我們沒有吃驚的餘暇，便完全包圍在那灰暗的雲中了。那不是雲而是雪啊！這已不是片片的雪。這是雨一般的粉雪。我們被厚密的粉雪包住，幾乎不能呼吸。師父絕望地叫道：『我們不能趕到特華了，無論發見甚麼房子，都非避進去不可。』我似乎得救了，心中一寬。然而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厚雪中，那裏看見房子呢？

我們的周圍，沒有人家，沒有一切的山丘和森林。一刻鐘之前，我們還能分辨道路，現在這可怕的粉雪，在一瞬間，將宇宙的一切，全埋在白色的墳墓中了。

八 雪夜的悲劇

無孔不入的粉雪，完全像塵埃一般，飄入我的身體，當它溶化時，那真難過！師父懷抱在衣服中的猴子，因爲時常要出來換空氣，每次打開了胸前，粉雪乘勢吹入懷中，很不舒服。不過我們還和風雪奮鬥，向着那漫漫的前面進行。而且時時停步，轉身呼吸空氣。狗兒們好似力乏膽怯，只好跟在我們的背後，我們現在好似迷入深林中，前途茫茫，身體又濕又凍，再加上疲勞，簡直動彈不得。可是避難的地方，幾乎沒有。不久，風稍微小了些，粉雪又變成大雪片。我們可以看見一點前面了。我常擡眼望望主人，他像不斷地在尋求甚麼，一邊看着左方，一邊前進。這裏是春天才伐過的林地，老樹梢發出來的嫩枝，受着積雪的重壓，彎得像弓一樣。我不知道師父究竟要尋甚麼東西。我只看前面。心想早點走出這樹林，找到一家房子。可是前途總像淺沒無盡。雪更是下得利害了，恐怕我們不會走出樹林外，早被雪埋在下面了。

我突然看見師父擡起手來，指着左邊。我看着他指點的地方，看見在空地那邊，有一間像全白的小屋。我們向着那邊急奔。果然，那是一間小屋，用木頭和枯枝搭成，用茅草蓋着屋頂。這粗陋的茅屋，我們現在簡直瓊樓玉宇不啻。狗兒們最先跳進去，它們在乾燥的地上，高興得很，亂吠亂滾。我們雖然歡喜，可是不能像它們一樣，在地上亂滾，弄乾潮濕的身體。師父對我說：「我看見這邊的樹木中，有新伐過的斧頭痕跡，所以知道附近一定有樵夫的房子。現在，任它下雪吧。」我也勇敢地說：「唔，隨它怎麼樣下，也不怕了！」

我們走到了這茅屋的入口，想不要把室內弄濕，所以將帽子上和衣服上的雪，都拂乾淨了，才走進去。屋內非常簡單，椅子是石頭和木頭，屋角有一個用磚瓦圍成的火爐，可以燒火。我們心裏感謝莫名。要想燒火，可是沒有柴。雪已經堆起來了，又不能到屋外去拾樹枝，我們不覺為難。幸而牆壁和屋頂，都是枯木砌成的，我們在不使屋子發生危險的範圍之內，抽出一些來燒火。我將樹枝放入爐內，點着火柴，枯枝便猛烈地燒起來。最初不旺，煙毳住了一屋子，我也不顧煙，眼裏流着淚，伏在地上，拚命吹火。狗兒們全圍到爐邊來，想焙暖冰凍的身體，加利先從主人的衣服裏伸出頭來，看見外面沒有危險，它便迅速地跳了下來，占據一個最好的地方，它那細小抖動的兩手，在熊熊的火傍烤着。

師父依照向例，在每晨出發時，總帶着大塊的麪包和奶油，他便分給我們吃。不過他只拿出一半來分配，我們各人只能得到一點。我彷彿有點不滿足，主人說：「從這裏到特華，恐怕尋不到住宿，而且我完全不知道這森林的路徑。森林中即使不下雪，也是容易迷路。所以沒有看準天氣，也不知道到第二個森林的路程，決不可出發。雪若是再不停，我們要躲在這裏一兩天，食物也得節省。知道嗎？」

雖然不吃飽，然而我們已經勇敢許多。我們有了避難處，能够烤火，只要等到雪停。難道雪真會連下幾天不停嗎？向着北風中無盡的路前進，還不如這樣挨一點餓好。我這樣安慰自己。但是向外一望，風兒靜了，大雪有如鵝毛。天空是看不見的地面受積雪的反映，比天空還要亮。不久三匹狗兒都在爐邊睡着了，我也照樣。今早因為一早起牀出發，所以身體一暖，就有點睡意了。在這裏看那不停的雪，還不如睡一覺，做那「白鳥號」的夢吧。

睡了一覺起來雪已經停了。一看門口積雪齊腰，已不知道現在什麼時候。師父也不能告訴我鑰匙。我們近來表演不十分順利，收入不能抵過在都魯斯的罰金，而且在前一個市裏，師父還給我買一件羊皮衣，就在那個時候，師父賣去從前叫卡彼香鑰匙的大銀錶。一望天空，也不知道時候，除了地面因積雪的閃映之外，四圍朦朧，空中只是處處呈着淡黃色，不見太陽在那裏。想側耳聽聽聲音，一切只有沈默，也不聞小鳥的啼聲。只有樹上滑下來的積雪，沙沙作響。師父在屋裏問：「克民，你想走嗎？」「我不知道，聽師父的命令。」「那麼，再住在這小屋中吧。這裏可以睡覺，還有火烤。」不過我獨自想：沒有麪包怎樣？「這雪還要下。若是離開這裏，在路上再遇到風雪，在黑夜中迷了路，一切都完了。」

我們就決定在這裏過夜。師父分給我們剩下的麪包，可是有限，決不能填飽我們的飢腹。狗兒們更感到不足，吃完了後，卡彼還站起來，用腳摸摸師父的布袋。因為食品總是放在那袋裏的。袋裏卻已是空空如也，卡彼只好不響。饑渴的瑞那還不答應，在那裏哼個不休。雪又愈下愈大，四圍的灌木，全埋在雪底。今天黑暗得很快，四周已經是辨不出東西了。夜裏雪還在下，從黑暗的天上，雪片還不斷地落到映明的地上，彷彿要埋沒這屋子似的。師父說：「克民，我們輪流守夜吧。你先去睡，等一會叫你起來，我再睡。這樣大雪的夜裏，當然不會有盜賊或猛獸，可是不要讓火熄了。若是睡着時火熄了，會凍壞身體的。雪一晴，要冷得更利害呢。」

我捲在焙乾的羊皮衣中，枕在坦平的石塊上，背向着火，睡得很舒適。給師父喚醒時，夜似乎很深了，雪已停了，爐火燒得很旺盛。『輪到我來睡覺了。你看着火，只要時時添柴便好，你看，我連柴都預備好了。』我一看，師父已經堆好樹枝。所以我不必離開火，到屋頂或牆壁裏抽柴。師父自然想得周到。然而那裏知道，因此會追悔無及呢？師父看見我很清醒，我開始服務，他拖着加利在火爐邊躺下了。不久，師父發出鼾聲，我蹣跚走到門口，探望屋外的情形。

雪埋沒了地上的一切，一望無涯，有似鋪着凸凹的白布。空中星星閃耀，在蒼白的雪光中，明滅若夢。寒氣凜冽，外面吹來的風，刺人肌骨。在蕭靜沈默的夜裏，我微微聽見那積雪冰凍的細聲。我想發見小屋，實於我們很幸運。若使尋不到這小屋，我們在森林裏過夜，那真不堪設想！我又輕輕地走到門口，狗兒們已經驚醒了。瑞那跟着我到門口，它看這莊嚴的雪景，自然沒

有什麼意思，立刻就厭煩了，想跑到屋外去。我做手勢阻止它。它才不高興地縮回來。究竟瑞那爲什麼要離開火修？其中去徘徊呢？它雖然聽從了我的命令，似乎不服，它的鼻孔，還對着門口。我望着屋外的光景，不禁感到悲哀，便折回到爐邊，添上三四根粗柴，坐在我做枕頭的石上。我望着美麗的火焰，卷升到屋頂，爆裂的聲音，驚破深夜的寂寞。我的身體，漸漸地暖和起來，眼睛也漸漸地閉上，不知不覺地，我失去知覺，已經入睡了。若是需要我時時起來拿柴，我決不會這樣糊塗地入睡吧，然而追悔無及了。

突然！狗吠聲驚醒了我，我直跳起來。屋子裏黑暗暗地。我一定是睡了好久了。火已經熄了。狗兒不絕地在吠喚。那是卡彼的聲音。可是沒有瑞那和朵兒的吠聲。師父也驚醒，爬了起來：「甚麼？克民，甚麼事呀？」「甚麼事？我不知道。」「你沒有入睡吧？火不是已經熄了嗎？」卡彼跳到門口去。可是不敢走出去，只向着屋外猛吠。我那時狼狽已極，無語可答。我聽見苦悶的呻吟聲，和卡彼的吠聲相應。我以爲那是朵兒的聲音，所以我想跑到屋外去。師父卻抓住我的肩膀，將我拖回來。「先燃着火！我聽從師父的吩咐，趕快爬開爐灰，還存着殘爐。我一邊添上枯枝，伏在地上，吹着了火。師父拿起一把燒着的樹枝，當作火把。」「走吧！跟我來。卡彼，你先走！」

我們剛要走出去時，聽得一聲可怕的獸聲，如雷震一般。卡彼一聽到這聲音，膽怯起來，躲在我们的腳邊，萎縮着不敢向前。「狼呀！瑞那和朵兒呢？」我難以回答了。瑞那一定在我睡着時，隨意跑了出去，朵兒學樣跟它出去了。兩匹狗不會是給狼拖去嗎？在師父問我時，我已經察出師父已想到這一點了。「克民，你拿火把！我們救狗兒去！」我在村裏時，時常聽到狼的可怕；可是我現在一點也不遲疑，在爐裏拿起火把，跟着師父就跑。

我們到屋前空林中去，不見狗也不見什麼狼。積雪上印着兩匹狗的足印。我們跟着這足印，圍繞屋子的周圍走了一週。忽然，狗兒倆的足跡紛亂了起來，雪印擲散，似乎是狗兒亂滾的痕跡。「卡彼，你去找找看！」師父叫卡彼去搜索，同時，他大聲吹起口笛，呼喚狗兒倆。然而沒有一點回聲。淒壯的森林仍舊緘默着。剛才唱着凱歌般啼號的狼，現在那裏呢？卡彼雖受了主人的命令，可不像平時那樣服從，它緊纏着我們的腳跟，絕不敢離開他去。我們手中的火把和雪光都不能照得遠。師父再

吹口笛。大聲地叫那兩匹狗的名字。可是師父的喚聲，只得了一聲反響，餘外又像死一般的寂靜。我真心痛如絞。師父太息說：「可憐的狗兒們！它們給狼腳去了！克民，你爲甚麼放出狗兒去呢？」我無言可答，只垂着眼睛。「我去尋來。」我想一個人去尋，但師父抓住了我的肩膀：「你到那裏去尋？」那裏……在那方面？」林密雪深，那裏能去找尋？積雪沒脛，火把的柴枝，也容易熄滅的，而且火光也有限。「我這樣呼喚，還沒有回答，那麼，兩匹狗是已經……被拖到很遠的地方去了。我們再不小心，那狼還會來攻擊我們，我們又沒有武器，得仔細提防啊！」這兩匹可憐的狗兒，是梅力班中不可缺少的主角，也是我不可一天離開的好友，這樣放棄了，是多麼殘酷呀！我感到自己的過失和責任，彷彿自己給狼抓去一樣的苦痛。若使我不入睡，我決不會讓它們到屋外去吧。師父向着小屋子回頭走，我默默地跟着他。我走一步回頭一看，想看看有甚麼東西，或是聽聽有沒有什麼響息。

我們回到屋裏，拋在爐上的枯枝，燃得很旺，滿屋子照得通亮。可是加利又不見了。包着它的毛氈，還在火傍，可是變成扁平的一堆，加利已經不在裏面了。我試喚它的名字。可是沒有它的影子。師父說，他起身時，覺得加利還在他的身傍。大約它是在我們到屋外去後，才不見了的。

我們拿起盛燃的枯枝，走到屋外。可是，沒有加利的足跡，也沒有它的影子。再回到屋裏，當它或者躲在枯枝的角上，所以搜遍全屋。我還騎上師父的肩頭，詳細檢查屋頂的枯枝。然而仍舊是徒勞。我們時時叫喚着加利的名字，但總不知道它在那裏。師父和我都絕望了。我對師父說，恐怕在我們出去時，加利也給狼抓去吧。師父說：「不，狼不會進屋裏來的，瑞那和朵兒自己走到屋外去，才給守候着的狼抓去的。只要在屋子裏，總不會有事的，加利大約在我們出去以後，害怕了起來，躲到別的地方去了。然而在這樣寒冷的氣候，到屋外去，加利怎能堪此。恐怕在沒有給狼吃掉以前，早已凍死了吧。我很擔憂。」

我們想再找找看，總找不見什麼，我總以爲加利給狼吃去了。師父失望地說：「我們等天亮再找吧。」「天亮在甚麼時候呢？」再等兩個鐘頭吧。」師父埋頭手中，坐在火前不作聲。我也沒有再向他說話的勇氣了。坐在他的身傍，只時時伸手向爐裏添柴。師父有時站起來，到門口望望天空，側耳傾聽外面，不久又回到原來的位，幽鬱地垂下頭。我想師父還是牽

性罵我一場，比這樣幽鬱地悲哀好。因爲我的過失，斷送了兩匹狗和加利，我將何以對師父呢？而且以後我們何以度日。我真是想哭。我熱望着天亮，等待兩三個鐘頭，覺得長遠而痛苦。彷彿長夜漫漫何時日的模樣。可是星稀天明，寒氣愈加刺骨。即使能將加利找出來，在這樣寒冷的氣候，它還能活到現在嗎？

師父在牆上抽出一根粗大的木棍，當爲武器，我也隨手抽了一根。卡彼昨夜雖然膽怯，今早卻勇氣煥發，候命前進。我們先在屋子左右找尋加利。可是尋來尋去，總找不到加利的足跡。忽然，那擡頭向天空間嗅的卡彼，高興地吠起來，它彷彿發見加利不在地上，而在高處。真的，我們朝天一看，屋子上有大樹的橫枝，給積雪壓彎，幾乎和屋頂相接。從這樹枝再望上去，在很高的樹枝分歧處，有一團黑而細小的東西。那就是加利！昨夜狼的啼聲嚇住它，它在我們出去之後，從屋頂逃出來，到樹上避難。現在任我們怎樣叫喚，總不答應，靜蹲在那裏。加利十分怕冷，恐怕凍死在那裏。師父喚了幾聲，它像不聽得。師父喚了四五分鐘，它還毫不動顛。我當它真的死在那裏了。

我請師父讓我到樹上去看看。師父怕我危險不答應。我說我在村裏時，攀樹有名，他才答應了我。我攀上那有積雪而不容登的大樹，到那樹枝分歧處。加利如死地蹲在那裏，可是它光亮的眼睛卻望着我，我才放心。它看見我，在枝上滑了幾滑，到了低處的枝上，跳上主人的肩頭，立刻鑽進主人的衣服裏去了。

尋到了加利，還要知道狗兒的下落，我們順着雪上的足印去尋。明亮的陽光下，兩匹狗的足印很明晰，我們發見昨夜可悲劇。那足印在屋後有六七丈長，突然消失了，以後是狼的大足跡，彷彿從森林那邊跳出來的。在狗和狼的足跡交雜的地方，積雪散亂，還有狗兒跌滾的痕跡，白雪上紛灑着紅色的血。這可憐的悲劇！我們沒有勇氣再找尋狗兒們了。它們是被咬破咽喉，拖到森林中去。現在早已飽了狼腹了。

現在我們得立刻給猴子取暖。倉忙地回到屋裏，爐裏殘火尚在，師父像嬰兒一樣抱着加利，給它烤手腳，我也將它的毛氈烤暖，包裹着它，讓它睡覺。可是現在加利所需要的，不止一張薄毛氈，它還要溫暖的睡牀，沸熱的飲料。然而我們沒有。我們有了火爐，已是大幸了。我們坐在爐傍，默默地望着爐火。『可憐的瑞那！可憐的朵兒！可憐的朋友們！』這是我們從心中發生

的叫喚。這兩匹狗兒，和我們患難安樂相共。尤其是我，師父在獄的那些日子中，它們是安慰我的摯友。現在它們因我的過失，而喪失生命！若使我能盡職，它們不會出去；即使讓它們走在屋子的周圍，屋子裏還有火光，那狼也不敢走近吧。我希望師父生氣大罵我一場。然而師父並不向我作聲。他只是垂着頭，望着爐火，連看也不看我。師父大概在想，他沒有這兩匹狗，不能表演，一切使他絕望了吧。

今天天氣真好，和昨天完全不同，反映雪上的白光，使人不能睜眼。師父常伸手到毛氈下，摸摸加利，也不能使它暖和。我將耳附在毛氈上，可以聽見加利寒顫的聲音。我們知道在這裏，它冰凍的血，決不能恢復原狀。師父站起來說：『我們去找到一個村落吧。加利在這裏一定要凍死了。走吧。』我們烘暖毛氈，緊裹着小猴子，放進師父的上衣裏，貼住在懷中。我們將要離開這小屋子時，師父悽慘地和牠告別說：『好貴的旅店啊！割了我的肉做宿費呢！』

主人走在前頭，我跟在他的背後。卡彼還呆立在門口，向着昨夜的悲劇發生地，默默地追想；我們去叫它，它才跟着來。我們現在發見從這林中搬運木材出去的車道，沿着走了十分鐘，到了大路上。剛巧有一輪運貨的馬車走過，車夫告訴我們再走一小時，便可以到村上去。我雖然提起精神前進，然而積雪齊腰，這條路決不是容易走的。我時時向師父問加利的情形，他說還聽見它在發抖。不久，看見前面的村莊，我們鼓勇氣加快腳步。

從前，我們無論到了那裏，總在村口或近傍，找一個便宜的旅館，住宿在那裏。今天我們一走進村，看見兩三間粗陋的旅店，師父睬也不睬。我們走到村的中心區，看見了一間金字招牌的上等旅館，師父堂皇地走進去，我驚異地跟着跨進去。師父看見店主，就不像往時在便宜旅店時一樣了，他放出『紳士』的態度，不脫帽子。大大方方，要一間有火爐的暖房。店主蓄着長髮，很是漂亮，雖然奇怪我們，但看見師父那種堂皇的模樣，又似乎很放心了，吩咐女茶房來，將我們帶到房間裏去。茶房燃旺火爐，師父立刻向我焦躁地說：『喂，趕快到牀上睡覺去！』我吃了一驚，望着師父。我現在肚餓，可是不想睡覺啊！『喂，趕快睡下去！』我只有聽從他的命令了。趕快脫去上衣，鑽到牀裏去，師父拿起輕鬆的鵝毛被，蒙蓋在我的身上。『好好地溫一溫吧，越暖越好。』

我想，我又不是害病，倒是加利，是應該暖一暖的。我路上走得很快，一點也不覺得寒冷。但是我只好不動，使勁地溫暖着身體。這時師父取出加利來，抱到暖爐前，將它反轉焙烘。茶房吃驚地望着，不久便走出去。過了一會，師父問我說：『怎樣，被中暖了嗎？』被中暖得很，我說：『熱得喘氣也不能了。』『那也好。』師父趕快抱過加利來，塞入我的被窩裏，叫我緊緊抱着它。玩皮的加利不大肯聽話的，但是今天由我們處置。我一抱它，它便緊緊貼着我，它不再寒顫了。可是它細小的身體，燙得像火一般。

師父到廚房裏去，拿了一杯加糖的熱葡萄酒來，讓加利喝一杯興奮劑。可是它緊緊咬着牙齒，不肯開口。它火紅的眼睛，可憐地望着我們，似乎叫我們不要再麻煩它。這時加利將它的小手，從被窩裏伸出給我看看。我奇怪地問問師父，師父告訴我說：『從前加利曾患過肺炎，那時獸醫從它的腕上放血，給它治好了。現在它知道自己又害病，想叫我們像從前一樣地，給它放血。』我覺得它又愛又憐，心裏非常難過。師父似乎也很難過，爲它的病擔憂。加利知道自己在害病，它平日最喜歡加糖葡萄酒，現在也不肯喝了。『克民，你喝了這酒睡覺吧。我立刻去請醫生來。』師父這樣說，走出去了。我很愛喝那加糖葡萄酒，現在肚子又餓，便一口就喝乾，蓋上被睡覺了。我覺得身體發熱，呼吸短促，覺得不舒服。

不久，師父帶着一位帶眼鏡的紳士回來。他便是醫生。師父不曾告訴他病人是猴子，因恐這漂亮的醫生不肯枉駕，只說有病人，便將他拖來。進來的醫生，看見醉酒的我，睡夢中滿面通紅，就走過來，將手按在我的額上，說：『唔，極度充血呢。』他側着頭想想，我怕他在我手腕上放血，只好開口了。『不是我害病。』『你不是害病？這是囁語，你的病可不輕呢。』『不是，不是。』我倉忙地坐起半身，指着懷裏的加利說：『先生，這小猴子害着病。』醫生向後倒退，生氣地回顧着師父：『是猴子！你拖我來給猴子看病嗎？豈有此理！』醫生非常氣，回頭想走。老人卻很鎮靜，先鄭重地挽留他，然後懇切地說明詳情：『大概昨夜遇到大雪，狗兒不幸給狼抓去，猴子上樹得救，可是卻得了一場大病的經過；以後接續鄭重地說：『不錯，病人是一隻猴子，可是它不比尋常，幾年來我養育它有似兒子，它成了我們戲班裏的名角，我不放鄉下的獸醫來醫它。大家全知道，獸醫是世上最殘忍的人。反之，醫生都是學識高深的國手，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若要請醫生時，就一定要請學識高明，人情深厚的先生。先生知

道，猴子固然是動物，可是它近似人類，猴子的疾病，也就和人類的疾病，相差無幾。那麼，在學術上的立場，也請先生實地試驗，猴子的病和人類的病是否相似的。這也不是很有意思嗎？」醫生聽了意大利人的好辨，又從門口回到睡牀前來。

梅力老人在說話的時候，加利似乎早已知道，這架金絲邊眼鏡的人，是來給自己醫病的。它將小手伸出十多回，懇求給它快點放血。「請你看，小猴子已知道你是醫生先生，伸出手來請你診脈，這是多可愛而伶俐的猴子呢。」加利的手腕，使醫生下了決心。「雖然不同，也許還有意思。」便開始給小猴子按脈。在醫生或者還感到趣味，我們卻十分傷心。診察的結果，說那正是肺炎復發。醫生用小刀切開加利的手腕，給它放血。它也不呻吟，忍受着痛。因為它想忍痛叫疾病快好。手術定了後，又將「芥子粒」貼在它胸上，給它吃藥水。當然我也不能上牀睡覺了。主人吩咐我看護加利。加利滿意我的看護，它裝出笑顏，表示感謝。我覺得它的目光柔和起來，從前它是活潑性急，專門和人家作對，一刻也不能安靜，現在彷彿變成好學生，非常地柔順馴服了。

我看加利的模樣，希望我們在它傍邊服侍它。但是它的病狀，按着肺炎的順序，逐漸加重，從那天下午起，它咳嗽了。咳得像要性命，因此它更是疲勞了。我的袋裏還有一角錢，我去買一點糖菓來給加利。它每當咳嗽時，我便給它一片。它知道了我的辦法，一想吃糖，就假裝着咳嗽。它非常愛吃糖菓。我知道它的狡計，不上它的當，它閃着眼光來懇求我，我裝着不聞。它到最後，咳嗽得很利害，似乎就要窒息死了。不久病勢愈加重起來，悲哀的結果在等待它。

我們在這裏逗留了兩三天，加利的病狀更壞。有一天早上，師父忽然吩咐我看住加利，吃過早飯回來時，對我說，今晚店主來要賬了，除了付賬以外，現在只存一塊錢，無法可施，所以他想在今晚出去表演一次。可是瑞那，菜兒都不在，加利害着大病睡在牀上，我們怎樣表演呢？

九 落魄赴巴黎

表演雖說不可能，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要救活加利的性命，總得要錢，便要在這村裏多住幾天，想到醫藥費，食宿費，

炭火費等，至少要二十圓才够。但是村小天寒，我們演員又不足，怎樣能發賺得二十圓呢？

我在看護着病人時，師父匆忙地出去，在市場的小屋中，看定表演處回來。因為天上下雪，我們不能在路上表演。自己吹着法螺，說要演夜戲，戲臺的佈置，和街上的招貼，全是自己趕做的，將最後的一塊錢買了蠟燭，每枝蠟燭切成兩段，於是每枝可做兩枝用。我從窗口處望見師父在忙碌着。他到底在想表演甚麼呢？我想到這裏，不覺痛心的很。

不久，村中帶着紅色軍帽的廣告匠，播着銅鼓，宣傳着今晚的噱劇。我從窗口伸出頭來一看，那人已到旅館的門前，敲着銅鼓，在引誘行人，又大聲地在述說戲目的開場白。他在大吹大擂着：『名震天下的把戲師』——那把戲師就是卡彼啦！——『號稱神童蓋世無雙的少年音樂家』——這神童就是我。而且門票沒有定價。說是看過之後才收錢，隨意看客賞賜，表演中若和廣告不符，一文錢也不要。我想這太大膽了。看客如肯賞光我們才好，然而……說卡彼是名震天下的把戲師，還有可說；但是，我這『神童』……自己也抱歉。

聽見了響亮的銅鼓聲，卡彼歡喜得叫了。加利也忘記疾病的痛苦，爬到被面。它們倆全知道這銅鼓的聲音，是報告我們的表演吧。加利用無力的足幹，搖擺地想站起來。它不讓我制止，反而作勢向我請求，拿出它的英國大將軍服來給我。我向它搖頭，它又合着掌，跪了下去，向我哀求。它平素最不願穿戴表演，現在這大病中，倒想穿戴起來，參加表演呢。我對它又愛又憐，心裏難受之至。我總不肯答應，它生氣了，最後竟流出眼淚來。依此下去，恐怕它今晚一定不能斷念的。我想我們走出旅館，還是別讓它知道好。

師父卻完全不知，他一回到旅館裏來，便吩咐我將豎琴和必要的道具準備起來。加利聽得這話，立刻又熱心地向着師父哀求。它口裏雖說不出話，可是那聲音的調子和抑揚，顏面的表情，身體的搖擺，比口裏說出的還要感動人。它眼裏流出真誠的熱淚，纏住師父的雙手，不斷地接吻。師父靜靜地問：『你這樣想登臺嗎？』『不錯，我懇求你，我希望登臺。』它口裏雖不會說話，可是它的神情，這樣作答。『但是你是害着大病呢！』它彷彿凜然地說：『不，我已經不是病人了。』師父不容易流淚，現在眼裏也潮濕了。這時情景可憐的很。我們願意允許加利，然而今晚讓它登場演藝，那簡直是叫它到地獄去。

不久，我們應該到市場去表演。我恐怕爐火息滅，加上一些粗大的柴，又含着淚，好容易叫加利再鑽進被窩裏，然後我們帶着卡彼出去。在途中，師父教給我的扮份，缺少了三個要角，戲當然不像從前那樣的演法了。只有我和卡彼兩人，要盡力地去賺到二十圓。我們不禁擔心。

到了市場的戲臺上一看，一切準備齊全。只待點起蠟燭來。但是這蠟燭也不能隨便點燃；在觀眾還沒有到齊，先點了起來，表演到半途，蠟燭點完了，那才糟糕呢。我化裝完畢，和卡彼躲在臺柱後，窺探觀眾的多少。銅鼓的聲音，越響越近，我還聽見嘈雜的人聲。那是村裏的小孩子們，約有二十人光景，隨着銅鼓來了。鼓手走進市場，站在進口地方兩枝蠟燭間，又是大吹大擂起來。我們待着觀眾，然而這也不能放心的。從臺上一望，人數還多，可是全是小孩子，而且多是頑童，乘着不收門票的機會，一半是來開玩笑的。別說二十圓，要從這種觀眾手裏，得到兩圓也難呢。不怕人數少，只要有幾位豪華的觀眾。

點起蠟燭，戲臺上也熱鬧起來，但是豪華的觀眾，並不見得多，不過一想到有限的蠟燭時，我們不能空等了。也不顧來客的多少，準備開幕。我最先出場，和着豎琴，唱了兩曲流行歌。觀眾卻並不喝采。幸而我有自知之明，他們不喝采，我也不覺得難堪。可是今晚觀眾這樣冷淡，使我非常失望，這樣看來，觀眾恐怕不會慷慨。只想醫治加利，我才熱心地拚命歌唱，但是沒有一個觀眾當我是什麼神童。我失望地下臺，接着是卡彼登場。卡彼要比我幸福。它博得觀眾無數的喝采。我也不能因為沒有人家喝采，就不出場，我和卡彼兩人，輪流登場。托了卡彼的福蔭，觀眾還像滿意。我們在拍掌和頓足之中，演完預定的戲目。

我們要收錢了。在師父的伴奏中，我一個人跳着西班牙舞，繼續表演。這時卡彼啣了那照例的圓盆子，在觀眾席中轉來轉去。能順利地湊到二十圓嗎？我擔心得很。然而我還裝着笑，向觀眾舞個不休。我辛辛苦苦，可是卡彼還沒有回來，所以我也不能停住。卡彼從容地在觀眾之間環繞，看見不賞錢的人，它照例一隻腳拍拍那人的口袋，要他拿出錢來。

等到卡彼回到戲臺上來，我正想停舞，但是師父卻做記號，叫我再繼續舞。我就一邊舞，一邊走近卡彼，看見圓盆中僅有六七圓的樣子。師父也看明白了，立刻停止音樂，他站起來，向着觀眾說：「諸君！今夜的戲目雖畢，可是蠟燭還有得剩，諸位也像餘興未盡。現在我們再來一樣，我唱一節歌劇，是從前記住的。煩諸位清聽，若是能使諸位悅耳時，我再叫卡彼踵前領教，敬

請諸位慷慨解囊。尤其是頭一次沒會施捨的諸位，請特別先爲預備，現在我先向諸位聲請一句。」梅力是我學歌的師父，不過至今我不曾聽過他在表演中自己出來唱歌。我似乎有點不放心。師父選了兩節誰都知道有名的歌劇曲，特別唱了其中更聞名的歌詞。一節是「約瑟夫」的情歌，一節是「李沙」中最有名的「喲，李沙，我的王！世界遺棄你了。」我雖然不能判斷歌曲的好歹，可是第一次在戲臺上聽見師父的歌唱，我非常感動。躲在一角，靜聽他的歌聲，我不禁眼裏流出淚了。

我在淚眼朦朧中，看見第一排椅子上，有一位年輕漂亮的女人。她在每一曲完後，總熱心拍掌。我早就留意她。她的服裝和容貌，可以看出來她是漂亮的貴婦人，穿着我從未見過的皮大衣——那大概是獺皮吧。我只當她是村裏富人家的太太吧。她的身傍還有一個小孩子，他們面貌很像，大概是母子吧。這小孩子也熱心地給卡彼喝采。

第一回的情歌完後，卡彼拿着圓盆子去募款，走到那女人的面前時，我意外的失望，她一個銅板也不拿出來。第二節曲完了時，那女人向我招手，我就走近她。「我有事想和你主人談談。」我吃了一驚。這漂亮的貴婦人要和我的師父說話，有甚麼事？若是要給錢，只要擲在卡彼的盆子裏就行了。然而又不好問她，我只得跑到主人那裏，去告訴他。這時候卡彼也啣了盆子回來了，盆裏的錢正和第一曲完了時，同樣的有限，兩次合計還不到十圓。不能給加利醫病呀！師父聽了我的話，不高興地繃眉說：「要看我有什麼事？」她說有話要和你談談——「我沒有什麼話好說呢。」「她沒有給卡彼東西……或者是賞錢給我們吧。」「那麼，叫卡彼去就行了。」師父口裏自語着，便帶着卡彼走出來，我跟他背後。這時有一個用人，拿着燈籠和圍巾，來接她回去。師父走到她的面前，冷淡地點一點頭。那女人鄭重地說：「勞你的駕。但是，你的唱歌使我感動得很，所以我想直接向你祝賀並謝謝你。」師父默默地不答。女人又接着說：

「實在我也是音樂家。我能聽出你是歌唱的名人。」我的師父是名人，這教練動物的把戲師是歌唱的名人，我莫名其妙。師父聽她稱讚，也並不歡喜。「我這樣的老頭子，受不起名人的稱呼！」我也不用打聽你的出身，不過你……」「不，我的出身，並不可以使你好奇的。也許你突然聽這平凡的把戲師唱了幾聲，所以有點驚奇吧了……」「我真佩服。」話也說來很長。可是我也不是生就走江湖的把戲師。這是很長遠的話了，我年青時，在那唱歌的名人家裏幫幫忙，所以就像鸚鵡學舌

般地記得了幾句，現在隨便唱了出來吧了……反正我只是一個走江湖的把戲師。」那女人呆着不講話，顏色彷彿不信。終於她用力地說：「先生，以後怕還有看見你的機會吧，我今晚心折之至，再會吧！祝你前途幸福！」她說後，向着卡彼，擲一個金幣在盆子裏。我以為師父要將這貴客送到門口的，可是並不這樣。不久，那女人走遠了，我聽見師父用意大利話在自言自語。「師父，她給卡彼一個十圓金幣！我這樣嚷起來時，師父生氣地，想要打我，又突然縮手，像夢中醒過來似的。」十圓金幣——不錯，我幾乎將加利忘記了。趕快去看它罷。」我們將東西收拾好，匆忙地跑回旅館去。

我跳上樓梯，最先跑進房去，爐中殘火尚在。但是不見加利的影蹤，我急忙撥着火柴，點亮蠟燭。原來它躺在被上，方才似乎自己起來化裝過，穿着陸軍上將的軍服，連我走進房間也不知道，它睡得很熟。我想別驚醒它，便蹣跚走近牀邊，靜靜地握起它的手。誰知那手已經冰冷。這時，剛巧師父跨進來，我倉皇地說：「師父，加利冰冷了！」師父也趕快一摸。

「呀！已經死了……誰也料不到的。克民，這是從蓬島夫人的手裏強奪你來的報應吧。瑞那和朵兒給狼吃了，現在加利也死了。事情恐怕還不止如此，這是天意啊。」師父的老淚縱橫着。

我們離開巴黎還很遠呢。我們帶着悲哀，離開村子，迎着北風出發了。老人在前，我和卡彼跟着。我們排着這樣的行列，不知走了幾個鐘頭，也不會說半句話，寒風刮面，口唇凍得蒼白，鞋底濕透了，鞋重腹空，我們全想臥倒了。途中相遇的農人們，彷彿莫明其妙，目送我們行列的經過，他們疑惑這高大的老頭子，帶了這小孩和狗，到那裏去呢？我覺得默默前進，很痛苦。我真想講話，好轉移心情。但是我找話對師父說，他只回答我一兩句，又靜默了，而且他自己也是決不回頭來對我講半句話的。倒是卡彼常來安慰我，跑來舐我的手，它好像是在說：「你還有卡彼在你的身傍，別忘記它啊。」我拍拍它的頭，我們互相鼓勵和安慰着。狗的心是和赤子之心一樣呢。

卡彼從前是同類中的首領，沿途監督着其餘的狗兒，它養成了這習慣，現在時時停步回顧。然而它立刻想起朵兒和瑞那都已死，便悄然跑到我們前頭，回看師父的臉孔，似乎告訴他說，伴侶沒有跟來，它不再負責。我看見那卡彼悲哀的眼光，不禁心痛欲裂。而且沿途的景色，也使我們顛覆。白銀世界，一望無涯，田園和牧場，全悄無人影，萬籟俱絕。只有那覓食的鳥兒，在

高樹上悲啼。鄉下人都緊閉門戶，躲在爐傍，外面一切如死。我們在夜中，尋着人家置物的房子或牛欄度夜，有時躺在曠野中的羊欄裏。一天只吃一次薄薄一片麵包。偶然在羊欄裏，雞在羊羣中睡覺，因了羊兒們的溫氣，我們在夢中不致凍醒。而且現在正是牝羊育兒的時節，牧人看見羊乳太多，就讓我到羊的奶頭去吸飲。我們不肯說餓，師父看見我在拚命地吸乳時，他對牧人說，這小孩子從小在鄉下，喝着羊乳，所以到現在還想喝的。確我很喜歡羊乳的。在喝了羊乳的第二天，我總精神抖擻。

我們漸近巴黎。路傍的里程標，熱鬧的交通，都告訴我們知道了。雪已融解，路上泥濘得很。我們雖然接近巴黎然而這裏鄉村的外表，也未必漂亮。我從小聽說，巴黎是世上的花都，所以我當那裏總是神仙做成的都市一樣，有黃金的樹木，黃金的高塔，路旁排列着大理石的宮殿，還有穿着燕尾服逍遙街上的居民。我想早些看見黃金的樹木，趕快前進。可是我想我們到了巴黎，如何度日，又憂愁起來。我幾次想問師父，終覺得難以出口。

我們下坡，走出一個大村子，停了一下，這時我看見了遠遠的天空，籠着黑煙，隱約地看到高高的屋頂。我知道這是一個大城市。師父停住了，等我走到身邊時，他似乎有話要說。克氏從此我們和以前一樣的生活告別了，四小時後，就到巴黎了。我不明白這句話。可是我這時的心中亂跳，叫起來說：「呀！望過去就是巴黎嗎？」師父說：「不錯。」那從層雲裏漏出的陽光，輝煌地映着那金塔。師父接着說：「到了巴黎，我們要分手了。」當時我覺得眼裏發昏，似乎落入茫茫的黑夜裏，再沒有黃金的樹木，也沒有其他的一切。師父看見我臉蒼白，便悲傷地說：「你似乎很傷心吧。」我勉強地說：「師父要和我分手嗎？」「呀！你太可憐了！」師父的聲音也很勉強，他的眼中，映着淚光。我好久不曾聽到師父這樣同情的言語了。「呀！師父真是好人！」這是從我的心底叫出來的聲音。「你也是一個好孩子。將來你總會明白：人生有時非同情不可的。當生活安樂的時候，誰也不會顧到，但到了生活不幸時……像風燭殘年的老人，沒有一個可依靠的人在身邊時，他多麼憂愁和難過啊。我現在也只有你了。你現在聽着我的話，就要下淚，你的淚珠，便是安慰我的寶物啊。你那柔和的心腸，實在使我安慰。」我心中塞住，說不出話來。老人說：「然而，最可悲傷的，人們的聚散，是不由自主的。」我膽怯地問：「呀，師父想丟我在巴黎嗎？」「不，我那裏能將你一個人丟在巴黎呢。我對於可憐的你，負着責任，決不會那樣的，記得蓬島夫人要將你領去，將你好好地養育時，我曾經

立誓要將你養成一個有用的人。我決不會食言的。可是你知道一切事情都不如人意，我們無法長此下去，所以我說我們要分離。但是，分離並不會長久的。你想，在這樣寒冬，我們還有三四個鐘頭，就要到巴黎，貴重的演員都已喪失，現在只存卡彼，我們還能表演嗎？」

卡彼站在我背後，它聽到這最後那句話，便走到我們面前，站起後腳，一隻腳舉到耳朵邊，行着軍禮，立刻又放在胸前，好像它情願効勞。但是現在在卡彼の忠心，對我們也沒有用處。師父停了一停，摸着卡彼說：「你也是好狗兒，然而卻沒有一個看客知道你呢。我們雖然流着血淚，熱心表演，他們不看，也是枉然的。」我也插嘴說：「真是這樣的！」卡彼獻技時，只有頑皮的小孩子們擲過來些果皮吧。冒着風雪，一天忙到晚，至多也只掙得五六角錢，那裏能養活這一家三口呢？」「可是我還有豎琴呢。」「要是再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小孩子，那就好了，不過像我這樣的老人和一個小孩子，人們是不睬的。若是我老得龍鍾不堪，加上瞎眼，給你牽着在街上求乞，那又是另外了。像巴黎那樣的地方，要不是特別的殘廢者或是奇怪的，決不會惹人注目的，但我寧死也不願去討飯的。我想在這個冬天，不至餓死，先將你寄在別一個把戲師父那裏去。你只要和其他的小孩子們，一起彈彈琴，在街上走走，他是可以給飯你吃的。你的豎琴也有用處了。」我不留心說出豎琴來，誰知道卻會造成這事呢。

師父又立刻接着說：「我向那裏賣藝的意大利小孩子們，教教豎琴和凡華林，也可過冬，而且預備在這時期中，訓練幾匹狗兒，來代替瑞那，朵兒，明春再和你在一起，過從前一樣的生活。從此永久不會離開了。我們奮闢上去，總有一天會交好運的。只要一時的忍些痛苦。我們這樣做，明春我帶你到英德諸國去。這樣你長大起來，得到種種人世的經驗了。我盡我可能，教你活的學問，使你能成爲獨往獨來的大人物。這是我的希望。而且我已經對達島夫人說過，我一定要那樣做呢。你現在可以讀寫法文了，也懂得意大利語和英語，像你這樣的年紀，這樣也可滿足。而且你還養成緊要的忍耐和勇敢的氣性。現在你暫時耐苦吧，克民，暫時的離別，我們盼望將來吧！」我想，就現在的境遇來說，這固然是很好的辦法。可是事實不是這樣的。和師父離開，去跟把戲師父，我終日想到這兩件事。記得我在村鎮裏，幾次遇見把戲師父。他們非常殘酷，手裏拿着木棍子，打擊買

來的小孩子們，雖然同是把戲師父，然而並不像我的主人。他們全是殘酷暴戾，酗酒罵人，一股下流的氣息。要我做這樣把戲師的徒弟！即使他們並不十分殘酷，然而我又那能不傷心呢？我從慈母的懷裏，被奪了出來，現在又要分別這嚴父一樣的師父，我總不能和親愛的人在一起嗎？我沒有父母和家庭，總是孤單地，一生像漂流的浮萍嗎？我的心裏，有許多話要對師父說，可是總說不出口。我只好聽着師父的吩咐，勇敢地忍耐着，準備到別一個把戲師那裏去。我不能現在裝出不樂，叫師父痛苦。

我默默地跟着師父趕路，不久到了一條大河邊，渡過了一條泥濘的橋。又到了一條旁多狹弄的街上。我看見大路上時有運貨馬車經過，屋子漸多，我們走到一直長的道上。這道路的兩傍，全是這污穢難看的屋子，絕不能和里昂都魯斯或波爾多的相比。道路的兩旁，融雪泥濘，積雪上面，還有爐灰，爛菜，塵芥等類的東西，惡臭撲人。馬車在街上來往如織梭。『師父，這是那裏？』這就是巴黎了。『巴黎！』我大吃一驚。大理石的宮殿，着燕尾服的行人，全不瞧見，我夢想不到，巴黎竟是這樣污穢的地方。在這樣的巴黎，我要和師父，還有卡彼分開了一個人度過淒涼的冬天！

十 死後的祕密

越走上前，越出我意外。路旁污水四流，惡臭撲人。馬車過處，飛濺着泥水，撒遍兩旁商店粗陋的玻璃窗上。當我的幼年時代，巴黎確是這樣的。我們到了一條還可以一看的大路上，路傍的人家和商店，也漸漸地像樣了，轉了幾個灣，我們到了一個很難堪的地方。狹窄的街中，兩傍是又高又黑的老房子，街中淌着污水。小酒鋪子的前面，男男女女都站着痛飲。

梅力老人認定目的地，分開如織的行人，一直前進，我也緊跟着。『當心着別迷路呢。』主人時時回頭說。我早已拚命地抓緊主人的衣角，跟着在走。橫過空地，走入一條小橫巷裏，到了一處黑暗的地方，我們停了下來。那裏永遠沒有陽光，又髒又穢。惡臭直衝入鼻子裏。這樣不堪的地方，我真從未到過。師父看見一個男子，他手裏提着燈籠，到壁上去掛一件襤褸的衣服，便問他說：『開爾在家嗎？』那男子說不知道，叫我們自己上去看，到那樓梯上最高盡頭的房間。『我對你說過的那把戲師父，就是開爾。』師父走上樓梯了，我也跟着，樓梯又很污穢。到巴黎後看到的一切，都是使我沈鬱。我懷疑着開爾是怎樣的人。

物呢？

我們走上四層樓，師父並不敲門，只推那正面房子的房門，我看見房間中沒有一點裝飾，只排列着十二張粗糙的睡牀，白色的牆壁，已給煤煙和塵埃熏得漆黑；壁上到處是塗鴉，各處還穿着洞孔，彫刻着很多的字畫。師父跨了進去，問：「開爾在家嗎？屋裏太黑了，看不見甚麼……我是梅力。」今天是陰天，屋裏牆邊只有一點煤油燈，是不能望見四周的。「師父不在，還要兩個鐘頭方才回來。」有微弱的孩子聲，這樣從一角發出，一個大約十一歲的孩子，蹣跚地走近我們，他狀貌奇怪，頭大無比，好像我們在漫畫裏看見的一樣；他的面貌上，有苦痛和溫和的表情，眼睛和身體，都有絕望和失意的樣子。他那潤澤溫柔的大眼，和那愛嬌的口，很足惹人憐愛。師父問：「過了兩個鐘頭，他一定回來嗎？」他到吃晚飯時，一定回來的。師父總是監督着給飯我們吃的。「好，我兩點鐘後再來吧，他回來時，你告訴他，梅力老人要來看他。」小孩子答：「知道了。」

我想跟師父出去，師父阻止我說：「你留在這裏，休息一下吧。」他這樣說後，看見我懷着恐怖，顏色蒼白，便接着說：「我一定要回來的，你放心好了。」我雖要休息，也想跟師父出去，可是我對於師父，總是唯命是聽的。小孩子聽着師父下去，等了一會，足音不聽見了，就有意大利話對着我說：「你才從鄉下出來嗎？」師父雖教過我意大利話，我也聽得懂，但是我還不能自由應用，所以我用法國話對他說：「不。」那小孩子悲傷地睜大了眼，太息說：「我希望你是從鄉下出來呢。」「鄉下你的故鄉在那裏？」我的故鄉是屈奴啦，我希望你會帶一點故鄉的消息來……」「但我是法國人呢。」「這樣那就好了。」「你不喜歡意大利人嗎？」並不是。如果你有意大利人，那麼你一定是來給開爾師父做徒弟的，到他這裏來，總是不幸的。」我聽這話，不禁寒心，便問：「那師父很殘酷嗎？」小孩子雖然沒有回答，他的眼中，卻充滿着恐怖，已經告訴我了。他不大高興談及師父，背向着我，走到房門那一端的火燈那邊去了。那裏燃着舊木頭，燈上放着一隻大鍋子。

我也因為取暖，走到燈旁，回頭一看，那是一隻奇怪的鍋子，鍋蓋當中，插着一根管子，噴着蒸氣。蓋的一邊，用鉸鏈釘住，另外的一邊，下着鎖，使得揭不開鍋蓋。我問：「這鍋子爲甚麼要上鎖呢？」因為不讓我渴湯了。我不禁笑出來，那小孩子卻傷心地說：「你笑我饑餓吧，但是若使你成了我時，你也要像我一樣。我也不是貪嘴，可是肚餓，沒有法子。而且聞着這管中噴

出來的香氣，我更餓得要命了。』但是你們的師父，不給你們吃飯嗎？』『你來做了我的夥伴，就會明白了。他並不是不給飯吃，可是那刑罰太重。我現在正是挨着刑罰呢。』『刑罰罰你挨餓嗎？』『讓我就告訴你，開爾是我的伯父，他可憐我，才帶我出來。我家裏只有一個窮母親。去年，開爾到鄉下來買小孩子時，說替我家減少食口，所以將我也帶來入夥。母親雖不放手，但我是六個兄弟中的大哥，所以沒有法子。記得分別時，母親抱着我哭了，我的妹妹也不讓我走，這小妹妹從小是我抱大的。』他停了一停，不覺淚如雨下。『弟弟們也哭……』

他再也不能說下去。我也嘗過這離別的苦痛的。記得那時在山頂下望，看見母親的白頭巾時，我那時的悲傷，終生將銘心刻骨的。他說：『我的名字叫馬撒。』

馬撒用手拭淚，繼續說他自己的故事：一共有十二個小孩子，從意大利帶到法國來。有一個小孩子，在途中生了病，被丟棄在慈善病院中，到巴黎時，只剩十一人。到了巴黎後，身體強壯的，就被派作火爐工，或煙囪掃除人。其他的人，每天被派到街上去賣歌，或彈格他琴，曼陀琳或豎琴等。馬撒身體也好，而且拿着樂器到街上彈唱，又嫌樣子不大好，所以就被派帶了兩匹會玩把戲的小鼠，到人家的門口或熱鬧的地方，一天要賺六角錢。

『每天賺不到六角錢時，缺少多少，就用皮鞭來抽幾下，這是此地的規矩，姓兒也不能例外的。喂，別偷懶，勤勉服務吧！』他被逼出去掙錢。可是一天掙六角錢，總不見得容易。爲了皮鞭，卻沒有法子。其中有一個和他大小相似的小孩子，也是被派着玩小鼠，每天要賺八角錢，然而那小孩子卻能如數繳到，所以伯父對馬撒不高興，對他殘酷。『馬撒，你爲甚麼那樣笨呢？』

他給人家這樣一說，很覺痛苦，所以馬撒要知道那小孩子怎麼做，有一天偕他一起出去，馬撒又告訴我那時的光景：『我立刻明白了，爲甚麼那小孩子每天能掙到八角錢以上，我卻連六角錢還賺不到。夫婦並走的人們，或女小孩子給錢時，大概都是說，『這是給那個好看的小孩子的，不是給這難看的小孩子的。』他們所說難看的小孩子的，指的是我。從此以後，我決不和別的夥伴出去了。被皮鞭抽打，固然是痛苦，但是在街路的當中，給人家嘲笑自己，我更覺難受。你斷不會有過這樣丟臉的事吧。』

我不做聲。馬撤又接着說：「師父看見打我無效，便改變方法，他說：『打你的身體無效，餓你總成功的。』從此他就照我掙不到的欠額，遞減晚飯的馬鈴薯。但是我雖然怕挨餓，錢仍舊掙不到。雖然我站在人家的門口，告訴人們。若是不把錢給我時，我今晚要沒有飯吃，可是誰也不肯因此慷慨解囊。」我問：「那麼，要怎麼樣他們才肯給錢呢？」「人們只爲了自己的高興，才肯施給別人金錢。像我這樣爽直的人，便決不能討到一個銅板。我到如今有四十天，只吃一些剩餘的馬鈴薯度日，餓得皮包着骨一樣。這幾天來，每當我出去討錢時，他們全指着我說：『瞧，那邊走過一個風乾的孩子呢。』因此，近鄰的人們，可憐我起來，他們一遇到有殘菜剩飯，便喊我進去，拿給我吃。我肚子既可以吃飽，回家又不用挨打，這是多麼幸福啊。但不幸有一天，我正在水菓店前嚼着殘羹時，給師父看見了。師父生氣得很，從此不要我出去。派我守在屋裏看家，專做晚飯的湯菜。又恐怕我會偷吃，所以鎖上了鍋蓋。他在早上沒有出去前，先將肉、野菜、湯水配好，鎖上了鎖，再交給我。時候一到，我升火煮起來，但是可望而不可即，我太難過了。單只聞聞香氣，沒有吃到，所以我變成這樣蒼白了。師父到晚飯時，還不給我吃呢。你瞧我臉色很蒼白吧。這裏沒有鏡子，所以我從來不曾看過自己的面色，可是我自己知道的。」我雖然不明世故，但是還知道對着病人本人，不該說出實情，所以就說：「那也未必。」「你說得好，但是如果我像死人一樣，倒是好了。我真的想，自己成了一個大病人，比現在倒好得多呢——」我吃驚地望着他。「你自然要奇怪，可是我實在那樣想啊。」他苦笑了一下，又說：「我成了一個大病人時，師父就會將我送入慈善醫院，或是拋開，讓我自己死去。我若是死了，也勝於這人間地獄；若是進了慈善醫院，那自然更好了。無論什麼，都比現在好。」

我對於慈善醫院那樣的地方，是寧死不願進門的，但是他卻自己希望着進去，我很驚異。他更繼續說：「從前，我曾進過慈善醫院。那裏的醫生，時常將破碎的糖粒，分給我們吃。買破碎的糖粒，是很便宜的。但味道還是一樣地好吃。那裏的看護婦溫柔地對我們說話：『這樣不要動，好孩子，伸出舌頭來看看呀，可憐的好小孩子！』我聽見這話時，總想哭出來呢。——想哭的時候，我總當是幸福的。這不是好笑的事情。母親和小妹妹，全溫柔地對我說話，所以我聽到溫柔的話時，好像回到母親的身邊一樣。我想，快點生病就好了。可是又很不容易生病。記得一星期前，師父用柴昇，在我頭上打了一下，你瞧，這裏不是有

一塊白色的腫痕嗎？昨天師父看見時說，這是很不好醫的疔疤啦。我不知道甚麼叫疔疤，可是這痛得很利害，尤其是在晚上痛得不得了，所以我總在牀上呻吟。終夜呻吟的綿羊，要被趕出羊欄的。師父對於夜裏呻吟的孩子，更是虐待，所以在這兩三日內，他一定會將我丟到醫院裏去的。所以，你別客氣，老實告訴我，我的面色究竟怎樣？」

他這樣說過，走近了我，又對着我。我不忍再說假話了。他眼紅如火，雙頰蒼白，口唇灰色，簡直像餓鬼一樣，我不禁打了一個寒慄，可是也不能將心裏所想的話，老實地說出來。「我也……想……你……可以進醫院去的。」「是嗎？你也到底說真話了。」馬撒又是苦笑，立刻似乎才想起什麼。「喲，我得趕快！師父要回來了！我非得預備晚飯不可。」馬撒說時，一面趕快擺桌子。我望着馬撒在桌子的周圍，匆促地拿着叉盤，丁東作響，排下二十個盤子，我不禁又吃了一驚，難道這裏有廿個小孩子嗎？牀舖僅有十二個，那裏能睡下二十個人呢？那牀舖也很簡陋，牀上只蓋着一張馬欄裏用舊了的紅氈，給馬蓋也失了功效。拿來給小孩子蓋，決不能抵禦這樣的冷天。我吃驚地問：「到甚麼地方去，全是這樣嗎？」「到甚麼地方去甚麼呢？」「把戲師父的家裏。」「我不知道別處的家裏，但若是你要做人家的弟子，那末請到別處去好。別處總會比這裏好。」可是我不知道別的地方在那裏，而且我也沒有法子，可以轉變梅力老人的決心。

我正在沈思中，門開了，跑進一個小孩子來，一手抱着凡華林，一手拿着一片木板，似乎在破柵上拔下來的。火爐裏燃着的，也有和這一樣的木板，所以我當師父叫他們這樣準備柴薪回來的。「那塊柴給我好嗎？」馬撒這樣說着，走近那小孩子的。「不。」那小孩子將木板藏在背後。「若是你給了我，我可以將你的湯，做得好吃一點。」「我不是爲了要吃好湯才拿來呀。我今天只掙到五角二分錢，所以就拿了這個來，補充那不足的八分錢。我不能給你呵。」「那樣的木片，能值八分錢嗎？看你又將挨師父的一頓痛打了你看！」馬撒的話，那樣沒有同情心，我吃了一驚。然而久處壞的環境中，自己不覺也感染了，那是當然的事。

約有十個孩子，陸續地回來了。拿着樂器的孩子們，將樂器掛在自己牀邊的牆上。帶着小鼠子出去的，從袋中取出那小動物來，各自關到籠裏去。末了，我聽見一個粗重的足音。我知道是開爾師父了。他是一個倔強的男子，血色旺盛，身材很矮。他

慢慢地走來。他不和普通的把戲師一樣，穿着意大利人的服裝。他只穿着一件灰色大衣。師父最先瞧見我，他那非常光亮的眼光向我一看，我的心也冷了。『在那裏的孩子是誰？』馬撒鄭重地回答他，說那是梅力帶來的小孩子。『甚麼？梅力到巴黎來了？他有甚麼事來找我呢？』『我不知道。』『當然我不是問你。我問在那裏的孩子，喂喂！』『我的主人就要來，他自己會告訴你。』我避開了直接回答。『看你倒是很精細呢。你不是意大利人吧，你的模樣……』『不，我是法國人。』

那師父一進來時，有兩個小孩子，走到左邊和右邊，似乎是在等候師父的吩咐。我不知道這是甚麼道理呢？我好奇地望着他們，一個是預備給師父接帽子，將牠掛在牀鋪上，一個推椅子去給師父坐。他們那樣地鄭重慇懃，使我吃驚，同時我還看見其他的小孩子，也一樣戰戰兢兢地在服事師父。師父剛坐下，第三個小孩子，拿起裝好的大煙斗，恭敬地獻給他。同時，第四個小孩子，擦燃火柴，戰慄地給他點煙。師父將煙斗拿近那燃着的火柴，卻皺着眉說：『這那裏來的臭硫黃氣，畜生！』劈頭這樣罵了一句，搶過那根火柴，擲入火爐裏去了。那小孩子戰慄地再擦燃第二根，這次他等到火柴頭燒盡後，再遞上去，可是師父又瞪了他一眼，用煙斗打落那火柴。滾開笨貨！這樣罵了一聲，向着其他的一個小孩子，帶着笑容溫柔地說：『孩子，你給我點吧。你是好小孩子。』那小孩擦燃火柴遞給他時，開爾很高興地，吸起煙斗來，向大家看了一週。『大家過來，算賬了！馬撒，拿過賬簿來！快一點！』

馬撒拿過一本骯髒的賬簿來，遞給開爾，他一面翻開，一面望着排在前面的小孩子們，向那第一次點火的小孩子招呼一下，那小孩子輕輕地走向師父。『你昨天還欠兩分錢，說定今天要繳還的，瞧，你今天掙了多少錢回來？』小孩子面色蒼白，不能作答，寒顫地說：『欠兩分錢……』『又是欠兩分錢？虧你再能出口，是不是還了昨天的兩分錢，今天又欠兩分呢？』『不能……今天也欠兩分……』『甚麼！欠了四分嗎？這畜生！』『但是，這不關我的……』『不關你的事縱容了你，還當了得留心這裏的規則！脫光了衣服知道嗎？昨天的兩分和今天的兩分，讓我痛打一頓，今晚你也休想吃飯，喂，李喀特，拿皮鞭來！你是一個好小孩，我就將這皮鞭賞給你，讓你行樂吧。』

李喀特將掛在牆上的皮鞭，取了下來。那根皮鞭，見了也令人寒顫的。那欠着四分錢的小孩子，脫了上衣，褪落襯衫，赤

裸了半身，戰兢兢地站在師父的面前。『且慢！』師父殘忍地笑着說，『還有像你一樣的人呢！總之這樣的就給你們有趣，而且也不用李喀特費事！』

那些小孩子，保持着立正的姿勢，站在師父面前，對於這殘酷的娛樂，只有苦笑。師父又大生氣，瞪着他們說：『你們笑嗎？笑得最多的，一定是最欠得多的傢伙！誰笑得最高？說出來！』大家都望着那擎着木板，最先回來的小孩子。『說出來，欠多少？……這畜生！不回答我嗎？』『但是，那不關我的事……』『你也這樣說嗎？要是有人說欠了錢不關自己的事，就多挨一下打。明白嗎？……哼，不快點說嗎，欠多少？』『我拿這木板來補欠。——這樣好的木板。』『拿柴有什麼榮耀？柴可以換麵包嗎？這畜生，告訴我欠多少了。不說，還要多挨打呢！』『我……掙了五角二分錢。』『五角二分？還差八分錢，虧你有臉回來，還這樣高興！畜生脫了衣服！』那小孩子帶着哭聲說：『師父！可是我拿了這塊柴回來……』『柴還你好了，就拿它來代晚飯吃下去好了！』

其他的小孩子們，又忍不住笑起來。正在這樣算賬的時候，又有八九個孩子回來了。其中還有三個是不足額的。於是師父就裝着傷心的聲音說：『這五個不會賺錢的小畢三，真沒有辦法！餓了你們，大家全得餓死。你們每天晚飯，吃了很好的肉和馬鈴薯，一切都要錢的。哼，你們都偷懶……哼，你們再不在街上假裝哭臉給人看，還不如等李喀特在背上抽幾下好些。掙不到錢回來的東西，脫光衣裳站好！』李喀特執鞭站着，五個身體半裸的孩子，怯怯地背向着他並排站着。師父卻溫柔地說：『我不願眼看他們挨打，我轉向旁邊，聽打的聲音好了，你好好地痛打他們一下吧。喂，李喀特，你要盡職啊！』

師父這樣說後，將椅子轉向火爐的那邊，也忘記了我，我站在屋角，看着這殘酷的刑罰。這時候，我真氣得全身麻木。呀！這惡魔一般的男子，不是就要做我的師父嗎？我若每天賺錢不能足額，也要這樣吃苦嗎？我知道方才馬撒的話，不如死了倒好，不為無理的了。我聽到了猛烈的皮鞭，打在背上的聲音時，不禁流下淚來。那師父又斜睨着眼睛，望着我，他忽然指着我說道：『大家瞧！這裏有一個特別的好孩子。他不像你們一樣，他看見了伴侶的刑罰，和我的不幸，絕不會失笑。若使這小孩子做了你們的夥伴，你們要引他為模範呢！』我聽見他這樣的話，有似冷水澆背，不覺全身戰慄。

拍拍！第二次皮鞭打下去時，那小孩只會發出呻吟的聲音；到了第三次皮鞭時，他殺豬般的怒噪，這叫聲使我的心痛如絞。呀，這是多殘酷的呵！這時候，那師父擡手做記號，叫李喀特停止鞭打。我當他叫李喀特放免那小孩子的，誰知不然。師父平靜地向那孩子說：『你再那樣鬼叫，可要仔細我！我最不高興聽你們的哭聲。皮鞭抽開你們背上的皮肉，你們的哭聲，就要將我的心胸叫裂了。再多次幾聲，留心照數多打幾下，你們得仔細，別再使我難過。明白了嗎？李喀特，再打過！』李喀特聽命，再痛打那孩子。孩子掙扎着哭叫：『媽媽！媽媽！』

幸而不讓我再看後文。這時候房門開了，我的主人梅力老人走了進來。他一看這裏的事情，一切全明白了。他跳近李喀特身旁，搶過皮鞭，走近了那師父的面前，莊嚴地站着，看着那師父。因為這是突如其來的，那師父面容失色，不久才恢復了，泰然自若地說：『梅力！你搶了鞭幹麼？我在教訓這小孩子呵！』『你太卑鄙了！』我也說，實在太卑鄙了！『別假癡裝呆呵！』我的主人鎮靜地說，再莊嚴地說：『我說的不是這小孩子，我是指着你，你這卑鄙的人，將沒有自衛力的小孩子，脫得精光，打得要命，這是多殘忍的事！』『喂！梅力！你這老賊！這裏不用你多嘴。』『你別耀武揚威！說話也要想一想才好。』『說什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說，要是我去告訴警察，你便要吃虧。『噫，告訴警察？』那師父站了起來，凶狠地望着我的主人，『你這老傢伙，用警察來嚇我嗎？老東西！』我的主人威嚴地答：『不錯！』那師父鎮靜地譏諷說：『梅力，你真的要同我鬧嗎？那末我們大家不必掩飾，我也說出來，那時看誰吃虧。就是鬧到警察那裏去，我也不用說你甚麼，因為說了我也沒有好處。可是我在外面給你宣傳，等我將你的真姓名說了出來，看究竟是誰丟臉？你仔細考慮一下吧。梅力，如果識相，趕快滾開吧！』

我的主人聽了，動彈不得。但是，到底主人在害怕甚麼呢？我很驚異。這意外的話，正在發呆，忽然我覺得主人牽着我的手了。『讓我們一起走吧！』主人說後，走向門口去。那師父笑着在背後說：『坐一會，有事再談，告訴我，你有甚麼事找我。』這話似乎不是懷着惡意說的。我的主人回答：『我不想找你！』他頭也不回，緊牽着我的手，走下樓梯了。

我太息一下，放下心中的重擔。我好不容易脫離那殘酷人的手了。我在路上，真想抱着主人的臉親吻！

我們走到街上，街上行人如織，我們只好向前走，不能說話。不久我們走到一條沒有行人的橫路上，主人坐下了，不時地用

手按着額前，表示心中的焦慮。『他雖然還肯低頭，我從此決然走出，那便完了。……袋子不名一文，餓着肚子，在巴黎的街上亂跑，怎樣度日？克民，你肚子很餓吧？』『不錯，我在早上，只吃過師父給我的一片麵包。』『可憐啊……呀，現在只好挨着餓睡吧，可是睡到那裏去？』『師父，你預算我們就攔他家裏嗎？』『我想在這個冬天中，將你寄在他那裏，也許他可以給我二三十塊錢，我也可以過冬。可是他虐待小孩子，我也不忍看見，寧願離開他，你也不願意住在那裏吧？』『當然的！我自幸脫出虎口。』『是呀，我似乎還年少氣盛，所以將好運氣弄糟了，現在又得漂泊了。以後我們到那裏去呢？』主人也像無法可施。那時日暮天寒，刺骨的冷風，從北邊吹過來。今晚真難過呵。主人還坐在石頭上不動，我也蹲下去，等主人吩咐。等了一會，主人沈重地站起來。我問：『我們到那裏去？』『到郊外去看看吧。那裏有跑馬廳的圍牆，也許還有空的小房子。在那裏過夜吧。我記得在從前，也曾在那裏睡過兩三次。克民，你很疲倦呢。』『我方才在那個人家裏，休息一會，現在倒還好。』『可是我卻沒有力量了。左近又沒有休息的地方。我們還是趕快到那裏去吧。大家走吧！』

『大家走吧！』這句話，當朵兒和瑞那未死的時候，每當主人高興，在出發之前說來，來鼓勵我們。而且我們聽了主人這話，也像增加不少勇氣。然而，今夜呢！不堪回首！主人說話時的聲音和臉色，也很難看。今夜又這樣黑暗！街上的煤氣燈，在怒吼的寒風中，閃着弱小的光輝。路上污水已經結冰，像蓋上了玻璃一樣，滑溜溜地真不好走。我和主人沒有法子，只好牽着手前進。卡彼跟在背後，它一看見垃圾堆，便將鼻子鑽進去，找尋食物，可是總找不到。它的模樣，也異常的可憐。我們穿來穿去，總是反復地走着同樣的街路。街上行人絕跡，偶爾遇見一兩個人，他們都吃驚地回頭看我們。也許我們奇怪的服裝，驚動人家吧。也許我們疲倦哀傷的模樣，惹起了人家的同情吧。當面走過的警察，也好像要姑住，看看我們的背影。主人和我，儘自默默地前進。主人雖然彎腰急走，可是身體還像冰凍一樣。他牽着我的那隻手，漸漸地熱起來。現在已經熱得燙手了。我在同時，也覺得他的身體像在發抖。

再走一會，主人像忍不住了，他停了步，靠在我的肩頭喘氣，像起了痙攣一樣。我怕得不得了。停了一會，他立刻又拔步走了，我也只好默默地跟着跑。從此他走了幾步，總要靠在我的肩頭休息一會。每次我感到主人迫切的呼吸和發抖，我忍不住

鼓勇發問：「師父你可有那裏不舒服嗎？」「稍有不舒服……我疲倦得很。年紀老了。冒着寒冷，跋涉長途，我彷彿覺得全身的血液，全冰凍了一樣。我真想坐在火爐前，吃點暖和的東西……」唉，別多說了……大家快走罷！我從來不曾聽見過師父說得這樣頹喪。我心裏也很難過。可是我們還只有前進。在這裏，我們只好餓死。所以，又是默默地前進。我們似乎已經離開了巴黎。路的兩旁，都是短墻，又經過了全無人家的地方。路上也沒有半個人影。就是警察也不見了。那裏又沒有街燈；遠處人家窗口的燈光，和藍黑的空中星星的閃耀，照引着我們的路。到了郊外，風急夜寒，我的袖口又裂了一處，風從那裏吹到指頭，左手完全凍得沒有感覺了。

道路是黑暗的，我不知經過些什麼地方，然而主人對於這裏，似乎非常熟悉，步步前進。我安心地只想快點達到跑馬廳，突然主人停了步說：「克民，你看見前面有黑暗的樹林嗎？」「樹林？我不見在那裏。」「那裏會看不見！黑越越的東西便是啊。」我睜大眼睛來看。總瞧不見樹林的影蹤。現在我們似乎站在曠野，四周是無邊的黑夜，沒有樹木，沒有人家，也沒有樹林。只有怒吼的北風，吹着枯草。師父太息地說：「要是我的眼睛，像你一樣，那就好了……我總一點也看不清楚。你好好地望望那邊，一定可以瞧見樹林吧。」他用右手指着前面。我也想看個明白，可是總不見甚麼。不過我又不好實說，所以我沉默着。主人也仍舊默默地向前走。不到幾分鐘，主人又停步問：「現在看見樹林嗎？」我也停了步，四周張望。又是不見什麼東西。我也不覺心慌起來。我抖抖地說：「甚麼東西都看不見！」也許你太害怕了，所以眼睛也不敢看清楚吧。」「師父，不是我無論怎麼細看，總不見樹林呢！」「也沒有大路嗎？」「沒有！」「真的嗎？那麼恐怕走錯路了！」他的聲音很頹喪。我不知道我們現在那裏。也不知道向那一方走好。所以也不能作答。「再向前走五分鐘吧。再看不見樹林時，那一定走錯路了，非得回頭不可。」我也當纔是走錯路，疲倦得不能動彈。主人拉着我的手。「你怎樣了？」我傷心地答：「走不動了。」「喲！你走不動了，那我怎樣好呢？我又不能背你走啊！我自己也早沒有氣力，可是臥倒在這裏呢，那末只好凍死。我們只能拚命前進。喂，到跑馬廳去呀，走吧！」

我也只好牽着主人，向前進發。他又說：「瞧，路上有車子走過的痕跡嗎？」我聽了爬伏下去，差不多鼻頭貼到泥土，細看

一會，也不見什麼車跡。『一點也沒有。』『那麼，完全走錯路了，回頭走吧！』我們沒有法子，只有向原路走回去。北風當面刮來，咽喉被吹得塞住了，氣也喘不過來。我覺得自己的身上，似燃着一樣的發熱。我們方才走來時，已經是勉強的，現在更遇着這迎面的狂風，我們又沒有半點氣力，真無法可施。『現在最要緊的，是尋出車痕來。一尋出來，就跟着跑好了。』到跑馬廳的路，是從十字路口，沿着樹叢向左邊走的。只要向左邊走好了。』

我們向着原路，在北風裏掙扎，差不多走了一刻鐘。夜色如死，只有北風的怒吼，和我們踏在冰路上的鞋聲。主人似乎一步一頓，從前主人拖着我走的，現在倒要我牽引他了。可是我雖拚命，也似乎不能再多走十分鐘。我依着主人的吩咐，留心道路的左邊，仔細前進。突然，我看見一線微細的紅光，像星光一樣，在那邊的黑暗中閃耀。『師父，我看見了火光！』我覺得精神陡振，指着那方向給主人看。『在那裏？』『那邊。』雖然在不遠的地方，火光閃耀着，主人卻總一點也不見。他年紀雖老，平時他的眼力，倒也還好，在夜裏他也可以看見很遠的東西。可是今夜卻連那火光也看不見，可見主人的心裏一定很難受。我想到這裏，更覺害怕。『就算看見那樣的火光，又有甚麼用處。也許是貧窮的工人，廚房裏燒着火，或是病人牀頭的燈火吧。』趕過去也沒有用的。在僻靜的鄉下，要去求宿，人家也許答應，但在巴黎的近郊，那可不行了。你也不用再希望人家了，還是前進吧！』

我們再走了幾分鐘，果然到了十字路口。看見在一個轉角上，有一叢暗黑的樹林。我放開主人的手，跑上前去一看時，那真的是矮樹，在那裏轉向左邊的路上，還有縱橫的車痕。『師父，是了。這裏有樹叢和車痕。』主人高興地叫：『哦，真的嗎？快點拉着我的手走吧。我們有希望了。從這裏不到五分鐘，就可以到跑馬廳。你再小心地看，那邊有樹林吧。』我看見前面確有一叢樹林。『不錯，真的有一叢樹林。』我回答着，又再前進。我們鼓起餘勇，我的身體和兩腳都輕快了。可是主人方才說過只要五分鐘，現在總走不到跑馬廳。主人彷彿疑惑起來。『我們不止走了五分鐘了，怎樣了？』『不錯，我們已經走了五分鐘以上了。』『還有車痕嗎？』『還有一直通過去。』『哦，跑馬廳的入口，是在左邊的。我們大概在黑暗中走過了。真的，這路不用走五分鐘以上的。』我不做聲停步。主人又說下去：『你早一點留心車痕就好了。』『可是，車痕從頭就是直連着，沒有轉向

左邊去的。」「可恨，又要回頭走了。」我們又開始回頭走，這次我們走到左邊了。」「到底，樹林在那一邊呢？」「就在左邊。」「這裏也有車痕嗎？」我細心地尋尋看。」「沒有車痕。」「唔。」主人側着頭想。」「我的眼睛真不行，一點樹林也不見。」他用手擦擦眼睛。」「總之，向着樹林直走就行。那樹林是跑馬廳所有的。克民，你牽着我走吧。」「再走前兩三步，前面似乎有圍牆一樣的東西。」「師父，前面就是圍牆了。」「不是圍牆，是石堆呢。」「的確是牆，一定是的。」「我們走上前去看，主人還不能看到，我牽着他的手，讓他去摸摸看。」「克民，這不是圍牆，這是石牆，石牆上面拭着灰泥的，可是這一定是跑馬廳的牆。這方面應該有入口的。那入口的地方，一定有很多的車痕，你留心地去看看。」

我聽了吩咐，彎着身尋過去，但是既不見入口，也不見車痕，我只好走回來，將這告訴了主人，更向反對的方向去尋了一會，然而也是一樣。」「師父，雪蓋住了一切，我看不到的甚麼。」「我們無法可想，我又突然害怕起來，我的主人一定走錯了路。不然，也許是他記錯了吧。我想跑馬廳不在這裏的。」

主人一個人在那裏沈思，他停了一會，自己摸着牆壁，一直摸到盡頭。卡彼看見了我們總在這樣做，心裏不大高興，猛烈地吠起來。我也不願它，心中卻不滿意，跟着主人，走到圍牆的盡頭去。」「要我再去尋尋嗎？」「不用去了，全部都是圍牆呢。」「全部。」「不錯，沒有入口，無論如何，恐怕都走不進去。」「那麼，怎樣好呢？」「怎樣好，我也沒有方法，只好在這裏等死。」「我吃驚地緊緊纏着他。」「師父。」「不是的，我總沒有什麼，不過你是不應該死的，你有將來的前途，應該保重呢。生命比甚麼都要寶貴呢。走吧，你還可以走吧。」「是的，師父怎樣。」「我嗎？我到走不動時，像老馬一樣，倒在路傍就算了。」「我真想緊抱着主人，痛哭一場，終於拚命地忍住了，聲音發抖問。」「師父，我們到那裏去呢？」「到那裏去呢，只好回到巴黎去吧。」「到巴黎去？」「心力交瘁的我們，還能走到巴黎嗎？」「到巴黎去，求警察帶我們到署裏，也許能照料我們吧。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不願意那樣，所以跑到此地來。現在我再不能讓你這樣犧牲，若是我在途中倒斃，那也沒有法子。克民，走吧。我的好孩子，勇敢地前進吧！」

慈愛的主人，總想救活我，我卻一心顧着主人，自己的事，倒不會記及。我們二人，各自懷着不可言喻的悲慘，默默地向原

路走回去，我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我們已經走得那麼久了。現在想有十二點或一點鐘了吧。暗藍的天空上，只有稀少的星在明滅地閃爍。風卻吹得更利害，捲起混着白雪的塵埃，迎面吹來，散處路傍的人家，門戶緊閉，不見燈光。我想在家裏睡得很暖和的人們，知道了我們的苦處時，他一定會親切地開門讓我們進去的吧。可是我們只能疲倦地向前跑。我這樣快跑時，身上自然會發熱，但我的主人不行。他氣喘得幾乎動彈不得。「怎樣，不舒服嗎？」

他聽了我的問話，將手拿到唇上，似乎不會說話般，只做做手勢。呀！怎樣好呢？

不久，我們漸漸走近巴黎。看見兩側聳着的高牆，處處點着的街燈。那時主人似乎精疲力盡，他突然靠在我的肩頭，停了腳步。我說：「試試叫門看。師父，好嗎？」主人喘息着斷續地說：「不用，這裏全是做園藝的人，這時候不會起來的。還是到巴黎去吧！」我們想勉強地前進，可是主人卻不能再走了。剛走了五六步，又停下來。「克民，我真抱歉……我真的走不動了。那裏去休息一下吧。」

剛巧那裏有一個開着門的圍柵，裏面有很高的稻草堆。師父說：「走進那門裏去休息吧。」「師父，你不是說現在休息下來時，寒氣入骨，再也不能走動的嗎？」我很擔心，這樣說過望着主人。主人並不回答，倚在門傍，口和眼睛，同時命令我將稻草堆起來。我趕快拾起稻草堆起。主人不等我弄好，立刻就倒下去。他的牙齒和身體戰抖着。「再拿些稻草來。來遮住風吧。」當真的，這些稻草，雖不嚴禦寒，但總可以遮住風吧。我這樣一想，就去拾了些乾草來，全堆在主人的身上。我自己也鋪了些，方才坐下。「你緊貼着我坐好了。你抱緊卡彼，也許可以暖和一點。」

主人本來很明白，在這樣的時候，倒在當風的地方，是不對的。但是精疲力竭，只好這樣。這半個月以來，主人飢寒交迫，鼓着殘勇來支持。今夜的這一夜，恐怕是末日了吧。他的身體，一半靠在門上。我又靠在他身上，像給他抱住一樣。我時時還在拾稻草，分盡在主人和自己的身上。忽然，我感到主人彎下身體，在我的額上接吻。這是主人對第二次接吻，誰知道這是最後的接吻呢？以後我卻朦朧起來。原來在普通的冷天時，身體發抖起來，不容易入睡的，可是凍得過度，全身就麻木地失了知覺，自然地入睡了。我靠在主人的身上，讓他接吻之後，不久就感到睡氣的襲來。我想，現在這樣入睡，一定要凍死，所以想拚命

地張開眼睛，但是我無論怎樣努力，總是徒然的，我只明白，我自己還沒有死去吧了。我最初還微微地聽到了主人短急的喘息。而且混着卡彼安靜的鼻息。怒吼的北風，在頭上吹過；揚起草堆中的雜草，像樹葉一樣落在我們身上。除了這狂風之外，他毫無一點聲息。死一般的寂寞，正完全地籠在我們的四周。我昏昏沉沉地，感到寂寞的悲哀，和莫名的恐怖，我眼裏含着淚珠，想到我會不會就這樣地死去。

忽然我的目前，現出故鄉青鳩的風景。眷戀的母親，久住的屋子，華麗的那花園……彷彿我又站在那花園裏了。溫和的陽光照着黃金一般的水仙花，小鳥在枝頭唱着甜歌。母親正將在小溪中洗過的衣服，掛在籬笆上。——彷彿我又在「白鳥號」船上了。亞沙仍舊被網在木板上，蓬島夫人在他的身邊看顧着。而且微風裏帶來她溫柔的聲音，彷彿在說，呀！這樣寒冷的天氣，克民不知道在那裏，他怎樣度日呢？……

不久，我的心裏臃腫起來，甚麼也看不見。我失去了一切的知覺，逍遙到夢鄉中去了。

十一 花匠和啞女

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睡在牀上。房間裏還燒着火爐，我的兩頰，也被烘得通紅了。這是我從未到過的房間。我舉目一望時，房間裏全是從來不曾認識的人。有一個男子，身穿鼠色的舊衣服，腳上套着一雙暗黃的木屐。還有三四個小孩子——有一個六七歲的女孩子，愕然望着我，最使我注意。那女孩子的眼光，和旁人不同，給人一個非常靈敏的印象。

當我的神智漸漸恢復時，我勉強坐起來，於是人們全跑近我的身邊。「我的師父……梅力先生呢？」我這樣地問。「他問他的爸爸吧？」年紀大一點的女孩子這樣說。「不是爸爸啊！他是我的師父。」「他不是你的爸爸嗎？」那女孩子疑惑地說。「我的師父怎樣呢？還有卡彼——狗呢？」若使梅力是我的父親，他們一定不肯將真的事實告訴我。但是他們知道，他只是我的師父，於是像小孩子們的爸爸那個男子，就將一切讓我知道。

事情是這樣的：那時我們失了知覺的地方，是巴黎郊外一家種花草人家的前門。早晨三點鐘左右，這花匠正駕着馬車，

想去趕市，忽然在散亂的稻草中，發見我們倒在那裏。他大吃一驚，走到我們的近傍，大聲呼喚我們。但是我們卻如死一樣。只有卡彼，看守着我們，露出牙齒來狂吠。花匠不及顧到大吠，也不能搖醒我們，他不覺奇怪起來，跑回家裏，叫起人們來，拿着燈籠，走出來一看，梅力老人早已斷了氣，身體冰冷。我也完全失了感覺，不過因為抱着狗的福蔭，心頭還有點溫暖，剩下一絲殘息。這樣，他們抱我到屋子裏來。花匠又喚醒一個小孩子，將他的牀讓給我睡。我一睡便睡了六小時多，才漸漸恢復了元氣；現在方才醒過來。我的身體像還未健全，心裏也有點模糊，可是這故事，我卻聽得十分清楚。我得救了。可惜我親愛的師父，也不可說是我的爸爸梅力老人，卻和我永別了！

講這故事給我聽的那個男子，是做花匠的，他是救我性命的恩人。在他講着這故事時，那最小的女孩子，總是望着我的眼光，滿含同情，最使我感動。但是她好像是不會說話的，我也不清楚她的聲音。尤其當我聽到老人的死，悲哀欲泣的時候，那女孩似乎了解了我的痛苦，她走到父親的身傍，用手指做出種種記號，向我流淚。花匠撫着她的背上說：『小曼，那孩子實在可憐，不過我總得告訴他實話，反正警察也要告訴他的。』花匠告訴我，他喚起長兒，去報告崗警，又將我移到他的牀上；不久警察來了，運去老人的屍骸。『那麼，卡彼呢？』『卡彼那隻狗嗎？現在怎樣了？』一個小孩子說：『那狗跟着死屍一起走了。』『你看見的嗎？』『我看見的。它垂頭喪氣，悲切地跟着死屍走了，它總想跳近那死屍，給人家打開了，又傷心地吠着跟去。』呀，可憐的卡彼！你從前在瑞那葬式的喜劇中，裝着哭臉嘆氣，引起小孩子們捧腹大笑，但是現在……跟着了死去的主人之後，你又不知要跟到甚麼地方去了！

花匠和孩子們全出去了，只剩下我在房裏。我茫然不知我應該怎樣。我知道，我不能就這樣永留在這裏，所以我曳着無力的身體，走下牀來。我的豎琴卻倚在牀邊。那時我雖頭暈腳倦，可是還能將琴拿起來，掛上肩頭。然而眼中金星亂閃，立刻似乎就要倒下去，好容易站定了，坐到椅子上去。等到略爲好了一些，我再站起來看看。我總得離開這裏啊。我先想去給他們告別，所以跑到他們的房裏去，房中燒着火爐，他們一家正圍着桌在吃飯。那飯菜的香氣，使我感到異常的饑餓，我一時蹣跚蹣跚，幾乎要倒下去。

「你還不舒服嗎？」花匠吃驚地站起來，同情地向我說。我也覺得自己還未恢復，靜靜地站着，點了一下頭。求他讓我在這火爐傍邊，多休息一會。可是我現在所最希望的，並非爐火，只想一充飢腸。我看了他們的吃喝，更是使我的氣力衰弱。我若是能夠說，我想討一碗飯吃。然而梅力老人，決不曾教我做乞丐的。我也在想，若是我決心去做乞丐，情願餓死。

我咬牙忍着苦痛，小曼坐在我的面前，她總是看着我，不動刀叉！突然她站了起來，拿着一碗自己不會吃過的飯，送到我的膝上。我沒有說話的氣力，只用手作勢告訴她說，我雖然深謝她的厚意，但是請她別這樣做。那女孩子的爸爸，立刻對我說：「她特意送給你吃，你就別客氣吧。不夠時再添好了。」我實在腹飢難忍，立刻就爽快地接了過來，狼吞虎咽地吃着。小曼總看着我，等我將筷子放下時，她喚了一聲，跑過來接過飯碗去，遞給爸爸，爸爸又盛了一大碗飯菜交給她，她滿面笑容，再拿給我。我很感謝她那溫存的心情。

我將飯碗接過來，瞬息之間，吃得乾乾淨淨。突然，那班含笑看着我的小孩子們，大聲笑了出來。父親也像很愉快地笑說：「不錯，哈哈！我面孔漲得通紅，感到非常難為情。我只好說出來，昨夜完全沒有吃過東西。」「哦，可吃過午飯吧？」「不，午飯也沒有吃。只在早上吃過一片麵包。」「那末你的主人呢？」「他比我還要吃得少。」花匠聽見這樣，嘆了一口氣說：「這樣嗎？那麼，那老人也不全是凍死的啊，真可憐！」我吃了這兩大碗飯，已經完全復元了。我就站起來，想和這班親切的人們告辭。花匠問：「你現在要到那裏去呢？」「我現在就想出去……」「出去到那裏去？」「我也不知道到那裏，或許到巴黎……」：：「你有同伴在巴黎嗎？」「不。」「那裏你有同鄉人，去求他照顧你嗎？」「不，我沒有可以依靠的人。」「你住的地方呢？」「沒有，我們才昨天到巴黎的。」「沒有住的地方，那麼，你現在走出去，想怎樣呢？」「我想在街頭賣藝，找一口飯吃。」「你那裏去這樣做？」「到巴黎去。」「不行！這是夢想！據我說，你還是立刻回鄉下去好。鄉下還有你的父母，你不是說過那死了的老人，不是你的爸爸嗎？」「可是，我早沒有父親了。」「那末母親呢？」「我沒有父母。」「叔伯兄弟呢？」「我一個親屬也沒有。」「全沒有，可是真話嗎？」「真的。」「那末你從那裏出來呢？」「我……」：：「我遲疑一下，決然說：「我在照料我的乳母那裏，被師父買來的……」我這樣說後，又換口氣：「老伯，謝謝你們的好意，我將來總要報答的。若是你們高

興，我星期日再來玩吧，我彈彈琴，陪大家跳舞取樂。」我向他們致禮之後，走向門口去。

小曼突然跑來，執住我的手，指着那豎琴。她臉上的笑容，告訴我她的希望。「你想聽我彈琴嗎？」她點點頭。父親說：「既然小曼想要聽，你就彈一曲吧。」於是我從肩頭取下琴來。雖然我沒有彈琴作樂的心情，可是我又不能使這可愛親切的少女失望。所以我就奏起我那擅長的旋舞曲。我一邊手不停揮，心裏卻想着我主人的悲劇。若使他還生存着，和我在一起，來安慰這可愛的少女時，那是多快樂的事啊！我手中彈琴，心頭在流淚了。

她最初呆望着，不久，她腳尖點着拍子了。到後來，從她那可愛的目光裏，可以見她完全醉心在音樂中了。她在不知不覺之中，站了起來，跳起旋舞來了。兩個男孩子和那最大的姊姊，倒不會想到在一起跳，他們只是靜坐着，看那小妹妹的狂舞。尤其是那坐在火爐傍的老花匠，凝視着小曼的跳舞，時常拍掌讚嘆。一曲完了，我就停手。她幽嫻地走近我，含笑望了望我，表示敬意。她用指頭彈彈我的豎琴，似乎尚有所求。也許她要我再彈一曲吧。

我爲了她的高興，情願彈上一天。但是她的父親，恐怕她這樣狂舞，會使她疲乏，所以阻止說：「噐了！我雖然不彈，卻唱起從梅力老人口裏學來的意大利歌——我最擅長的『拿破里之歌』。這是我得意的歌曲，一聲聲，一句句，可以感動別人的靈魂。我唱起來時，她便走到豎琴之前站住，眼睛望着我，嘴唇也跟着我在振動。她的心中在起着共鳴了。歌調漸漸地悲哀起來，她漸漸往後退，等到我唱完最後的一節，她忍不住了，倒在父親的膝下，嗚咽地哭着。

「好了，够了。」她的父親說，一邊撫摩她的頭髮。「你在發狂吧，方才跳舞，現在又哭了。哈哈！有一個兄弟，在嘲笑她。不，她受了音樂的感動呢！姊姊給她辯解，又吻着她。我再掛上豎琴的皮帶，預備出去，她的父親喚住我。「你到那裏去？」「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不能不走了。」「你想繼續你從前的生活嗎？」「我除此之外，也沒有辦法。」「你不會過厭那樣的生活吧？」「可是我卻無家可歸。」「以後誰又能保證你，不會發生昨夜同樣的事情呢？」「我何嘗想不到，可是沒有辦法。其實我也盼望有家庭，有林睡覺，有溫暖的環境。我要是能够那樣時，是多麼的幸福啊……可是……」「你只希望這樣嗎？可是你先得做工。你知道嗎？若是你希望那樣……你留在我的家裏，幫我們做一點事才行。你能做工，你就可以和我們一樣生活，

……你想好嗎？」

我聽到他這樣說，還是開玩笑：「老伯，你說讓我留在你的家裏嗎？」我並不是想來供給給你的一切，我想，要是你願意留在這裏，那末你就應該和我們一起勞動，才有三餐吃。從此，你也不會像昨夜那樣，露宿在草堆中，也不用擔心屢轉溝壑了。晚上回家，總有可口的飯菜給你吃，有暖和的牀給你睡。我們都是鎮天做工的人，雖說粗飯便菜，也決不覺得難吃。若是你能規規矩矩地做去，我可以當你自家人一樣。我看你有點不像普通的孩子，很有可取的地方。」小曼眼淚未乾，滿足地看着我。我聽了花匠的話，不知所答，只好呆呆地立着。

忽然小曼離開父親的膝邊，走近了我，握着我的手，叫我看掛在壁上一幅粗笨的彩色畫。那是一幅銅板印的畫，上面繪着耶穌徒弟約翰的肖像，這是一個身上穿着羊皮衣服的少年。她做着手勢，叫她的父親兄弟們也仰看這畫。而且同時指指我，摸摸我的羊皮衣，又指指我的頭髮。我的頭髮很像畫裏的約翰，分開在前面，捲曲地垂在肩上。我想她是在想叫他們明白，我很像約翰，我很高興，爲了她的真情，受了深切的感動。她的父親點頭說：「真的，像得很。」她看見父親這樣，又含笑鼓掌。她的父親更對我說：「怎樣？你不願意做我們家庭中的一員嗎？又不是做我們的奴僕啊。」我想：家庭！住在這裏，我也會成了家族中的一員！我直到現在，雖有幾個親切的人，像母親之後，有蓬島夫人，又有梅力老人，可是他們都順次地被奪去了！方才我不加考慮，想離開這裏，我漂泊着能毀一個人度日嗎？從前我和師父兩個人，尙且不能糊口呢！記得這兩三年來，師父實是我的父親呢！現在竟親眼看見了他的不幸，我心中感到不可言喻的恐怖。而且這數年來，和我的甘苦相共的忠犬卡彼，尙且失去了，這在我是莫大的打擊啊！

我若沒有這和善的花匠救我，也許不久要步師父的後塵，造成同樣的悲劇。然而我現在，卻不是孤單地一個人了。天無絕人之路，現在又將我引導向上的大道。這是多幸福啊！最使我感激的，並非我可以飢寒無憂。實在我看見這樣溫馨恬美的家庭。而且我可以作這家庭中的一員。我不禁心跳起來。這些可愛的男女孩子，不久便是我的姊妹了。這是我長久的盼望啊！於是，我立刻取下豎琴，她的父親像是很高興，笑着說：「你同意了嗎？好的。將那琴掛在牆上吧。我也不干涉你。你暫時住

在這裏，等到你不高興時，你便出去好了。但是，你也要知道，不等到羽翼豐滿，還是別出去。知道了嗎？我簡直感激涕零。從此成爲這家中的人了。

這花匠名叫亞根，一家共有五個人，長男叫亞歷，弟弟叫澤民，大女名葉琴，小女是小曼。小曼不是生出來就啞的。她在四歲時，害了一場大病，從此舌根不便，便說不出話來。醫生說這將來自能復元的，不過現在還不行。她口裏雖然不會說話，可是非常聰明，爲弟兄姐妹所不及。可是在這樣窮困的家庭中，做了啞吧，在家庭或自身，卻是莫大的不幸。大都要受人虐待的，但是小曼因爲溫柔 and 聰明，父親加倍地愛護她，姊姊也當她寶貝一樣，兩個男孩子，也特別愛護這小妹妹。從前貴族的家庭中，長男比其他的兄弟姊妹，有特別的權利，也有特別的責任。就是現在勞動者的家庭中，長男長女，也時常要負很大的責任。小曼在兩歲時候，母親去世。比長男只大兩歲的長女，好像做了這一家的主婦，將責任和勞苦負上她自己的肩頭。她也不會讀書，只在家裏做炊洗針線等事情，還得照料這位小妹妹。這四五年來，她以年輕之身，兼做母親和女僕的任務了。葉琴雖然年華正在青春，可是鉛華不御，黎明即起，給父親燒湯水，讓他赴市。夜裏也是她最後上牀，終日勞動，沒有休息。連掬水澆花，也要自己動手。所以她的臉上，有了中年人的勞苦和憂鬱。然而，她因此深明世故，待人接物，和藹異常，所以看見過她的人，都覺得她的可愛。

我掛了豎琴，便應了他們的請求，將昨夜的悲劇，一一地全部告訴他們；這時向着庭園的門上，像有甚麼在搔抓的聲音。而且可以聽到悲傷的大叫聲。我不覺站起叫了出來：「呀，卡彼！」

小曼突然向我使眼色，她自己跑到門口去，打開了門。可憐的卡彼，一看見我，立刻跳到我的身上來。我緊抱着它，它細聲地發出歡喜的吠聲，吻着我的臉。我還感到它全身在戰慄。「這狗怎樣好呢？」

父親立刻解決了我的憂慮：「它也可以和你一起在這裏。」

卡彼也明白了這句話，它離開我，蹣跚後腳，前腳放在胸前，表示謝意。孩子們一見，不覺大笑。小妹妹更高興。我想叫卡彼再做點把戲給他們看看，但是卡彼不服從我的命令。它跳上我的膝頭，和我接吻，又跳下來，啣住我的袖口，想拖我到那裏去。

「它想拉你到師父那裏去呢。」「哦，不錯。」

據父親說，昨夜警察運去老人的屍骸，說還有話要問我，等我醒來後，警察還要到這裏來。照理我不用自己跑去的，可是我急於要知道主人的下落。越是等待警察，警察越是不來。我心裏想，也許主人像我一樣，被救活了也說不定。想到這裏，我再也坐不住了。父親覺出我的焦急，便說：「不用等警察來了，我先帶你去吧。」

父親帶着我，到公安局去。我想在那裏能覓會見我的主人，誰知是夢想，老人到公安局時，也曾叫醫生看過，已經無救，決定由區分所明天安葬。

警察問我關於梅力老人和我自己的履歷。我說明我的來歷：說我父母早喪，老人用了錢，將我從乳母那裏買來的。他們自然沒有生疑的地方。警察問我：「那麼，你以後怎樣呢？」這時父親在傍說：「要是你們許可的話，我想領這孩子回去，照料他的一切。」「這倒很好，沒有甚麼事了，你帶他去吧。」

警察又查問我關於老人的事。但是我對於主人的履歷，完全不明白，只知道他是一個意大利人，其他關於這老人的生涯，我一點也說不出。我記得老人還似乎有什麼秘密。他從前有意要等機會告訴我，可是終於不曾。還記得我們最後表演的那一次，一位漂亮的太太，聽了主人的歌唱，很是驚奇，喚我的主人叫「先生」，給了我們十圓的金幣。以後當那把戲師父說話會迫時，主人不安的態度，這是很可疑的。然而我受過主人厚恩，若是將他生前的秘密，現在宣布出來，我覺得太對主人不住。所以我想還是不要開口。然而像我這樣的小孩子，終逃不過熟練的警察。他用種種法子，引誘我說實話。因此我上了他們的當了。

警察們勝利了，我將所知道的事情，一切和盤托出了。「你認識那開爾的家吧？」不，我第一次到巴黎，甚麼也不知道。「街名也不知道嗎？」我記得當我停在那街角時，在灰青色的鐵板上，似乎看見「支那街」的幾個字。我便告訴警察。警察拿出地圖來，查了一查說：「不錯，支那街離意大利方場不遠。好的。」他點一點頭，向近傍的警察說：「你帶着這小孩子，立刻到支那街去一次。到了那邊，這小孩子大概可以認得出那家吧。也可以查明老人的身世了。」於是警察、亞根和我三個人，一

起到支那街去。

到了那條街上，一下子就找到那屋子。我們跑上四層樓上，走進那房間，可是我不見馬撒，也許他已經進了慈善醫院吧。開爾還在家，他一看見警察，頓時臉色蒼白，好似賊膽心虛一樣。『你就是開爾嗎？』『是——的。』『你認識那叫梅力的把戲師父嗎？』『是，梅力怎樣了？』『他昨夜凍死了，我來調查他的身世。』他聽見是這事，才回復安心的神色，說：『哦，梅力死了嗎？這真可憐啊！』『你詳細地知道他的身世吧？』『不錯，我全知道。』他在巴黎，也許只有我知道吧。『請你不要藏瞞，一切都告訴我。』『梅力也沒有甚麼複雜的身世。可是他的名字，實在是假名。他的真名，叫做卡羅，說起卡羅，也許現在法國還有許多人記得這個名字。卡羅就是梅力的前身呢。』『卡羅？』『三四十年前，在意大利，這名字甚至於連三歲小孩也知道的。那時候，別說意大利，就是全歐洲，也可以說沒有可和他並駕齊驅。他是一位最有名的歌人。在奈普而斯，他時常伴著繆拉國王，威尼士，羅馬，麥洽黎，這些地方，自不用說，就是巴黎，倫敦，他也去過二三回，博得聲名的。』那末他爲甚麼又這樣淪落，變成把戲師父呢？』『他後來生了一個多月的病，嗓子變壞。他又是一個氣度高傲的人，不願意十年名聲，墮於一旦，便決然和舞臺斷絕關係，不知所往。這樣三五年間，還能維持生活，不久坐吃山空，他就變更姓名，去經營別的事業，但是卻都失敗了，結局淪落到走江湖賣藝。可是，他的自尊心，尚未失去，他一定以爲：若使給人家知道他是卡羅的後身時，寧願死了好。……但是，偶然之間，我知道了他的祕密，所以，以後他對我……就不敢……』就是這樣，長遠在我胸中的疑問消失了呀！梅力老人就是有名的卡羅啊！我到現在，才明白我主人悲慘的祕密。呀，多麼悲慘的卡羅！我所念念不忘的梅力老人啊！

老人的葬式，在次日舉行，花匠亞根，本要帶我去參加的，可是從那天的下午起，我身上發熱，睡在牀上，幾乎動彈不得。若使我早已離開這家庭，在路上害病，真不知道要弄成怎樣呢。我的病和加利在樹上凍壞時的一樣，我也因爲那夜受了寒，發起肺炎來了。我爲這病，更感到花匠一家的親切。尤其長女華琴對我的看護，真的無微不至。

亞根給我請了醫生來。那醫生精細地給我診察後，說我病重，不容易就在這家中醫得好，最好還是送我進慈善醫院去。當然，送我到慈善醫院去，是很容易的，我留在這忙碌的家中，還要他們來照料病人，還不如送入醫院好。所以我當那花匠一

定聽醫生的話，可是他卻不願意這樣做。「這小孩子不是倒在慈善醫院的門口，他是倒在我門前的，所以我應該負責照料的一切。」於是我仍舊留在他們的家裏，讓他們來照顧了。

長女葉琴，本是這一家的管家，現在還要來看護我。然而她並不嫌費事，也不將我忘掉。她像看護婦一樣，待我有似自家的兄弟。當地因事要離開我的病牀，那小妹妹小曼，一定代替姊姊，坐在我的枕邊陪我。我因為發熱，所以時常神經錯亂。我看見小曼睜大的眼睛，擔憂地看着我時，好像不是普通的小孩子；我相信她是護衛我的天使，從天上降到我的枕邊來的，我像向着天使說話一樣，將我的希望，全告訴她了。等到了我的病輕了一些，不再說囈語時，我還是懷着種種的疑問，不斷地凝望着她。我還當她是安琪兒，但是我突然想起，她不過是花匠亞根的女兒罷了。

我的病漸有起色，但還不能十分復元。終於在病牀中過了冬。當春風吹綠村中的曠野時，我才離開病牀。這時花匠的事務，漸次忙碌起來。亞歷和澤民兄弟二人，也幫着父親，在花園裏工作。只小曼還不會做事，所以當日麗風和的日子，她和我帶了卡彼，到河邊去散步。這年的春天，天天都是晴朗和暢的，我們差不多每天出去散步。這就成了我永不能忘記的，眷戀的記憶啊。這村的附近，一般巴黎的人們，都當是小工場林立的，是很慌懣的地方。可是實際上，這裏卻是風景幽美的地方。小溪在低地間緩流，溪旁有綠柳和白楊，有綿延的青山，漂亮的房子和花園，點綴在山上各處。各種的鮮花，像星星一樣，散在綠草上。柳樹和白楊樹上，還時常飛來種種小鳥，唱着優美的歌兒。所以，這樣別有天地，世界，人們決不當是在巴黎的郊外的。

我的病漸好的時候，多少也能幫助他們一點了。我想早日報答他們的厚恩，便早想勞動。現在的季节，正是紫羅蘭出現巴黎的花市上。我們的家裏，全栽着那紫羅蘭花。各色的紫羅蘭，分植在花園中，絢爛異常。花園中到處飄着甜美的香氣。我病後之軀，亞根便派我稍為輕便的事做。因為防禦薄霜，我在黃昏時，關起暖房的玻璃窗，早晨又把牠打開來。還有在中午時，避免太陽光的直射，將稻草蓋起花苗的工作，也是我的職務。這雖不是難做，可是很麻煩的。開閉那幾百扇玻璃窗，每天要做兩次，而且將全花園蓋起來，這需要非常的忍耐的。

現在小曼也能幫忙了。她跟在引水澆花的引水機器傍——這是利用馬的旋轉來引水的——擔任看馬。遇着那馬不

聽話時，揮着手裏的皮鞭，來督促它。一個兄弟，將引起來的水桶拿了，倒入水槽內，其他的一個，在花園中幫父親的忙。這樣全家的人們，各有工作了。我從小在村裏，熟悉農夫們的工作。但是巴黎近郊花匠們的勞動，實在使我驚服。他們的勇氣和精力，萬非我們村裏的農夫所及。早上在三四點鐘時，就起身了，整整一日，拚命地工作。那是多勤勉啊！我從前，用我弱小的腕力，曾耕過田，不過到了這裏，我才知道，那田園可以因為耕耘和勞動，在一年中間，沒有一個時候是無用的。所以，這花匠的生活，又教我知道種種活用的學問。我不是永久只做開窗關窗的工作。力氣復元時，我掘花牀，播種，種花苗。我看見我所播的東西，漸漸萌芽長成時，我感到了不可言喻的滿足；也忘了勞動的辛苦。不久，我完全習於這忙碌的工作了。我從前和主人所過的生活，和現在的比起來，不管天壤之別呢！從前每天在街上亂跑，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現在卻在圍牆內的小世界中，一天工作到晚，一日不愁三餐，工作卻是很吃力的。我已不是為世所棄的孤兒了！在這裏，我有自己的家庭，有安眠的牀舖，桌上也有我的坐位。在食後，我們一家，也有霎時間談的快樂。這不是我幸福的日子嗎？

星期日下午，我們聚在葡萄棚下，大家玩着。我取下在牆上掛了一星期的豎琴，彈唱起來。四個兄弟姊妹手牽着手，應和跳舞。跳得疲倦時，他們要求我唱歌。那「拿破里之歌」，我唱了千百回，也不覺厭。當我唱到最後的一節時，小妹妹的眼裏，總閃着淚光。我為要使她快樂，便在「拿破里之歌」後，彈起活潑的曲子，叫卡彼玩把戲，卡彼在星期日，總不禁憶起昔日街頭的生活。我這樣成了這家庭中的一員，差不多過了兩年。這兩年中，我有幾次父親帶着我，到巴黎的市上去賣花。我們到過巴黎的大花市，有時又到巴黎的各花店去賣。遇着節日良辰的時候，我也曾和家中的人們，一起到巴黎去逛過。我們逛過了汎特翁，魯布爾，拿破崙的墳墓，和聖母院等地方，也曾去盧森堡公園，或持爾利公園去散步。還走過了熱鬧的馬路，和冠絕世界的街道。遊了布隆尼森林，逛了凡爾生的森林。在這些遊歷中，我知道了貴賤貧富的生活狀態，模糊地明白了大都會的輪廓。當我初和梅力老人到巴黎時，我看到巴黎是很骯髒的，現在我才知道那觀念的錯誤。然而我也知道，巴黎並不是黃金世界。

在這兩年間，我不只學得上述活用的學問。我也讀了很多的書。原來，亞根在年青時，曾在巴黎的植物園裏服務。他從植

物學者處，學到種種的智識，又念了許多關於植物學的書籍。他那時很好學，一有了錢，就買些書。自從有了家累，生計日迫，不能再從事讀書和買書了。可是從前買存的書籍，還束之高閣。所以，當秋末冬初，國事漸少時，我就在那書架上涉獵，埋頭在書堆中。其中大多數是關於植物的，也有歷史和遊記。兩個男孩子，似乎沒有父風，雖然有時也像我一樣，抽出一兩本書來念，但不到三四頁，便拋書昏昏欲睡。我卻一定要等到就寢的時間，才戀戀不捨地，不得不將書合起來。我想到了自己的好讀書，完全是因為梅力老人的教訓，有時不覺滴下淚來了。父親見我這樣愛書，就憶起他自己年青時，省下午飯的錢，用來買書的事，便在巴黎回來時，買了一些有趣的書給我。我接到手就讀，也沒有按照順序，可是那時候讀過的書中，有益的地方，我現在還能記得。

小曼不知道讀書的。她看見我那樣熱心讀書，以為讀書一定很有趣味的，便叫我念給她聽。我就將父親買來的書，揀其中容易明白的，念給她聽。她的聰明，居然能够明白，所以很高興。從此以後，我常和她在一起念書。她對於不明白的書，也留心聽我解釋。我感於她的熱心，便教她學書法。那是很困難的，尤其像我這樣的人，來做她的先生，自然不容易。可是我們師生兩人的心情，很能相合，所以我教授也還不差。父親看見我們這樣，非常高興，說她將來總要感謝我。我又教她彈豎琴。她很聰明，不久便彈得好了，可是她想到自己不會唱歌，別人也代她可憐。她眼裏含淚，表示她的歌和譜都記住了，可是她沒有法子唱。這是她的恨事。

父親愛我像自己的兒子，孩子們愛我像自家的手足。但是這樣幸福的生活，也許不能長久。因為我的運命，好像不許我永遠幸福的。每當我感到最滿足的時間，我總不禁悲從中來。

我最近時常要沈思起來。自言自語說：『克民，你現在太幸福了。不久要樂極生悲的，早點覺悟好吧！』我當然不能知道，不幸是怎樣發生的。可是我確實地感到，我快要有樂極生悲的時候。我時常因此而煩悶。又怕這不幸由我而起，所以我隨處小心，爲了這家庭，我不惜全力來幫助。

但是，這不幸的原因，雖不因我而起。可是結果終於我落入不幸了。

十二 突然的風暴

前面已經說過，父親種着紫羅蘭花。巴黎近郊的花匠們，全很會栽培紫羅蘭。一到暮春時節，巴黎市上到處是千紅萬紫。可是栽培紫羅蘭，卻有一種祕訣。若是單瓣的花，毫無價值，所以非得揀多瓣的種子不可。否則等到這花開時，全年間的勞力，就有一半白費的。所以在這花的嫩芽時，最要緊的，就要分出單瓣和重瓣來。分別的時候，看葉的特徵，和枝幹的形狀。可是也不是一定的，只可憑自己的經驗。所以無論那一個花匠，都可以知道這祕訣的。這是所謂傳家的祕訣，只有少數花匠的家族知道。至於其他的花匠，只好請知道這祕傳的同業者，代選花苗，然後栽培。父親是擅長分別這花種的名人，每到紫羅蘭播種的時節，來請教的人，父親簡直應接不暇。因此，紫羅蘭花的時節，是家族中最忙碌的日子，那時大女兒最勞苦。父親給朋友請去後，總有得喝一瓶葡萄酒，這樣走了兩三家，半夜三更回來，臉色喝得緋紅，講話嚕噓，步履蹣跚，和平日有似兩人。

父親雖然回來得遲，大女兒總是要等到他回來才睡。有時我還不會睡着——或是給這些聲音鬧醒時——常常聽見父親和大女兒談着話：『葉琴，你睡覺吧，爲甚麼到現在還不睡覺呢？』『我恐怕爸爸回來時，還要甚麼……』『哈，你倒照顧得到……女偵探！每夜看守我，也不容易呀！』父親平素不是這樣胡鬧，吃醉酒便這樣了。『如果我睡覺了，爸爸就叫不到一個人，那不是費事了嗎？』『你當我吃醉了嗎？哼，我不是酒鬼呀，你瞧我挺胸闊步給你。怎樣對吧？我一點也不歪斜呢。這樣一直走過去，就是小孩子們的牀！一二，一二，』他蹣跚地鬧着，又靜了一會。『小曼呢？』『她早入睡了。你再高聲，會將她吵醒的。』

『誰在高聲呀？我只挺胸闊步給你。你想說我的壞話，哼，不行！當我沒有回來吃晚飯，倒底小曼怎樣了呢？』『她只是呆望着爸爸的空坐位。』『她儘看着我空坐位，是嗎？』『不錯。』『她看了好幾次嗎？』『好幾次。』『以後呢？』『以後，小曼的眼中，似乎在說：『我在等爸爸回來。』』『可是真的，若是她做手勢，問我今晚爲甚麼不回來，你又告訴她說，爸爸給人家請去了。』『小曼不會問什麼。我也沒有說。她早已明白，爸爸到那裏去了。』『小曼知道的嗎？她知道我……』父親說

到這裏，又支吾地：「她早已睡熟了嗎？」「不，她在等着爸爸，剛在一刻鐘之前睡的。我……」「唔，你……？」「幸而爸爸在小曼沒有睡覺時，不曾回來。」父親暫時沉思一會。「葉琴，你真是一個好孩子，明天一定又有人請我，可是我必得回來吃晚飯的。要你久等，要小曼擔心，這樣我實在對不住你們了。」

然而父親很容易食言。到了人家那裏，手一拿起酒杯，總要在晚飯後回來的。他在家裏時，處處顧到小曼，但是一到外邊，父親便忘了她。不過父親常是支吾其辭，給自己辯解：「最初的一杯，只是應酬。人家誠心請我喝一杯酒，我卻之不恭。再來一杯……一杯喝了之後，第二杯怎好推辭。於是第三杯了。乾枯的喉頭，要酒來滋潤。一杯在手，萬憂全忘，那時周圍也熱鬧起來。我的靈魂，離開身體，彷彿在空中憑虛御風，從此四杯五杯地喝了起來……哈哈，完全醉倒了。葉琴，這是沒有法子哪！哈哈，我回來得晚，也是這原因。真對不起呢！」父親像這樣酩酊大醉，直到半夜回家，當然不是時時有的。而且一過這揀花苗的季節，他已經不到那裏去了。平常他是誠懇而勤勉的，不是嗜酒若命的醉漢，所以他只能算一時的醉鬼，不久又回復到原來的狀態。

紫羅蘭花將要過時，又得開始種其他的花卉。種花人的慣例，總不讓土地空閒，花匠因為要賣高價，所以花得應時上市。一年中主要的節日，也是花匠們最重要的時日。有許多善男信女，將聖徒的名字，取作自己的名字，在紀念聖徒的節日中，他們的親朋，全要送花給他。所以一逢到這些節日時，既有許多人受人祝賀，巴黎的全市，便差不多成了花都；不只花店和花市，非常繁盛，就在街頭巷尾，也開設了臨時的花攤。那時候的熱鬧，好似耶穌聖誕節一樣。花匠們等過了紫羅蘭花的季節，便將在七八月中的聖徒節日，如聖瑪麗亞節和聖路易節，趕花上市，他們在花牀和溫室中，專種雛菊，石南一類的花卉。但是要到定期上市，是很麻煩的。花開得早，在節日之前，便沒有人要買。如果開得遲了，又成了明日黃花。所以要不早不遲，剛在節日那天怒放，那程度實是不容易的。要這樣湊巧，是不可以人力強求的。要事先推定，調節得很好，處處需要苦心孤詣。可是我家的父親，最擅長這一點，他沒有一次讓花兒開得太早，或太遲的。他像有神祕的方法，能使花在可以出賣的那天盛開。

八月五日的那一天，我們園中的花已含苞欲放，園裏的雛菊，滿綴着可愛的花蕾，溫室內玻璃窗下的石南，受了透過玻

玻璃的陽光臨照，也長成得很，石南在三角形的尖頂，一直下面，全是纍纍的苞蕾，滿眼全是可愛的景色。我一看見那些花時，高興得很，父親更喜逐顏開，時常搓着手，含笑地看着我們：『今年我們的生計無憂了！』他預想這些花全部賣後，可以多一点錢，自然不禁高興。我們星期日也不休息，把花木培養得這樣好，每日流汗工作，這便是報酬。現在栽培已告一段落，只得時時花開。我們爲了一息疲勞，在初五那天的星期日，一家人都到別人家裏去遊玩。

鄰村同樣的花匠招待我們，連卡彼也去。我們在三點鐘時，弄完工作，匆忙地收拾完畢，關起門戶，父親還拿着一把大鎖，將那夜我倒在那裏的傍門，也上鎖了。我們在四點鐘高興地出發。我挽着小曼，在田路上跑。卡彼雀躍狂吠。它本來不能靜坐在屋子裏，度着無聊的日子，而且我也不能儘陪着它玩，它願意在道路上過活。今天跑上山野，似乎使它想起兩年前的生活，它於是高興得亂跳了。

我們全穿上最漂亮的衣服，路上的行人，都要向我們注目。我不會先看自己，看那小曼，帶着麥桿帽子，穿着水色衣裳，模樣真可愛啊！也許她這時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吧。至於那裏招待的情形，我也不用多費辭。我們在搬到庭前來的桌子上，吃過可口的飯菜，快樂地在一起，也忘了時候。吃完之後，有人看到在落日的附近，突然吹起一塊大烏雲。我一看見那東西，也立刻感到恐怖，想到暴風雨不久來臨！父親忽地站起說：『哎喲！孩子們，快回家去吧！』『要回去嗎？』小孩子們失望地說。小曼也做手勢，不大願意就回去。她平日很聽從父親，今天也可不同了。『風暴迫在近期，一下子就會打碎了玻璃門窗！立刻告辭回家吧！別慢慢地啊。』我們知道玻璃門窗，是花匠的性命。若給風暴襲擊，這一家也要同歸於盡了。

孩子們於是匆忙地站起來。父親忙碌地看着我們說：『老大老二，先和我跑回去。克民和葉琴帶着小曼，在後跟來。』父親說過，連忙向主人夫婦道謝，帶着兩個孩子出去了。我們一起同走，可是心裏雖急，小曼總跑不快，我和葉琴鼓勵她趕快前進。我們真的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呢。

立刻空中黑雲四佈，驟雨似乎立刻就要來到，風捲砂塵，在半空中亂舞。我們被捲在這砂塵中，只好背着風，將兩手掩住眼睛。若是吸一吸氣時，滿口全吸了泥沙。遠處隆隆的雷聲，漸漸地迫近起來。電光在閃爍着。葉琴和我攜了小曼前進，心裏越

急走得越慢，我們能在驟雨前趕到家裏嗎？父親和兩個哥哥早已趕到家裏嗎？那時雷聲越響越近，黑雲籠罩，有似天昏地暗，我突然聽見在雷聲裏有着好似千軍萬馬奔馳的聲音。一轉瞬間，劈劈拍拍地，冰雹擊在路上。最初的時候，還只是小粒子，打在我們的面上。不久立刻變成大粒了。而且落得像雨雪一樣急和密，我們只好跑到路傍一家門下去避難。冰雹落得像瀑布，我從未看見過，也是想像不到的。不久道路上像冬天下了雪一般，完全白了。

大如鵝蛋的雹粒，落在地上，聲音自然怕人。尤其是各處玻璃碎裂的聲音，更是激響。屋頂上的冰雹，將被它破碎的瓦，和崩落的牆壁，石版的破片等，一齊打了落來，道路上也給這些破片堵塞起來了。「呀！玻璃窗！」葉琴感到絕望，高舉兩手向空高呼。我的心裏也這樣絕叫着。「也許父親已經回到家裏了吧？」就算回到家裏，也來不及將蓆蓋起。玻璃來，玻璃一定完全粉碎了。「我曾聽說，冰雹有些地方是不下的。」「可是這裏離家很近呢！那裏一定下的。如果冰雹像這裏一樣，那麼我家也完了……」

我知道每百張玻璃要五六百法郎；我們家中有五六百張玻璃，如果全部破碎時，單是玻璃，要受二三千法郎的損失。再加上栽培花卉的損害，這筆帳真難於應付了。我還想詢問葉琴，可是她已沒有說話的力氣，好像看見自己的家給火燒完，現出滿懷的絕望，凝望着從天急降的雹粒。我看見她這樣，也不忍再和她說話。幸而可怕的雹，不久便停了。只下了五六分鐘。黑雲向巴黎那方飛去，我們趕快從門下跑出來。堅硬的雹粒，堆在路中，恰像海邊的小石灘一樣，我們不容易趕路。積雹幾乎要埋沒我們的足跟。小曼穿着麻布的短鞋，更不良於行。我便背了她回家；她出來時那樣的踴躍，現在卻垂頭喪氣，她的眼中，還儘流着熱淚。好容易到了家門前，大門還洞開着，我們一直走到花園去。呀！這可怕的景象！映在眼裏的東西，全是破碎淨盡的窗戶，花卉，都成粉碎了。玻璃的破片，和雹粒混在一塊，堆成雜亂的小丘。記得早上花園裏還齊整璀璨，現在除了不堪入目的零落外，再剩一點東西了。可是我們不見父親。我們三個人，到處尋找，總是不見，便跑到溫室裏去。那裏玻璃粉碎，父親將折斷的石南當作椅子，正頹喪地坐着。他的兩傍，坐着悲哀的長男和次男。父親聽見我們踏着碎玻璃的腳音，擡起頭來，他看見我們時，長嘆一聲。「呀，可憐的孩子！」他緊抱着跑近他的小曼，默默地垂淚。呀！這不測的風雲！現在只要看花園的情景，已足

使我腸斷，再想到這損害的結果，我更不寒而慄起來。

亞歷和葉琴，不久便告訴我，在十年前，父親買了這花園，自己經營。買花園的錢，一半是借來的。最初經營花匠的四五千法郎資本，也是借來的，訂着十五年內還清的契約。合同很苛刻，說若有一年不能照納，要沒收土地和房屋。所以從前總是如數照納的，現在卻不行了。即使再要種花，卻也不行。父親深陷入絕望的境地了。父親用什麼方法來應付呢？幾天中，孩子們不敢高聲說話，一家人全很憂慮，到了我們應該賣花那天的次日，本來那天要支付今年份的債額的。我們看見一個穿黑衣服的紳士，跑進家中，態度傲慢，拿出一張貼着印花的紙，在空白處填上幾個字，交給父親。他便是送公文的傳達吏。從那天後，他每天都來，不久便認識了我們。

「亞歷君，澤民君，葉琴小姐，你們好呀！」

他一一向我們候安，然後像給朋友東西一樣，含笑將那貼印花的紙給我們。「孩子們，再見！」他向我們告別，又回去了。那時，父親領天不在家裏。

他每天都到巴黎去。平常對我們多說話的，現在總不告訴我們了。因此我們也不知道他到巴黎去做甚麼，聽說他是到法庭去的。

我聽見這「法庭」兩個字，總是害怕，梅力老人也曾到過法庭，我知道在法庭上，一定要吃虧的。可是這次審問的結果，要等待宣判，不久，秋盡冬來，父親也沒有錢修理溫室，和換新玻璃窗。他只在原有的花園中，種着一些青菜，和普通的花草。不預備賺錢，只藉此糊口，也好消遣時日。

可是有一天下午，父親比平時更頹喪地回來。對我們說：「孩子，你們聽吧！我要完了！我想離開這裏出去。因為我當父親，要述說這一家中的大事件，而且我不是這家中的骨肉，所以想避開了，讓他們說。可是父親招呼我留着，「克民，你不是這家裏的人嗎？你也是我的孩子啊。我現在要對你們說的話，也許你尚不能完全明白，不過你已吃過苦來，你大概可以領略一點……我的孩子們，我不能再和你們在一起了……」

大家聽見這話，一齊發出驚懼和悲哀的喚聲。小曼跑近父親，眼裏流着淚，和他接吻。『小曼，將你這樣的好孩子丟棄，我絕不是願意的，你原諒我吧。』

父親緊抱着小曼，再說：『法官宣判我，將借債還清，可是我那裏有這筆錢呢！所以除開沒收這房子和一切用具外，我還得坐三年監獄！』我們不覺放聲痛哭。『呀，你們雖然傷心，法律卻是無情的。聽律師說，從前欠債不能還清，那麼，債主可以來分割那人的肉。幸而現在沒有那樣殘酷的事了。我只要坐三年獄，便可了事了，可是最使我擔憂的，就是你們在這時期中間，怎麼樣呢？我想到此事，就不覺心如刀割。』我不知道其他的兄弟姊妹怎樣想，可是在我一身，卻再沒有這樣可怕的事情了。『我關於這事，已幾經籌劃，我即使坐牢，也不教你們輾轉溝壑的。』我才放了心。『克民，你給我寫封信到都魯斯，那裏有我的姊姊，待我告訴她這事，叫她快來，她一來了，因為她很能幹，洞達世故，一定會想出安頓你們的方法。』

我從來不曾寫過信，這是很難爲的。等那位姑母來後，再籌劃安頓我們的方法，那是不可靠的。但是除此之外，實在一無他法，我們是不懂世故的小孩子，因此壯起膽來。可是在那位姑母未來之前，專門拘捕債務人的警察，卻比她先來了。那時剛巧我和父親兩人，在往某處的途上，忽然三四個法警，圍住我們父親，不想逃走，只蒼白了顏色，向他們懇請，讓自己再回家一次，向孩子們分別。有一個警察像同情地說：『你別膽小。債務人的牢監，決不是怎樣可怕的。他們大都是正直的，所以待遇也很寬大。』

他們准許父親暫回家去一次。我到花園裏去找到長男和次男，大家走進房中時，父親正緊抱着天真爛漫的小曼，她在嗚咽啼哭着。一個警察，低聲向父親關照了一聲，父親點頭說：『好，我就走。』父親這樣說，站了起來，放下小曼，她還不忍分離，緊抱着父親。父親依次吻着葉琴，亞歷澤民，和小曼。我淚眼模糊地站在一角。突然父親向我說：『克民，你爲甚麼不來和我接吻呢？你也是我的小孩子呀！』我跑上去，父親熱烈地吻着我。父親最後說：『你們好好地等在這裏。不久姑母一定要來的。』父親這樣說後，將小曼送到了大女兒的手上，警察們帶着他走了。我想跟着父親出去，但是葉琴用眼色阻止了我。我們等不到不見父親的影子，大家放聲大哭起來，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我們早就知道，父親總要被警察捉去的，可是大家全希望姑母早一點來，會有甚麼辦法。從前在兄弟姊妹之中，葉琴大姊，是我們的靠山，自從遭了風暴之後，她時常安慰和勉勵我們，和生活奮鬥；可是到了現在，她也無能爲力，像我們一樣地頹喪，沒法再來安慰和勉勵我們了。她只能騙騙小曼吧了。我們已落入黑暗的境地了。

那位姑母，在父親被捉後一小時，才從鄉下趕到。這位姑母是有心計和很能幹的人。她在巴黎十年，曾做過奶媽，雖然不曾受過教育，可是洞達世故，和明白度日的艱難，她到了家裏，來指導我們，使我們安心。我們又有了第二的靠山。可是她是鄉下女人，沒有多大財產，不能擔任這樣的重負。而且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家中最長的，是十八歲的姑娘，最小的是八歲的啞吧小姐，兄弟姊妹，就有四個人，更加上我，五口嗷嗷待哺，姑母將怎樣處置呢？她真能在貧困中間，負上這五個小孩子的重擔嗎？姑母去向她做奶媽的舊主人商量。再到監裏去和父親說過。終於在她到巴黎的第八天，我們的運命決定了。以前，這位姑母，不向我們說明她的計劃，等到她辦妥事情時，那已經不可挽救了。

小孩子們，都還不能自立，所以決定，由伯叔們，各領一個去養育。小曼給這都魯斯的姑母帶去。長男到在華魯斯做鑛工的伯父那裏去。次男到在聖甘單，經營花園的伯父那裏。葉琴嫁到大西洋岸的依斯南那裏的姑母的家裏。這樣分配完了。然而我雖等着，卻輪不到。姑母這樣說完，就不再開口了，我以爲她忘記了我，所以上前幾步說：「姑母，我呢？」「你嗎？你不是這裏的人呀……」「可是，我甚麼事都可以做的。」「但是，我已經說過，你不是這裏的人，沒有法子。」「你試問問葉琴或亞歷，看我是不是真能做事。」「你或者會做。可是你要吃飯啊。你又不是家裏的人，我不能管顧這許多呢。」大家同聲幫我：「克民是家裏的人啊。直到現在，他總是的。」小曼更跑到姑母面前，合掌含淚，爲我懇求。姑母說：「小曼，我不能將這小孩子帶去。你還是斷念吧。你因爲是我的外甥女，我將你帶回去，即使我們家裏的人，要多說話，或是在吃飯時做出吝惜的模樣，我只要說：「她是我家裏的人啊。」那麼就完了。若是別人的小孩子時，我怎麼說話！這不只是我一個人這樣，就是依斯南的姑母家裏，或是甘單的伯父，也是一例。自己雖然窮困，對於自族，卻不能不照料，可是在這年頭兒，要舍己救人，那就做不到啊。你不要當我刻薄，還是斷念了好。」

我知道多說也無用。姑母所說的也是實情。我不是「家裏的人」啊！我沒有強求的權利。而且，這位姑母，言出必行。她告訴我們，明天我們得各奔前程了。她將我們送上牀去。我們回到房裏，大家圍住我。小曼啼哭着纏住我，他們不管一家的離散，心裏全不顧及自己，只是爲我設想。我想到他們是這樣的時候，雖然姑母說過我不是「家裏的人」，但是我現在感到自己也是他們的同胞一樣，我不覺勇敢起來。同時，我胸中記起一個念頭：「大家請聽，姑母說我不是「家裏的人」，可是大家都當我是家裏的人吧？」「不錯！我們永遠當你是自家人！」他們異口同聲地說。

「謝謝！我也是這樣想。那麼，我以後要讓你們看，我們都是兄弟啊！」次男澤民問我：「你想到那裏去呢？」葉琴想了想說：「前幾天，我聽說巴黎有一家人家，要雇一個僮僕。明天我給你去問問看吧。」「不用，我不願意去做僮僕。而且，一到巴黎去做僮僕，我從此看不見大家了。所以我想從新穿上羊毛衣服，背上豎琴，再過我兩年前的生活。我漂流着從依斯南走到華魯斯，從華魯斯走到甘單，從甘單又走到都魯斯，這樣可以看見你們了。我也像和大家在一起一樣了。我還不會忘記歌兒和旋舞曲，現在年紀稍長，一個人總可以勉強度日吧。」大家都贊成我的話。我在悲傷之中，因此感到不少安慰。我們思前想後，談論不及。我遊行的路徑，依着小曼的希望，決定先從葉琴的那裏，依斯南出發，到亞歷的華魯斯，再到澤民的甘單，最後才到小曼那裏的都魯斯去。這是小曼想一次知道大家消息的妙法。那時夜已深了，姑母雖然將我們趕上了牀，可是誰都不能安睡，尤其是我更不能成眠。

次日早上八點鐘出發，姑母雇好一部大馬車。先到牢獄，讓孩子們和父親作別，然後到火車站去，從此東西分飛。在出發的一小時前，葉琴喚我到花園裏去。「克民，這次要分離，我想送你一點東西，可是只有這個東西，請你留起做紀念吧。這盒中裝着針線和剪刀。這本是我的乾媽給我的，我想你在路上，一定有用牠的時候，那時你就當見我一樣吧。」當葉琴和我說話的時候，亞歷走在我們的近旁。等到葉琴走進家中去收拾東西，只剩我一個人，在感激她的好處，亞歷便走近我。「克民，我積了兩個二法郎的銀幣，我想給你一個，你肯收嗎？你肯收了，那我多麼高興……」我知道，他錙銖必積，經過長遠的時間，才積成這兩個二佛郎的銀幣，然而他現在要給我一個，他這真意，實在感動了我。我想不受，可是他硬不肯答應。將那光亮的銀

幣，強塞在我手裏。我也卻之不恭了。澤民也不會忘記了我。他將從前父親買給他寶貴的刀子，給我做紀念。可是俗語說，將刀子給人時，就會割斷友情，所以他向我要求一個銅板，當作交換。時間立刻就到了。我們的別離，一分分地迫近了。然而小曼能將我忘記了嗎？當我聽見馬車停在門前的聲響時，小曼才從姑母的房裏跑出來，向我使眼色，到花園裏。『小曼！我聽見姑母的喚聲。然而她卻不睬，趕快跑到花園裏去。在種花或種菜的園裏，本來是不許野花草存在的，幸而花園的一角，還有一株不曾掘起的玫瑰花。她帶我到這株玫瑰花的近傍，折了一枝剛開的，有兩粒蕾的小枝，自己拿了一粒，送一粒給我。我望着她深情的眼光，心裏充滿了不可言喻的感激。』小曼！小曼！』姑母在催喚着。各人的行李，也全裝上馬車了。

我拿起豎琴，喚着卡彼。卡彼看見我的樂器和羊毛衣服，知道又要開始漂流生活，歡喜得跳上我的身來。那卡彼，在大路上自由地跳跑，比靜坐在家中要好許多倍。我們在最後的訣別中，交換了無限的親吻。姑母卻緊催我們，將長男次男和長女三人，扶上馬車，又叫我將小曼抱進車裏，讓她坐在姑母的膝上。我聽了吩咐，將她抱進車裏，放在姑母的膝上，可是，一切完後，我還癡然木立，忘記下車。姑母將我推出車外，自己關上車門，叫馬夫立刻走。我眼淚朦朧，看見小曼從車窗裏，探出頭來，她那可愛的手，向我送吻。不久馬車一轉角，就看不見了，只有惜別的灰塵，依依地在那裏。

我抱着豎琴，讓卡彼站在足傍，凝望着馬車的駛去。忽然那個被託看家的男子，拿着鑰匙要來鎖門了。他看見了我，就說：『小孩子，你站在這裏，究竟到幾時呢？』我立刻要走了。『我清醒過來，這樣回答他。』到那裏去呢？』『隨我走去。』那男子聽見我這話，好似可憐我，望着我說：『要是你高興，到我家裏來，你願意嗎？目前雖然不會有工錢給你……』我敬謝他的親切，辭謝他的提議。『那麼隨便你好了，自己身體要留心啊。』那男子也走了。家門鎖了起來，馬車早去得遠了。我將豎琴的皮帶，穿過肩膀，喚了一聲卡彼：『喂，走吧！卡彼！』

住了兩年的房子，我再反顧一眼。藍天晴日，氣候也很暖和。記得我和梅力老人，倒在這門前的當時，大不相同了。現在又要和這留戀的家永遠訣別，人生真無常呀！我想起這兩年中間，只是我街頭生活的暫時休息，也給了我不少力量。而且我更感到滿足的，便是這時期中，亞根一家人給我以人類的真情。我們的心結在一起，我在這大世界中，不是孤獨者。

了。我的生活已有了目的，我要爲愛我的人，和我所愛的人們而工作。努力展開在我面前的新生活！努力向前走！

十三 絕路逢故友

向前走！

可是走到那裏去呢？本來我可以自己找路走。我雖是一個小孩子，現在是做了主人了。我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自由行動。……但是這也不行呀！愛玩耍的小孩子，總望能脫離羈絆，他即使有了挫折，後面總有退步。我呢？一着錯，便滿盤皆輸，誰來救援我呢？我寧願受他人指使，終日忙碌，比自由行動，反使我更安心快樂呢。可是我現在自己做了主人了。我非得自由行動不可。我將怎樣開始這新生活呢？我想：姑母雖然逐我出來，不讓我跟着進牢獄，可是在這兩年中，亞根像親父一樣地看顧我，現在我應該跑去和他一見，給他一個最後的接吻呀。

我總得先去看看亞根。我雖然不會到過甚麼負債者的獄裏，不過，最近時常聽到那監獄是在克里斯地方，當然可以找到。姑母和小孩子們，既然可以去望父親，那麼，我當然也可以。我也是亞根的孩子呢。亞根也一律的愛我啊。但是我不能讓卡彼在巴黎亂跑，免得惹起警察的取締。過去的經驗，使我非常害怕警察。我決不忘記都魯斯的那件事！我不管卡彼難受，只好將它縛了；其實卡彼那樣有教育的，品性高貴的狗，拘束了它，簡直是在侮辱它。我牽着卡彼，總算走到了克里斯的牢獄了。牢獄的門，那樣的陰暗，好似墳墓的門一樣。墳墓只有冰冷的石頭，然而此地，卻活生生地埋了無數的囚人。我躊躇了一會，不敢踏進去。我想避開人目，也感到進去了，使沒有再見天日的希望。我早就想像到了要從獄中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我又知道踏進獄門，也不是輕易的了。可是我現在只好硬着頭皮前進，無論遇見什麼人，我就將我的目的告訴他。請他許我會面。

他們立刻帶我到會客室裏。我所想像的東西，像鐵窗木柵等之類，那裏並沒有。不久亞根走出來，但是，他也並不會帶着刑具。他看見我，像是很高興：『克民，你來得正好。我今早正怨着姑母，爲甚麼不帶你來。』亞根的話，消釋了我的悶氣。我說：『爸

爸！我今早很想和他們一起來，可是……姑母說，這不關我的事，而且……」
「可憐呀……克民，要知道世事，不能盡如人意，你也別怨她。她的丈夫只是一個看守河閘的工人，僅足糊口，當然不能再養活你……可是方才我聽見孩子們說，你又要過漂流的生活，你該不會忘記那時倒在我家門口的情景吧？」
「爸爸，我那裏會忘記呢？」
「那時你還有你的師父照料。現在事情是不能逆料的。你雖說已長大了兩歲，可總是小孩子。你一個人過那種街邊的生活嗎？」
「我還有卡彼呢。」
「卡彼一聽到有人說它，照例吠着走上前來，表示它無論何時，都顯効力的模樣。」

「不錯，卡彼是一匹好狗，不過狗怎能幫助人呢？」
「我自己唱歌，叫卡彼演技。」
「只有卡彼就能表演嗎？」
「我想教它一點技藝……喂，卡彼，你能聽我的指揮吧？」
卡彼將前腳按住胸前，表示答應。
「克民，我想你還是尋一點工作做好。你已經完全是工人了，只要你有心，總找得到位置的。這不比漂泊好得多嗎？漂泊的生活，是不長進人做的事。」
「可是您知道我不是不長進的人呀。我沒有一次想偷懶的。若是我再能和大家在家裏，自然是很高興做工，可是要我到別人家裏去做奴僕，我卻不願意。」
我特別重說這最後的幾句話，所以亞根不做聲，只是看着我。
「克民，你常說你的師父高傲，我看你也和他一樣……不到人家裏去當奴僕，也有你的理由。現在你離開了我，我一切全可以隨你，可是我卻爲你的將來着想。」

亞根的話，使我遲疑起來。一個人孤單地漂流，我早知道危險。比如討不到錢，或是到處被逐，或是狗兒又給狼吃了，或是迷路阻雪，要和飢寒苦鬪得精疲力盡。而且往往沒有隔宿的食宿。從前的經驗，使我相信亞根的忠告，確是實話。然而，要謀得一日三餐，不去漂流，就只有去做奴僕。我卻絕不願意去做人家的奴僕。我曾經拜梅力老人爲主人，雖說是金錢買來的，可是這主人也就是我的恩人。我決意除這老人之外，不要再有第二個主人。而且假使我變更初志，去當人家的奴僕時，那麼，我就要違背對葉琴他們的約，要使他们失望了。他們的消息不能互通，我怎能對得住他們呢？我毅然決然地對亞根說：「爸爸，你要知道孩子的消息吧？我還要到巴黎來的……」
「我早聽小孩子們告訴我，可是我不能因爲自己的便利，不顧他人。做人應該先顧到他人，不能只自私自利。」
爸爸謝謝你，我現在聽了你的教訓，我不能自私不跋涉，不顧爸爸和大家——和小曼的事了。」
亞根默默地看着我，突然流下淚來，緊抱着我。
「克民，我聽你這樣說，我不能不和你親吻。你真是好孩子呀！」那

時我們並坐在會客室裏的椅上，我感激地伏在亞根的懷裏，這時候我忘記這裏是監獄了。

忽然亞根推開我，站了起來。他抖着聲音，屈膝祈禱：『我的上帝，求你保佑這小孩子！』在深沈的靜默之後，亞根忽然從袋裏掏出了一隻繫着細皮帶的錶來。『克民，這錶給你做紀念，你收了吧。我沒有值錢的東西，這錶要時常開動那針，否則就要停的。可是總還可用。我只有這一隻可以送給你。』亞根將錶給我，我正想還他。可是他說：『克民，要知道我住在這裏，有了一個鐘，時時留心時間，度日如年，只有增加苦痛。克民，以後恐怕再不見你了，你自己保重點好了！』亞根抱着我，作最後的親吻。

他牽着我送到門口。我心亂如麻，茫然走出獄門。我還記得，那時我走出獄門，只木立在街路當中。

我惘然站在獄門前，自己失了一切的主意。偶然將手插入袋裏，才知道袋裏有着亞根的錶。呀！我的錶！我像摸着了魔術的手杖一樣，立刻忘記了一切的悲哀和苦痛。我有了一隻錶呢！只要拿出來一看，就可知道時刻了！我連忙拿出來，驕傲地看了一眼時刻。已快近正午了。在我，無論什麼時候，對我全沒有關係，可是，我知道現在是十二點鐘，心裏非常高興，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而且好像錶這東西，是我可靠的朋友；我覺得我有一位可以諮商的朋友了。

我獨自高興着，忘記卡彼也在陪着我高興。卡彼叫着我的神邊，細聲吠喚，叫我注意。但是我總不留意它，後來它大聲吠起來，用力拉着我的褲子。我才像從夢中醒來一樣：『卡彼，什麼事？』卡彼望了望我，見我尚未明白，它便蹬起後腳，前腳敲着我裝着錶的袋卡彼還記得梅力老人在世時一樣，給諸位貴客報告時刻。取出了錶，凝看片刻，搖尾吠十二聲。只要這一點，我一定可以表演賺錢糊口，這是多幸福啊！

我們這時正站在監獄門前，引動了行人的注目，有人故意停步看我們。我想在這裏排演起來，一定門庭若市，不過害怕警察，只好將這念頭打消。最後向監獄望了一眼離開了。我們這樣的漂流生活，第一要一張法國地圖。我想先買一張來看，來決定我們的去向。我知道地圖是在塞因河邊的舊書攤裏有買，所以我又折回來，穿過公園，從博物館傍，走到塞因河岸。我找了幾家舊書攤，總沒有合意的地圖。我要一張精裝的上等貨，價錢只肯出五佛郎，所以不容易成交。幸而結果總給我找到

一張帶黃色的舊地圖。出了三個佛郎的代價。我一有地圖，就可大膽離開巴黎。我很想早一刻離開這裏。我來查閱地圖，我們有兩條路好走。一條是到楓丹白露的路，一條是到奧良的路。我便揀了向楓丹白露去。

走到了郊外，我無意中想起支那街上開爾和馬撒的事，下了鎖的鍋子，可怕的鞭笞，我總不會忘記；我漸近聖梅達爾寺前，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子，靠在寺前牆上打盹，手裏還抱着一枝凡華林。他的模樣有點像馬撒。頭顱巨大，眼光溫潤，加上慘傷的表情，滑稽的面貌，十分像馬撒，可是仍舊像從前一樣的長大。

我更走近幾步，看清了他一定是馬撒。馬撒也認識是我，蒼白的臉上浮起微笑。『原來是你。記得在我還不會進醫院的前一天，你和我一位白鬚的老人，到開爾的家裏來的，那天我真倒霉呢。』『你現在還在那裏嗎？』馬撒看看四周，低聲地告訴我：『開爾已經入獄了。因為他虐死了一個小孩子。』

我聽說開爾入獄，心中大快，我明白了，殘酷的監獄，用來對付惡人卻很好的。『那些另外的小孩子呢？』『我早已不在他家裏，所以不知道。我從醫院出來後，他知道我不堪虐待。一加敲打，又要將我送入醫院。所以和馬撒班，訂了兩年的約，將我賣給他們。在馬戲班裏，他們叫我演鑽大砲的把戲，誰知最近我的頭長了一些，不能再在大砲孔中鑽進鑽出。所以，昨天早上我被逐。先到開爾的家裏去，看見門都鎖起來，鄰近的人們，告訴了我一切。我無家可歸，所以只在這裏徘徊。昨天到現在，沒有吃過一點東西，肚子餓得要命。』

我雖不是有錢的，然而總能給馬撒一飽。我想起當時自己從都魯斯出來後，各處失望，在飢餓中度日子，若是有人能給我一片麵包，我便永不忘一飯之恩。現在馬撒餓到如此，我深深地起了同情。『你且暫待一下。』我跑到街角的麵包店裏，買回一個大麵包來給他。馬撒一接到手，像餓鬼一樣，狼吞虎咽着，不久將一個麵包吃光了。『你以後怎樣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你沒有事做，到那裏去找飯吃嗎？』『我想賣了這凡華林，實在我早就想賣了，可是有些捨不得牠……我每當心中難過時，就到僻靜的地方去，彈弄一會凡華林，立刻忘記一切的悲傷，到了一種不可言喻的境地。』『那麼你就在街邊，彈彈凡華林，掙幾個錢，不是很好嗎？』『我會這樣做過，可是誰也不肯賞錢，自然沒有辦法。』『這樣痛苦的經驗，我也曾

有過。所以對他的話，很是同情。「你呢？你現在怎樣度日？」馬撒反問我。「我現在做了一班的班長了。」「那麼，你讓我加進你們的班裏，行嗎？」可是我們的一班，也只剩下卡彼一個了。」「不要緊的。我們兩人就成一班，豈不好嗎？好朋友，我求你，請你不要丟我在路傍，否則，我只有餓死在溝壑裏！」這句話深切地感動了我。我知道餓死在溝壑裏是實話。馬撒接着說：「我也可以幫你的忙。我會彈凡華林，做把戲，跳繩索，穿鐵輪，也會唱歌。而且我願意做無論甚麼事，甚至做你的僕人也好，求你收了我。只要你給我吃飯，我也不要工錢。你的打罵，我都甘心承受……不過請你不要打我的頭……那給開爾打得太利害了，現在摩它一摩，還隱隱作痛。」

我聽得這話，心中難過，幾乎流淚。我怎肯遺棄這可憐的小孩子呢？然而我自顧不暇，此後能再背上這擔子嗎？我正在沒法的時候，他對我說：「我們兩個人合起來，就可度日。我們在一起，一定可以掙到錢的。」我記起從前梅力老人的話了：他常說，只要有像我一樣的小孩子有兩個就好了。不錯的，兩個人總比一個人便利得多。「好，我帶你走吧。」馬撒牽着我的手，高興得流淚了。我也不禁陪他流淚。在一刻鐘中，我們離開巴黎。

正是暮春時節，四月的太陽，照耀在晴空。和我第一次跟老人初到這裏時相比，人事變化真不可料呀！乾爽的道路，沒有一點泥濘，野外到處開着野菊花。各處的庭園，發出盛開的花香；微風拂過，牆上的花瓣，紛落在我們的帽上。小鳥唱着甜歌，燕兒追着小昆蟲，低飛掠過地面。卡彼更是得意忘形，在我們周圍雀躍；它向着馬車也吠，向着石頭也吠，彷彿心裏高興似的，無緣無故地，向着一切東西亂吠。馬撒默默地前進，一邊想着各種的心事。我不願意驚動他的沉思，不敢向他開口。實在我也在一面想着心事，一面前進。我們沒有一定的目的，也不知道應該先到甚麼地方？

我約定最後到小曼那裏去。可是其餘的三個人，我們沒有決定先訪那一個。我可以自由行動。我們從巴黎向南走，當然不能先到北邊去看澤民。我們選定先到葉琴或亞歷那裏。我想取道南方，一半是想因此可到青鳩，去看四五年不曾見面的寶蓮（我從前稱她媽媽的）。我長久不見寶蓮媽媽，但我決不是忘了她。我會寫信，我不會寄她隻字片紙，也不是我的忘恩。實在，我常想寫信給她，可是每次我想到了耶隆。若是他已經到巴黎去了，那是很好，否則我的信一入他手，他藉此來找我，

或者又會將我帶回去，也許再賣到別處去。我懷着深深的恐懼，所以直到現在，還是不敢和她一通消息。我想重會寶蓮，自從得了馬撒之後，更加強烈。我單身到青鳩，未免困難；現在有了馬撒，我可以叫他先去偵探。若是耶隆已經不在家時，我立刻就可以去會她；若是在家時，我又可以喚寶蓮出來，到外邊相會。我想出了這種辦法，便拿出地圖來，查看路線。我們走到曠野，暫事休息；我在背囊中取出地圖，鋪在草地上查閱。從這裏到青鳩，有一百多里路，沿途有七八個大都市。我在這些都市中，演技賺錢，大概旅行毫無困難。我告訴馬撒自己的計劃，再將地圖收入囊中；忽然，我想將我的東西，拿出來向馬撒誇示一下，我將囊裏的東西，全搬了出來，列在草地上。我有三件全新的襯衣，三雙襪子，五條手巾，一雙穿舊的鞋子。馬撒凝望着這些東西。我問馬撒：『你有甚麼呢？』我除了這凡華林之外，一無長物。『既然我們是夥伴，我將這些東西，分給你一半吧。我給你兩件襯衣，兩雙襪子和三條手巾。但是你要和我輪流背這背囊。』馬撒想推辭，可是我彷彿言出必行，不容他多開口了。我將葉琴送我的裁縫盒打開給他看。小曼給我做紀念的薔薇花蕾也還在，馬撒也想給他看，但是我叫他別動我這個東西，仍舊收藏起來。

我還嫌現在身上的褲子太長，不便做事。表演者的褲子，應該是短的，襪子上也要用絲花邊滾邊。我現在想做甚麼，沒有半點兒阻礙，可以隨意實行。我取出葉琴送我的剪刀，來剪褲子。『我在剪褲子的時候，你彈彈凡華林，讓我一看你的本領。』我來試一試吧。』我在剪褲子，馬撒彈彈凡華林。最初我還是一邊剪我的褲子，一邊聽着，到後來，我竟忘記移動剪刀，給他的演技迷醉了。馬撒的奏法，簡直和梅力老人一樣。『你從那裏學來的呢？』我不會跟誰學過，但也可以說我到處有師。我是聽來的。』『誰教你看歌譜呢？』我不會看歌譜。我只聽來學着彈吧了。』『哦，你真不錯。但是不會看歌譜，也有不便處。我有空時來教你吧。』『你知道一切嗎？』馬撒聽我教他看地圖時，早佩服我的博識了。『我自然知道一切。我是一班的首領呢。』我還想顯本領給他看，所以一邊彈着雪琴，還唱一個歌兒給他聽。我唱最擅長的『拿破里之歌』。馬撒側耳傾聽，讚不絕口。我們兩個是音樂的天才呢。然而我們自己道好，也不值一文錢的。我們找到今晚的食宿了。

縫好褲子，裝在背囊裏，馬撒先背起來。我們決定走到那裏，便開始『克民班』第一次登臺。『你教我學唱歌好嗎？我學

會了，我們兩人可以合唱。我還可以彈凡華林來伴奏。來應和你的歌聲。」

我們一路談着。下午到了一個很大的村裏。正在找適當的地方，卻到了一家農家的門前，那裏有許多衣裳華麗的男女們，胸前佩着花束。也許是鄉下的結婚禮。我想這些人聽了音樂，一定要跳舞；我便帶着馬撒和卡彼，走進庭裏。脫下帽子，像梅力老人一樣，驕傲地向他們致敬，然後向靠近我身邊的一個人說話，我們想奏樂助興。這青年的臉很紅，態度和善，身上穿着硬領的衣服。他並不回答我，只將身體轉了一轉，因為他的領子又硬又高，衣服緊身，他轉變方向時，只好全身移動。他將兩個手指塞進口裏，呼嘯了一下。叫卡彼嚇了一跳。他看見了人們看他時，便開口說：「諸君以為如何？這小孩子說要奏樂助興。」男女來賓全贊成，叫着，快讓出跳舞的地方來。」他們選定庭的中心，在那裏徘徊的雞羣，都嚇跑了。「喂，你會彈對舞曲吧？」我不放心地用意大利語暗問馬撒。馬撒答：「會的。」我也會的，所以很是放心。從置物屋裏拉出車子，暫時做了音樂臺。我們兩個人爬上去。我們從前不會合唱過，不過歌曲很容易，還能合拍。那紅臉的青年來問：「你們那個會吹喇叭嗎？」「我會吹的，可是沒有喇叭。」馬撒說。「我去借來吧。凡華林的聲音太小了。」青年立刻跑去，我不放心地，又用意大利語問馬撒：「馬撒，你真會吹喇叭嗎？」「無論喇叭或笛子，我全會吹。」馬撒真是克民班中的好演員！

吹着喇叭，跳舞更熱鬧了。差不多舞過一切的跳舞了。一直舞到午夜十二點鐘。我們幾乎沒有休息。我雖然還可支持，馬撒因為身體沒有復原，頭腦衰弱，有點過勞了。我小心地看看他的臉色，他的臉色漸漸難看，眼睛擡不起來，可是他並不叫苦，仍舊拚命地吹着。幸而並不只我一人注意他。新娘也留意到了，她向大家說：「諸位，那較年小的孩子像疲倦了。我們來湊湊錢完場吧。」「讓這狗兒來領受諸位的盛情吧。」我這樣說，將帽子拋給卡彼，它唧着了，在賓客間巡迴。他們很高興這事，而且是祝賀結婚禮，跳了這長久的時候，自然全慷慨解囊。最後新郎還給了兩塊銀幣。我們不只得了多額的收入，跳舞完後，我們飽吃一頓，還睡在小屋子裏。次晨我們答謝厚禮出發，計算昨夜的收入，有十一塊錢光景。「這樣的收入，全是你的功勞呢。若是我只一個人，奏樂是不行的。」

我們頃刻得了十一塊錢，好似暴富了一樣。到了第二個村裏，買了很多的東西。先買一枝一塊半錢的舊喇叭，又買了一

些縛在足上的紅花邊，和半新的軍用背囊。從此我們不用兩個人輪流背行李了。買了許多東西，花錢很多，然而在離開這裏時，我的袋裏還有十二塊錢。因為天氣晴朗，正是人們行樂的時候，所以我們能賺錢。我想出許多戲目，不用重複地演一種把戲。馬撒和我很合得來，所以我們立刻好似親兄弟一樣。『我從未見不毆打部下的班長像你一樣。』有一次馬撒笑着我說：『你滿足嗎？』『滿足？這是什麼話？這是我生平最幸福的日子！我在故鄉的家裏時，也比在慈善醫院還不如。』錢越賺得多，我的希望越大了。我想遇見寶蓮媽媽時，一定能送她一樣令她吃驚的東西了。我的禮物，不但要使她吃驚，最好還要使她有用，殘年有所依靠。或者買一匹母牛，替代從前的紅犂。若是我送她一匹牝牛，她當然喜出望外了。我也怎樣高興呢。

呀！這是多麼美妙的幻想！我要實現這美夢，一定要真的買一頭牝牛送她。我不知道一頭牝牛需多少錢，大概總是很大的，要十塊以上吧。我所要的牝牛，應該大小適中。牛太大了，食量也大，寶蓮媽媽養不起，這樣使她爲了我的禮物，花費太多了。我先去打聽牛價吧。

十四 煤礦的生活

我們寄居的旅店中，常有牲畜販子們來往，我想向他們打聽一下。有一天，我問一位同宿的牛販，那人笑向旅店主人說：『老板，你聽見這孩子的話嗎？他要一頭大小適中的牝牛呢……你是什麼意思，難道想買一頭牛來，教它做把戲嗎？』

這話引動大家發笑，可是我倒不介意。『不會表演也行，只要牛奶多，食量小吧了……』他們還嘲笑不止。後來看見我說的真話，那人才告訴我，要一頭馴服的牛，牛奶好食量小，至少要六十塊錢到八十塊錢左右。他還說，若是我現在有六十塊現錢給他，他現在帶着最好的牛，可以賣一頭給我。我睡了後，還不忘他所說的話。我所有的錢，和牛價相差太遠了。我一時又不能賺到六十塊錢。若使我每天能够儲蓄三四角錢，將來總有一天，可以達到六十圓的目的。只要我履行不懈吧了。我想了一夜，決定暫不赴青鳩，先到華魯斯去訪亞歷。再到葉琴那裏，將來牝牛買成，那末到青鳩去找寶蓮媽媽。次晨我將這計劃告訴馬撒，他也贊同。『我們先到華魯斯去。那裏的煤礦，一定是很有趣的。』

我們改變方向。到華魯斯路途很遠。一直有好幾百里。像我們這樣一路表演，一路進發，路總是更長遠呢？幸而季節很好，表演順利，三個月後，當我們達到華魯斯時，袋裏已有五十塊錢。六十塊錢可以買一頭上等的牝牛，再添十圓便轎了。從華魯斯到青鳩，十塊廿塊，當然可以再賺一點錢。馬撤和我一樣高興，我也很是感謝他。因為有他做我的夥伴，我才可以掙到這樣的錢。

華魯斯在百餘年前，還是荒山裏的窮村，自從開了煤礦，一躍而成南部著名的工業地，現有人口一萬二千了。表面上看，這村景象荒涼。沒有耕地，沒有矮樹，沒有叢林，只有稀疏的幾株橄欖樹，栗樹或是桑樹，映在眼裏。也沒有野菜一類的東西。這樣山石遍地的地方，雖說有兩條河流，一遇下雨，立刻就泛濫。路上高低不齊，很是雜亂。大路上的軌道，一天到晚，都運行着煤車，弄得全條街上漆黑。每當下雨時，異常泥濘，一經晒乾，被風吹散，又在空中飛揚起來。甚至窗口屋頂和樹葉上，全染着漆黑的污泥。鎮上沒有一方紀念碑，沒有修飾廣場的銅像石像，自然更沒有公園了。人家的房屋，也並列着好似鴿籠。

我們在下午兩時，到達華魯斯附近。那裏藍天麗日，可是漸漸地前進時，太陽光隨着變黑，青空給煤煙朦住了。我不知道亞歷的伯父在那裏，只聽說他是在第二號煤礦做礦夫的。我到那裏去一問，也許可以打聽出來。我沿途尋問着，漸近第二號煤礦。那裏在小河左岸的山麓。我走到一條鋪滿煤渣的路上，遇見一位似是迷路的女人。她服裝零亂，蓬鬆着頭髮，手裏牽着一個小孩子。她一看見我們，停步向我們說話。『你知道那裏比較涼快些嗎？告訴我。』我望着她，莫明其妙。『那裏有蓋着樹蔭的路，路傍有美麗的小河，清水在白石上緩流，小鳥在樹上啼唱！』她這樣說後，高興地吹着口笛。我不知怎樣回答她，她似乎還不曾留意到我。『那涼快的地方，離開這裏很遠嗎？你只告訴我，從那裏過去的？』這樣就好了。我無論怎麼樣，總是尋不着。』我不響。她又說：『你曉得我的丈夫嗎？你不認得他是這孩子的父親呢。他在礦內險被燒死，幸而搬到那涼快的地方，方才救活。從此他總是離不開那涼快的地方，永遠在那裏了。』她嗚咽啜泣地說着，恨恨的向着烏煙蔽天的煤礦那邊，舉起拳頭說：『煤礦簡直是殘酷的地獄！你還我父親吧！我的哥哥，我的丈夫，我的一切，你全還我吧！』她這樣凝語着，便一轉身將背朝着我，吹着口笛，大踏步走開了。

我看見礦中有人出來，就上去問亞歷的伯父所在地。那個人立刻告訴了我。亞克（亞歷的伯父）的家，離煤礦不遠，在河岸的斜坡中。我走到那裏，看見這家的門口，站着一位四十歲光景的女人，她正和鄰人在閒談；我問她這裏是亞克的家嗎？她說是的，可是亞克要六點鐘回家。她問我：「你找他有甚麼事嗎？」「我來望望亞歷的。」那女人仔細地打量我，又看着卡彼說：「你是克民吧？亞歷總在等你呢。」又指着馬撒問：「他是誰？」「他是我的同伴。」她是亞歷的伯母。那時我們在火傘似的陽光下，趕了很多的路，兩腳已像木頭一樣，我當她會請我們進去坐坐的。可是她只告訴我們，亞歷也在礦內做工，要六點鐘回家。她既不招待我們進去，我當然不願意哀求她，所以只說了幾句話，又拖着疲倦的雙足，走向街上去。我們到麵包店裏，買了一些麵包充飢。亞克妻子的冷淡，使我很難堪。馬撒的臉上，也好像不快的模樣。而且，要是早知道這樣我們多跑了三個月的冤枉路了！我沒有再到那家門去的勇氣。所以，我們決定等到六點鐘時，直接到煤礦口去尋亞歷。

到了六點鐘，礦夫們魚貫地從礦裏走出來。他們臉上漆黑，衣服帽子，都蓋滿着煤煙，我們幾乎辨認不出究竟是誰。要不是亞歷自己跑上來抱住了我，我也認不出他，讓他過去了。從前亞歷白皙的面貌，現在黑得像非洲土人了。亞歷放開我，向着身邊一個四十多歲和亞歷很相像的男子說：「伯父，他是克民呀。」那男子面貌誠實，我知道他是亞克伯父。『我們正等着你呢。』他和善地說。『從巴黎來，路遠得很。』而且你的腿又還是這樣短。』亞克笑着說。在卡彼舊友重逢，很高興地舐舐他，又跳到他的身上去，表示它的高興。

我將馬撒的事，一一地告訴亞克和亞歷了。『這匹狗就是卡彼嗎？亞歷說，它比喜劇中的小丑，或學校裏的先生還要聰明，可是真的。明天是星期日，你們今天休息一晚，明天叫卡彼表演幾套把戲給我們看看。』這伯父完全不像伯母，他和蕭襲人，不愧是亞根的哥哥。『亞歷，你和克民談談別後吧，我隨後和馬撒談談閒話。』我和亞歷的話，不知千頭萬緒，從何談起。亞歷想知道我怎樣到這裏來，我又想知道他別後的生活情形，我們只忙着發問，並沒有想到回答。

我們一邊走一邊談，從背後走來的工人們，都趕過我們的前面。舉目一看，全街都是回家的工人，他們的身體都漆黑。我們走近亞克的屋子。『孩子們，我沒有甚麼好菜給你們吃，可是我要請你們吃一碗好湯。』走進家裏，亞克對他的妻子說：『這

就是克民和他的同伴。『我早已見過了。』『好極了。快做個湯請他們吃飯吧。』真的，我們很想嘗嘗好湯。我們自從離開巴黎後，路上隨便吃點麵包，或在店門口吃幾個肉饅頭，從不會喝過湯。就是有時到了稍好的旅店時，我們雖偶然吃過可口的晚餐，但自從有了牝牛的目標，我們非常節省了。馬撒也很順從，和我一樣地懸念着買牛的事，不會因吃乾麵包而不滿。然而吃湯的好夢，又落了空，伯母說沒有做湯的材料。後來我才知道了，在礦工們的村裏，開着食料市場，因此他們的妻，不用自己動手，給丈夫做湯水。男子們在做工的時候，她們就約伴談天，或跑到咖啡店裏去消磨時間。亞克的妻，也是這樣的。她從沒有好好地做過一碗湯，每天總是買些現成的香腸之類，讓她的丈夫吃。亞克既不去罵她，隨便吃了便完事。我們今天也只有香腸吃。吃了晚餐，亞克又對我說：『克民，你和亞歷同睡。』他又向馬撒說：『你跟我到蒸麵包屋裏去。我用稻草，給你鋪一張上好的牀。』那夜我和亞歷睡在牀上，談了一夜天。

亞歷的工作，是將亞克掘起來的煤，盛到搬運車內，從軌道上推到井口，再用鋼索吊上地面去。亞歷還告訴我礦內的情形，據說礦內常有不測的橫禍發生，在六個星期之前，因為氣體暴發的原故，燒死了十二個人，其中的一個工人的妻，因此發了狂，她就是我今天在路上遇見的那個女人。我好奇心起，想看看礦中的情形，就和亞歷約定，第二天到礦內去。第二天我們對亞克說了時，他搖頭說：『規則上不允許的。不在裏邊工作的人，不許進去。若是你想到礦內去找點工做，和亞歷在一起，也不愁沒有伴侶。我以為這樣比在街頭漂流，要好得多。而且我有法子，把馬撒也弄進去。』我來華魯斯的目的，並不是要做煤礦夫。我還有其他的任務，不能久留在這裏。我謝了亞克伯父的盛意，也不去看煤礦，決定在兩三天後，就離開這裏。

到我要離開華魯斯的前一天，亞歷在工作時，不小心墜在石炭的底下，臂膀受傷。據醫生說，不會變成殘廢，可是要休息兩三個星期才行。最感到倒霉的，就是亞克。他一定要找一個替工。可是這村裏的小孩子，已經雇完，他自然找不到。他失望到了極點。沒有一個小孩子來做幫手，他自己也要停工了。一不做工，便沒有飯吃，他的愁悶，令人不忍坐視。我不忍坐視他的困難，便說：『伯父，誰都能代替亞歷來幫助你嗎？』『只要在軌道上推動車子，誰都能做到的。』『車子很重吧？』『一點也不重。亞歷也不費氣力，就可推動了。』『亞歷能推得動，那我也能穀吧。』『當然，你也能穀。可是你問它幹麼？』『我想代替亞歷』

「來幫你的忙。」亞克歡喜得雀躍。「你肯幫我的忙克兒，你真好。你明天便和我同去，辦好手續，就給我做幫手。呀，這樣就好了！」

我在礦內做工的時候，馬撒帶了卡彼，到街上去賣藝。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對我說：「要買牝牛不夠的錢，讓我去賺吧。」三個月半的生活，使馬撒康健了許多。在開爾家裏，守在下鎖鍋子傍的馬撒，不知到那裏去了，靠在寺前的馬撒，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馬撒已經不是從前的馬撒了，太陽和新鮮的空氣，使馬撒恢復了健康和活潑。馬撒無論遇着甚麼事，總是看作樂觀的。這也許是意大利的國民性吧。馬撒具有意大利人的特性，對於事物冷淡，容易親近，不嫌勞苦，然而不肯十分努力。我們兩人性格的相異，似乎使我們更親密。若使沒有馬撒的安慰，我這長遠的旅途，正不知怎樣寂寞呢。

次日亞克叫我穿上亞歷的工服。我對馬撒說，好好地借卡彼出去，要處處小心。於是我跟着亞克伯父出門去了。到了礦口，亞克點着了火油燈給我。我拿了跟在他的背後。最初走過岩石間的隧道，下了一個平坦的斜坡，才達到最初的石級。到了這裏，亞克對我說：「當心！下面是石級和梯子混起來的。別滑下去啊！」我一看時，面前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漆黑的洞穴。遠近的火光隱約，這是比我們先進去工人們的燈火。他們的語聲，幽微地可以聽見，沉重濕冷的空氣，帶着惡濁如揮發油的臭氣噴上來。我害怕地走下石級，接着是木梯子。以後石級和梯子連接着，走盡了一百五十尺，才到第一工場。四壁都是石屑，天井低壓，僅可伸腰步行。地上有好幾條軌道，浸在水裏。「全是這樣的水呢。他們用唧筒抽去這些水，流到河裏。若是一旦不抽水，這礦內就要浸水了。現在我們的地位，正當河底。」亞克這樣說。他看見我吃驚，又說：「你別怕，隔了一百五十尺，河裏的水，是不會漏下來的。」「可是萬一漏了洞時……」「不錯，河底下有十條左右的隧道，說不定……我們不怕河漏的，最怕是那氣體的爆發和地崩。」

我們的工場，比這裏還要低一百二十尺。會有好幾道石級和木梯才達到。一到了工作的地方，亞克教給我作工的技術。這是很容易的。推推車子，誰也能做，若是不熟練，要事倍功半的。幸而我的身體，吃盡困苦，礦內的勞動，也不見得辛苦。兩三天後，亞克很滿意，說我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礦夫。可是我總過不慣礦夫的生活。在礦內工作的人，要沉靜而不怕寂寞。甚至半

天或整日，不能說一句話，全無安眠或娛樂。那裏除了手上的煤油燈，沒有一縷光亮；除了雪吼的車輪聲，滾滾的掘煤聲，沒有一點其他的聲響。礦內的生活，多麼陰鬱啊。

礦夫各有一定的位置，不能亂走。亞克伯父的左近，有一個和我同樣推車的男子。推車子的全是小孩子，只有他蓄着白鬍子。其實他的鬍子，只有星期日才是白色的，星期一就變灰色，到了星期六，那白鬍子就變成黑鬍子了。他快近六十歲，從前是礦內的木匠，某次他從亂石中救出三位同事，失了三個指頭，便不能再做木匠了。那時公司裏每年給他一些賞金，藉此過活。最近他的賞金拿不到，所以來做推車子的人。人家不呼他姓名，只叫他『老學究』。因為這老頭兒為人奇怪，肚裏彷彿無所不知，大家這樣稱呼他，還含有譏笑的意思。在吃午餐的時候，我偶然和他談了幾句，這老頭兒就很疼愛我，我也因為歡喜和他談話，跟他很要好。於是我們兩人在礦內大談其天。

我在礦內過了幾天，有了許多疑問，亞克卻不能告訴我。我有一次問亞克：『伯父，煤是那裏來的？』『煤是生在上中的。讓我們掘出來就是。』這等於不回答我。我更想起了梅力老人，他是有問必答的。我只好去問『老學究』。『煤嗎？煤是和普通的炭一樣的。木炭是將樹木放在密裏燒成的，煤卻不用人力，它是山自然的偉力，將幾萬年前的大森林燒成的。』我很驚疑，他又對我說：『我在這裏無暇閒談，你明天星期日來。我在這三十年中，蒐集了許多煤地和岩石，只要有心的小孩子，他聽了我的說明，一定能發明。』礦夫們全譏笑我是『老學究』。我看你還似乎看得起我。一個人除了手足工作以外，還得使用頭腦呢。我像你那樣年輕的時候，一切都要問個仔細。自從在這礦內工作，也總向技師們訊問了牢記着。有錢就買書看。我現在自然沒有念書的時間，和買書的錢，可是我還喜歡研究。明天你來吧。我們來談談好嗎？』

我次日告訴亞克，要到『老學究』家裏去。亞克笑着說：『哈哈，『老學究』也得到談天的對手了。你去也好。可是我要告訴你，你在他那裏，即使學到一點東西，也別太自誇啊……那老頭子如果不自誇，也實在是一個好人物……』『老學究』的住家，借住在造在半山上的茅屋裏。房間好像貨棧，牀腳全長出菌來，非常潮濕，幸而他過慣了，這倒沒有甚麼。他所以選定這地方，因為在這山腰裏，要採取的石塊和化石，是很便利的。

我到了他家裏。他正洗白了鬍子，歡迎我進去。『你來了嗎？我正做好酒蒸栗子。我要開導你的耳目，也要開導你的腸胃呢。』酒蒸栗子，是這地方有名的特產。他叫我吃了酒蒸栗子後，再給我看看陳列室和說明。

他看自己的陳列室，像很好的博物館一樣，怪不得他的同伴要愚弄他。其實他的陳列室，正和他的寢室一樣的可憐，壁上是粗笨的架子，放着骯髒的煤塊和石片，這就是他的陳列室了！可是他的努力，卻是不小，三十年來收集的化石標本，很可使地質學者和博物學者羨慕。我吃了栗子，他就給我講釋煤的來源：『我們住的世界，並非從古至今就這樣。不知幾萬年之前，地球上只有各種像熱帶地方的羊齒植物，後來那枯乾的枝葉，漸漸腐敗了，埋在地下，就變成了我們現在開掘的煤層。試看我集起來的化石，和有樹葉形的煤塊，就可以知道什麼時代，有什麼的植物。你仔細地看一下吧。』學生們時常取植物的葉子來挾起，也因這緣故啊。』他又給我各種標本的標本，同時說了許多關於煤的故事。我當他真是飽學的先生。在他家裏玩到深夜才回去。

次日我們在礦內遇見時，亞克伯父問：『老學究』說：『先生，這孩子還可教嗎？』『這孩子真不錯。將來希望無窮呢。』『哦，我可有了幫手了。』亞克笑着說。

我們立刻動手工作，當我在第五次將車子推到礦井口的時候，我聽見井上有一種可怕的巨聲。這是我從未聽見過的，像是甚麼地方崩壞了。同時到處響着回聲。我驚惶失措，匆忙地想向梯子那邊走。但是我從前常因膽小，惹人家的譏笑，所以我想這次別太慌張，造成笑柄；我想不是氣體爆發，就是搬運車子顛覆也說不定。總不會有要事的。我正在這樣想，忽然看見成羣的鼠，飛快地在我的足邊跑過。立刻我聽見地上和迴廊的壁中，有流水向響聲。可是我們所在的地方，不應該有水的，我用煤油燈往前一照，果然是沒了水，水勢正洶湧着。那水從礦井流下來的，迴廊上也早沒着水了。最初可怕的響聲，大概是礦井上噴水的緣故。水勢很大，立刻全礦浸透了。這是多麼不幸啊。

十五 洪水和生埋

我將車子丟在軌道上，跑到亞克伯父處。『哎喲，伯父，礦內發大水了！』『哈哈，你說什麼？』『河底崩潰了……快逃吧！』『別胡說呢。』『真的，不得了呀！』我很認真，亞克也放下十字鐵，側耳細聽。水聲愈大，礦內全是水了。『不得了，沒水了，沒水了！』他大聲呼叫，立刻拿起足邊的煤油燈。礦夫遇着危急時，總不忘記煤油燈。他拿起燈，滑了下來，口裏嚷着：『快逃！快逃！』『考學究』也聽見了聲音，從工作處下來。亞克喚着他說：『先生，礦內像沒水了！』『河底崩潰啊！』我叫起來。『別胡說！』『不管怎樣，先到梯子那邊去。』『考學究』淡淡地說。迴廊上水深沒膝，已不容易跑。我們拚命地跳，沿路向那立在架子上做工的人喚着：『大水來了，快逃啊！』

我們工作的地方，離梯子很近，否則一定沒命。『考學究』最先跑到梯子邊，可是他停步說：『你先上去吧。我年紀大了，比你不怕此。』

現在不用謙讓了。亞克伯父最先攀上，我第二，『考學究』殿後。我們的後面，還有十多人爬上來。有從梯子的，有從石級上的。我們爬得很快，將近最後的一層梯子，流水冒頭瀑布似的衝下來，幾乎打熄我們的煤油燈。我們的身體，也險些被水衝墮了。『緊緊地抓着爬上去。』亞克喚着。我拚命抓着梯子的橫木，冒水上攀。跟在我們背後的礦夫們，似乎都給水衝下去了。我們若在更低一級，恐怕也要回歸於盡呢。達到第一號工場，並不算就得救了。我們離開地面，還有一百八十尺呢。第一號工場的迴廊，也早已沒水。我們的煤油燈熄了，礦內伸手不見五指。『沒有救了！』『考學究』仍舊沉靜地說。『克氏，讓我們來作最後的祈禱吧！』我也束手待斃。這時迴廊的那頭，呈現七八盞煤油燈，零亂地向我們這邊走來。水深沒膝，急流洶湧，粗大的木材，像烏毛一樣地捲流着。向我們走來的礦夫們，都想渡過這迴廊，到梯子口去的，可是這樣的急流，誰能穩步站着也感到危險呢。我們幸而避入水勢稍緩的地方，才得無事。『沒有救了！』礦夫們全絕望地叫嚷。沉靜的『考學究』這時才開口說：『到梯口去才沒有救了。若走得過舊礦，或者還有希望。』

舊礦是從前的廢礦，誰也不認得路。只有『考學究』因為時常冒險搜集岩石，才認得路徑。給我煤油燈，我帶你們去。『平日』『考學究』開口說話，便成笑柄。現在聽見他這樣說，大家一齊遞過煤油燈去，口裏恭敬地說：『先生！』他接過一盞燈，

同時牽着我的手，在前先走。我們在迴廊上走了許久，忽然「老學究」停了步，喊起來說：「水勢這樣急，沒有法子走到舊礮了！沒水達到我的胸口了。我差不多再提不起步來。」先生，那麼怎樣好呢？大家的聲音有點發抖。「我們先逃到最近的袋裏去。」「以後呢？」「袋裏是絕路呀！鐵脈波狀隆起的地方，掘了上去，比普通的工作要高一點，可是再走不上去，恰像口袋一樣，沒有出路，所以叫做『袋』。我們逃進『袋』裏，只要水流到『袋』裏，一切全完了。但是現在有甚麼法子呢？不是跑到『袋』，便是不顧一切，向迴廊突進。」老學究「向『袋』裏走去，大家跟着他。有三個礦夫留在迴廊裏，以後可就完了。走到袋口，我們爬上斜坡。現在又聽見礮內各種可怕的聲響。地崩聲，流水聲，木造物的破裂聲，被壓榨空氣的爆發聲，雜然交作，振耳欲聾；這時的恐怖，真是說不出來的。」呀，一切全完了！「礮內全滅了！」「沒有救了！」上帝快來救我們吧！」各人這樣絕望地叫着。「老學究」鎮靜異常，他對大家說：「這樣攀在岩上，不能站足，立刻要疲倦了，跌下水底去。我們努力掘成一個立足的地方可好？」這的確是忠告，可是誰也沒有帶鐵錐。用煤油燈的鐵鉤來掘吧！「老學究」接着說。於是我們用堅牢的煤油燈鐵鉤子，各自發掘立足的地方。這工作很不容易。地盤是那樣的峻險，地質又是岩石，如果一不留神，跌下去時，就要完了。我們因為性命交關，拚命掘立足，數分鐘後，總算好了。才舒服一些，不會滑下去了。我們一起有七個人，「老學究」，「亞克伯父」，還有三個礦夫——傑克，吉士，亞吉，推車工媽吉，比我只大二三歲。其餘的諸人，都在迴廊上走失了。

礮內響如雷鳴，非常可怕。這正像全世界毀滅了的模樣。誰也不知道這洪水的來源。「恐怕礮外發了大洪水吧！」「也許是大地震！」「不是舊礮內噴出水來嗎？」「也許有妖怪吧！」「一定是河底崩漏了！我擔着說，因為我想這是一定的。」「老學究」聳聳肩膀，像要說話的樣子，不久開口說：「這是沒水無疑的。可是誰也不知道這大水的來源。」「不是河底穿了嗎？」「胡說！」「也許是地震。」「這事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就別說。」「可是我知道這一定是漲大水無疑，所以也不用着急。而且這水是從頭上灌下來的。」「先生，這是誰都知道的。水從來就不會往頭上流的。」「你的知識，也只和我們是一樣呀！何必神氣十足呢？」「老學究」不再開口了。讓人家去嘈雜地談話。不久「老學究」對我說：「克民，你有什麼問題？」「難道誰也不知道這大水的來源吧？」「好，這要慢慢地講。」我發了幾點疑問，他也不作答，只是說着：「好好。」「先

生有點不對啦！傑克說：『先生在發狂嗎？』『真的不對怎樣了？喂！先生醒醒精神吧！』三個礦夫這樣地喚着，老學究冷靜地說：『我不發狂，在你們喚鬧時，我正研究學問呢。』『你又來了！你研究甚麼呢？』『我想，即使全法國的水，都流到這礦內來，我們現在的地方，也不會沒水，不用怕溺死。』『真的嗎？』『先生，你有甚麼證據呢？』『你們試看這煤油燈。』『煤油燈？煤油燈不是好好地燃着嗎？』『沒有奇怪的現象嗎？』『有一點，它燃得很旺，火焰也比平時短些。』『先生，你說氣體爆發嗎？』『不用發愁，沒水決不會再高起一尺來的。』『喂，先生，你胡慮裏在買什麼藥呢？』『我並不說得神祕，我們現在的地方，恰像是充滿空氣的排氣鐘一樣，空氣壓住了水，所以漲不起來。若使這空氣一洩漏，那麼，這裏早已沒頂了。』誰也不相信他的話，大家在竊竊私議。『先生，別胡說，大石頭也衝得動，大樹也連根拔得起來，世界上再沒有比水更利害的了。』在水可以自由流動的地方，才會那樣。可是這裏就不行，將玻璃杯覆在水上，水便不能升到杯底，那就是因為杯裏空氣的抵抗。這地方也恰像杯子一樣呀。』『我完全明白了，大家聽我說好吧，你們不應該輕侮他，他比我們知道得多呢。』『先生，我們有救嗎？』媽吉這樣問。『我不是說我們就有救，可是不用愁淹死，這裏像一口「袋」一樣，空氣逃不出去，所以我們得救了。但是空氣逃不出，我們也逃不出。』『先生，這水在甚麼時候退去呢？』『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水是怎樣漲的，所以也不知道它在甚麼時候退。』『這不是大水嗎？』

『當然是大水，我不知道這大水的來源，是大風雨嗎？是水源地破壞嗎？是大地震的結果嗎？我們出了這礦中，才能知道，在這裏是沒法推想得到的。』『或許地上也沒了水吧，女人們怎樣呢？』古士憂鬱地說。『老學究』也說，地上說不定也沒了水。大家感到恐怖，都默不作聲。

方才那樣可怕的水聲，現在完全停止了。寂靜如死，只是時常聽見大砲似的轟聲，震撼天地。『礦內像全變大海了。』『老學究』喃喃地說，『再沒有可以沒水的地方了。』『啊，我的小特呀！』傑克忽然絕望地叫喚，小特是傑克的兒子，在下面第三工場裏做工的。他聽見『老學究』方才說的話，似乎想起自己兒子的運命了。『啊，我的小特呀，小特！』傑克接連地喚着，『別那樣失望。』『老學究』安慰他說，『小特也像我們一樣的，找着了「袋」，避進去了吧。上帝總不會使我們三百個同

伴，都淹死了的。」今天早上，至少有三百人走進這第二號礦內的。其中有多少人逃得出去？有多少人能得像我們一樣，找着避難之所？抑或我們的伙伴，都葬身水裏了呢？呀！這只有天知道吧！現在我們來不及同情和憐愛他人。我們自顧不暇呢。亞吉又說：『先生，你說我們怎樣好呢？』『怎樣好！只有在這裏等着吧。』『老學究』說：『再沒有別的法子嗎？』『沒有別的法子！你想用煤油燈的鉤子，能鑽掘穿一個一百八十尺的洞嗎？』我們不會餓死嗎？現在我們最怕的，就是沒有飯吃。』吉士說：『恐怕要餓死吧。但是，可怕的還不只是餓死。』『先生，你別胡說。究竟有甚麼可怕的事呢？』『肚餓還不要緊。我曾經看過這煤礦的老記錄，在四五十年前，也因為礦內沒水淹死許多人。那時有許多同我們這樣覺到避難的人們，整整餓了二十四天，卒至獲救。五天十天不吃，不會餓死的。』『那麼還有甚麼可怕呢？』『你覺得腦裏沉重嗎？耳裏發響嗎？呼吸困難嗎？我覺得頭痛。』『我早覺得胸裏發悶。』『我快要發狂了！』『我的喉嚨像要破了！耳裏也響得利害。』『這很可怕呀！在這樣「袋」裏的空氣中，我們能活多少時候，因為我不是學者，所以不知道。不過若是全礦全沒滿了水，這水至少要高過我們頭上一百二三十尺。因此這「袋」內的空氣，就受着那樣可怕的壓力。人們在這樣被壓榨的空氣中，能夠活得多久，那只有等過這回經驗之後，才能明白。我說可怕的，就指此事。』

我並不知道甚麼叫做被壓榨的空氣。『老學究』的話卻使我更恐怖。其餘的礦夫也是如此。我們的無智，又增加了大家的恐怖。『還有，這地方受着我現在所說的壓力，也許到了最後，還會破裂呢。』『破裂？』大家叫了起來。『假使上面的地盤疎鬆，那麼就會穿個大洞。』『我們不是可以逃生嗎？』媽吉大叫。『傻瓜，胡說！』『天井很堅固，而且厚到一百八十尺，大概不會破裂，可是我也不敢擔保。』各人在祈禱着，只有老學究，不感到絕望。『大家都這樣害怕，即使得救，恐怕也來不及。倒不如大家想一個法子，不要跌下水裏去。』『我們早就掘好立足的地方了？』『能夠永遠這樣站着不動嗎？』『你想我們要在這裏過好幾天嗎？』『我可不知道。』『不久會有人來救我們吧？』也許是的，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來到這裏呢？在這期間中，滑下一個人去，就是死一個人。』『那麼，我們大家縛結在一起。』『繩子呢？』大家拉着手好了。』『老學究』沈靜地說：『我想最要緊的，還是在這裏掘幾個階級。只要兩級就行，上級可以坐四個人，下級可以坐三個人。』『先生，我們

用甚麼來掘呢？十字鋸那樣便利的工具，我們又沒有。」「鬆軟的地方，用煤油燈的鐵鉤子掘，堅硬的地方，就用身邊的刀子掘。大家都有刀子吧？」「不行，用鐵鉤子和刀子，那裏能掘石壁呢？」「不管它兩三天，只要拚命地掘下去。」亞克說。「誰倦睡了跌下去，總沒命的！」「老學究」起勁說。

「老學究」以領袖的威力支配着我們。大家都感到只有依靠着他，性命才能得救。因此，大家全服從他的命令，着手來掘階級。「先找一個鬆軟的地方掘吧。」「老學究」說。「大家聽聽，我想跟諸位商量一下。」亞克伯父對大家說。「無論做甚麼事總要有首領，我們就推先生做首領，指揮我們吧。」「推「老學究」做首領？我們不是一樣地推車子的嗎？」媽吉很不服氣地說他是傻瓜。「胡說，誰也不是說，因為他是推車子的，就叫他做首領。我們是選最有本領的人做首領。」

吉士對「老學究」說。「先生，就請你做我們的首領吧。我有這樣的力氣，一切聽你指揮。」「我也願意聽命。」「就請你做我們的指揮者吧。」「老學究」還是沈靜地說。「承蒙不棄，我也不必推辭。我們在這裏，來自茫茫，恰如破船中的乘客，緊抱着海上浮木頭等救星。在抱着木頭時，還有空氣和陽光，可是這裏簡直是活地獄。所以我們要同舟共濟。大家若不願絕對地聽從我，我就不願意負這大任。」「我們一定從命。」大家齊聲地說。「你們能在上帝之前發誓嗎？」「老學究」更促着他們。「我們對上帝立誓！」大家一齊說。於是「老學究」就做了首領，大家各自動手。我們的袋中全有刀子。「挑力氣最大的三個人來掘！」「老學究」下令說。「力弱的克民，媽吉，傑克和我，四個人搬泥土。」「不用你動手。」強壯的亞吉制止「老學究」說。「你假如工程師，只要監工和指揮就行。若是你一有不幸，大家都沒有希望了。」大家都同意亞吉的話。「老學究」應該遠避危險，格外保重。他是我們的救星和引導者。掘階級本來是很容易的，可是只有刀子卻不行。而且站在險峻的斜坡上工作，立足未穩，那困難更可想而知。我們拚命地掘了三個多鐘頭，結果很好，總算把階級做成了。

「停工吧！」拿着煤油燈任指揮的「老學究」吩咐。「現在只要能坐就行，以後再做吧。最要緊的還是要借力，我們還有許多工作呢。」大家停工。「老學究」亞克伯父，媽吉和我四個人，坐在上級，傑克，吉士，亞吉三個人坐在下級。「煤油燈也要節省。只留一盞，其餘的都熄了吧。」我們本來是點着四盞燈的，現在只留一盞，剛想吹熄其餘三盞時，「老學究」阻止說：

「且慢。只留一盞，若是被風吹熄，那就糟了。這裏雖然沒有風，可是總得留心才好。你們誰身上有洋火嗎？」照規則，轆內是禁止帶洋火進去的。然而這是具文，轆夫們口袋內都有一盒洋火。現在給「老學究」一問，他們知道了此刻不必受罰了，大家同聲說：「我有。」「老學究」自己說：「我也有，可是打濕了。」其餘四個人的洋火，都是藏在褲袋裏，在方才浸在水裏時，一樣浸濕了。不明白大體的媽吉，說話也比人家慢，這時候才開口說：「我也有的。」「你的濕嗎？」「我不知道，我把它放在帽子裏的。」「怎樣將帽子拿過來給我看？」媽吉的頭本來很大的，還帶着一頂大氈帽。「老學究」說了後，他還不願意交出帽子，只拿出一盒洋火給他。因為放在頭上，所以沒有打濕。「吹熄煤油燈吧。」「老學究」命令說。現在只在一盞燈，陰森地照在我們的階級上。現在非常寂靜，沒有半點聲息。是盪向水，也靜悄悄地停流。這一定是像「老學究」所說的話一樣，全礦都流在水裏了。這如死的寂靜，比當初浸水時的聲響，更加使我們害怕。在工作的時候，還不覺得，像這樣地不動時，那無名的恐怖，猛烈地迫近着，使我們難受。「老學究」也忍不住了，垂頭沈思，誰也沒有開口的勇氣。忽然溫熱的水點，滴在我的手背，媽吉也在掉淚了。同時，下級的礦夫們，也好似約好的在嘆氣。「呀！我的小特呀！傑克在叫喚着自己的兒子。空氣更沈重，呼吸愈感困難。我的胸中窒塞，耳裏嗡嗡作響。」

「老學究」忽然向大家開口說話。因為他感到沒有法子，又要抑制那重壓的感情。「我們來查看有沒有可吃的東西？」「先生，我們一定要在這裏過許多時候嗎？」亞克又問他說。「我可不知道，不過我們總得未雨綢繆好，誰帶麵包嗎？」誰也不做聲。我說：「我的袋裏有一個饅頭。」「在那個袋子裏？」「褲袋裏。」「恐怕早已變成漿糊吧。你拿出來看看。」我摸摸袋裏，取出一看，果然成了漿糊。我大失所望，想把它丟了。「老學究」阻住我說：「別丟了，你現在丟了，不久要後悔不及。」他說後並對大家說：「誰也沒有帶着麵包嗎？」還是沒有人答應。「這就糟了。」亞吉問：「先生，你肚子餓嗎？」「我不餓，誰有麵包，讓克民和媽吉先吃。」吉士不服說：「爲什麼！我們大家都在挨餓呢！」「好在這裏沒有麵包，你怎樣說也不要緊，你發誓說過，願意聽我的話，可是一不合你的意思時，你便反對阻撓了。」「先生，請你別生氣。我決不再使吉士說話。」「要是誰都像你，那麼這裏只要有一塊麵包，就要打架起來了。你要知道，有麵包先給媽吉和克民吃，這是法律上所規定的。」「法

律上可會規定，先給媽吉和克民麵包吃嗎？」「不錯。法律上雖然沒有指定媽吉和克民，可是卻規定凡是遇着大災禍變時，最先要救卹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那麼你不是已經過了六十歲嗎？」「我卻不要緊，況且平日就不大吃東西的。」媽吉想了一會，才開口說：「要是我有麵包，我可以自己先吃嗎？」「不錯。可是要分些給克民。」「要是不給他呢？」「不給他，你已經發過誓，自己也沒有吃。」媽吉又想了一會，立刻從帽子裏拿出一塊麵包來，遞給「老學究」。「我有一塊麵包。」「你這帽子真奇怪。」「裏邊還有什麼東西嗎？」老學究說：「有沒有將帽子拿來我看？」媽吉不願意，可是其他的人們，將它強搶過來，交給「老學究」。

「老學究」將帽子持近燈光，查看帽裏的東西。我們現在的處境，本來很憂鬱，見了這帽子，卻忍不住大笑起來。帽子裏有煙斗，鑰子，一片香腸，桃核彫成的笛子，羊骨彫成的玩具，三顆胡桃，一個洋葱頭。「今夜分給你和克民一些麵包和香腸吧。」媽吉悲傷地說：「我早就餓得要命。」「忍耐些吧，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出去呢。」「誰也沒有帶錶嗎？我的錶停了，不能知道甚麼時候。」「我的濕了，也停了。」

現在是甚麼時候，我們完全不知道。因為在我們當中，只有兩個人帶着錶，偏偏又都停了。有的猜是十二點多些，有的卻說將近下午六點鐘了。假使說現在是十二點鐘，那末我們進礦內的時間，一共只有五個多鐘頭，這似乎不對，因我感覺到我們在礦內至少已過了十個多鐘頭了。暫時談過甚麼時候之後，大家各有心事，又沈默下去了。我想着水、黑暗和死的恐怖，又不能再看見小曼、葉琴、亞歷、澤民、馬撒等人了……也再遇不到蓬島夫人、亞沙和寶蓮媽媽了。還說甚麼牝牛呢！

「你們可聽見甚麼聲音嗎？」「沒有。」「我也聽不見，所以問你呢。華魯斯村一定全滅，我們也絕望了。」「我也是這樣說，否則他們當我們全死了，所以不來營救。」「他們真想視死不救的。」這時「老學究」插口說：「你們別胡說！不應隨口埋怨別人，要知道礦夫都有互助的精神，礦夫的性質，假使有一個人被泥土生埋時，他無論怎樣重大的犧牲，也要救他起來。這也不用着我多說。」「不錯。」「所以他們不會視死不救的。」「我因為一點聲息聽不到，所以擔心。」「你得知道，這裏離地面一百七八十尺，你以為能發聽見外面的聲音嗎？若是地震，毀滅了全村，我們也總能知道。現在最要緊的，還是要知

道那三個礦井怎麼樣，恐怕也壞了吧。入口的迴廊，也許也壞了。要謀救我們，總得先有準備，我雖不敢說我們一定能被救，可是我敢擔保，上面一定在給我們想方法。」

『老學究』的話，大家有點相信了，稍爲安心一點，舒了一口氣。『若是他們當我們全死了，還會來救嗎？』『吉士，你放心吧，不妨敲敲壁上，讓上面的人知道。土地最會傳達聲音，只要他們留心，即使在一百八十尺的上面，也可以聽到的。』吉士用他的人皮鞋，用力敲着石壁。亞吉和其他的人們，也幫着他敲。『即使上面的人聽見了，他們有什麼方法呢？』亞克伯父問。『或者從地上掘下來，或者吸乾礦內的積水。』『什麼從地上掘到這裏來？』『怎麼吸乾這許多水？』老學究『沈靜地說：『我們在一百八十尺的地下，他們若一天掘二丈多，那麼也要七八天。』』先生『一天能掘二丈多嗎？』『平日當然不行，可是他們要努力營救我們。』『我們能在這裏苟延八天嗎？』『我們在這裏住不到八天！』老學究『曾說過，有一次礦夫們埋在地下廿四日，還能生還，可是我們卻將信將疑。而且八天之後，還不知道有沒有人來營救。』

過了許久，突然媽吉在呼喚。『我聽到有聲響呢！』媽吉有動物一樣的感覺。『什麼聽見什麼嗎？』水裏像有聲音呢。『你不是將石頭推下去嗎？』『不是石頭，那聲音很沉重。』我們屏息地細聽了一會。

我在地面上聽覺也甚靈敏，可是在穴內，卻比不上礦夫們。我聽不到甚麼時，老學究『點頭說：『水裏有聲音。』』『是甚麼呢？』『不知道。』『水裏的聲音嗎？』媽吉說：『不，聲音並不連續，只斷斷續續的。』『這很有規則，是水動的聲音，一定在抽水。我們一定可以得救了。』『老學究』叫起來。『我們可以得救了吧！』大家全興奮站起來，不覺精神抖擻。然而一陣興奮過去，我們又懷疑起來。『先生，三天內這水抽得乾嗎？』『未必。我想這礦內的積水，約有二十萬到三十萬立方呎。當然我們這裏第一工場，不用等到水全乾了，可是算它三個礦井中各有二部幫浦在抽水，也要在四五天以上，才可達到這裏。』最初高興的『老學究』也很失望了。我們知道上面在營救，放心了不少。可是使人難堪的，就是坐的地方太狹小，坐得筋骨酸痛。而且頭腦裏漲得利害。媽吉卻不覺得甚麼，只喚着肚餓。『老學究』只好取出方才從帽子裏尋出的麪包，分給媽吉和我們兩人各一塊。『我還不餓。』『再不吃，等一會就沒有吃了。』其餘的人們瞧着口饑，但是已經發過誓，只好看看。

『我沒有吃，喝水總可以吧。我也口渴得要命了。』亞吉望着『老學究』說：『隨你高興，要喝水儘管喝好了。』『讓水充飢！』吉士正想去汲水，忽然『老學究』制止他說：『且慢，不要滑下去，還是叫身材靈敏的克民去汲吧。』『用甚麼來汲？』『拿我的鞋子去吧。』媽吉遞給我鞋子，我拿着鞋子，將要下去時，『老學究』又喚住我說：『且慢，讓我拉着你的手。』他走下一步，身子彎向着我，不知道他是足下滑了，或是泥土崩了，不留心落到水裏去了。我手裏拿着照路的煤油燈，也同時跌入水內，『袋』內立刻黑暗，礦夫們的口中恐怖地喚着。我看見『老學究』跌入水裏，就像忠勇的大一樣，背靠着崖石，跟他滑到水裏去。我本來也會游泳，後來跟着梅力老人，一有機會，就到河裏去游水，所以並不害怕。可是我在黑暗中，卻不知所措，『老學究』抓住我的肩膀，將我拖到水裏去了。我用足踢着水浮起來，他還是緊抓我不放。

『誰叫我一聲，我認不出方向了。』我大聲地叫喚。『克民，你在那裏？』亞克伯父在喚着我。我緊抓着『老學究』，向發聲地方游去，一邊喚着：『快點着燈來！』立時煤油燈點燃了。亞克伯父和媽吉走到水邊，伸手來牽我們。吉士在上，面照着燈，拖上我們來了。『老學究』雖喝發了水，可是氣力還很充足。他向我說：『克民，你是我救命的恩人，讓我來吻你。』『你才是我們大家的恩人呢。』『我最吃虧，丟了鞋子，還喝不到水。』媽吉自語着。『我去給你找來吧。』『別再找鞋子了。』『老學究』阻止我。『誰拿鞋子來，讓我去汲水。』只有『老學究』喝够了水。『拿這個去汲吧，讓我們爲先生的平安乾杯。』我拿了吉士的鞋子，更小心翼翼地爬到水邊，汲得水上來。『老學究』和我雖平安，但是全身濕透，現在漸漸地身體冷起來了。

『誰將上衣借給克民穿吧。』『老學究』說，誰也不會答應。『我真冷得要命！』媽吉防人家要他的衣服，先這樣說。『老學究』看着環坐的人們說：『我要不是全身透濕了，可以將我的借他，現在讓我指出一個人來吧。』亞吉，你的上衣借給克民。我們的身上帶着濕，有的濕到腰圍，有的濕到腹上。只有亞吉因爲身子長大，上衣卻是乾的。我穿上他的上衣，立刻覺得溫和起來，要坐着打盹了。『老學究』兩手緊抱着我的頭，溫和地說：『你就睡吧。別怕，我抱住你的。』我靜靜地入睡了。

我醒來後，還聽見幫浦抽水的聲音。因爲坐的地方狹窄得不舒服，我們再掘大些，我們先有了立足地，所以沒有前次那樣的困難。不久我們掘得可以橫睡的寬大了，才舒服了很多。我和媽吉分吃了最後一片麪包到現在，也經過了很久。我們生

活在人間地獄裏，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各人又是猜想不同，有的說只經過了兩天，有的說至少有六天了。這是要到我們生還後才能知道的。那時傑克忽然從假睡中醒來，開口說：『我方才夢見聖瑪利亞立在我的牀頭說，你要是能成一個誠心的信徒，我一定可以救你出去。』『哼，什麼聖瑪利亞那樣的東西也會顯靈嗎？』信奉異教的吉士嘲笑地說。兩個人在狹小的階段裏站着，爭論起來。到了這時候，『老學究』不能不管，插進去說：『要打架滾出去！他們沒有法子，只好再坐下去，還在不眠氣。』吉士當心休總要下地獄的，你這沒有信心的東西！』『你才走不出這地獄呢！』『我一定要出去給你看。』『你一定走不出去。』兩人暫時停了一會，不久傑克又自言地說：『我一定可以出去的，我們不能馬上出去，都因為有不誠心的東西在這裏。』他說的自然是吉士。『是的，都是因為這裏有惡心腸的東西。』吉士又頂了一句。『是的，一定有誰做過壞事，所以上帝懲罰我們。』亞克伯又插嘴說：『我在神前，一無所懼。我生平沒有對不起人家。你們有誰做過虧心事吧。』吉士拍着胸膛說：『我也一樣的清白。只在喝了幾杯酒後，和人打一二次架最多。可是我在路上，也不會拾過人家的遺物。』

那時我突然聽見背地有人啜泣。回頭一看，亞吉跪在地上流淚。他早就到上級來，坐在我和媽吉的當中。『做壞事的，不是吉士或傑克。』亞吉說，『做壞事的就是我。現在上帝責罰我了。我真後悔不及。現在我對你們懺悔，你們聽我吧。』『你幹了甚麼壞事，趕快懺悔吧。』『假使我能出去，我立刻去自首，要是我不能出去，只好拜託你們了。你們知道去年六月裏，亞三偷了人家的時鐘，被捕下獄，其實不是亞三偷的，而是我偷的。贓品還在我的墊褥下。』『你是竊賊，爲甚麼不早說呢……』將他拋進水裏去吧。』吉士和傑克同時叫喚着。如果亞吉現時在下級，恐怕一定會被他們推落水裏去。『老學究』掩蔽着亞吉。吉士和傑克聲勢洶洶，想到上級來。『你們鬧得太凶了。』『老學究』這樣說，伸手給亞吉說，『亞吉，你牽緊着我吧。』『先生，這樣的東西，讓他死了好，別救他……我們爲了他，自己也不能出去了。』『不行，我要保護他。你們要將他推下水去，連我也一起推下去吧。』這樣才阻止了吉士和傑克。『先生，不推他下去也好，叫他滾到他那袋角去。誰也不跟他說話和睬他。』『這樣也好，他是自作自受，也沒有法子。』『老學究』將亞吉推到角裏去。我們三個人也坐到別一邊，不去接近他。以後幾小時中，亞吉蹲在角裏不動，只自己嘆着氣說：『我錯了，我真不應該。』或許他在發熱，他那巨大的身軀，戰抖得

很利害，牙齒也索索作響。好久才聽見他低聲地說：『我喉乾如焚，你們那位給我一點水喝。』鞋子裏已沒有水。我看他可憐，想爬起來去給他沒水，吉士阻止我，亞克伯父也不放我走。『我們別去理他呀。』亞吉還在哼着，但是看見沒有人理他，他自己爬到水邊去。『喂，當心！』『隨他去吧。』『老學究』說。亞吉方才看見我，是用背靠在地面滑下去的，他也學着做。但是他沒有我的身體輕快，像他那樣的笨重軀體，剛靠着崖面，想滑下去時，煤塊登時崩鬆了，他立刻掉下黑黝黝的水中去了。我們只聽見他的一聲呼喚，那漆黑的水面又復合攏來，再看不見亞吉的影子了。

我看見他跌下水裏，很想去救他，可是亞克伯父和『老學究』都抓着我。『讓他犧牲了。我們得救了。』吉士或傑克這樣說。我目擊這慘劇，全身發抖，又無力地坐下去。『反正他是竊賊。』亞克伯父像大悟地說。『老學究』不做聲，不久方才低聲說：『總算少了一個人呼吸這裏有限的養氣。』

平常看見亞吉的慘死，誰都感到恐怖的印象，可是迷信的礦夫們，好像得了新的希望一樣。他們勇氣倍增，奮勇地擊着『袋』的石壁。這時候最難受的就是飢餓。後來有人竟爬到水邊去，撩起那浮在水面的爛木頭吞吃，來暫時壓住餓火。最飢餓的媽吉，竟將鞋子切開，嚼着鞋皮。我看見這樣，心裏不禁起了新的恐怖。梅力老人曾告訴我許多冒險的故事，據說有一次汽船遇難，大家漂流到荒島裏，因為找不到食物，結果殺死旅伴中一個小孩子充飢。我聽到傑克等不斷地在喚着飢餓時，就想到我也是小孩子，要遭同一的運命。亞克伯父和『老學究』是盡力保護我的，但是大家肯服從『老學究』嗎？礦夫們像野獸一樣，到了生死關頭時，還怕他不會做出怎樣可怕的事情來嗎？我看見媽吉閃着眼睛，露出牙齒在吃皮鞋的模樣，更加耽心。在頭腦冷靜的時候，這些恐怖本不用害怕的。不過我們現在，大家不克自制，理性已管不住我們了。因為沒有燈火，我愈恐怖。有限的盞煤油燈，油乾火稀，現在只存了兩盞，不到必要的時節，是不肯點的。在這樣的黑暗世界裏，非但害怕，萬一不小心，把身體亂動一下，也會有掉到地獄裏去的危險，真叫我們沒有放心的時候。

自從亞吉死了，上級和下級都只剩六個人，身體可以躺得舒服一點。我坐在亞克伯父和『老學究』的當中。有時正在朦朧欲睡，聽見『老學究』像在夢囈。我立刻醒起來，側耳細聽。『堆堆的白雲，真好看呢。哦，起風了，風也好啊。』『老學究』

在亂說。我當他在做夢，去搖動他的身體。可是他並不停止說話。『什麼，只放六個雞蛋嗎？這樣一點兒的蛋黃蛋白是不殼的。打十二個蛋吧。』我搖醒亞克伯父，『伯伯，「老學究」在說夢話呢。』『在說夢話嗎？』『不，他並不會入睡。』下級的那一個人說。『在說笑話呢。』『不，他確是睡着的。』『喂，先生！』亞克喚他一聲，『老學究』又接着說。『亞克，到我的家裏來吃夜飯吧。可是我告訴你，外邊的風很大呢……』『「老學究」在發狂了。』亞克不放心地說。傑克說。『他死了，現在他的靈魂在說話呢。吹風了，好南風呀！』吉士說。『地獄裏會有南風嗎？所以我叫你別到地獄去啦。』吉士和傑克也像在說起夢話來，這不是大家發狂了嗎？說不定就會打架和殘殺。我更感到不安。

『老學究』吉士和傑克，三個人都像在說夢話一樣。我忽然想起點燈的事。煤油燈和洋火，都放在『老學究』的身傍。我偷偷地拿起燈來。火光一亮，各人好像都從夢中驚醒，面面相看，尋問有甚麼事。『你們像在發熱夢囈呢。』亞克伯父說。可是他們誰也不相信。『那一個？』先生和吉士，傑克三個人。又說是吹風，又說是浮雲，又說地獄怎樣，不知說些甚麼。我當你們一定在發狂了，擔心得很呢。『或許要發狂吧。』傑克叉手嘆氣說。『老學究』望着煤油燈，有點不高興，所以我連忙說。『我看見你們都在胡說，所以點着了燈。現在熄了吧。』傑克阻止我說。『且慢，我想我再沒有生還的希望了，讓我寫下幾句遺書。』『我也要寫。』『我也要……』『先生，請你給我寫吧。』傑克的袋中還有紙筆。『我想這樣寫——』我們六個人，亞克，吉士，老學究，媽吉，克民，傑克，在這袋裏等死。』『傑克——我向我的妻兒們接吻。關於她們的將來謹託給耶穌、聖母和煤礦公司。』『亞克呢？』『亞克將所有的一切家產，贈給姪兒亞歷做紀念。』『吉士——我願上帝照顧我的孤兒寡婦。』『先生，你呢？』『老學究』傷心地說。『我沒有可託的人，沒有一個人會爲了我掉淚的。』『媽吉，你呢？』『我放在籃子裏的栗子，恐怕要壞了，叫他們立刻去取出來……』『這是遺言，那容你胡說！』『我是胡說，實在那裏有很多的栗子。』『你的母親呢？你不給他接吻嗎？』『母親跟她的姪頭跑了。』『不用睬他。克民，你呢？』『克民將他的愛犬和豎琴給馬撒。向亞歷接吻。並請亞歷到都魯斯小曼那裏，替我和她接吻。並將我背囊內那朵乾薔薇花還她。』『老學究』依言全寫上了。『各人來簽名吧。』吉士說。『我不認得字，寫一個十字吧。』『遺言寫成了，我也死無遺憾。大家再不用和我說話，讓我靜靜地等死。現

在我要和大家訣別了。」傑克說罷，走到上級來，依次吻着我們三人，然後爬下去，和吉士、媽吉兩人接吻。又離開了他們，橫倒下去，頭枕在煤層上，像死了一樣睡着不動。

我們寫遺書和傑克等死的態度，好似毫無生望。吹熄了煤油燈，四周茫茫黑暗。我們身邊還有十三枝洋火，誰也不說話，死一樣的沉默，又鑽入「袋」中。忽然下面的媽吉叫起來：「我聽見十字鏃的聲音了！」他也是最初聽見汲水的聲音的，所以大家聽見他現在的叫喚時，胸裏卻緊張起來了。「你聽見十字鏃的聲音嗎？」傑克也爬起來，伏在壁上，想仔細一聽。亞克伯父說：「大家放心，我們有救了！」「唔，我也聽見了。我們來敲敲看。」老學究對我們說，於是我們拚命地敲着石壁。我們聽見壁上傳來回答：「呀，我們有救了！」大家高興得擁抱起來。

現在讓我補說這大水的來由。我們下礦的那個早晨，陰暗而悶熱，像暴風雨要來到似的。華魯斯鎮中的提旁河上流，像是昨夜下了大雨，今晨水勢洶湧。等到我們下礦後一小時，便雲佈雨降了。這地方全是岩石嶙峋的童山，雨水一多，就要暴發。今天像要發水，又加上這場大雨，山澗裏的雨水，衝到河裏，突破堤防，流到了這第二號煤礦的低地來了，措手不及，全礦已浸滿了。地上的人們，雖不及防禦，然而也並不是坐視不救。公司的技師，指揮着工人們禦防洪流，一邊又着手營救埋着的礦夫們。在第一工場工作的五十多人已經得救逃生了。要救其餘的二百五十人，恰像「老學究」所想的一樣，抽出礦內的浸水，和直接掘洞下來。他們也立刻實行了，先在三個礦井中抽水，依技師的意思，又在他們相信不會浸水的舊礦那邊掘洞，兩方面不分晝夜地在進行。掘洞到半途，遇着很硬的地盤，很不容易。到了第九日，像是絕望的了，工人不願意繼續費力。技師勉勵他們繼續工作。一天之後，有一個工人聽見了一點輕微的敲擊大地聲。他連忙放下工具，靠近岩層傾聽，又叫其他的一個同伴一起來聽，果真聽見一點低微的聲音。地上一知道這消息，大家興奮地下來了。技師也來聽，可是他太興奮了，卻一無所聞。其他的礦夫也聽不到，所以大家疑心他們是幻覺。

然而聽到聲音的人，是非常老練的礦夫，技師不信他們會聽錯的，於是他自己和他們兩人，將鐵頭用那照例的扣子，發出信號，三個人屏息地伏在岩壁上，等坑內的回音。不久，他們聽見同拍子低聲的回音了。再重複試了兩三遍，都得到同樣的

回答。他們知道礦內一定還有活人。

這消息立刻傳遍全村，村裏的人們，全擁到第二號礦裏來。亂烘烘地，比泛水那天情形還要利害。家人們生死未卜，都是心跳膽慄地聚到這裏來。大家熱誠地問：『救活了多少人呢？我們的家人總全是平安的吧？』然而還要等多等幾天，才能知道。因為音響很低，一定是很深的地底，而且要確定那方向，也不容易，不知道向着那裏掘下去。先從第一號礦中，挑選熟練強大的人來掘。在抽力的那方面，知道了這事，盡力抽去礦內的水，又發掘崩壞的入口迴廊。

我們在『袋』中，也知道積水漸減。又聽見合拍的信號聲，我們高興得像已遇救，但是從聽到信號聲到現在，已經有兩三天了，不禁望眼欲穿。而且呼吸也更加困難，使人難受。我們懶得說話，只沉靜地在發悶，忽然聽見壁上有低微的爬行聲，和小石子落在水裏的聲音。我們要明白這是甚麼，便點了煤油燈，看見一羣老鼠在『袋』下亂跑。這些鼠羣，過去同我們一樣，逃到充滿空氣的『袋』中，等到現在水退，想離開這裏出來找食物了。鼠兒既能跑到這裏來，迴廊上的泛水，當然不會浸到天井上了。看見這一羣老鼠，好像諾亞船的鴿子一樣，來告訴我們大洪水已經退了。

媽吉對我說：『克民，去捉幾匹老鼠來，一充飢腹。』我正想去捉，鼠羣都逃得沒有影蹤了。

我慢慢地走到水邊，看看水退了多少。水確是退了，水面和迴廊的天井當中，有了空隙。我突然想起，立刻爬上我們坐臥的地方來，對『老學究』說：『先生，老鼠已經出來了，我也可以到迴廊那邊去的。我想游到梯子那邊，向上呼喚聲。或者他們立刻會從那裏下來，打救我們，那比掘下來快了許多了！』『不，這太冒險了！』『先生，我在水裏游泳如魚呢。』『臭氣也有傷身體呢。』『老鼠可以出來，總不要緊吧。』吉士插嘴說：『克民，你若肯去時，我將我的錶送給你。』『亞克，你看怎樣？』『老學究』問亞克伯父。『隨你決定。』『老學究』想了一想，握住我的手說：『勇敢的孩子，你既然願意去試一試吧。我雖以為這是沒用的，可是成功往往出乎意料之外。你和我們接個吻後再走。』我吻過『老學究』和亞克伯父後，就走到水邊。『你們大家輪流喚我的名字，免得我迷了方向。』我這樣說過，跳進水裏去了。

我慢慢地游泳前進，回頭一望，煤油燈有如燈塔一樣，慘淡地映着漆黑的水面。老學究在問：『怎樣了？不要緊吧？』『不要緊的。』我回答他，我留心前進，不撞破頭顱。迴廊上的空處，漸漸寬大，不久我不再用再擔心了。可是要走到梯子傍的那條路，我總找不到，而且又有很多的岐路，很容易迷失，幸而還有鋪在地上的軌道，依着軌道前進，一定可以達到梯子的地方。所以我時時探下腳去，依那軌道前進。還聽到背後夥伴們的喚聲，不久喚聲漸低，我知道游了不少的路，又響亮地聽到抽水的聲音，我想我立刻可以看見天日了。夥伴們也可因我而得救了，便鼓勇前進。然而我一留心，地面已沒有軌道，我潛下水底去亂摸，也摸不到。我走錯路了。我不知道走到甚麼地方來了。連重回舊道也不行了。

四面是茫茫的黑暗，側耳靜聽，也聽不見同伴們的聲音。也不知道是我走到聽不見的地方，還是他們停止不喚了。我進退維谷，不禁心酸，忽然又聽見同伴們的低喚。這樣我才又認出方向，摸回轉來，一丈多路後，我又伸足一探，居然又探出軌道。仔細探求，我知道軌道在這裏中斷了，因此使我迷失。我知道軌道給洪水沖去，已不知去向。路線既迷，我沒有法子到梯子那裏。只好戀戀不捨地回頭了。我在歸途中，知道再沒有危險，便依着夥伴們的聲音，盡力向前。我覺得很奇怪地，夥伴們的聲音中，似帶着新的希望。

不久我游進『袋』裏，招呼他們，『老學究』很高興地對我說：『快來快來！』我說：『我總找不到出路。』『不，那不要緊，洞已經掘得很深了，差不多可以談話了。我們聽見說話的聲音了呢！』我爬進『袋』裏的斜坡，一邊細聽着。鋤頭的聲音，果然好似近在咫尺，礦夫們的話聲，也嗡嗡地隱約可聞。我精神陡振，同時感到身體又濕又冷。只好鑽到煤屑裏去，亞克伯父和『老學究』又伏在煤屑上，使我溫暖。『老學究』告訴我，雖然沒有梯子，然而掘洞到了這裏，我們便可安心出去了。不久我的身體溫和了些，便覺得非常疲勞，頹然入夢。等到我睡醒時，地上礦夫們的聲音，可以和我們隔牆談話了，他們在問：『你們有幾個人？』亞克伯父聲音最響，他代表我們答應說：『六個人！』我們感到暫時靜寂。大概他們大失所望了。『喂，快來救我們出去！我們快要死了。』亞克伯父大叫說。『你們報下名來！』『傑克，』『老學究，』『吉士，』『媽吉，』『克民，』『亞克。』外邊的人們，靜靜氣地聽着。

起先大家知道發掘成功的消息，那被生埋的二百五十人的家屬，都在一二小時內趕到了，現在知道生存的只有六個，他們當然大失所望。遠盼望六個人中，自己的家屬在內，可是這六個人的名字，也立刻揭曉了！於是這二百五十人的母親妻子中，只有亞克、吉士和傑克的妻子，感到高興，大家重新悲切了。我們在「袋」內，也急切地想知道若干人遇救，亞克伯父大聲問：「幾個人遇救？」沒有人回答他。「請你問問他，少待怎樣了？」這是傑克的希望，亞克伯父給他再問了一聲，還是沒有應聲。「恐怕他們不聽得吧。」也許他們故意不回答吧。「我們已經過了幾天了？」這一次有人回答了：「十四天」呀，我們困守在「袋」裏，已有十四天了！「就來救你們了，別慌忙吧。你們要快點得救，不要再多說話。」我們每一聽見鋤頭的聲音，就疑心立刻掘穿。然而又聽見第二下了。結果鋤音還在連續着。「你們可餓吧？」我們餓得話也說不出來了。「還能再忍一下嗎？要是忍不住，就通條管子，倒一點湯進來。可是這樣要遲些救出來了。」我們願意再忍一個半個鐘頭。「我們願意忍着，請你們趕快掘吧。」水量也抽去了許多，据「老學究」說，迴廊上也一定可以站住人了。「告訴他們水退去了吧。」亞克伯父又報告上去。他們回答：「知道了。或者那還要比掘得快，你們就可從迴廊出來，再忍耐點吧。」

鋤頭的聲音漸低，因為掘得太快，我們會有和泥塊一齊埋到水裏的危險，而且洞穴是橫掘過來的。「老學究」吩咐我們，留心掘穿時，這裏壓搾着的空氣，會飛速炸出，引起大風，我們應該伏在地上，庶免危險。石片受了鋤頭的打擊，從上面紛紛落到水裏。我們離脫險的時間越近，越覺得衰弱起來。我縮在煤屑底下，連坐半身起來的氣力也沒有。並不是寒冷，全身卻發着抖。不久大煤塊顛顛地落在我們的坐榻上。洞穴已經穿通了。我們因為煤油燈的光亮，感到眩暈，我們突然蒙在恐怖的黑暗中。因為洞穴一穿透，那可怕的氣流，像龍卷一樣，連泥帶沙地都吹到半空裏，煤油燈也給吹熄了。大風的音響一停，我聽見迴廊那邊雜然的水聲。定睛一看，已經豁然開朗，幾個人分開水路，向我們這邊跑來了。「別忙別忙！」他們這樣叫喚着。「袋」的頂上也有陽光射進來，從上面下來的礦夫們，已經握着上級人們的手了。從迴廊中跑來的人們，那技師最先爬上「袋」裏，來不及說話，便抱住了我。我得慶更生，心裏一快活，反而昏迷過去了。

我並不會知覺全失，他們將毛氈包好我，擡到礦外。我閉着眼睛，任他們擺佈，忽然感到陽光刺目，我已被擡到地面了。立

刻有一件白色的東西，跳到我的身上，它是卡彼。它爬在抱着我的技師的腕上，舐遍我的面孔。馬撒和亞歷，抓住我的手狂吻。我四圍一看，那無數的羣衆，讓開一條路，並列在兩傍。他們只靜靜地望着我們。因爲若是叫喚起來，會刺戟我們的感情，所以不敢開口，然而他們的表情中，正不知要說多少話呢。羣衆的前面，牧師穿着白色的僧衣，手裏拿着燦爛的銀器，來給我們祈禱。我們一出來時，他就跪在地上誦經。我們被擡到設在辦事處中的牀上。

我過了兩天，才能起身，伴着馬撒和亞歷，帶着卡彼，在村裏散步。村裏的人們，看見我走過，都停步來望我。有的走近我，含淚和我握手。有的蹙着眉頭，不忍看我。這些人大抵是穿着喪服，他們的家屬，已喪身在煤礦中。死者已矣，生者何堪！而像我這樣的孤兒，卻幸而遇救，他們怎不難過呢。還有人請我到他們家裏去吃飯，或進咖啡店裏去喝茶，要我說生埋的故事。我們雖受着各方的歡迎，卻苦不勝言。爲了一餐飯或一杯酒，就隨便和他們談天，這多麻煩呀！

十六 夢特的音樂家

我高興地對亞歷馬撒談着這十餘天中情形。亞歷對我說：『我當你爲我而死，心裏難過的很。』馬撒的話，卻和亞歷不同。

『我決不會當你是死的。可是擔心到掘發成功時，你會不會活着。我相信你決不會被淹死的，只要打救得快，一定可以找到你。當亞歷失望而流淚時，我只告訴他說，「克民雖然危險，總不會死的。」我遇見他人，也總是詢問，「一個人不吃東西能够活幾天？礦內的積水要甚麼時候乾？洞穴要甚麼時候才掘得通？」可是誰也不知道。我是多麼焦急啊！最後的那一天，技師詢得了你們的名字時，我就淚如雨下，倒在地下了。若是那時候有一個人在我的背上走過，我也不覺得，心裏高興得忘記了一切了。』馬撒相信我不死，真是我的知友。

生還的六個人中，成了患難中的知交。亞克伯父和『老學究』更對我發生了深刻的愛情。營救我們而最先抱住我的技師，也特別的愛我，他對待我，好似救活了賴死的兒子的父親。有一次我還到他家裏去吃夜飯，我並將囚在『袋』內十四

天中的情形，講給他家裏的姑娘聽。華魯斯的人全想留住我。亞克伯父說：『我想將你養成一個能幹的礦夫，你以後和我們在一起好了。』技師說：『你也不必去做礦夫，到我辦公處來吧。你將來很有希望，我可教給你需要的學問。』亞克伯父自己還想做礦夫，他也要我去做一名礦夫。可是我卻沒有他那樣的勇敢，也不想再去推車子的小工了。炭礦裏雖然有趣。我第一次進去看了一回，已經看够了。無論怎樣好奇的人，也不願再去冒險。

我不願在礦內過生活。我要在天空之下；只要是天空，總比煤礦天井好得多。我老實告訴亞克伯父和『老學究』，他們全爲我嘆息。我又告訴媽吉他卻罵我是怯弱的傢伙。對於技師呢，我不能將對亞克伯父們講過的話來對他說。因爲他叫我到辦公處去，不叫我到礦內工作的。我勇敢地向他表明自己的意思。技師也失望地說：『你喜歡冒險和自由的生活，我也沒法留你。只好由你自己的意思。』馬撒知道我不和他分離，也非常高興。我雖然不願意在礦內做工，可是一旦要離開此地，心中也不禁悲哀。和亞歷亞克伯父、『老學究』又要分別了，我要和我所愛的人或愛我的人訣別，總不可避免的。

前進吧！

我肩上掛着豎琴，背囊背在背上，帶了雀躍的卡彼，在青天下的大道上前進了。我們離開了華魯斯村後，好似戰後凱旋一樣。踏着大地前進，地上乾燥，發出爽快的步聲。呀，綠樹陽光，多麼煥發啊！

我們離開華魯斯，向克來門前進。從巴黎到華魯斯的期間，我教馬撒念書和看樂譜；現在到克來門的途中，我要使他有時間繼續溫習。不知道什麼緣故，馬撒對於功課，總不能進步。馬撒擅長空想的東西，要他認真識字便不行。我忍不住了，敲着書向他生氣：『我從未見過你這樣傻瓜！』馬撒卻不生氣，他溫柔地望着我含笑說：『我的頭腦真笨，只配受敲打，開爾卻聰明地發見了這方法。』我聽了他的話，再不好意思生氣，笑着繼續溫習。馬撒讀書雖不行，若是說到音樂方面，卻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疑問，有時我也不能解答呢。可是我總不承認自己不知道，也學着亞克伯父的樣子：『一掘就有，所以就有了！』這樣地來敷衍：『因爲大家都是這樣做法，這是音樂的規則呢。』馬撒是不願意違反規則的，他決不嫌不滿意，只是張開了大口，閉着眼睛看着我。我看他這樣，心中卻很自慚。

有一次，馬撒鎮天沈思着，不肯對我開口。他平日有笑有說的，忽然變成這樣，當然可疑。我仔細尋問着，他才說：『你確在是一位好先生，儘量地教我一切……不過……』『不過什麼？』『我想你或有不知道的東西。大學問家也未必全知全能的。不是嗎？你總是說，「因為這樣，所以這樣。」也許你自己也不知道吧。所以若是你答應，我想買一本音樂書——只要便宜的舊書也行，和你一起念看。』『好的。』『你說你的學問不是從書裏學來的，所以我想書中東西還有你未曾學過的。』『書本雖好，總不及良師。』我故意地這樣說，馬撒接着說：『不錯。我只要有一次能有良師解決我的疑問……』『那麼你自己有了錢也行了。』『要有良師，非有很多的錢不行。我又不能亂用你的錢……』他說出了良師兩個字，很傷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最後的那句話，我受了感動。『我的錢不就是你的嗎？你比我還賺得多呢。隨你要到先生那裏去學多久。就這樣吧，你要想去，我伴着你去。我也去學學所不知道的學問。』結局我也老實說了。我們所要的良師，不是鄉下作舞的音樂師。一定要在大城市中盛名的音樂家。我趕快一查地圖，有一個夢特市，在溫泉地方的途中，夢特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一個重要的大都會，因為地名的字是很大的，我想總是大音樂家們的居處。我很相信我的地圖呢。我們決定到那裏去找音樂大家，多花點錢去求學。我們又開始前進。

在到夢特的途中，我們經過荒山和僻地，這裏地方貧瘠，我們不能多賺錢，大概夢特也不會是大都會。我們又失望了。不久到了夢特。已經天晚，我們旅途疲倦，所以趕快找一家旅館去息足。馬撒看來夢特不會有音樂大家的，所以他很是擔心。當我們到飯堂去時，就問店裏的主婦，此地有沒有好的音樂教師。主婦奇怪地看着我們說：『你們不知道嗎？你們不是仰慕甘特先生的聲名才來嗎？』『我們是從遠道來的。』『是從很遠（她特別地用力說）的地方來嗎？』馬撒說：『從意大利來的。』主婦才明白了。如果我們說從里昂或馬賽來的，她總當我們認識甘特先生的。『也許很不錯呢。』我有意大利語對馬撒說。馬撒的眼中閃着希望。甘特先生一定可以做他的良師。他決不會像我一樣地敷衍他吧。可是我心裏很疑懼。這樣鼎鼎大名的先生，肯來指導我們這樣的無名小卒嗎？甘特先生很忙吧？我問主婦說：『當然他那有不忙的道理呢！』『我們明早去找他，他肯會見我們嗎？』『如果帶錢去，他一定肯見的。』於是我們安心睡覺。我們在牀上，還商量許多明天的質問。

次日我們撲去風塵，衣冠整齊，馬撒拿着提琴，我背上豎琴，一起出去了。卡彼想照例跟着我們走，但是今天我卻不答應，用繩子捆它起來，縛在狗屋裏。因為帶着狗到名家那裏去拜訪，是不大客氣的。我們雖尋到他的住家，可是情形有點不對。他的前面，放着理髮的器具和香水，還有掛着剃鬚用的銅盆子。不像音樂大家的門面。我們總當它是理髮店。站在門前，不敢進去，恰巧有人走過，我們問他甘特先生可是在那裏。他指着這理髮店說：「這裏就是。」我們只好硬着頭皮進去。店裏隔成兩間，右邊的架子上，有着化妝品；在左邊的壁上和長榻上，有幾枝提琴，笛子，小喇叭，大提琴等類樂器，有的掛着，有的靠着。我們來訪甘特先生，馬撒向店內問着。一個男子，像雞一樣短小精悍，正在給一位鄉下人剃鬚子，那男子細聲地回答我們：「我是甘特……」

我們對於這理髮匠兼音樂家，非常蔑視，然而馬撒還是不聽我的話，他竟坐到椅上說：「修好這位客人的面，給我剪頭髮吧？」我給你剪，要剃剃也好。」我看着馬撒莫明其妙。馬撒也對我使眼色叫我少安毋躁。

我正在後悔，音樂家已經將那客人的面修好。他請馬撒到鏡前的椅子，用白布圍住他的脖子。馬撒立刻叫他說：「老伯，我們方在討論音樂的問題，想向老伯這樣的人請教一點。」我雖不知道你們討論甚麼，可是你試試說給我聽聽。」我知道馬撒先要試試這音樂家的本領，要是他對我們，能夠有問必答，那我們只花了理髮錢，卻省下學費，倒很合算呢。」馬撒問了幾個疑問，甘特先生卻詳細地解答了。我莫名其妙地張着嘴巴，呆呆地望着那理髮店的老板。他一邊揮動着剪刀，一邊在向馬撒解釋疑義呢。他的解釋，我是很中肯的。不久，髮剪完了，甘特先生向我們說出種種的問題了，他知道了我們的來由，笑着說：「你們真是頑童，我受騙了！」先生就罰馬撒彈一曲提琴給他聽。馬撒立刻拿起自己的提琴，彈了一曲旋舞曲。理髮匠拍掌贊歎：「你真名手！」馬撒放上提琴，拿了壁上的笛子說：「我能吹笛子和小喇叭。」你吹給我聽。」馬撒便吹了。甘特先生像感慨地在聽，又說：「你是音樂的天才。要是你和我在一起，我可以將你養成一個第一流的音樂家。你只要在上午時，幫我給客人們修面，下午我就教你的音樂。你別輕看我是理髮匠，我也要生活，才做理髮匠呢。那法國的詩家耶士曼也是一邊給人家剪髮一邊做詩的。我也學步他。亞然出了大詩家耶士曼，夢特就出了我這大音樂家甘特。」

我熱切地看馬撒怎樣回答。我想又要和他永別的了。我的心中紊亂。在「白鳥號」船中，蓬島夫人說要永遠看顧我時一樣的情景，然而我卻不像那時候的梅力老人。我真心地對馬撒說：「你別替我擔心，你想住在這裏，也可請便的。」馬撒走近我的身邊，握着我的手說：「我決不離得開你。」他說後，就轉向甘特先生，「謝謝你，老伯，我不能留在這裏。」甘特先生還勸了我很多話。他要馬撒住在他這裏，受初步的教育，再送我到都魯斯和巴黎的音樂學校去。我想誰都會爲他動心的，誰知馬撒卻重複地說：「我決不願意和克民分開！」最後甘特先生絕望了，便說：「你既不願和你的朋友分離，那也好的。我還想送你一點東西做紀念。」他說完，在抽斗裏尋出一本舊書來，給馬撒說：「這本書也許對你有益的。」那書已破舊了，題目叫「音樂原理」，甘特先生拿起鋼筆，在書的首頁處寫着「本書給今天來訪的一個孩子，那孩子他日若有成就，願他不忘夢特的理髮匠。」便給了馬撒。我不知道這裏有沒有其他的音樂先生。然而夢特的理髮匠甘特先生，我們永遠不忘記他的。

十七 王子的牝牛

我們離開夢特時，我更愛馬撒了。他爲了對我的友情，拒絕甘特先生的提議。只要他願意留在甘特那裏，那就不用奔波安逸地學學音樂，將來大有希望。然而他爲了我，願意再過漂流生活。我緊握着馬撒的手說：「我今天才知道你肯和我共患難的。」他帶着微笑的眼光望着我說：「我早就這樣想了。」

馬撒自從得了「音樂原理」後，進步更快。我們在途中，很難賺錢，所以我們只願早達目的地，早出遲息，趕着路程，也沒有用功的時間。不久到了目的地，我們在溫泉村中表演，收入卻很好。馬撒比我會賺錢，他先會端詳觀客的性質，要是觀衆不合，就算有人集攏來，他也不彈不吹。他善於選擇觀客，對於我們也有好處。開兩教着小孩向公衆乞憐布施的，所以擅長感動他人的同情心。馬撒對於觀客的心理，也很有研究。我很佩服他識別觀衆的眼光。來溫泉的浴客，大都是巴黎人，馬撒很熟悉他們的心理。當年青的貴婦人，穿着黑色的喪服，從教堂那邊走來時，馬撒就對我說：「留心，要奏哀歌的。我們使她憶起她的死者，只要她流淚，那就好了，她一定肯慷慨解囊的。」在夢特的溫泉村中，散步道上有美觀的樹蔭，浴客們常在這裏散步或

休息。馬撒依照環境和對象，隨時改換我們的題目，差不多沒有一次失敗的。我們看見那坐在椅上憔悴的病人時，就在稍遠的地方立定，望望他們，試彈一兩曲來引動他。若是看見他不高興，我們立即離開；若是看見他在靜聽，我們就走近些彈奏哀歌，然後叫卡彼啣着盆子到他身傍，一定可以掙到錢的。馬撒最會引誘小孩子，琴絃一動，小孩子們總跟着雀躍跳舞，破涕爲笑的。

溫泉村的表演，我們得到很大的成功，除去開支，還賺了二十九塊錢，加上從前的五十八圓，一起已經是八十七圓了，我們大可知足，現在我們不用躊躇，立刻可到青鵬去了。前幾天我們在途中，聽說尤西鎮那裏有買賣家畜的市集。我們想乘機到那裏去一看。用我們節衣縮食的貯蓄，來買一頭我們早夕希望的牝牛。可是我們夢想中最好的牝牛，怎樣來選擇呢？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和馬撒，全是外行呀。我們最憂慮的，就是從前在旅途中，時常聽見那些旅客說的販子們的鬼計。據說有一個農人在牛市中，買了一頭長尾巴的好牝牛。那尾巴一拂就可達到頭上，能够驅逐身上的蒼蠅。這當然好極了。那農人很得意地拉回家裏去，可是等到第二天，到牛欄裏去一看，那寶貴的尾巴掉在地下了，原來是一條假尾巴。還有一個人卻買了一頭假角的牝牛。此外也有買了擠不出牛奶的。假使我們費盡心機，也買了一頭假牝牛，那才糟糕呢！馬撒很安心，他想吊在牛尾巴上試試，可是真尾，對於假裝的奶牛，他可以拿一根長針刺刺看，也可知道。當這樣一試，當然不會錯的。假使尾巴是假插進去的，那麼一拉就斷了。假奶也可以知道。但是若是真的，那牛卻要大發脾氣了。馬撒想到挨牛蹄的一踢和牛角的一衝，空想就完全揭破，我們更加不安了。假使牽了一頭假牝牛到賣達的家裏時，那不是笑話嗎？幸而別人告訴我們，這一類的壞商人，遇見獸醫，總沒法掩飾。我們只要拜托獸醫生，請他去代我們去選擇，那麼我們總不會上當了。當然請獸醫也要花錢的。可是我們寧願花錢拜托獸醫，這樣決定後，我們才安心繼續前進。

從夢特到尤西，本來要走兩天，因為我們趕得快了，在第二天的下午便趕到了。尤西好似我的故鄉，梅力老人最初買皮鞋給我，使我高興，也在這裏；我第一次公演『加利先生的呆僕』，也在這裏呢。呀，我們再看，不見那穿着英國陸軍大將制服的加利了。淘氣的瑞那，溫柔的朵兒，都永別人間了。可憐的梅力老人，和我永別了！我們再看，不見那擡着銀髮飄拂的頭，挺着

胸膛，吹着橫笛，領了全班演員浩浩前進了。從前在此地出發時，全班共有六個，今日重來舊地，只有我和卡彼，回首前塵，我怎能忘懷呢！我忽然看見那一家店子，從前老人爲了裝扮我，在那裏買舊衣服和帽子的。店前的情景，和從前毫無差異。入口處還掛着當時使我羨慕的鑲金線的舊軍服，陳列架內的，還是一樣的舊槍砲和舊煤氣燈。我叫馬撒，看我第一次登臺的地方，在那裏我演那『加利先生的呆僕』，卡彼也似乎憶起往事，不斷地搖動尾巴。

我又看見從前和梅力老人住過的客店，便住進去，放下行李，略事休息，那時尙早，問得了獸醫的住址，我們去尋訪他。這獸醫年過五十，他很高興地會見我們。我說出我們的來意，他照樣笑對我們說：『市上沒有賣會玩把戲的牛呢。』『我不要會玩把戲的。我們想要一頭有好奶汁的牛。』我說了，那留心牛尾巴的馬撒補充說：『要有一頭有真尾巴的。』『我們知道牛販的鬼計，所以要請先生給我們揀一頭好的。』你們要買牛甚麼用呢？』我們就將我們的目的，大概告訴了他。『好的，我明天早上，和你們到市上去一看。我揀的牛，一定不會叫你們上當的。』馬撒說：『牛角也要真的。』『好。』『牛奶也不要假的。』『好。總之是一頭上好的牛。不過是很費錢的，你們知道嗎？』我一聲不響，把包着金錢的包袱，解開給他看。『好的。明天早上七點鐘，你們來就是了。』『先生，我們應該給你多少報酬呢？』『報酬我是不要的，我會受你們這樣好小孩的錢嗎？』我對於這和善的獸醫，感謝萬分。可是馬撒似乎想起辦法了，他說：『先生愛聽音樂嗎？』『自然愛聽。我最喜歡音樂呢。』先生晚上幾點鐘睡覺？』『大概九點鐘之後。』我們約定明天七點鐘再來，就辭別了。我明白馬撒的辦法了，所以一出了醫生的門，就向他說：『你想和我會奏一套音樂給他聽吧。』『不錯。我們看準了他將要睡覺的時刻，奏一曲『良夜曲』好嗎？』『良夜曲』是愛人敘述自己的幽情的……』『你想的不錯。那麼趕快回去，先練習一下吧。在街上討錢的時候，奏得不好也不要緊，可是今晚是義務，一定要奏得出色。』

到了九點光景，馬撒挾着提琴，我背了豎琴，都到獸醫的宅前來。

街上寂靜地，月亮將升，街燈未燃。店鋪也都鎖上了門，行人差不多要絕跡了。九點鐘一敲，我們就奏起『良夜曲』來。在這狹小寂靜的街上，波動着樂聲，恰像在音樂堂裏一樣。各處人家的窗戶推了開來，從窗裏伸出帶着睡帽的人頭，互相詢

問着這音樂的來由。獸醫的家，是在十字街頭的一角，屋頂上有着一個小圓塔。忽然這塔上的一扇窗推開了，我們的朋友獸醫的臉現了出來。他一看見我們，似乎是知道我們的來由，便揮手阻止我們彈奏，然後開口說：『我來給你們開門，到我家裏來奏吧。』門立刻開了，他引着我們進去。醫生和我們各人握手說：『你們雖好心，可是半夜裏在路上奏樂，要犯妨害睡眠的罪，警察會提到官裏去的。』我們在庭中合奏。庭子小巧精緻，庭角有蔓草的圍壁和天井，也有綠葉的小徑，葉蔭下有着桌椅。這獸醫有好幾個孩子，他們圍起我們來，在綠葉的小徑中，點着三四枝蠟燭，我們直奏到十點鐘左右，因為我們的彈奏，小孩子們總不讓停止。要不是他們的父親送走我們，他們一定要忘了睡覺呢。『讓他們早點回去睡吧，他們約好明天早上七點鐘來呢。』獸醫對他的孩子們說。獸醫還請我們，在那樹蔭下吃了一頓甜美的夜飯。我們自然卻之不恭，叫同來的卡彼，玩了幾套滑稽的把戲做餘興。孩子們全歡天喜地的，獸醫也像很高興。我們回家時，已近午夜了。

尤西在夜裏雖靜，次日早上，又活躍起來。天還沒亮時，我們就聽到轆轤的車輪聲，赴市的馬嘶聲，牝牛的叫聲，綿羊的啼聲，和農人們的謾罵聲，嘈雜不絕。我們也睡不着了。匆忙起身，到樓下一看，旅館的庭前，全是人衆。街路上全是赴市的男女。我們裝束停當，才是六點鐘，比約定的時間還早。我們商定先到市上去看看我們所要的牝牛。

到了市上一看，牝牛真多呀！五花八門，目不暇接。除牛之外，還有各種的馬，和污穢的豬，甚至還有亂啼的雞鴨。我們也無暇他顧，只在物色我們的牝牛。我們走了半小時，選定了十七頭牝牛。尤其是三頭褐色的，二頭白色的，最爲出色。我想買一頭像紅犁一樣褐色的，馬撒又勸我買白的好。七點鐘到獸醫家裏時，他已在等着我們了，他立刻起程赴市。我在途中，向他說明所要的牝牛的條件，要乳汁多，東西吃得少。我們到了市上，馬撒指着他自己選定的白牛說：『這白牛倒好。』我當然指着白己看好的褐牛說：『這褐色的好。』但是獸醫只看了一眼，便走過去，慢慢地走到了當初我們沒有注意的一頭小牝牛前立住。這牛腿小，毛作紅色，耳朵和兩頰帶着灰黑色，眼眶深黑，鼻頭潔白。『這牛很好，合着你們的條件。』獸醫細聲說。牽着這頭牛的農人，要賣一百二十塊錢。價錢這樣大，我們失望了，想請獸醫再看別的。但是他叫我們且等一下，自己和農人講價了。獸醫先還他半價，農人減了五塊。獸醫加到七十塊，農人減了十塊。獸醫再不和他講價，批評起那牛來，說了許多不滿足的話。那

農人就說：「你既熟悉那牛，那末不要多還價，讓到一百塊吧。」我們現在有點害怕了。因為我和馬撒聽了方才獸醫的批評，不覺悲觀起來了。農人卻一直減到八十五塊。他無論怎樣卻不肯再減了。獸醫用手肘撞撞我，告訴我方才的批評，是爲了方便，實像這樣好的牝牛真便宜。不過八十五塊，我們也出不起。終於我下了決心，交出八十五塊錢，可是農人又要小費，又要酒錢，又要鼻嵌和韁繩，我一起付給他，袋中已空空如也。

牝牛已經到手，可是我們身邊不名一文，既不能購買牛的食品，連自己吃飯的錢，也沒有了。馬撒說：「今天就在這裏表演一天吧。咖啡店裏全是客人，我們一定可以賺到幾個錢的。」

我們將牝牛拉回旅店裏，縛在牛欄內，自己分頭到街上去表演賺錢。下午回家結賬，馬撒得了一圓八角，我得了一圓二角。我們請廚房裏的女僕，給我們向今早買來的牛榨牛奶，當夜飯吃。我和馬撒從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牛奶。我們款賞不絕口，決定去和它接吻，兩個人跑到牛欄裏，各吻着那黑色的臉。牝牛也像感到高興，伸出硬的舌頭來，舐我們的面孔。「牛也會接吻！」馬撒高興得亂叫亂跳了。

次晨我們起來得很早，裝束完畢，就拉了牝牛向青鳩出發。我們所以能够買牛，全靠馬撒的努力，我爲了答謝他，將韁繩讓他拿着，我自己跟在牛背後前進。不久我們走出狹窄的小路後，我就和牛並排着，因爲這樣能够一路走着，一路可以看到牠。這頭牛真好！我從未看見過這樣合意的牝牛！它又柔順又穩重，慢慢地前進的態度，真像一位高貴的人物。我對於這一帶地方，可以不用查地圖。自從跟了梅力老人，離開故鄉已久，可是現在重來舊地，總似曾相識。我想不要叫牝牛太疲乏，也不要到青鳩太遲了。所以決定，今夜先到我和梅力老人初次歇宿的村裏過夜，明夜再從那裏出發。正午時可到寶蓮家裏了。然而禍福無常，橫禍又突然臨到了。

那橫禍是這樣發生的：我們行程分成兩日，不像從前那樣食息不遑的匆忙了。吃過午飯後，想安閒地休息，又看見一片綠草青青的空場，就牽牝牛走到那裏去吃草。本來我們想拿着韁繩讓它吃的，可是看見它很柔順，而且正熱心在吃着草，我便放心了，將韁繩捲在牠的角上，讓牠走動着；我們自己卻坐在草上，吃起麵包來。我們比牛先吃完。看了一會吃草的牝牛，它

還是在吃着，所以我們從背囊裏將皮球取了出來，擲着遊戲。一直到我們拋球停止，牝牛還在不停地吃草。我們走到它身旁時，它像還沒有吃饱，更在拚命地吃起來。馬撒說：『再等一會吧。』『你不管它，它總是吃不夠的。』『那麼再等十分鐘吧。』我們放下等它。可是一刻也不能安靜的馬撒對我說：『吹一曲喇叭給這牛聽好吧。我從前住過兩年的馬戲班裏，也有一頭牝牛，很喜歡聽音樂呢。』他也不等我的同意，就用喇叭吹起軍隊的進行曲來了。牝牛吃了一驚，擡起頭來，我也來不及拉韁繩，它突然拚命向前飛跑了。

馬撒和我追着奔牛。我還叫卡彼去阻止它。可是也不行。卡彼本來是跳到牝牛的鼻前的，可是忽然又跳到它的腳後去，這麼使那牛更狂奔了。我一邊追着牝牛，口裏大罵馬撒是笨貨。馬撒喘氣回答：『你敲我的頭好了，你隨怎樣處罰我。』我們追了半里路光景，牝牛跑進了一個村莊了。當然它和我們距離很遠，不過道路很直，我們還能望見它。忽然我們看見前面有許多村人，阻住了牝牛。我們安心地放慢腳步上前，先向村人們道謝，他們一定可以還給我們的。忽然牝牛的周圍，擁擠着羣衆。等到我們走到時，大家指着我們吵鬧。我才想去牽回時，他們一定不交還，反而圍着我們質問：『你們從那裏來的？』『這牝牛在怎樣？』『這是誰家的牛？』我簡單地說，這是我在尤西鎮買來的。但是誰也不相信我。其中有兩三個人，說我們就是偷牛賊。要交給警察入獄。我聽到牢獄，不禁膽寒。面色變白，言詞支吾。尤其是因為我們才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所以說話更不靈敏，無從置辯。

不久來了一位憲兵。村裏的人說明我們就是小偷。所以牝牛被牽到牛馬收留處去，我們也被帶到牢獄裏。我們想辯論，憲兵卻叫我們不用多說。我記起在都魯斯時，梅力老人因為和警察抵抗，被押到牢獄去時的光景，便向馬撒使眼色，叫他別多說話，只跟着憲兵跑就是了。村中的男女，都跟在我們背後，一直跟到村公所的牢獄前。大家圍住我們喧鬧，要不是憲兵保護，也許我們會給羣衆擲石打傷吧。雖然我們完全無辜，可是羣衆全是不可理喻，他們以我們的犧牲爲快樂呢。

我們到了牢獄，村公所的看守人，將獄門打開。他起先不讓我們入獄。因為獄室的地板上，正晒着了許多洋葱頭呢。看守人不高興地收拾洋葱頭，憲兵又把我們的錢，小刀，火柴等全沒收了，將我們推入牢房。沈重的鐵門砰然關上，於是我們兩個

孤單地在窗鐵窗風味。我們將要坐多少時候牢獄呢？我這樣問馬撒時，他坐在面前，伸過頭來說：『你敲我的頭好了。我準備受罰……』『我也不能單怪你。我也有不應該的地方。』『別饒恕我，你重打幾下好了，這樣我才能安心……呀！可憐的牛呀！』他說着哭了。我只好安慰他。我們雖被關入牢中，可是也不用憂心，那尤西的獸醫，一定能做我們的證人的。可是他們若說買牛的錢也是偷來的，我們又怎能辯白賺的呢？你也該知道，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我也想到馬撒的話有理。世上的人們，不是總愛誣害不幸的人們嗎？馬撒還哭着說：『既使我們無事出去，拿回牝牛來，究竟寶蓮伯母還是健在不呢？』你爲甚麼總作不吉之想呢？』『你離開她已很久了。風燭殘年的人，是只多難保的。』

我也感到恐怖。寶蓮媽媽確已年老，比她健壯得多的梅力老人也就死了，誰保她不生意外呢？我生怕就要失去親愛的人啊！我真後悔爲甚麼不早點想到。『你在沒有買牛之前，爲甚麼不早點告訴我呢？』我在幸福的時候，只會想到快樂的事，到了不幸的時候，又只會想起不幸的事了。在我想着買牛送寶蓮伯母時，那曾想到這事呢？』『我也像你一樣的笨呢！只是那麼樣想，忘記一切了。』馬撒哭着叫起來了。『呀！王子的牝牛！』他突然跳起來，舉起雙手，絕望地喚着：『假使寶蓮伯母真的死了，只留下那可怕的耶隆，將我們的牝牛奪去，而且也搶了你去時，我們怎樣呢？』我們看着陰鬱的牢獄，羣衆的威嚇，更覺傷心。馬撒除想到我們自身外，還想到牝牛。『誰餵給牝牛吃呢？誰給它搾奶呢？』我們心境悲鬱，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可是我爲使馬撒不要絕望，對他說，立刻會有人來查問釋放我們的。『有人來查問時，你怎樣回答他？』『我說真實的話。』『可是一說真話，憲兵一定要將耶隆傳來，將你交給他帶去。若使寶蓮伯母健在，那麼爲了要查明我們，他們還要去尋問她吧。這樣一來，我們牝牛的夢想也都沒有了。』

不久那牢門砰然開了，一位白髮的老紳士，容面正直和善，跟在看守人的背後進來。我們覺得心裏寬了一些。看守人對我們說：『好好地站着，回答這位法官吧。』這老人是地方法院的法官，輕罪和雜事，都是由他判決的。老法官點着頭，吩咐那看守人說：『好，我先問這小孩子（他指着我），那一個你暫且帶開吧。』於是馬撒走開了。法官凝着我的眼睛說：『你是被控偷牛賊，你真的偷過牛沒有？你好好地招供真話。』我說我的牛是在尤西買的，尤西的獸醫可作我的證人。『這樣我可

以查知的。」「你去查吧。」「你們爲甚麼要買那牛呢？」「我們想送給我那在青島的奶媽。」「那奶媽叫甚麼？」「她叫寶蓮。」「前年在巴黎受傷的石工 耶隆妻子，不是叫寶蓮嗎？」「不錯，她是耶隆的妻子。」「我也可以查知的。」「我這次可爲難了。法官看見我爲難的樣子，更加追問起來。雖然我心中稍覺安慰，因爲法官既然知道寶蓮，而且要向她查問我的話真偽，那麼寶蓮一定還沒有死呢。法官又告訴我，耶隆前日已往巴黎去了。我大爲高興，對法官的回答也講得清楚了。而且我們只要尤西的獸醫來證明一下，就可釋放了。」「你從那裏找得這許多錢來買牛呢？」「法官問。」「我賺了錢儲蓄起來的。」「怎樣賺的那裏來呢？」「我從頭至尾地告訴他。」「你爲甚麼到華魯斯去呢？」「我在巴黎有一個小朋友，像兄弟一樣，他在那裏和一位做礦夫的伯父同在煤礦裏做工，所以我去找他。」「這在甚麼時候？」「兩個月前。」「法官閃着奇怪的眼光說：『你在華魯斯就到這裏來的嗎？』」「不。我的小兄弟受了傷，所以我就替他在礦裏幫忙推車，不意礦裏浸水，我就和其餘的夫們被活埋着了……』」

法官突然溫柔地插嘴說：『你們兩個人中間，有一個叫克民嗎？』我驚奇地回答他：『我是克民。』「你可有證據嗎？寇兵說，你們沒有執照呢。」「沒有。」「你試告訴我生理時的情景。你要真是克民，那話一定和報紙上的記載一樣的。』法官的話親切而溫柔，彷彿很是同情我，我便將一切講出來了。他柔和地凝視着我，也不釋放我們，一聲不響地跑出去了。也許是再去查問馬撒吧。

我心亂如麻，不久才看見他帶着馬撒進來。『我立刻到尤西去打個照會，明天可以放你們出去。』馬撒問：『牝牛呢？』「當然還給你們。」「誰給它草吃呢？牛奶呢？」「你們可不用擔心。」「若是有誰去擠奶來，我們想將它當夜飯吃……』」等法官去了後，我告訴馬撒兩個喜訊——寶蓮還活着，耶隆到巴黎去了。『牝牛萬歲。』我們快活得雀躍起來，縮做一團的卡彼，也情不自禁，蹣跚後腳來，參加我們的遊戲。看守人擔心着那洋蔥頭會被我們踏壞，所以跑到牢房前：『我當你們想越獄逃走呢。牢房並不是跳舞場，安靜點吧。』可是他的聲調不像當初的嚴厲，我們知道事情很順利的。果然過了一會，看守人拿了一大瓶牛奶，和一個盛着大麵包和冷牛肉的盤進來。放了下來，說是法官的贈品。像我們真受優待。高興地吃着，我覺

得牢獄這東西，我的想像中好得多了。馬撒也是一樣。他笑着說：『不用花錢，而有膳宿，真合算呀！』我還想嚇他說：『萬一東西的獸醫得急病死了，又怎樣呢？我們不是沒有第二個證人嗎？』『你不用嚇我，我心裏一高興，一切全是樂觀的。』

十八 重歸故鄉

我們慣於星夜露宿，對於牢房的牀，也可高枕安眠。馬撒早上爬起來時說：『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王子的牝牛進宮。』八點鐘時，牢門開了，昨天的法官，偕了尤西的獸醫，一起走進來。獸醫生爲了釋放我們，親自跑來的。法官又給我們一張蓋印的執照：『這是你們的執照。有了執照，你們可以到處無阻。今天你們可以高興地去了。』法官和我們握手，獸醫還和我們接吻呢。我們來時非常狼狽，現在卻昂着頭，牽住牝牛的韁繩，橫行闊步地前進了。我們因爲昨天的經驗，再不敢將牝牛的韁繩放開了，我們的牛雖然柔和，可是膽子很小。

不久我們到了初次和梅力老人住宿的村裏。從這裏越過荒野，爬過山嶺，就是青鳩了。在村裏走到從前瑞那倫肉的那店前時，我忽然想起，連忙告訴馬撒說：『我曾對你說過，要在賣速媽媽的家裏，請你吃甜餅嗎？做甜餅應該有奶油和麵粉雞蛋呢。』『很好吃嗎？』『當然。可是賣速媽媽的家裏，奶油麵粉和雞蛋全沒有，所以我想買了帶去，你看怎樣？』『好。』『那麼，你牽着牛，別再把韁繩放開。我到這店裏去買奶油和麵粉，雞蛋讓賣速媽媽到鄰近去借幾個好了。』我走進店裏，買了一斤奶油和兩斤麵粉。我們心裏越急，路程好像越長，回憶當日別離媽媽，從這裏經過，掉眼淚的往事，更想像今日再見的情景，不禁心跳。我不斷地拿出錶來看，一面和馬撒談着。『我的故鄉好吧？』『你的鄉下一株大樹都沒有。』『過了這山嶺，到青鳩那裏有很多的櫟樹栗樹呢。』『會生栗子嗎？』『當然的。我在賣速媽媽家裏，還有我小時候當馬騎的梨樹呢。那梨子大得像你的頭一樣，甜得回味津津的。』

我以爲故鄉總是好的。我在那裏，不知道什麼叫做不幸，只是幸福地生長。現在我越走近故鄉的村落，那幸福的回憶，更明晰和熱烈了。我有似覺得空氣中漂着清香，使我迷醉了。一切全是對我愉快的。馬撒也因爲我的說明，感到有趣。『假使你

到我故鄉去的時候，我也要使你看到一些好東西。」我們會過了葉琴、小曼和澤民們以後，同去好嗎？」「你願意去嗎？」「你不是也和我一起到過青鳴嗎？我也要和你一起去看你的媽媽和妹妹。而且假使你的妹妹不很大，我還要抱她起來玩呢。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你」馬撒含着淚，這樣說了一聲，再接不下去了。不久我們到了山頂，越過了山，便直達青鳴。寶蓮媽媽的家了。又經過那小墩，那裏是當時依戀寶蓮媽媽的地方。我將韁繩交給馬撒，自己跳上那小墩。下面的景色如舊，雞樹之間，隱約地露着舊家的屋頂，我不禁心動。馬撒問：「你在幹麼？」「看得見了。」馬撒雖走近來，牝牛還在吃草，所以他不能上來，只蹣跚起腳尖望了一下，我指着對他說：「那裏是寶蓮媽媽的家，我的梨樹也看見了。還有「我的庭園。」」馬撒並不像我那樣興奮，他卻不作一聲。這時煙齒裏飄起煙縷，筆直地吹上寂靜的山谷。「寶蓮媽媽在家啦！」我叫着。

樹梢的微風，拂過煙氣來，彷彿那煙縷裏，帶有橘葉的清香。我的眼裏，不由自主地掉下淚來。我立刻跳下小墩，抱着馬撒和他接吻。卡彼跳到我的身傍，我也抱着它。「快點下去吧。」寶蓮伯母既然在家，我們不能去嚇她了。」馬撒說：「可以這樣：你先把牛牽進去，說是王子的禮物，那麼她一定大吃一驚，訊問來由，這時候我便進去了。」我們轉過山尖，我望見庭前有一塊白頭巾，那正是寶蓮媽媽。她推開柴門，走到街上，向村裏走去了。我停着步，呆望着她的影子。我很想喚住她，終於忍住了。我不願拋棄這幾個月來想使她驚喜的計畫。

我們到了我住慣的舊家柴門前，我像從前一樣，推開柴門和馬撒走進去。我早知道寶蓮媽媽的習慣，她每常出去的時候，總不鎖上門的，只是虛掩着。現在我們還要將牛牽到牛欄裏去。牛欄還是當年的光景，只多堆了一些雜柴。我叫馬撒將牝牛繫在牛欄前，兩人趕快將柴堆好，寶蓮媽媽的柴很少，立刻就好了。弄完了後，我對馬撒說：「到屋子裏去吧。我還想像從前一樣，靜坐在火爐邊。等寶蓮媽媽回來，開門一響，你就帶卡彼躲到牀後。她突然看見我，一定要吃驚的。」我們商量定當，便跳進屋裏。我坐在火爐旁邊，那裏是從前冬夜的休息處。我掩過頭上的長頭髮，將手足縮成一堆，裝得好像從前媽媽的小克民一樣。我坐着的地位，可從窗口望見柴門，所以我自己不用擔心，受寶蓮的驚。我靜坐回顧，別離時的情景，有似昨日，一切都還像從前的模樣。我從前敲破了的玻璃窗子，還是當年補着的紙，只是紙色變得灰黃吧了。我心中蕩漾着懷舊之情，焦急地等

待寶蓮媽媽回來。

一會兒，我就看見一個女人的白頭巾，在柴門前出現了。同時聽到開柴門的聲音。我叫馬撒快點躲起來。自己卻蜷伏着門推開了，寶蓮媽媽悄悄地走進來，她突然看見火爐邊的人影，就開口問：「是誰在這裏？」我看着她不作聲。她站着驚奇地凝視着我，忽然雙手顫抖，自言自語說：「上帝！我不是在做夢嗎？可是……」我站起來，立刻跑到她的身傍，熱烈地抱住她。媽媽：「克民是克民呵！」我們好久才放開手，拭乾眼淚。她打量着我說：「要不是我天天在想着你，也許現在會不認識你了。你又強壯又長大了。」我聽見了牀後短急的鼻息，便想起了馬撒。我叫他出來。媽媽，他名叫馬撒，是我的兄弟。媽媽閃着奇異的眼光說：「呵！你已經遇見你的父母嗎？」「不，他是我手足一樣的好友。這狗叫卡彼，也是我的好友。喂，卡彼，向你隊長母親行禮。」卡彼照樣用後腳站起來，一隻腳放在胸前，鄭重地彎腰行禮。寶蓮媽媽不禁破涕爲笑。馬撒倒不像我一樣，高興得忘記一切，他以眼色招呼我，使我想起牝牛的事。我若無其事地對寶蓮媽媽說：「媽媽，我們到後邊去吧。馬撒想看我從前當馬騎的梨樹呢。」「好的。你也到庭園去看看。我一點也不會動過你。因爲我心裏總以爲你一定會再回來的。」「媽媽，我種的菊薯好吃嗎？」「哦，是你種的嗎？我爲菊薯驚喜了半天，我知道是你偷種的，你總愛叫我又驚又喜。」我知道時機到了。媽媽，牛欄裏怎樣了？從前牛販拉去紅犂時，它也正像我那樣依戀不捨呢。」「自從紅犂不在之後，就只堆了乾柴。」我們一路說着話，快走到牛欄前，寶蓮媽媽想將牛欄給我看，她先推開了門。這時那我們肚餓的牝牛，當是有人來餵食料，忽然叫了一聲。寶蓮媽媽吃了一驚，倒退着張大眼睛說：「喲！牝牛牛欄裏有牝牛。」我和馬撒聽了，不禁大笑。寶蓮媽媽看着我們莫明其妙。她想不到牛欄裏突然會有牝牛的。媽媽，這是我們商量好了來嚇你的，菊薯使你驚喜，這牝牛更使你驚喜吧。」「這樣的呵！」寶蓮媽媽重複地說着，驚喜交集。媽媽，我想報酬你的撫養，所以帶一點有用的禮物來，最好是買一頭代替紅犂的牝牛。我就將我和馬撒兩個人賺來的錢，從尤西買來的。她緊抱着我說：「你真是孝順的好孩子！」我們因爲要使她看看我們的牝牛，現在是屬於她的了，便走進牛欄裏去。當她發見這牛的每一個長處時，總是贊嘆着：「這牛多麼好啊！」她突然回顧我們說：「你已經發財了嗎？」我不響，馬撒笑起來說：「是富翁了，袋裏還剩一塊兩角錢呢。」寶蓮媽媽

凝望着我們一會說：『你們真好！』我真高興，寶蓮媽媽看馬撒和我一樣了。這時牝牛在叫個不停。馬撒說：『想是要搾奶吧。』我跑回家裏，去找白鐵的奶桶。這是從前搾紅犂的奶時用的，我方才看見還掛在舊地方。我先倒些清水在桶裏，將那塗滿灰塵的奶桶洗淨。媽媽看見這奶桶裏盛滿牛奶，心裏高興的很。『這比紅犂奶更多呢！』『不錯，奶質也好。』馬撒插嘴說：『有橘子的香味呢！』搾好牛奶，解開繩纜，讓它在庭中隨便走着，我們回到屋裏。我方才進去拿奶桶的時候，早已把拿來的麵粉和奶油，放在餐桌上注目的地方。現在媽媽看見，又驚喜交集。我笑着阻止她說：『媽媽，這是我們的東西，我和馬撒都很餓呢，我們來做甜餅吃吧。』媽媽還記得嗎？在嘉年華會的那天，媽媽給我做甜餅，打點定當，卻全被耶隆吃了去。可是今天決不會這樣了。『你知道耶隆已到巴黎去嗎？』『不錯。』『你可知道他爲着甚麼事呢？』『不知道。』『那是和你有關係的。』我嚇得臉色蒼白說：『和我有關係的嗎？』『大概不會是使你不幸的事。』她看着馬撒，表示這要用到隱瞞的。『媽媽，在馬撒面前，不用避忌。他和我親如兄弟呢。』『可是話卻太長了。』寶蓮媽媽總想避開，不讓馬撒知道。我又不能強迫她說出，因爲她會拒絕，而且也叫馬撒難過，所以我只好由她。『媽媽，耶隆——爸爸不會突然回來吧。』『你放心，他不會突然回來的。』『那麼，慢慢地說吧。』我覺得安心，『快點來做甜餅吧。誰也不會來揪我們的鍋子了，今天才是我們的世界呢。媽媽，有雞蛋嗎？』『沒有，家裏一隻雞也沒有了。』『我恐怕會在路上打破雞蛋，所以不會買來。媽媽，你到鄰家去借幾個吧。』寶蓮媽媽像很爲難，大概她借得太多，又不曾去還過。『讓我去買吧。』媽媽先將麵粉用牛奶調起來，叫馬撒去將柴砍好。

我連忙去買了一打雞蛋，還分了些豬油回來。等我回到家裏，麵粉已經調好，只等打下雞蛋去。我們全很焦急地等吃甜餅。寶蓮媽媽將打下去的雞蛋，用力攪着。『克民，你既然紀念我，爲甚麼不給我消息呢？我卻不知道你的生死如何，否則爲什麼一無所聞。』『可是這裏不只是媽媽一個人，還有那個因二十個法郎而賣了我的爸爸呢。』『克民，別提舊話吧。』『我並不想算舊賬。爸爸既然賣了我，要是我再有信來，他知道了我的下落，一定又要將我轉賣了，所以我不敢寫信來。當着我的師父去世的時候，我真的來告訴媽媽一切。』『克民，那帶你去玩狗的音樂師已死嗎？』『呀，師父一死，我不知道哭了幾次。我全靠師父，所以得有今日。這兩年間，我又在巴黎附近，一家和善的花匠家裏，度着日子。若是我有消息，爸爸或者還要來找

我或要錢，這兩樣都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所以我只好不給你消息。」「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我雖然不給你消息，但是我無論在幸福患難的時光，總想到媽媽的。我得了自由，想立刻跑到媽媽那裏來，爲了要買牛來送你，所以耽擱了很多時候。像我們這樣的小孩子，那裏會有大筆的進款，只好錙銖積蓄，縮食減衣，努力地工作積起來。我們雖然非常辛苦，可是越辛苦越快樂，馬撒可以證明這句話的。」「我看着馬撒說：「不錯，我們每夜計算一天的收入，真是快樂無窮呢。」

我們在說着話時，寶蓮媽媽將糖放進麵粉去，一齊拌攪。馬撒將砍好的柴在竈裏燃燒起來。我將盤子、肉叉、杯子列在桌上，還到外邊汲水去。吸水回來，火候正好，寶蓮媽媽將鍋子放在火上，溶化着奶油，發出吱吱的聲響。『呀，奶油在唱歌，讓我來奏樂吧。』馬撒立刻拿起提琴，又輕又慢地彈奏着，和着那煎奶油的聲音。寶蓮媽媽不禁大笑。她一邊在精巧地做着甜餅。我遞過盤子去，扁圓的甜餅，就落到盤裏來。第一個先給馬撒，他燙勳了手和嘴也不管，立刻吞吃了。他塞滿一口，嚷着在吃：『滋味真好。』第二個是我吃，我也像馬撒一樣乘熱吞吃。等到第三個，馬撒又想去接，卡彼也想來嘗嘗，馬撒便擲給它，寶蓮媽媽睜大眼睛，很覺奇怪，分給狗吃甜餅，似乎太暴殄天物了。我就向她說明，卡彼是能賺錢的狗，它是我們的同伴，有了它我們才能買到牝牛，請她對於卡彼，要像對待我們一樣。

我們吃得比寶蓮媽媽做還快，現在要讓她來吃了，我給她來做，可是我的手段不高明，有兩次幾乎將餅拋到灰裏去了，馬撒忙用手接住，還遭了燙傷。等到吃完，馬撒知道寶蓮媽媽的心事，假托要去看牛，便跑到庭裏，讓寶蓮媽媽好和我說話。我也很想尋問耶降到巴黎去的緣故，只因忙於吃餅，才把它忘了片刻。照我的理想，耶降是到巴黎去找梅力老人，向他收取租我的貨金，可是梅力老人已經死了，他當然無法可施。或者他爲了金錢，將我討回來，隨便去賣給人，或是賣到甚麼地方，只要錢多就是。要是他想這樣，我也有方法對付，在他沒有尋到我以前，我決定離開法國，和馬撒一起到意大利去。我總可以逃到世界上任何的地方，以脫離耶降的毒手。我存心這樣，對於寶蓮媽媽說話，也要隨時留心。因爲媽媽雖然愛我，肯給我幫忙，但是她一見耶降，總是害怕的。假使我一告訴她耶降就會強迫她轉說給他聽，可以找到我的下落，所以我對於她也要留意。我看見馬撒走到庭外，才開口說：『媽，現在只剩我們兩個人了，告訴我爸爸爲甚麼到巴黎去。這事對我有好處嗎？』我

苦笑地這樣說，寶蓮媽媽卻認真地回答我：『的確是一件好消息。』這是什麼好消息呢？她正要說話，先到門口去一望，再跑到我的身旁，含笑地低聲說：『你的家屬像在尋找你呢。』『我的家屬嗎？』『克民，不錯，是你的家屬。』『我還有家屬嗎？我是孤兒，那裏會有家屬？』『或許不是你家裏的人丟棄你的。他們現在正找你呢。』『誰在找我呢？媽媽，請你立刻告訴我。』我又狂叫說：『媽媽，別騙我是耶隆在找我吧。』『不錯，耶隆也在找你，可是他受了你們家屬的囑託。』我想別再上耶隆的當，便說：『他一定是想找到我，再賣給別人。我決不再讓他找到的。』『喲，你當我幫着耶隆來欺騙你嗎？』『那裏是爸爸騙你呢。』『聽我告訴你：你別那樣的害怕，讓我把聽見的話，仔細告訴你。不到一個月之前，我正在烹飪時，有一位衣衫華麗的先生跑到這裏來，他鄭重地問我們，這裏可有耶隆先生？耶隆自己上前答應。他又詢問拾遺那個棄兒的下落，耶隆也反問他說，爲什麼要打聽這棄兒？』我屏聲靜氣地聽着，寶蓮媽媽又說下去：『我在廚房裏也可以聽到說話的聲音。我想這是關於你的事，要留心聽一下，就想伏在牆上偷聽，誰知不留心做出了聲響，他們就注意到了。那位先生問，還有別人在家嗎？』『是我的女人。』耶隆說。但那位先生說：『這裏太熱了，讓我們到外邊去談吧。』於是兩個人一起出去。大概是到村裏的咖啡店去吧。三四小時後，耶隆獨自回來。我當那位先生，好似你的親父，所以我等耶隆回來後，問他一切，耶隆並不肯詳細地告訴我，只說那位先生不是你的父親，可是受了你家的委託，來尋你的。此外便不告訴我了。』寶蓮媽媽的話，自然使我深信不疑。『我的家在那裏呢？我的爸媽還在世嗎？』我雖仔細地問耶隆，可是他自已也不知道。只說他要到巴黎去找你，前次租你去的音樂師，曾給他一個地址，所以他按址前往。次晨他便出門去了。我告訴你地址吧，巴黎支那街的開爾音樂師家中。克民，別忘記，巴黎支那街……』我插嘴說：『媽媽，我知道開爾的家……爸爸到了巴黎後，有信來嗎？』『沒有什麼消息，他一定是在拚命找你。那位先生拿了五十塊錢，給他做盤費，到了巴黎後，還會給耶隆錢的。看到從前包裹着你的綑紮，你的父母，一定是富翁。我還當你遇見耶隆，所以看見你回家的時候，我當你一家已經團聚了。並且在你說馬撒是你的兄弟時，我也當他真是你的手足。』這時馬撒在門口走過，我叫住他進來。『兄弟，我的父母在找我呢！我有家庭了！』馬撒聽到了這可驚的消息，並不怎樣興奮，並且像不明白我的快樂一般。我很覺沒趣。

那晚我不能安眠。可是那張牀，是我小時候睡慣的，我屈着身體，縮在被窩裏，在這牀上曾酣睡過多少美麗的夜。在夜空下露宿的晚上，星霜頓經，使我幾次憶起了這牀呢。不久我因奔波疲勞，終於不知不覺地入睡了。但是立刻又醒轉來，展側不寐。『呀，我的家庭！這觀念使我寤寐不忘。眼睛一閉上，我好像看見從未見過的自己的家，和爸媽兄妹等。還有馬撒、小曼、寶蓮、媽媽、蓬島夫人和亞沙，全是我的家屬。梅力老人卻做了我的父親。老人還活着，並且成了富翁，前時當給狼犬吃了的瑞那和朵兒也都找到了，和他住在一起。我做了一夜的夢，彷彿和他們一起過了一夜。等到了這空想的影子消逝時，我卻悵惘的很了。我的家人一定在找我，可是要能會見他們，一定要經過耶隆的介紹。我因此有點不高興。我還記得，他曾對梅力老人說過，因為自己想得厚酬，所以才將我送到今天。可見他的收留我，並不是出於憫隱之心，卻爲包裹着我的華麗綢緞。一旦將我送回我的父母時，他可以得到利益。然而他失望了，所以將我賣給梅力老人，現在他重新恢復了希望，預備將我賣還我的父母。

耶隆和寶蓮媽媽，簡直有霄壤之別！寶蓮媽媽的愛我，決不是爲了貪心。我很想讓寶蓮媽媽得到利益，而不願耶隆分肥。但是總想不出方法來，所以我只好睡不着，心裏帶着不平。我對於耶隆的事，決意丟開了；但是我既成了富家子弟，現在或者會做不到，將來總要厚謝寶蓮媽媽。這樣我才能安心。我想現在先去找耶隆，寶蓮媽媽只知道他往巴黎去，不知道他住在巴黎的甚麼地方。他到了巴黎後，也沒有來信，所以寶蓮媽媽也不能寫信給他。不過他從前常寄寓在小客棧裏，到那幾家店裏去一間，恐怕也能打聽到吧。我們很想着在寶蓮媽媽的家裏，過幾天平穩幸福的日子，一溫兒時的舊夢，可是命運卻叫我們離開，世間的事情，總不盡如人意的。我們本來打算離開寶蓮媽媽後，便去看疼愛我的葉琴，但是當這樣的時候，我只好忍心不去了。我想看了葉琴之後，再到都魯斯去訪小曼，報告她兄姊的消息。這也不能去看她嗎？我因此事煩惱了一夜。後來我想使我的父母早日安心，還是先到巴黎去才對。那夜我很煩惱，第二天早上，我們聚在爐邊等着燒牛奶時，我就提出昨夜未能解決的問題，徵求他們的意見。

寶蓮媽媽說：『你得先到巴黎去，你的父母在找你呢，你得先去給他們高興一下。』我覺得她的話，是很有理由。『我們立刻到巴黎去吧。』然而馬撒卻不贊成。『馬撒，你不贊成我們立刻到巴黎去嗎？爲甚麼呢？』媽媽告訴了我先去巴黎的理由。

你的理由呢？」馬撒搖頭不肯說。我強迫着他，他好容易才說：「你總不應該得新棄舊。你從前的家族，有葉琴、亞歷、澤民、小曼們在一起，大家親如手足。現在有了新家庭，那新家庭從前曾拋棄你，就把那樣親切的家族拋了，這不是不近人情嗎？」寶蓮媽媽又說：「那不一定是克民的父母將他拋棄的。也許是誰去偷出來丟了的，恐怕那時候克民的父母就在找尋他呢。」我不管這些，可是那小曼的爸爸亞根，將倒在門前垂死的克民救活了，做他重生的恩人，待他有似家人骨肉，這樣的恩情，怎能忘卻呢？」馬撒對我像很高興，不看我的臉，也不看寶蓮媽媽，抖着聲音來辯說。他很使我傷心，可是馬撒的意見，也有相當的理由。「馬撒的話不錯。我決不會得新棄舊的，那麼讓我們遲往巴黎去吧。」可是天下總是親生的父母好啊！寶蓮媽媽還在勸我。我攷慮一會，便想出一個折衷辦法。「先不到葉琴那裏去，免得去繞很大的圈子。我只寫一封信給她便行。可是在沒有到巴黎之前，先到都魯斯去一輪。遲到巴黎，時間也還有限。小曼不認得字，而且我這次的漂流，大半也是爲了她的原故，所以我一定要往那裏去，告訴她亞歷的事。葉琴的回信，也叫她寄到小曼那裏，讓我好唸給她聽。這樣不就好了嗎？」馬撒也答應了。

我們決定明天動身，我費了一個上午，寫一封長信給葉琴。次日離別，雖然依依不捨，可是我和寶蓮媽媽親吻，約定我不久陪着我的父母來看她。上一天夜裏，我和寶蓮媽媽談起我下次和父母一起來時，給她什麼禮物。她說：「無論你什麼好東西，也不及那牝牛好。沒有錢時的禮物，才是真禮物。」我們和牝牛相別，也依依難分。馬撒在牝牛的臉上，吻了十多次。於是我們再踏上我們的旅程，背着背囊，掛着樂器，卡彼走在前頭，我們大步地進行，想早一點趕到巴黎。

我們在路上，每當我說到家族時，馬撒總不見得很高興，我非但傷心，而且有些生氣了。「我們不是親如兄弟嗎？」「我和你固然親如兄弟。不過……」「甚麼？」「可是我不是你父母的兒子。」「爲甚麼呢？」「我不像你一樣，生出來就有綢緞包裹呢。」「那有什麼關係呢？」「現在我和你是一樣的，可是一朝你成了有錢的少爺，我卻明天還是這樣寒酸呢。你的父母會好好地來教育你，而我卻一個人仍舊宛轉溝壑，想着你過着好日子，你也會想起我來吧？」馬撒你爲甚麼要這樣說呢？」「我是知道你的心的。但是你的父母肯待我像你一樣嗎？」「我的父母既在那裏找尋我，他們當然很愛惜我。而且

總肯答應我所說的要求。希望從前我漂泊的時候，那些優待我的人，找要一一報恩。幫助寶蓮媽媽，幫助亞根出獄，再叫葉琴、亞歷澤民、小曼團聚，將你和我一起受教育。如果我的父母真的有錢，也可以「成人之美」呢！馬撒默默地逗弄着卡彼。我在路上，用到特斯以前賺來的積蓄，買了一個洋娃娃，非常漂亮有趣。而且價錢也並不像牝牛那樣貴。從特斯到都魯斯的途中，沿着運河岸前進，在那岸上的叢林中，看見馬拖着木船，在平靜的水面滑過，我不由自主想起那和、蓬島、亞沙們一起在「白鳥號」幸福的生活。可是「白鳥號」現在那裏呢？

現在已到秋天，白天漸短，不能像夏天那樣多趕路。我們在天沒有晚之前，總到了村裏，找到旅店休息。到小曼的姑母家裏，只要沿着運河走去就行。姑母的丈夫，是看守閘門的工人，所以他家住在閘門近旁。我們漸漸地走近這屋子，不禁心胸緊張。家裏像在燒火，火光反射到窗子上，連街上也可看到的。走近屋傍一看，門窗子嚴閉，隔窗可以看到屋裏的情形。小曼坐在餐桌前，姑母坐在她的傍邊，一位男子，像是她的姑丈，坐在小曼的對面，背向着我。馬撒說：「巧得很，他們在吃夜飯呢。」我叫他別作聲，並將卡彼拖到背後，從肩上手拿豎琴，想彈奏。馬撒低聲說：「好的。彈一曲良夜歌吧。」你別彈奏，讓我自己來吧。」我彈着「拿破里之歌」並不唱出聲來，因為小曼聽出我的聲音呢。我一邊彈着，一邊看着窗內，小曼聽見曲聲，擡起頭來，眼睛裏閃着光輝。我不覺唱歌。小曼就從椅上跳下，走向門口。我來不及將豎琴交給馬撒，小曼已經擁抱着我了。她的家人叫我們進去。姑母吻過我後，又在桌上放下兩個人的食具，將裝在紙盒內的洋娃娃，慎重地拿出來，放在小曼傍邊的椅子上。那時小曼看着我的眼光，我永遠地記牢着。可惜我們急於趕路，離多會少。我和小曼話也說不完呢。

小曼自從來到都魯斯之後，姑父姑母很疼愛她，當她像親生的兒子一樣。小曼告訴我怎樣快樂地度日，我也將別後的情形，詳細地告訴她。我又告訴她我有富貴的家庭，又像告訴馬撒一樣，再說一遍；我希望要將亞根從獄裏救出，請她安心等著，讓大家都得到幸福。小曼沒有像馬撒一樣的處世經驗，又沒有在像開爾那樣把戲班裏住過，她總當只要有錢，一切不用憂鬱。所以她不像馬撒，她卻真心地喜歡我會變成富人。爸爸、亞根的入獄，也是爲了貧窮的緣故。這世界簡直是金錢世界，我若是有錢，我們小曼可以幸福無窮了。我們常在閘門傍散步談話，還時常偕着馬撒三個人，抱了洋娃娃，帶了卡彼，在森林或

曠野間走，快樂的很。

黃昏時，我們又將小桌搬到庭前。有濃霧的時候，就在家內，馬撒和我盡力彈唱着。小曼最愛聽我唱『拿破里之歌』。她在上牀時，一定要我爲她歌一曲。然而分別的時候到了。我最後對她說：『等我下次用馬車來接你回去。』小曼絕對相信我的話，並且在等待着。

十九 長途尋親

從都魯斯到巴黎，如果沒有馬撒，我一定只要賺得當日的麵包錢，便盡力趕到巴黎去。現在也不用勞苦工作了。即使我們賺了錢，也不必拿到我的父母處去做禮物，我到了他們那裏，立刻可以成富翁呢。但是馬撒卻另有意思：『能彀多賺總好的。到了巴黎，誰說能立刻找到耶隆呢？』『我想不生問題的。』『萬一耶隆找不到你，已回青鳩去，那麼你寫信去接洽，又要等他的回信了。那時沒有一個錢，怎樣度日呢？你總知道巴黎是怎樣的地方吧？你不會忘記跑馬廳的那夜吧？』『我永遠記着的。』『我也忘不了餓得要死，靠在寺壁，蒙你救活的那一次。我再不願身無分文，在巴黎挨餓了。』『可是找到我的父母，我們衣食全不用憂慮了。』最後馬撒說：『你要是做了富翁，一定懶惰得要命！』

我們漸近巴黎，到了我和馬撒第一次聯合表演的鄉村，在那裏參加結婚式的跳舞。那一對新婚的夫婦依舊認識我們，立刻重開跳舞會，解決了我們的膳宿問題。次日抵巴黎。從離開到現在，恰有六個半月了。地同時異，季節陰冷起來，秋霧朦朧地罩住山野。枯黃的樹葉，從路傍的牆上落到頭上來。然而季節雖壞，我們的胸中，卻充滿了喜悅，其實充滿着喜悅的，只有我一個人。因爲越走近巴黎，馬撒像是更沈鬱；他一聲不響，只顧默默地走路。馬撒雖然不說話，可是我知道他恐怕我和他分手，我也不願再將舊話來安慰他，所以我也不作聲。

我們走到巴黎的城前，已是正午。我們坐在短堞上，將預備着的午飯拿出來果腹，在吃飯的時候，馬撒才開口說：『你知道我要進巴黎時，想着甚麼心事？』『我不知道……』『我在想着開爾的事……我恐怕他現在要出獄了。萬一他看見了

我怎樣辦呢……他是我的主人和伯父，給他抓着了時，我可不用逃了。我怕他，像你從前怕耶隆一樣，一給他抓住，我再看不見你，也不能回到故鄉，去望我的媽媽和妹妹了……」我只顧我自己的家庭，完全忘記了開爾的事。馬撒的擔心，倒是真的。「我們怎樣呢？不到巴黎去嗎？」「不，只要不到支那街附近去，他總抓不到我的。」「那麼讓我一個人去。我們先約定好，到下午七時，在甚麼地方等着。」我們決定在聖母院前相會，便走進巴黎了。到了意大利廣場，馬撒帶了卡彼和我分別，我心裏難過得很。他帶着卡彼，向植物園那面走去，我也自己出發。

半年以來，我第一次不借馬撒和卡彼，一個人在街上走。我忽然悲從中來，似乎就要流淚。但是現在正是要找到我的家庭的好日子，我不應預兆不吉吧。寶蓮媽媽曾將幾家的旅館名告訴我，我早已記在心裏。可是我走到那裏，問了幾家，總問不到他。

到了最後一家，是一間小菜館。我走進去時，主人正在廚房裏給主客們盛菜。他回答我說：「耶隆嗎？他不在這裏了。」他現在那裏？」我抖着聲音問。「那我卻不知道。」我突然大失所望。「那裏去找得着他呢？老伯伯，請你告訴我吧。」「他沒有地址留下啊。」我聽見這話，模樣難看而可憐。坐在竈傍桌邊吃飯的一位男子，便問我說：「你要找耶隆幹麼？」我不能說實話，便說：「我是從青鳩來的，他的妻子有口信給我。她告訴我，來這裏一間，就可以知道他的地方……」主人對那個男子說：「如果你知道耶隆在那裏，就告訴這小孩子吧。大概對於耶隆不會有害的……」喂，小孩子，可不是嗎？」「不錯。」我重新又燃起希望了。「也許他住在烏斯頓橫街的凱特旅館吧。三星期之前，他還住在那裏，現在總不會遷移的。」我道謝出來。烏斯頓橫街，大概就在烏斯頓橋的左近。到那裏要經過支那街，我可以乘此探聽開爾的消息。可以報告馬撒。

到了那橫街，我看見了一位老頭子，是第一次和梅力老人到這裏來看見的，我問他說：「老伯伯，開爾老板回來了嗎？」老頭子望着我不響，只是咳嗽。後來方才說：「他還有半年才能回來呢。」開爾還要坐半年。馬撒也可放心了，有這麼樣長的時間，待我請求我的父母，使開爾和他的姪兒絕緣，總也容易的。我離開這裏，趕快向烏斯頓橫街前進。心裏一陣高興，對於耶隆，也感情較好了。

凱特旅館破舊不堪，店主是一個半響的老太婆。我問她：「青鳩的耶隆住在這裏嗎？」她用手遮在耳後，叫我走近點說：「我聽不清楚。」我來找耶隆的，找從青鳩來的耶隆，他是住在這裏吧。」我在她的耳傍大聲說。那老太婆不知是甚麼原故，不回答我，突然向天高舉兩手，睡在她膝上的貓，也吃驚跳下去了。「呀呀！」老太婆只是嘆息，她頭搖得很利害，仔細地打量我。「你是那個小孩子嗎？」那個小孩子？「他在找着的……」我聽見這話，心胸緊張的很。「那耶隆……」「不錯，那死了的耶隆……」

我真吃驚不小。「耶隆死了嗎？」我的大聲，叫得連那老太婆也聽見了。「他死了。在八天前死在慈善醫院。」我癡然木立着。耶隆死了！我怎樣能找到我的父母呢？到那裏去找尋他們呢？

老太婆又接着說：「你真是那小孩子嗎？耶隆正在找你，說要交還有錢的父母。」我抱着萬一的希望，插嘴說：「老婆婆，你知道嗎？」我聽耶隆說過他在十幾年前，拾着的小孩子，現在他的父母在尋找着。如果找得到，還他，必有重報，所以他到巴黎來……我喘氣問：「我的父母在巴黎嗎？」你真是那小孩子，你真是那小孩子，你是。」老太婆儘搖着頭，更仔細地打量我的臉。我可不讓她仔細端詳。「老婆婆，將你知道的事情，全告訴我。」「少爺，我不大仔細啊。」她鄭重地說。「耶隆沒有告訴過我的家庭嗎？你想一想告訴我吧。你知道我是無法可施呵！」老太婆不答，又高舉兩手。「天意真的難測呢！」這時恰巧有一個女僕一樣的女子進來，老太婆丟下我，向着她說：「運命真奇怪啊！這位少爺，就是耶隆說的那棄兒，耶隆在找尋着他。耶隆那模樣拚命地找不到，他現在自己跑來，耶隆卻死去了，真奇怪啊！」老婆婆，耶隆有沒有說及我父母的事呢？」他講過一二十次了。你父母是大財主呢？」他們住在那裏，叫甚麼名字，他沒有說過嗎？」老太婆聳了聳肩。「他自己一個人得到酬金，總是守秘密的。」我的希望完全失敗了。我想也無話可問。老太婆大概不知道甚麼，耶隆也不會留下什麼線索。」我無法可施，忘記向那老太婆道謝，便匆忙地向門口處走。

老太婆問我：「你到那裏去？」「有朋友在等我。」「你有朋友嗎？他是在巴黎嗎？」我和我的朋友，今天才從鄉下到巴黎來……「住宿的旅館呢？」旅館沒有找定。」老太婆立刻乘機說：「既然沒有定，住在我們這裏不好嗎？房間舒服，

招待週到，住宿也可安心。比外面的旅館好得多。而且若是少爺的家人，不見耶隆的消息，一定會到我們這裏來找他。這兩三天內恐怕就會來的，除了我這裏之外，沒有人再知道耶隆的行蹤了。你就住在這裏吧，我決不是欺騙你的。少爺，你的朋友，年紀比你大些嗎？」「他比我還小。」「你們兩個小孩子到巴黎來，巴黎是一個無情的地方啊，你們沒有大人看顧，很是危險呢。外面的旅館既很噪雜，又有歹人出入，我們這裏就不用擔心了。又安靜又可放心。」

其實這裏決不會清靜，而這凱特旅館的污穢，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對於這老太婆的盛情，也只好領情罷謝吧。然而我現在只要立刻能找到父母，旅館的好壞，我是全不留意的。這旅館大概用錢還省，我們現在還得顧到錢呢。我現在想起來，在途中勸我拚命賺錢的馬撒，要比我聰明得多。假使現在我們袋裏沒有七塊錢，我們將怎麼樣呢？我對那老太婆說：「我和我的朋友兩個人，要多少房錢？」「一天算兩角錢，真的便宜之至！」「那麼，我夜裏再來……」「謝謝你，快些請過來吧。巴黎夜裏是很危險的。」我想去會馬撒了。然而離開約定的七點鐘，還差許多時候，我百無聊賴地，只好走進植物園裏，在一個無人的角裏坐下，失望得走不動路了。

我坐在植物園中樹蔭下的椅上，含淚沉思，看見有一位紳士和太太，帶着一個曳着馬車小玩具的小孩子走來，坐在我對面的椅上。他們一坐下去，就逗着小孩子，小孩子丟下馬車，伸着兩手跑近他的父母。父親先抱着她，吻着她蓬鬆的秀髮，然後將那小孩子交給母親，母親也一樣地抱着她，接連地吻着她的頭髮。在接吻的時候，小孩子含着笑，肥胖的小手，不住地摸着他的臉頰。我看見人家親子間的幸福和快樂，不覺落下淚來。我從未有過父母的慈愛，將來誰說我有和父母接吻的希望呢？我突然若有所思，便拭淚彈琴，爲那小孩子輕奏一支旋舞曲。那小孩子小腳點地，踏着拍子；不久父親走到我的傍邊，想給我一個小銀幣，我謝絕了，推回他的手去說：「我不要你的報酬，是我自己高興，彈給可愛的小姑娘聽。」

紳士又驚又愛地看着我。恰巧這時候走來了一位看守公園的警察，雖然那位紳士也爲我辯解，但是那警察說，我再不走開，就要用違反公園規則的罪名，送到官裏去。我又是被逐走了。我默默地將豎琴的皮帶穿上肩膀，離開那裏，幾次回顧，那紳士夫婦還用同情的眼光，望着我這邊。

走出公園，到聖母院的時間還早，所以我走到塞因河畔，看着水景。到了天已入夜，街燈齊燃。我才慢慢地走向聖母院去。那裏兩個高塔，直立在紫色黃昏裏。我走到聖母院前，時間尙早，馬撒不會來。我看見那邊有椅子，便倉忙地坐了下去，獨自傷心着。不但我的心中悲哀，周圍的景物，也像悵鬱寡味。在這晝夜喧鬧的巴黎，車馬如織之中，我感到自己好像獨立在荒野寂靜的黑暗中。我聽着院中的鐘聲，悠悠地等待着。馬撒的溫柔的眼光，慰藉的言詞，我正需要他啊！

七點鐘近了，我忽然聽見高興的狗吠聲，在黑暗中有一件白色顯眼的東西，向我跑來，卡彼便跳到我的膝上，舐着我的手。我突然抱住它，吻着它的臉。馬撒也在那邊走來，遠遠地便問我：『怎樣？』『耶隆死了！』等到馬撒走近了我，我簡單地敘述了一切。馬撒很同情這悲傷的消息。於是我在傷心之中，稍減悲懷。而且我也知道，馬撒想要我得我父母的熱心，也不減於我。馬撒一邊安慰我，一邊勉勵我別失望。『你的父母一定在等着耶隆的消息，假使耶隆沒有消息時，他們一定自己到凱特旅館來吧。我們就到那裏去住不好嗎？你別失望啊。只是遲幾天吧了。』這話正和方才那搖着頭的老太婆說的一樣。可是經馬撒一說，卻很有力量。和理由。我感到不用失望了。

我的心胸稍定，才將聽到關於開爾的事，告訴馬撒。『啊！還有半年！』馬撒不禁雀躍。他立刻又停止跳舞，走近我的身傍說：

『你的家族和我的家族真有霄壤之別！你因找不到家族而悲哀，我卻因失了家族而高興。』『像開爾那樣的伯父，還能算作家族嗎？假使你失了你的妹妹，也未必這樣地高興呢！』『別胡說！』我們沿着河邊，走到烏斯頓橋，澄清的秋月籠罩着塞因河，在感情充滿的我的眼中，是多麼的美麗啊！

凱特旅館雖然不是滑頭，但是那骯髒的程度，卻真令人吃驚。我們去看的房間，是在閣樓上，在這房裏，有人想站着的話，別的人就得坐在牀上。我們到巴黎來，還要住在這樣如豬欄的房裏睡覺，誰也沒有想到的。牀上鋪着褪色的又硬又舊的棉被；臨睡時的夜飯，也只有塗着意大利乾酪的麪包。這完全出我理想之外了。然而我還有莫大的希望，只要少安毋躁，我只好聊以自慰，鑽進航講的牀裏。次晨我寫了一封報告消息的長信，給寶蓮媽媽。對她說假使有我的家族或有信給耶隆時，請她

立刻寫信到凱特旅館來，並留心不要將我家族的地方名字忘了。我寫完信後，還有一件一定要做的痛心事。我要到獄裏去看小曼的爸爸亞根。我在都魯斯看小曼時，對她說我到了巴黎，一看見我有錢的父母後，便救亞根出獄，並且我自己還要去接他。然而我現在卻只能空手去看他！但是我有葉琴亞歷小曼們的消息告訴他，他總要高興的，便鼓勇到監獄去。馬撒也說要看監獄，我便帶他同去。

這次再不用像前口一樣，在獄門前徘徊了。我招呼過看門的兵士，就讓我們進去，等在那會客室中。亞根出來高興地說：『你又來看我嗎？』他抱着我，和我接吻。我先告訴他亞歷和小曼的平安，然後說到我不能去看葉琴的理由，他插嘴說：『你找着你的父母嗎？』爸爸也知道嗎？』亞根告訴我，約在兩個星期之前，耶隆曾到這裏來找過他。『耶隆現在已經死了。』『耶隆死了？還沒有看見你以前，他就死了嗎？』亞根還告訴我耶隆來找他的事。原來耶隆依着梅力老人寫給他的地址，先去找支那街的開爾。那時開爾已經入獄，所以他又到獄裏去找，知道老人已經去世，我卻被收留在花匠亞根家裏。他又到亞根那裏去，知悉亞根也在監獄，所以他又到監獄裏找亞根。亞根告訴耶隆，說我現在在法國的各處表演，又將到他散在各地的孩子們那裏去。耶隆請求亞根寫信到都魯斯，華爾斯，越斯南去。寄到都魯斯的信，恐怕在我離開了那裏之後，就到了吧。我問：『耶隆，可提起我的家族嗎？』他也不會細說，只說你的父母，到傷兵院附近的公安局去一查，知道當時在傷兵院前丟了的小孩子，是給青鳩的石工耶隆收留的，就到青鳩去，找着耶隆，所以耶隆才出來尋你。』他沒有說出我父母的姓名嗎？也沒有說出地方或其他嗎？……』我雖問他，他也不肯告訴我。我知道他是恐怕別人分肥謝禮，因此嚴守秘密。他又當我因為做過你兩年的爸爸，想插進去分肥，所以胡說起來，所以我生了氣，趕他出去。他因為貪慾，竟把你垂手就可會面的父母又失去了。你真是不幸！』我說還不用失望，只不過遲早吧了，於是亞根說：『不錯，你的父母總會到凱特旅館來找你的。你暫時忍耐好了。』

這番說話，又使我勇敢些，使我高興起來。說完自己的事，又將小曼亞歷和我在華爾斯被活埋的事，一起告訴他。亞根聽了驚駭地說：『多麼可怕啊！亞歷也真可憐……想起從前種紫羅蘭花時，是多麼的幸福。』立刻又會變成從前一樣的。』

「克民，我希望這樣。」我想說若使我找到父母，立刻請他們將亞根救出，但是這樣約言不能亂說，因為這次的挫折經驗到了，所以我就忍住不說。和馬撒兩人走出監獄，馬撒對我說：「我們挨餓來等你的父母，所以我想今天天氣既好，我們去表演吧。」我當巴黎好似自己的家裏，那裏會有錢賺，我全知道。「我只有聽從了他。我由於馬撒的領導，在各處表演了一會，回到旅館來時，袋裏已有五塊多錢，這收入真好。次日我還是被馬撒拉出去賣藝，這天也賺到四塊錢光景。剛巧各處都在秋祭，所以正是賺錢的好機會。馬撒高興得很。『照這樣看來，我們不用依靠你的父母，也可以成富翁了。自己掙得的金錢，才是足以自傲的事。』」

我們在凱特旅館住了三天，我每天問旅館裏的老太婆，今天有沒有人來找耶隆？有沒有寄給耶隆或少爺的信——可她是她總說沒有。到第四天的早上，她說：「今天有一封少爺的信。」老太婆說時，還給我一封信。那是寶蓮媽媽的回信。可是她不認識字，那麼，是託人家代筆的。她的信中說，寶蓮媽媽在沒有收到我的信前，已得了耶隆的訃報。在訃報的前幾天，她也變到耶隆給她的信。那信中有些關於我的家族的事，她想我用得到，所以就附在裏面。「趕快念信。」馬撒眼睛睜圓地說：「我心頭亂跳，抖抖地讀着耶隆的來信：」

「我現在慈善醫院中，病在垂危，恐怕不能回到故鄉。我要在沒有斷氣之前，將要緊的事，趕快告訴你。假使我死了後，你就寫封信到倫敦林肯隱青公園克瑪達法律事務所。這克瑪達就是克民父母的法律顧問，找克民的也就是他們。你在那信中，可告訴他說，只有你一個人知道克民的所在的，你要多謝禮。從此衣食無憂了。你還得再寫一封信，給現在巴黎克利斯監獄的一位叫亞根的花匠，他在不久總能告訴你克民的所在。但是我要仔細叮囑你，信一定要教堂的牧師給你寫，不可請別人代筆。而且在我沒有去世之前，你別隨便亂做。再會吧！我們永別了！」

我還沒有念完最後的一句時，馬撒跳起來說：「到倫敦去！」我卻不明白馬撒的意思。馬撒又接着說：「在倫敦的法律事務處來尋找你，你的父母是英國人了。」「但是……」「你不願意做英國人嗎？」「我想和小曼亞歷是同國的人。」「你一定是英國人。假使你的父母是法國人，那麼他們又何必到倫敦去，託人來找住在法國的你呢？你一定是英國人了，你到英

國去，才能找到你的父母。」寫信到倫敦的那法律事務所就行了。」「你又何必遲疑不決呢？」「你想早點看見你的父母嗎？當面談話，比信要快得多呢。」「那也不錯……」「我們表演很順利，要到倫敦去也有錢。到巴黎時剩下七塊錢，幾天的表演，合起來二十一塊多錢，只用去三塊多，還有十八塊。有這些錢，我們的川資也不生問題了。」「你不認識倫敦吧？不錯，但是在我從前住過兩年的馬戲班裏，有兩個英國人的丑角，他們時常告訴我倫敦的故事。而且教我說英國話。我們常用英國話談天，我能說普通的英國話，我帶你到倫敦去吧。」「梅力老人也教過我英國話的。」「我還有別的理由要到倫敦去。因為假使你的父母到巴黎來找著你，他們一定不肯將我帶到英國去的，但若我到了英國去時，總不好意思逐出我吧。」馬撒不信任我的父母，使我很不高興。然而事實上說不定，所以我決定和他同赴倫敦。

我們不到兩分鐘，就打好行李，到樓下去。老太婆吃驚地說：「少爺，你就要走嗎？你不在這裏再等你的父母嗎？我們這樣殷勤招待，要是給你的父母看見時，他們一定很感謝呢……」現在我們再也不聽她的話。我付清房飯錢，正想走時，老太婆說：「請你留下地址，或者還有人來尋你。」這話不錯，所以我就在帳簿上，寫下倫敦的克瑪達法律事務處的地址。「呀，你們兩個小孩子要到倫敦去飄洋渡海！」

我們決定在武郎乘船。我想先去和亞根告辭，一出了旅館，就到克利斯監獄去。亞根盼望我不久就能找到家族，並爲我們的出發祝福。我告訴他，不久我和父母再到法國來，向他道謝。亞根說：「那麼不久再會吧。祝你平安。假使你不能立刻到法國來，寫封信給我吧。」「我一定就來。」當天我們宿在一家農舍，因爲我們想省點錢，免得川資不敷。我們從巴黎到武郎走了八天。因爲我們雖不敢想多賺錢，也不肯用去以前的儲蓄，所以多費時間，在途中比較繁華的村鎮中表演。

開往倫敦的汽船，清晨四時啓碇，我們坐在等船的地方，直到午夜三時，天未黎明的時候我們走上船去，駛在甲板上的貨箱後，躲避料峭的北風，望著他們在準備開船。到處響着滑車的聲音，搬貨物的聲音，和船夫們的呼喊。不一會，汽笛長鳴，這些聲音都歸寂靜。船朝着我的祖國前進了。船一離開港口，有一些顛簸起來，有時像是沈到海底去了，有時又像擡到半空裏。因了暗礁和潮流的關係，船在港口，特別搖得利害，但是今天的海，也確是不平穩。自從昨天看見海之後，馬撒對於海就討厭

起來，反對我說的美麗的海。今天再遇着這樣風浪，他更狼狽了。不久馬撒突然站了起來，他說胸口難過得很，是暈船了。便匆匆地走到欄干傍。我抱住馬撒，讓他的頭枕在我的懷裏休息。

現在太陽高升，霧氣籠罩，陰鬱的天空。我們望見英國的海岸，更向前進時，帆船林立，我們的船也不十分動搖，向運河平靜的地方，慢慢地駛進去。已經進了港，遠樹隱現。船已經駛進泰晤士河口了。『好，到英國了。』我對馬撒說，但是他卻若無其事，還是照舊站在甲板上說：『算了，讓我再睡一會吧。』我在橫渡這海峽中，並不暈船，所以也不想睡。我讓馬撒去靜睡，自己帶着卡彼，跑上高堆貨物的地方坐下去，將卡彼挾在兩腿中間，望着兩岸如畫的美景。船已下碇，馬撒的頭痛也好了，在倫敦的中心處上岸。路人以奇怪的眼光望着我們，大概是因為我的服裝奇異吧。誰也沒有和我們說話。

我向馬撒說：『現在用得着你的英國話了。』馬撒走近一個蓄着紅鬍子的漢子身傍，脫下帽子，鄭重地問到青公園的路徑。那人也似乎明白了，馬撒便回到我的身傍說：『好，跟着這泰晤士河，一直走去就行。』

我們沿着河岸的道路前進。那道路是黑暗而陰鬱，泥濘的馬車和貨車，喧鬧地經過，我翻起卡彼來牽着走。那時是下午的一點鐘，然而已經燈火萬家了。街上到處飄着煤煙。我起初對於倫敦時的印象，也不是很好。

我們一邊問着道路，一邊前進。到了一個小墓地前。那裏有許多的墳墓，墓石都塗得漆黑。那裏是青公園。我不覺呼吸短促，身體發抖起來。我跟着馬撒前進，走到一家門口，那裏釘着一方白銅牌，上面寫着克瑪達法律事務所。馬撒想按門鈴，我連忙阻止他，馬撒吃驚地說：『你想幹嗎？……哦，你蒼白了臉色呢！』『我沒有甚麼，你讓我定心吧。』『喂，好了。』馬撒按按門鈴。守門的肅客進去。

那時我的心頭亂跳，不及細看周圍。大概點着很多的煤氣燈，有兩三個書記，正在埋頭寫字。馬撒受了我的囑托，向他們辦理交涉。馬撒說的甚麼話，我不明白，可是他常重複地說着小孩子，家族，耶隆等的字眼，我也能够明白。他大概是在說明，我就是我的家族托耶隆去尋覓的小孩子吧。書記們都停筆來望我們。和馬撒說話的那個書記站起來，招呼我們，我們就跟着他進裏面的房間去。

那室裏全是書籍，寫字檯傍坐着一位先生，有一位紳士帶着假髮，穿着黑色的制服，手裏拿着許多綠色的書，兩個人正在談話。書記簡單地介紹了我們，那兩位紳士，打量了我們一會。『你們兩個人中間，誰是耶隆？』坐着的先生用法國話說，因為他說着法國話，所以我安心地上前說：『是我。』『耶隆呢？』『他死了。』兩位紳士互相看了一眼，帶假髮的紳士說了幾句話，就抱着書出去了。『你們是怎樣來的？』留在檯前的紳士，冷淡地問我們說。『我們從巴黎來的。現在剛到。』你們向耶隆拿着旅費來的嗎？』『我們不會和他會面。』『你們爲甚麼知道這裏來呢？』

我略述始末，更急於要知道我家族的事。但是當我說完的時候，紳士又要我說明從幼時到今日的生活情形。我沒有法子，只好一五一十地老實說了。紳士一邊聽着我的說話，一邊記錄，他那打量我的樣子，使我不覺厭煩。他的語調和臉容，乾枯異常。『那個小孩子是誰？』紳士用筆指着馬撒說。『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伴，我的兄弟。』『你們是在街頭認識嗎？』『他和我親似兄弟。』『是的嗎？』紳士冷淡地說。我現在要發問了。『我的家族可是住在英國嗎？』『現在是住在倫敦。』『我在可以立刻看見嗎？』『當然可以，我立刻叫人帶你去。』紳士說完，按着電鈴。『且慢，我還有話要問……我有父親嗎？』你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全有呢？』『啊！』我眼睛睜圓地，看看馬撒時，他卻含淚欲墮呢。

這時房門開了，書記走進來，紳士叫他送我們到我的家裏去。我跟着那男子要出去時，那紳士喚住我說：『我忘記了，你家姓漆，你的父親名漆德興。』我不顧那紳士的冷淡，拉着他的手想接吻，可是他揮開了，卻用那隻手指着了房門，帶引我們的書記，是一位慘白蒼老的矮子，穿着骯髒可笑的禮服，帶着過時的禮帽，結着雪白的領帶，他的模樣滑稽而可厭。我們到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書記喚了一輛高座馬車，讓我們坐了上去。他和御者交談，一邊驅車前進。

馬車跑進很狹窄的小路裏，我有點不放心，叫馬撒問那書記，到了我父母的家沒有。馬撒的回答，很使我失望。他說，這法律事務處的書記說，他從未到過這樣盜賊的大本營，所以連他也不知道。我想不是馬撒聽錯的，就是他不明白那書記的回答。然而馬撒硬說沒有弄錯。我吃了一驚，我立刻明白了，那書記大概是說到鄉下去的道路很僻靜，恐怕有剪徑的強盜。我告訴馬撒，馬撒也和我同意，大家暗笑那書記的膽怯。不曾出過都市的人，是多麼少見多怪啊！

趕了許多的路，御者也不高興走，和書記爭論起來。書記付了車錢，和我們走着前進。走過了幾條這樣狹窄的街路中，兩側的人家更不堪了。法國無論怎樣骯髒的街路，決不像這樣的。說是房子，其實好像是磚東西的小屋，要是其中沒有女人和小孩子的聲音，就想不到它是住人的房子。這些女人都是面色蒼白，小孩子們裸着身體，只在背上披着一塊破布。沿路惡臭觸鼻，真是令人難受。書記忽然又停步了。大概是迷了路吧。剛巧這時有警察走過，他們就交談起來。那警察就走在前頭，給我們引路，我們默默地跟着他走。經過幾條彎曲的街路和十字路口之後，到了中間有小池的廣場，警察就站住說：『這裏是紅獅庭。』我很奇怪，難道我的父母，竟住在這樣的地方嗎？

我正在懷疑，警察就跑到對着這廣場的，一家圍着木板的小房子前，敲敲那扇門。書記謝了警察，就讓他走了。我們是已經到了嗎？馬撒牽着我的手，更加緊了，我也緊握着他。我們能够相互了解，我胸中的苦惱，也是馬撒胸中的苦惱啊。我心緒紊亂，也不記得那扇門是怎樣開的。我們走進去時，空大的房間中，只有煤油燈和暖爐中的火光，照映着朦朧的人影。在那火爐前，有一位老者，頭上繫着黑頭巾，蓄着雪白的鬍子。他坐在草蓆編成的沙發上，一動也不動。在一張食桌前，和這老人對面，坐着一個男子和一位婦人。男子約有四十二三歲，穿着灰色的天鵝絨衣服，面色很嚴肅。女的比他約小五六歲，長髮淡褐，垂在白黑的方格的披肩上。還有四個小孩子，兩個是男的，兩個是女的，頭髮的顏色都和那婦人的一樣。男的約有十三和十二歲，最小的女孩，差不多是三歲，蹣跚地在室內擺來擺去。書記正在向他們說話，我卻打量着屋內的情景。

我沒有聽到書記說些甚麼，就是聽也不知道。等他說完了時，全屋中的人都望着我和馬撒。就是那個坐在椅子上的老人，也望着我們。只有那最小的女孩，卻給卡彼引住了。『你們中那一個是克民？』穿着天鵝絨衣服的男子，用法國話問我說：『我』『你是克民嗎？』快過這邊來，和你的爸爸接吻。』在我的想像中，我想一看見父親時，一定會情不自禁，飛跑着去，抱住他接吻。然而現在我卻沒有那樣的心情。我只好勉強地走上去，向爸爸接了一個吻。爸爸放開了我說：『那邊坐着是你的祖父。這位是媽媽，這些孩子們都是你的手。』我先走到母親身旁抱住她。媽媽默默地讓我吻她，她卻並不吻我。只對我說了兩三句我不懂的話。爸爸說：『去和祖父握握手，要小心點，祖父是半身不遂的。』我聽了他的話，去和祖父握手，然後又和弟妹們握

手。我還想去抱那小妹妹，可是她正熱心地和卡彼玩，卻推開了手。

我雖然和他們一一握手，而我自己也覺得很冷淡。長遠憧憬着的家族，一旦看見了，一點也感不到欣快，這是甚麼緣故呢？我現在有了爸媽，有了兄弟姊妹，連祖父都有了。可是心裏還是像冰一樣地冷！我以前多麼熱心，焦急地等着會見家族的面呢。我一想到有了家族，有了疼愛我的兩親時，歡喜得要發狂呢！然而我現在卻失望得很，望着家人們的面孔，不知語從何起，只有茫然地站着。究竟我忘了自己的身世嗎？我是不會享有家庭之樂的人嗎？假使我的家族，不是住在這樣的陋巷蓬門，而在豪華的宮殿中接見我時，那麼就完全兩樣了。我一定高興如我的想像。我這樣一想，感到自愧，我立刻跑到母親的面前，兩手抱住了她，向她接吻。她仍舊不回我的吻，懶洋洋的眼光，只是望着我，慢慢地聳一聳肩，看着父親，說出兩三句我不明白的話。父親像不注意地笑了。父母的笑聲像是很冷酷，更使我感到悲哀。我特意的孝心也是這樣的，他們不肯接受。

我悄然沈思着，父親又指着馬撒說：「克民，這小孩子是誰？我沒有勇氣來解釋，我和馬撒的關係，只簡單地說幾句。」他是來倫敦玩玩嗎？」我正想作答時，馬撒搶着說：「不錯。」他自己置答了：「那麼耶隆呢？爲甚麼不和耶隆回來？」我說明才到巴黎，耶隆已經死了，並和馬撒來到倫敦的始末，父親似乎又將我的話，翻譯給母親聽。母想好幾次地說：「也好。」我也聽懂了這句話，但不知道耶隆死了，有甚麼好處。父親問我：「你不會說英國話嗎？」「不會說，但我曾說一些意大利話。那是我的師父教我的……」『那是叫梅力老人的把戲師父嗎？』『爸爸知道的嗎？』『是的，上次我到法國找你時，遇見耶隆，聽他說過。然而這十四年中，我置你不顧，現在又找起你來，你一定很奇怪吧。』『不錯，我真奇怪得很。』『你到火爐邊來。我仔細告訴你吧。』我就到父親指示我的爐邊去。

當我將一雙泥濘的腳伸向火爐邊時，祖父像生氣的老貓一樣，也不開口，向我啐了一口痰。我知道祖父生氣的原因，便趕快將腳縮回來。這時候父親對我說：「不要緊的，老人不高興，他人走近他自己的火傍，但是你也很冷，不要客氣把腳伸出去好了。用不着和他客氣的。」我聽見父親對於這白髮龍鍾的老翁，說出這樣的話，吃了一驚。我以為即使對他人不用客氣，然而對於這樣的老人，總應該客氣一點才對。所以我就將潮濕的腳，縮到椅下去。父親便告訴我：

我是父親的長兒，在他和母親結婚後一年生的。父親結婚之前，另外還有一位愛人，她當父親一定去和她求婚的，可是父親卻和母親結婚了，所以那女子嫉妬心起，暗中計畫復仇。父親和母親卻不會留心，我生了半年後，那女子乘機將我偷出，帶到法國去，丟在傷兵院的前面。父親和母親到處找不到我，當然不會到法國去尋。因此探不出我的行蹤，只當我死了，悲哀了一會也就斷了念頭。距今三個月之前，那女子患病將死，她在臨死時，懺悔了，說出一切。所以父親立刻到了法國，到丟了我那裏的公安局去一查，知道我給青鳩的石工耶隆拾了回去養育。父親又到青鳩，找到耶隆一問，又知道我已賣給梅力老人，到處漂流着。父親便給了耶隆旅費，托他去尋找，一旦尋到，就通知父親的好友克瑪達法律事務所。父親所以不說出自己的地方，因為我家只有冬季在倫敦，其他的時候，父親帶着全家，到英國全國中做生意去，不在家中了。

父親說完後，又接着說：『我這樣才找到你，你明白了嗎？這就是你離家十四年後，重復歸來的經過。你現在還很生疎，所以有點害怕，而且大家言語不通，有點不方便，可是這也暫時的事，不久大家熟悉，便能親近起來了。』那當然會親近起來，不用懷疑。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在一起，還不能親近，那才奇怪呢。我襁褓的綢緞，結局卻並不光榮。這對於寶蓮媽媽小曼和亞根們，自然是失望。但是對於我自己，這也不要緊。我所希望的，並非財富，我希望溫柔家庭的愛情，只要有了這愛情，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父親在和我說話的時候，母親和妹妹，準備吃夜飯。他們拿着鐵盤，放在食桌的當中，盤裏盛着煮好的牛肉，肉的周圍放着許多的馬鈴薯。父親問我和馬撒說：『你們肚子餓嗎？』

馬撒微笑着：『就坐攏來吃飯吧。』父親這樣說過，先將祖父的椅子推前來，讓他向着食桌，父親自己也背着火爐坐下，做起主人的任務，拿近鐵盤，切着大塊的煮牛肉，把上等的肉片和馬鈴薯，一起分給我們。

二十 馬撒的疑心

我看了弟妹們餐時的情景，不覺驚駭。弟妹們不用肉叉和刀子，用手抓着牛肉或馬鈴薯，送進口裏，或是將手指浸到湯

裏，拿起來舐。父母好似不見一樣。祖父也只顧自己吃，動着嘴巴，而且更用那邊能活動的那隻手拖着盤子。每當祖父想要將肉送到口裏，因為不能靈便，落到地上時，弟弟們又在嘲笑他了。我想夜飯之後，一定是一家團圓，快樂地談天的，可是父親說：『你們去睡吧。』他點着蠟燭，叫馬撒和我到寢室去。這是放馬車的車庫裏邊放着兩輛商人所用的大馬車。父親打開一輛的車門，車內有兩格的睡牀。『你們睡在這裏吧。』父親說完走出去了。父親出去時，留下蠟燭。可是他將馬車門反鎖了。我們只好睡覺。我們也沒有興趣來談話，只說了一句：『安睡吧，馬撒。』『安睡吧，克民。』於是默默地爬進牀裏去。

我很感謝馬撒那時不和我說話。可是不願意說話，決不是想睡的原故。蠟燭雖熄，我的眼睛總睜着，想起了今天的情景，我不禁傷心悲痛，只在狹小的牀中，輾轉不眠。睡在我上面的馬撒，也似乎睡不着，和我一樣地在展側。我低聲地說：『睡不着嗎？』『是的。』『身體不舒服嗎？』『謝謝，我沒有什麼。可是周圍的東西，像在天迴地轉，我覺得還像坐在船上一樣，好似這馬車也在一上一下的。』

我們過了多少時候，因為聽不到鐘聲，所以不知道，大概已過午夜吧。我突然聽見有人在敲車庫的門。而且是從後門來的。而且聲音很有規則，像是打暗號一樣地在敲。立刻有光線射到我們的車裏來，我驚駭地四顧，同時睡在我牀邊的卡彼也醒了。想吠叫。這光線是從馬車壁上的窗子射進來的，因為那窗上還有簾子遮住，所以我起初並不知道。並且那窗子一半是在馬撒的牀上，一半是在我的這邊的。我將手伸到卡彼嘴裏，叫它別作聲，驚醒他人。偷偷地探看窗外。

父親拿着提燈到車庫裏來，慢慢地開了方才敲過的那扇門，又掩上了。那時走進兩個背着沈重包袱的男子來。父親招呼他們不要做聲，又指着我們睡着的馬車，吩咐他們別驚醒我們。於是父親幫着他們，將包袱拿下來，再回到屋裏去，回頭並和母親一起出來。父親回屋裏去的當兒，那兩個男子打開包袱，一個裝着布匹，一個裝着穿戴的東西。最初我很奇怪，但是想一想，我就知道，商人拿了原料貨，來賣給我的父母去做生意的。父親仔細地在燈下看着貨物，就遞給母親，母親用剪刀剪下貨物上的商標，放進袋裏。這卻叫我很奇怪了。

父親一邊在看貨物，一邊輕輕地和那兩個人談話。可是我不懂英國話，他們說的甚麼，我完全不知道，彷彿聽見他們說

着警察兩個字。檢查好貨物之後，父親母親就和那兩個男子回屋去；車庫中重複黑暗起來。大概他們進去算賬了。我以父母批發貨物解嘲。然而總是勉強的。這兩個男子，爲甚麼要在深夜從後門進來？他們爲甚麼要低聲談着警察呢？母親爲甚麼要剪下貨物的商標呢？

他們又進屋來，兩個男子似乎是回去了。只有父親和母親進來，母親將包袱重新包好，父親掃去車庫角上的塵土，掀開地板，看見一個地蓋。父親拿起地蓋，母親拖過包袱來。蓋下有一個很深的大洞，母親用燈照着，父親把兩個包袱，用繩子細好吊下去，再將地蓋蓋好，又用掃帚將土沙掩上，不讓牠露出痕跡，並到左近去拿一些稻草來，撒在上面。一切完畢後，父親和母親又回房去了。他們一去，我覺得馬撒的牀，像是動了一動。馬撒已經看見方才的事嗎？然而我不能向他說話。我感到恐怖起來，好像全身冰冷。

我終夜煩悶，不久雞聲高唱，天色大明。我不覺睡着了。然而總做着惡夢。我被開鎖的聲音驚醒。有人來給我們開馬車的門。我當是父親，使蒙頭裝假睡，聽見馬撒在說：『是你的弟弟來給我們開門，他已經走了。』我們爬起來，也不和馬撒問睡得着睡不着的話。偶然馬撒看着我時，我就顧左右了。我們走進屋裏的食堂，父親和母親都不在那裏。祖父仍舊坐在沙發上面，向着火，叫做奧立葉的長妹在鋪整桌布，叫金佐的弟弟在掃地。

我跑近他們，但是他們看也不看我，仍舊做他們的事。我想去向祖父問安，一跑近火爐邊，祖父又對我啞了一口，所以我又停住了。我悲哀地對馬撒說：『請你問問祖父，我的父母現在那裏呢？』馬撒惶恐地問祖父，祖父一聽見英國話，面色立刻變得和霽了，高興地和他談話絮絮不絕。『祖父說什麼話？』他說，父親今天要出去，母親睡在房裏，你們可以自由去走。『祖父只說這一點嗎？』馬撒支吾地說：『以後的話，我不大明白……』『將你聽懂的告訴我吧。』他說，我們到外邊去，應該不要讓人家注意，爲甚麼原故，我可不知道……而且祖父說……要把人家的東西，當是自己的。』祖父知道馬撒是在對我說明了。他看着我，用那隻沒有中風的手，裝做將東西塞進口袋的模樣，同時眼睛尖銳地四顧，做給我看。『我們到外邊去吧。』馬撒催促我說。

我們在外邊走了好久，恐怕迷路，只好在附近走着。我們常常面面相覷，但是無話可說。

不久，回到家裏時，母親已經起來了。她的頭伏在食桌上，我當她是不舒服，然而自己又不曾說話，所以想和她接吻，跑到她的身傍，抱住了她。母親擡頭向我一望，她醉眼矇矓，看不見我，我覺到她的熱氣吹在我的臉上，彷彿是酒氣，我不覺倒退，母親又俯下頭打起釀來了。祖父帶笑對我說：『那是杜松子酒。』以後便是我不懂的話。我倉茫地站立着。望望馬撒，他也在悲哀地望着我。我對馬撒使着眼色，我們又到外邊去。我們緊握着手，沈默地亂走着。

馬撒像有心事地說：『我們走到那裏去呢？』『不知道。我們找一個可以和你談話的清靜地方。我有話要對你說。可是在這裏不方便……』梅力老人會告訴我，在街路的當中，決不可說要緊的大事。所以我現在也想走到沒人的地方，和馬撒談心。我們走到一條清靜的大路上，那邊隱約可以看見樹林，也許是鄉下吧。一看那裏並不是鄉下，是一個荒廢的大公園，綠草如茵，樹蔭如蓋。

這是最好談心的地方，我們就坐在草地上。我說：『你大概知道我的心事吧。我這樣將你帶到我的父母那裏，當然希望對你有好處。你總知道我是很愛你的。』我這樣一說，馬撒便搶着說：『不用提起這樣的事……』『而且我……』我突然悲從中來，『你或者會嘲笑我吧，我在家裏真無淚可揮呢。除開你之外，我再沒有別的知心的人。』我立刻倒在馬撒的腕裏，淚如雨下。感情從未這樣衝動過。我嗚咽一會，才勉強收淚。最後我說：『這話不爲什麼，我勸你立刻回法國去。』我決不肯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我怎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呢？』馬撒毅然地說：『我知道你一定要這樣說的。我也不願和你分離。可是你最好離開這裏。無論你到法國去，或是回到你的祖國意大利去，最好快點離開這倫敦吧。』但是你到那裏去呢？』我只好留在這裏。這是我的義務，伴着我的父母……這裏是我們用剩的錢，我一文也不要，你拿去當川資吧。到法國去還覺得很。』我將錢包拿出來，放在馬撒的面前。馬撒看也不看。『你看我有似他人，我真不高興。我決不回法國去。假使我們兩個人中有一個要離開這裏，那不是我而是你。』我莫明其妙。『爲甚麼？』『爲甚麼呢……』

馬撒又遲疑地他顧了。『馬撒，你老實回答我吧，你昨夜沒有睡覺吧？』馬撒輕輕地說：『我一夜沒睡。』『你看見嗎？』

「都看見的。」「你明白嗎？」「那些拿來的貨物，並不是他們兩個人買來的，你的父親生氣問他爲甚麼不走前門，那傢伙就說前門有警察呢。」「馬撒，現在你明白了嗎？你得離開這裏呢。」「要是我非得離開這裏，那麼你也得和我一起離開這裏。」「你先聽我說。我聽了寶蓮媽媽等的話，所以帶你到倫敦來，我相信我的兩親，一定是有身分的富翁，而且預定他們會將我們送到學校裏去的。這樣我們就甚麼都是一樣，可以永遠在一起了。誰知到來一看時，一切全是失望，因此你還是和我分手好。」「不！」

「請你別這樣說，聽我的話吧。你別再使我增加痛苦吧。我請問你，假使我們萬一在巴黎遇見開爾，他拉你回去，那時候你會勸我也和你一起做他的弟子嗎？……你總不會吧。你一定要說我剛才說了一樣的話，不讓我在開爾的地方吧。」馬撒沈默不答。

不久馬撒說：「我們在青鳩時，我聽見你的家族在尋你，我真是傷心。本來你能尋到你的家人，我也得額手同慶，但是我想着自己，只有傷心。我的心中，總想你一定有比我還要愛你的兄弟姊妹吧。而且你的同胞，都是受過高尚教育的少爺小姐。這就使我起了嫉妬。我那時多麼自私呀！我現在都對你自白了，要是你可以原諒我的話，你就原諒我吧。」啊！馬撒！馬撒又說：「這雖關於我自己，然而你真是好人，就算你原諒我，我自己也覺自愧。或者你不知道，我還有許多對不起你的事呢……我初來英國時，就存心想到英國去看看，也許克民得到幸福時，就會愛新棄舊，到那時候，我可以自己逃出英國，回到故鄉和妹妹接吻去……然而現在事過境遷，我再不這樣想了。我也不要和妹妹接吻了。和我接吻的，只有我唯一親如手足的朋友，你，克民一個人。」他這樣說，又拉起我的手，熱烈地吻着。我眼淚盈眶。我非常地感動，然而我的決心卻不因此而推翻。

「馬撒！我請求你，爲了使我安心，我請你離開這裏。否則我是多麼的痛苦呢！」「你因爲父母貧窮，所以叫我回法國去嗎？假使你們貧窮不能養我，那我可以自己糊口。所以你也不用叫我回去了。或許你恐怕因爲昨夜看見的事情，或者我會爲你的父母……」「那事情不用再提……」「將贖物剪去了商標，這真是好事！」「喂，請你別再提了……馬撒！我求你。」我慚愧得漲紅了臉。馬撒繼續說：「假使你是爲了我，怕我成了和他們一樣，那請你放心。我無論怎麼樣，總不願你去剪那倫

來東西的商標。我要離開這裏，你也得同我一起走。逃回法國去看寶蓮伯母，或小曼亞歷他們。」「但是我卻不行！你對於我的父母沒有關係，所以能够自由；我有最寶貴的父母呢。我無論如何總得和我的家族在一起。」「瞧瞧你的家族！你那樣的家庭……」

我瞪目看着馬撒，發命令似地說：「馬撒，我不能讓你說這樣無禮的話。無論怎樣，總是我的家族。既然是我的家族，總得孝敬他們。」那我也知道。假使是你真的父母，我也要尊敬他們。但若是假的，難道你也要孝敬他們嗎？」我的父親，不是說過我是他的兒子嗎？」證據呢。也許他們家裏，失去一個和你同年的孩子，這次找到了和那孩子同歲的你了。」「那孩子是丟在傷兵院前的，和我會這樣巧的！」但是那也難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我看你一點也不像你們的家族。你不像你的父母，也不像你的祖父。你頭髮的顏色，也不像你的同胞手足。你看你的兄弟姊妹，都互相相似的，只有你卻一點也不像。而且這樣寒酸的父親，卻拿出那麼多的錢來找你……這樣地推想起來時，你決不是那一家的人了。所以我勸你和我一起逃走，若使你硬要留在這裏，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我已經下了決心了。你可以寫一封信到寶蓮伯母那裏，問她你的襪襪的情形。先由她的回信，知道你的襪襪是怎樣，然後再問你的父親來對證，真相不是可以大白了嗎，你這樣做吧。我每天借你帶着卡彼出去賺錢吧。」馬撒這樣疑心，使我心亂如麻。我們還談了很久。午飯時買些麵包來充飢，在這樣美麗的公園中，散步了一天。

我們回到紅獅庭時，已是傍晚了。

我們回家時，父親已經歸來，母親也酒醒了。父母也不責備我們的嬉遊。在夜飯後，父親說有事要對我們兩人說，叫我們到火爐邊。父親向我們說：「你們在法國，是怎麼度日呢？我就簡略地報告我們賺錢的情形。」你們那樣能糊口嗎？」馬撒回答說：「我們不曾挨過餓。我們還要將賺到的錢積下來，真過一頭牝牛呢。」「買牝牛做甚麼呢？」「買來送給寶蓮伯母——克民的奶母的，花了八十五塊錢呢。」「你們的技藝人的好，你們在這裏表演一下吧。」我拿起豎琴彈了一曲。但不曾唱那最得意的「拿破里之歌。」

父親點頭道：「好！又向馬撒說：『馬撒，你呢？』馬撒先彈提琴，再吹喇叭。馬撒在吹喇叭時，大家都在拍掌稱贊他。父親望着卡彼說：『這匹狗像也會表演。你們總不會無故養着狗取樂的。這傢伙也會賺錢吧。』」

我最自誇的就是卡彼的技藝。這是我師父的成績。卡彼聽了我的命令，表演幾套，小孩子們高興得很，喝采如雷。『這匹狗真可賺錢呢！』父親很佩服地說。卡彼受了贊賞，真使我高興，我還告訴父親，這狗非常聽話，能做別的狗做不到的事。

父親將我所說的話，翻成英國話給大家聽，而且還說了幾句我所不懂的話，大家聽了發起笑來。連祖父也說了好幾次：『真是好狗！真是好狗！』父親還接着說：『既然這樣也好。馬撒怎麼樣呢？你不願意留在英國，和我們在一起嗎？』『我願意和克民在一起！』馬撒用力地說。父親不知道馬撒的真意，自然很高興。『這樣很好。我的意思，我們不是富翁，要做工度日。等到時候漸暖，就要到各處去做生意，可是在這樣的寒冬，只得留在倫敦。但是我們也不能優遊歲月。克民和馬撒，還應像在法國時一樣，到街上去彈唱賺錢。倫敦是可以賺錢的，在聖誕節左近，生意一定很好。金佐和傑克，叫他們兩個人和卡彼在一起，也可以去尋幾個錢。』我想我不能離開卡彼，所以立刻插嘴說：『爸爸，卡彼沒有我，是不肯獻技的……』『伶俐的狗是不緊要的。這樣分配，還可以多賺些錢。』『我和馬撒沒有卡彼，就不能多賺錢……』『別多說！你得服從我的命令。明白了嗎？』我無可奈何。要和卡彼分開，很是傷心。我們又去睡在馬車裏，今夜父親不來鎖門了。我睡下了，馬撒比我脫衣服來得慢，他走近我的枕邊，低聲地說：『你看，你的父親真刻薄。他養了小孩子，只爲賺錢。他不是連你的狗，也要奪去嗎？所以我勸你早點覺悟，明天就寫信給寶蓮伯母。』

次日我教訓卡彼一場。我和它分手時，真戀戀不捨。等到我將卡彼的繩子，交給金佐時，我還丁寧吩咐它。卡彼真是伶俐而柔順的狗，它像很是傷心，然而並不反抗，跟着他們出去了。父親自己帶着我和馬撒，到最好賺錢的地方去。我們走到倫敦熱鬧的地方，表演了一天，回家時已經不早了。回到家裏，最高興的，就是卡彼搖着尾跳到我的身上來。它滿身泥濘，可是還很快活。我們就在牀前，用乾草給卡彼揩清爽。我將羊皮裹着它，讓它和我一起睡在牀上。卡彼和我，都很高興。

我們這樣的過了幾天。每天金佐和傑克帶了卡彼，出去賣藝。有一天午後，父親對我說，明天叫金佐和傑克留在家裏，我

們帶出去。我們很是歡喜，我和馬撒計劃定當，明天要好好表演一天，多賺些錢，讓父親知道卡彼和我們是拆不開的。次晨我們將卡彼裝扮好，向那最可賺錢的地方走去。但是很不幸，從昨天起的濃霧，今天更濃了。五六步前的東西，也看不清楚。街上行人稀少，平日卡彼一玩起把戲來時，屋裏的人，一定會打開窗子來看的，但是今天因為濃霧，不能霧中看花，我們的收入倍減了，馬撒咒咒着倫敦的濃霧。我將卡彼帶在背後，時常喚着它，使它不會離開我們。不久我們到了倫敦最繁華的商業中心。我忽然不見卡彼。這是從前從未有過的。但是我們當不久就來的，我們使站在街角等它。因為從遠處看不到我們，所以我們不斷地吹着口笛。我非常害怕，恐怕給人偷去，突然卡彼在霧中跳近我們，它的口中，啣着一雙羊毛襪。它搖着尾巴，前腳攀住我們，是在叫我接手。而且它在等着我的贊美呢。

我不覺癡然木立，馬撒從卡彼的口中，搶過襪子來，抓住我的手前走。『快點走！但是不要奔跑。』我們趕了好久，馬撒才放慢腳步說：『我正在驚異那襪子的來源，就聽見街上有一個漢子在叱罵，賊犬那裏去了！所以我才倉皇逃走，你現在明白了吧。假使沒有這濃霧，我們和卡彼都要被捉了。』我羞得說不出口。我的家族將卡彼養成賊犬了，把這樣好的卡彼，竟養成賊犬了！我變色說：『立刻回家去吧！』我很快地拿出繩來，將卡彼捆住。馬撒也和我表同意。我們拚命地回家。

我們回到家裏，家人們都圍住食桌，在摺布料。我不高興地走進去，將拿回來的襪子，擲到食桌上，金佐和傑克看見這襪子，很高興地笑起來。『這襪子是卡彼偷來的。它本來是好狗，一定是家裏的人，教壞它了。但是，我想總不是有意教它這樣做吧。』我抖着聲音，說話非常有力量。父親瞪了我一眼說：『假使有意，你預備怎樣呢？』『我想捆起卡彼，將它丟到泰晤士河裏去。我太愛卡彼了，與其使他成爲盜賊，倒不如殺死它。我寧死也不願做賊！』父親睜着眼，彷彿想要打我，他的眼裏冒着火，但是我一點也不肯屈服地看他。父親的面色，也變得柔和了。『你的話也不錯，大概也不是有意使它做賊的。它和金佐、傑克在一起，似乎不大有用，明天起仍舊交還你吧。』結果出乎意外，以後卡彼不會離開我了。

我的弟弟們，總是和我作對。他們不當我是哥哥一樣。尤其是在卡彼的那一次後，他們一有機會，就想欺侮卡彼。我每次都握着拳頭，向他們演說，如果他們要對不住卡彼，我先對付他們。我還希望女的同胞，她們對我會有一點友愛。我就去和奧

立葉親近，可是她也不當我是手足，常常想出惡作劇來戲弄我。她年齡雖少，詭計可真多。現在可以和我做伴侶的，只有那天真的三歲小妹妹。她的年紀還小，還不能加入兄姊們的對我排斥。我時常叫卡彼玩給她看，有時表演回來，看把戲的小孩子們給卡彼的糖果，也帶了一點回來給她吃，所以只有她很是愛我。在乘輪船到英國時，我熱望着親愛的家族，但是現在真心和我相愛的，卻只有這個三歲的小妹妹。老祖父當我走近爐傍時就吐痰，父親只是計算我們每天的收入，不向我說半句溫柔話；母親常是出外，金佐，傑克，奧立葉們常和我作對。三歲的小妹妹所以和我要好，只爲了每天的糖果，如果沒有這糖果，恐怕她也不會向我笑吧。呀！多冷酷的家族啊！

家中的人，現在對待我竟像路人一樣。這使我很是難受，也有點不高興。馬撒察覺我這心情，對我說：「你寫一封信給寶蓮伯母吧。」我終於寫了一封信寄給寶蓮媽媽。又叫她的來信，寫到郵局轉交我。兩三天後，我們每天到郵局去查問，有沒有寶蓮媽媽的回信，最後接到了回信。我們出了郵局，找到冷靜的地方，拆開寶蓮媽媽的回信。這是青鳩教堂裏牧師的代筆。

「親愛的克民：

你的信出我意外。從逝世的耶隆所常說的話，和那來青鳩找你的人回去後，耶隆告訴我的話，聯在一起推想，我當你是金枝玉葉。

我所以這樣想，大半因爲耶隆在巴黎拾到你時，你身上的襪襪，是有錢人家所用的。你說是要我告訴你，你當時穿甚麼襪襪嗎？我正好好好地收藏着，讓我仔細告訴你吧。

你當時身上的東西：金線和絲線編成的帽子，鑲花邊的襯衣，白羊毛的襪子，絲絨的白鞋子，白法蘭絨的長上衣，法蘭絨的墊褥，繡花連帽的長外套。而且我還要告訴你的，就是這樣東西上面，沒有徽章。在普通繡徽章的墊褥的一角，卻被剪去了。

如果你需要時，我立刻可將這些東西寄給你。

我不因你不能送我禮物而傷心。你節衣縮食買給我的那頭牝牛，在我的心眼中，已是上好的寶貝。那牛還仍壯健，照

舊有很好的牛奶。我只要這樣已很滿足了。我在愛護着那牝牛時，總想起你和馬撒。

請你時惠好音，我每天在等着你呢。你真是溫柔的好孩子，我想你的父母兄弟，一定是很愛你，你一定過着幸福的日子。這就使我安慰了。

克氏，再會吧，珍重身體，並代我問馬撒的好。

寶蓮

「我真高興！寶蓮伯母在想我呢。」馬撒快樂地說，「我們詳細知道這襪襪的事了。這和你家裏被偷去的小孩子的襪襪不同，你父親的說明也一定不對了。」或許父親忘了也難說。「不會的，只有那時候的襪襪是證據，忘了那證據，會找不到孩子嗎？」這也不錯，但在沒有聽到父親的回答以前，請你別再提起這事吧。」這天我們若無其事地回家，但是我對於父親的詢問，很難出口，因為我心裏懷着鬼胎。

這樣過了兩三天，我總不會說，有一天逢到下雨，我們表演起早回來，別人全不在家，只有祖父和父親還在，我便鼓起勇氣，提出詢問了。父親閃着灼灼的眼光，直望着我。我也大膽地望着他，表示不回答我，決不干休。父親起先怒容滿面，後來又變成冷笑了。「克氏，你要知道，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因為那襪襪的頭緒，才找到你。金線和絲線編成的帽子，鑲花邊的襯衣，法蘭絨的上衣和墊褥，白毛襪子，白鞋，和繡花的白外套，你的身上就穿着這些東西。襯衣和墊褥處，繡着漆喬治的縮寫，可是被剪去了。漆喬治是你的教名。我還藏着你受洗禮時的登記證，如果你要看也可以。」

父親突然非常高興起來，在櫃子的抽屜中掏了一會，拿出一張蓋滿印信的大紙來。我看不懂，便問他說：「我叫馬撒念給我聽好嗎？」「當然。」馬撒仔細一念。上面說，我是某年八月二日生，是漆德興和妻馬色的長子，名叫漆喬治。我現在沒有疑問了。然而馬撒還不足。我們走進那馬車就寢時，他又俯向我的枕上說：「雖然說得不錯，可是一個鄉下做小生意的商人，那裏能有金絲編的帽子和繡花的外套，給小孩子穿帶呢？」「一定因為父親是做生意的，所以買得便宜貨來的。而且父親說他那時還比較有錢。」馬撒吹着口笛搖搖頭，又向我附耳說：「我總想你不是漆德興的兒子，而是他偷來的。」馬撒說

完後，就上牀去睡覺了。

二十一 蓬島叔父

馬撒還時常要這樣表示他的疑惑：『爲甚麼金佐傑克、奧立葉和那三歲的小妹妹，大家相似，你卻不像呢？爲甚麼弟妹們頭髮淡褐像母親，而你卻不是呢？』『爲甚麼家裏的人，除了那三歲的小妹妹，都當你是路人呢？』『爲甚麼當你在嬰孩時代，倒穿戴皮貴族的孩子一樣呢？』我對於這些疑問，總是無言可解，但是我卻以下的話反問：『如果我不是父親的兒子，他就算知道了我的所在，也是不會理我的。爲甚麼去送耶降這許多錢，使我找我呢？而且還要去拜托那克瑪達法律事務處，用到那樣偉大的人物呢？』馬撒對於這些反問，也不能明白。我再問他：『那甚，你說我將怎麼好？』『我想和你一起逃回法國去。』『這事不行啊。』『那因爲你要對家族盡義務，所以這樣想，若他們不是你的家族，那就不成問題了。』

這樣的議論，更使我苦痛了。我常常懷疑，這父母究竟是我的父母嗎？這家族究竟是我的家族嗎？將這懷疑說出來，是多麼可怕呢！我在做孤兒時雖感到寂寞，比之現在的我，還像幸福呢。我老是這樣傷心，仍舊每天背着豎琴，在街頭彈唱。在我們星期日最幸福了。在倫敦星期日不許奏音樂，所以我們也停止歌唱。我偕着馬撒和卡彼，頹喪地散步在附近。

有一個星期日，我正想照舊和他們出去散步，父親對我說：『今天有事要對你說，別再出去。他只讓馬撒出去。祖父也在臥室裏，不走出來。大家不在家裏。只剩下我和父親兩個人。』一小時後，有人來叩門了。父親和一個人進來。那男子真是英國人所謂的『紳士』。衣衫整潔，頭上帶着大禮帽，舉止高尚，年紀約有五十歲。最使我失驚的，便是當他露齒一笑時，像要吃人一樣地可怕。這紳士望着我，和父親用英國話談論。我很驚奇這紳士的來因，這時候紳士卻不說英國話，而用法國話談着。他的法國話，說得很流暢呢。『你說可以給我有用的，就是這個小孩子嗎？他身體似乎還康健，不知道怎樣？』紳士望着我說：『克民，你說怎樣？』紳士問我說：『你身體壯健嗎？』『好，還很壯健。』『你從來不曾生過病嗎？』『我曾生過肺炎。』『爲甚麼會患肺炎？』『某次酷冷的時候，我和師父兩人睡在雪中，後來師父凍死了，我卻遇救，不過患了肺炎。』『多少時候了？』『在

三年前。』你有盜汗嗎？很容易疲倦嗎？』『沒有盜汗，走路太多時，也會疲倦，不過不要緊。』

紳士便走近我，來看我的手臂，摸摸脈搏，又按按我的心臟，仔細地診視我，診視完了，紳士又望了我好久，好像要動手吃我了。那紳士卻不對我說話，他跑到父親的面前，又和他談着英國話。於是兩人立刻出去，向那車庫走。

一會後，父親一個人回來了。他向我說，那紳士本來想雇用我，但是現在不要了，所以我可以自由。我那時想不到外邊去逛，然而悶坐也很無聊，還是去散步吧。外邊下着微雨，我想去拿皮大衣來，走進馬車裏，原來馬撒正睡在那裏。我想喚他時，馬撒掩住我的嘴，低聲說：『你靜靜地開了車庫的門，我和你偷偷地到外邊去。我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在這裏。』我莫明其妙，趕快拿了皮衣服披在身上，跳下馬車，偷偷地和馬撒出去。

我們到了街上，馬撒對我說：『你可知道方才來的紳士是誰？』『誰……？』『是你念念不忘的亞沙的叔父，他名蓬島克生。』

我吃了一驚。馬撒拉着我的手，一邊走一邊說：『我因為下雨，不曾出來散步，所以想去睡午覺。從後門走進車庫。我正。在朦朧的時候，你的父親一邊和別的男子談着話，一邊到車庫中來了。我無意中聽到一個生人的聲音說……身體很堅實，別的小孩子恐怕受不住，現在沒有肺炎的痕跡……我知道了這是說你，在窗口一窺，那是一位漂亮的紳士。我知道是關於你的事，便側耳靜聽，可是關於你的話已經完了。你的父親向那紳士說——你的姪兒近來怎樣……他回答——現在又救活了。三個月前醫生也已謝絕，可是慈愛的母親又將他救活了……你的父親說——那真不幸，蓬島太太也真令人佩服……』

『一說起蓬島夫人，我的心不禁亂跳。你的父親又說——假使你的姪兒好了時，你的苦心要付諸流水了……那紳士說——雖然這樣，但是我總不饒過亞沙，你看好了。只要除去亞沙，以後就是我克生的天下了。所以待我結果亞沙。一方就……明白了吧？……你的父親說——請你放心吧，這邊的事我總有方法……那紳士高興地說——有勞你了……他們還說了一些我不懂的話，那紳士就回去了……』

我聽馬撒講着，便很想知道亞沙和蓬島夫人的消息，很想跑回去將克生的地址問父親。但這是妄想，等着亞沙死訊的人，那肯告訴我亞沙的消息呢？而且偷聽的事，只要給那紳士或父親知道了，也要糟糕！可是我總知道亞沙還沒有死，病又漸

好了。

二十一 聖誕節前夜

我們不再提亞沙，蓬島夫人和克森的事了，亞沙和他的母親現在那裏呢？克森既然來我們家裏，當然還要來，和我父親商量這些事。等他再來時，派他不認識的馬撒，追跡着他，探出他的住所來。然後去和他的女傭或僕人做朋友，就可探出亞沙的住所了。我們像從前一樣，早出晚歸，即使克生來了，也不能知道，幸而以後我們只做夜生意了。因為將近聖誕節，白天我們既然在家裏，我們兩人便輪流看守，等亞沙的叔父來臨，商量定當，馬撒也不再說要回法國去了。

有一天，馬撒對我說：「你知道我爲甚麼急於找蓬島夫人嗎？」「不。」馬撒遲疑地說：「夫人很愛你嗎？」

再接着說：「而且……我想夫人一定……會給我找到父母的……」我生氣地罵他。他說：「你別生氣，我總不相信你是漆家的人哩。你會有像祖父那樣的慇懃嗎？你會有德與那樣竊藏布料的鬼計嗎？你會像母親那樣地酗酒嗎？你會像金佐傑克一樣，叫卡彼去偷襪子嗎？你不是這樣的人！瓜藤只能生瓜呢。假使你是和漆家同氣連枝，你也不能超然獨立的。當梅力老人被捕入獄時，你怎樣呢？你沒有飯吃，卻決不去偷竊！舉個例來說，假使我的父親不是音樂家，我決很會弄樂器的。你生來就是紳士的兒子，若是遇見蓬島夫人時，那時你才是真正的紳士呢！爲什麼？」「當然有原故。」「你說。」「我不能說！爲甚麼？」「這是笨事。」「不管。」「理想往往出於事實，所以我現在不說。」我再不能勉強他了。

我們表演時有一個大敵，就是在倫敦的黑奴音樂隊。他們真是假裝的黑人，穿着奇樣的燕尾服，帶着高領，彈着銅月琴。這班假黑奴，常常搶生意趕走我們。我們在街角處一看見那黑奴的影子，便偷偷地逃跑，否則就將樂器藏在背後，混在羣衆當中，看他們奇怪的表演。有一天正在看這黑奴樂隊的時候，其中有一個打扮奇特的男子，忽然看見馬撒和他招呼了。我吃了一驚，誰知馬撒卻很親熱地和那黑奴招呼。我驚訝地問他說：「你認識他嗎？」「他叫李順。」「李順是誰？」「我時常對你說起，就是我那馬戲班中的好友。那班裏有兩個英國人，他就是其中一個。他曾教我說英國話呢。」「但是你最初不認得

他嗎？」他在馬戲班時，臉還是雪白。現在卻塗得墨黑了。」

他們表演完了。李順離開同伴，跑到我們這邊來。他和馬撒談得很知己。可惜我們要立刻分手，李順要追上他們黑奴的夥伴，我們也要到他們不到的地方去賣藝。馬撒和李順在分手時，約定下星期日會面，好細敘離情。那天我和馬撒一起去。因為馬撒的關係，李順對我也很好，因為他的幫忙，我們以後的表演，也順利了好多。李順很喜歡卡彼，他後來提議，若是我們四個（卡彼在內）能組成一隊，在英國討生活，那一定更順利，我因為家庭，也謝絕了。李順也並不怨恨我。等到聖誕節快到了，我們每夜八九點鐘，向預先選定的地方出發。

過了聖誕節，我們又是白天出去，也沒有看到克生的機會。馬撒以後還和李順來往着。他有一天問李順，有沒有法子找到蓬島夫人的住所，李順說這毫無法子，單就蓬島一姓，倫敦也不知有多少呢。從此以後，馬撒又時常說起要回法國去，時常和我吵鬧。我說：「你不願找到蓬島夫人嗎？」「蓬島夫人或許不在英國。」「在法國那裏找到她呢？」「我想假使亞沙的身體再壞時，他們一定又要帶他到法國去，倫敦是這樣冷，當然將他帶到法國去的。」「不只是法國氣候良好呵！」「亞沙第一次在法國養好，當然再到法國去。我無論如何，總不相信亞沙還會在陰冷的英國。你決然回法國去吧！」馬撒還接着說：「而且我還怕我們在這裏不幸呢……我們快點逃出英國吧！」

二十三 入獄和營救

以後這一家對待我，還不當我自家人一樣。馬撒總是時常勸告我，叫我逃回法國去。可是像當馬撒硬說我不是漆家人時，我總不願聽他。不久我們舉家將離開倫敦，要到他處去做生意了。兩部大車子油漆一新，貨物全搬進車裏去。布料，呢絨，帽子，披肩，毛巾，襪子，女人的內衣，服，背心，線，針，剪刀，剃刀，鈕釦，棉花，絨線，肥皂，香油，耳環，指環，舊寶石，鞋油，醫獸類的藥粉，揮發油，牙痛藥，生髮藥，染髮藥，和其他許多的東西。兩部車子裝滿之後，就有四匹強壯的馬，不知道從那裏弄來的，駕着車子。父親看見我們可以音樂餬口，便決定叫我們跟着他們出發。在出發的前一夜，我和馬撒中間，發生了激烈的辯論。馬撒叫我乘這個

機會逃走，但是我總不肯答應，所以他也不說了。

次晨我們跟着馬車，離開紅獅庭。在這一天中，我們也看見父親賣貨的情形。我們到了一個大村莊時，選好地方，排着車子，陳列起各色的貨物來。父親又大聲喊着：『照碼大減價！空前未有！大犧牲！不顧血本，特別廉價。要買的趕快來！貨物等於白送！大犧牲要買快來！』看了定價走開的人總說：『那一定是賊贓！』『大概是的吧。他自己也那樣說呢。』我的臉更漲得通紅了。

別人沒有注意我，然而馬撒卻留心了。他昨夜對我說：『你每天受着良心的責備，能够永遠地這樣下去嗎？』『請你別再提起吧，不要使我更增加苦痛……』『我並不是想增加你的痛苦，我是爲了要救你啊。我怕你會遇見不幸呢。』我變了色，阻止馬撒再說下去。馬撒仍舊繼續說：『因爲你對於你的家族，想閉眼不看，所以我給你擔憂。如果那警察一來，捉去你的家人。我們即使沒有犯罪，你也要一起牽連。我們那能證明自己的清白呢？我們不是靠那賣貨物的錢生活嗎？』我當然竭力反對說：『不，我們是靠自己賣藥餬口。』『可是和盜賊住在一起，我們未必能清白。你的父親和兄弟去坐牢，我們也要去的。我不願被稱爲盜賊，你定會比我更不願吧，假使你真的家族，聽見你做賊被捕入獄，是多少失望呢！你一口坐了牢，就不能尋找你的家族，也不能尋到蓬島夫人了。所以現在你毅然決然離開他們吧！』『你一個人走吧。』『我要和你共患難。我並不是自己害怕想逃，我爲的是救護你。假使你負着義務，當然又作別論，但是如今你在與不在，和你們的家毫無關係。我不明白你總遲疑不捨，克民，假使你眞想逃出不幸，還是早走爲妙。』『等我放慮一下。』『莫等囉嗦不及要決定就早點決定吧。我雖然說了好幾遍，其實已耐不住了。』馬撒的話雖使我覺醒，但我仍不能下決心。我自己也感到是太怯弱，應該下一個決心。等到我開了眼睛，已經來不及了。

離開倫敦六七個星期之後，我們到了一個不久有賽馬的村裏。那裏從五六天以前起，就有許多的把戲班，走江湖賣藝的和行商人等，集中到跑馬廳的附近，趕着熱鬧。父親卻不像普通的行商人一樣，不到跑馬廳去，趕熱鬧的，卻停在僻靜的地方。他一定富有經驗，看到這邊更有生意吧。因爲到得太早，不用先排起貨品來，我和馬撒，便到離此不遠的跑馬廳去看看。在

跑馬場的廣場上，有着天幕木屋和馬車屋等的小房子，上面正飄着早餐的炊煙。我們正在看着的時候，忽然在一間停車的小房子前，看見一個人，正將鍋子放到火上去，那就是李順。李順也看見我們，非常高興。李順是和其他的兩個同伴來賣藝的，但是缺乏奏音樂的人，所以他正在發愁。他一看見我們，就要我們來給他們伴奏，賺到的錢均分，當然卡彼也可以分到。

馬撒看着我，若是我答應，他一定很高興，我立刻答應了。李順很高興，希望卡彼也能參加。

明天賣藝最熱鬧，我們和李順分手後，我就告訴父親。『你們去也好，但是卡彼我有用，你留下它吧。』

我聽了這話很害怕。可不是怕李順失望，怕的只是父親又將叫卡彼去做壞事。我正在遲疑，父親察覺了我，便說：『我只因為卡彼的耳朵很好，明天想留它在這裏，叫它看車子。明天非常熱鬧，偶一不小心，小偷是很多的，所以我想叫卡彼看顧車子，預防偷竊。你就和馬撒兩個人，到李順那裏去好了。表演也許要到半夜才完，你們回到昨夜住過的奧加旅館來吧。我們等到天黑也就擱在奧加旅館。』奧加旅館孤立在村外，我們半夜裏表演完了，再回到那裏去，是很費事的，不過父命難違呢。次晨我帶了卡彼出去散步後，給牠吃喝，檢查一下，再吩咐牠好好地看顧車子，用繩子將牠綁在車傍，我就和馬撒向跑馬廳去了。

我們到了不久，便開場排演。一直到夜，我的指尖彈得刺痛，馬撒喇叭也吹得氣都喘不過來。我們只在吃夜飯時，休息一下。李順和他的夥伴，也弄得全身疲倦。時將夜半，李順說這是最後了，更得賣力。我已經不知道自己是甚麼了。馬撒也是一樣。大家全很疲勞。結果那最後拿出來的大木柱倒下去，壓住馬撒的足。我吃驚大叫，馬撒苦痛呻吟。我當馬撒的足被壓碎了，和李順兩個人，左右地護着他，幸而傷勢尚輕，只壓破了皮肉，沒有損及骨頭。馬撒暫時不能行走。

今夜馬撒只好宿在李順的馬車裏。我既是漆家的人，要一個人回到父親們投宿的奧加旅館去。馬撒對我說：『克民，你別回去。等明天早晨，和我一起回去吧。』『假使明天回去，家裏的人不在那裏怎樣？』『這求之不得。』『我卻不願意這樣和家族訣別。』『你今夜和我一起留在這裏吧。我不願意離開你。現在你一個人走去，不要有甚麼意外……』『不會的。我無論如何，明天再來看你。』『假使他們不放你來呢？』『我將這豎琴留在這裏，他們一定要讓我來拿了。』馬撒對我雖然

不放心，但是我還和他分了手，一個人孤單地離開跑馬廳。

我自然一點也不恐怖，可是走出跑馬廳後，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傷感。因為我既離開馬撒，卡彼又不在身旁，只有一個人在這寂寞的原野上走着。我雖然疲倦得很，但是走得很快，不久便到那旅館了。院子裏沒有馬車，厩裏也不見繫馬。父親似乎不在這裏。我望着旅館，看見一個窗裏還有燈光，我知道還有人沒睡，便敲着門。店主人皺着眉頭，拿了蠟燭走出來，一看見我，就認出是白天來過的孩子，他不讓我進去，卻將蠟燭藏在背後，望望四邊，側耳聽了聽後，低聲說：「你們的車子到路易去了。你連夜趕去罷，這是你父親的吩咐。到路易去。」店主說完後，便對我吃了閉門羹。

我來英國已久，普通的話，我也懂得了，然而只說路易、道路和方向，我完全不知道。店主又無情地將門關住了。欲問無人，就算父親說連夜趕上，叫我向那裏跑去，我也不能丟開馬撒，雖然已經精疲力盡，也只好回到跑馬廳去再說。走了約有一個半鐘頭，回到跑馬廳了。尋到那李順的小房子，和馬撒並枕的睡在稻草裏。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們今夜所遇，因為太疲勞，不久便入睡了。

次日睡醒時，氣力已經復原，我想只要還在熟睡的馬撒能夠走路，便可在今天追到路易去。我先到車外，李順比我早起，正在前面的草地上焚火燒鍋。火還不旺，他伏在地上吹着。那時我看見警察拉着一匹狗，很像卡彼，從裏邊走來。我不覺奇怪，仔細一看，真是卡彼呢。卡彼看見了我，掙斷那細着它的繩子，跳到我的身上來。警察立刻走到我身旁說：「這匹狗是你的嗎？」「不錯，是我最寶貴的狗。」「對了！立刻就捉你去。明白嗎？」粗大的手臂抓住了我，幾乎將我細嫩的手腕抓斷了。李順看見這光景，離開火傍，走到警察的身邊說：「你爲甚麼要捉這小孩子？」「他是你的兄弟嗎？」「不是我的同伴……」昨夜有一個男子和一個小孩子，到聖喬治教堂偷東西，這狗把風，這狗不會逃脫，被捉了來。我們帶了這狗來偵探，果然發見這小孩子。首領在那裏？」我很感苦痛，張開了嘴，也合不攏來。

現在我明白一切了。我父親需要狗，並不是看顧車子。一入夜中，就離開街市，到曠野中的旅館去。也爲了這緣故。父親幸而不被捉去，因為怕教堂的盜案立即發見，早已逃出那旅館了。然而我現在不用多想父親，我只要怎樣能使自己免罪。我想

只要找出自己無罪的證據，不要累及家族，只要證明昨晚我在那裏就行了。

我正在想着，馬撒已醒了。他聽見警察的聲音，明白了一切，就曳着跛足，跳下馬車來。我向李順用法國話說：『請你給我說明無罪。我和大家在這裏玩到午夜一點鐘，再到奧加旅館去，和店主談了幾句，又回到這裏的。』李順照樣翻譯出來，警察更疑心了。『那賊偷進教堂時，也正是午夜一點一刻。這小孩子說，他在一點鐘左右離開這裏，和偷進教堂的時刻正符合呢。』李順說：『到市上去也要二十分鐘。』『跑去只要十分鐘。誰能證明這小孩子是一點鐘走的呢？』『我可以證明。』

警察冷笑說：『我要帶這小孩子去，你還有甚麼話，到法庭去再說。』這時馬撒走到我的身邊，一邊和我接吻，向我耳語說：『別怕！我們會幫你的忙。』我用法國話說：『好好地照顧卡彼吧。』然而警察也懂了：『狗我也要帶去，還要偵查共犯呢。』我在大庭廣眾中，說是偷竊教堂的東西，給警察捉去，真是可恥極了！

關我的監獄，不像法國一樣的簡陋，嵌着鐵條的窗戶，堅固的牆壁，房內只有一張椅子和一張牀鋪。我頹然倒在椅上。越想越傷心。馬撒叫我別失望，一定要救我。但是像馬撒那樣的小孩子，有什麼方法呢？就算李順也會幫他，然而這兩個人不能破獄呀。我推開窗子一看，粗大的鐵條，緊嵌在石壁裏，石壁也有三尺厚。窗下的地面，都是石鋪的，院子的那邊，又有一丈二尺高的牆，牆外大概是街路吧。無論什麼朋友的助力，不能逃出這監獄。無論什麼朋友的義俠和友情，也絕不能穿過這牆壁。我甚麼時候帶到法庭去呢？帶到法庭後，我的狗在教堂裏的事，我將怎麼申辯呢？怎樣證明我的無罪呢？只有李順和馬撒的證明，法官肯聽嗎？而且我不願意累及我的家人，這樣我的辯明能成立嗎？……呀！……我越想越煩愁了。

一天過去了，將近黃昏時，看守者拿了我的夜飯，麵包和馬鈴薯來。我想起了從前讀着囚人的故事中，記得有從外邊送來的食物中，藏着信和字條，所以我想或者李順和馬撒會有信藏在裏面，便將麵包撕碎來看，並將馬鈴薯弄碎才吃，但是一點也不見甚麼。我怎能等到天明！這一夜又展側不寐，傷心腸斷。次晨看守者拿了溫水和洗面盆來，說是今天開庭，叫我好好地打扮。他親切地告訴我，出庭時整潔一點，時常有很大的利益。我聽了他的話，洗淨了臉，梳好頭髮，穿好衣服，在等着出庭。我心裏想，如果像故事裏一般，有美麗的女王，或乘着白馬的騎士，來營救我出獄。

看守又來了，叫我跟着他走。我跟他出了牢獄，彎曲地走了好些路，到了一扇開着的門前。『走進去！』我走了進去，那就是法庭。我坐到罪人席去，腦裏幾乎發暈，但是還能看到法庭的情景：法官坐在高一級的地位。在前面稍低的地方，坐着推事和書記之類。還有一個穿着制服帶着假髮的人坐在我的席前，那就是我的律師。誰給我請的律師，我可不知道，但是我總有律師了。在我對面的席上，還有李順和他兩個同伴，奧加旅館的主人，捉我的警察，和另外兩三個人，這些都是喚來的證人。我在旁聽席中看見馬撒，我突然覺得勇敢起來了，鼓勵着自己不要失望。

推事先站起來，說着下面的事：昨夜一點一刻時，有一個男子和一個小孩子，破窗爬進聖喬治教堂，還帶一頭狗在院裏把風。恰巧有走過的路人，看見教堂裏奇怪的火光，聽見破窗的聲音，便喚起看守者，叫他留心。看守的人叫了許多人跑到教堂裏，狗就大聲吠起來。小偷卻一無所得，從窗口逃出去，爬上梯子，越過教堂的牆頭，不見影跡了。狗卻不能爬上梯子，因此被捉。由這狗的引導，抓到一名共犯，就是這個小孩子。而且主犯的線索，也探到了……』法官照例詢問過我。我用英國話回答，名叫漆喬治，住在倫敦的紅獅庭，和家族同居。又用法國話聲明，在教堂竊案發生的當夜，自己的行動。『你的狗爲什麼會在教堂裏呢？』『我也不知道。只是我的狗有一天一夜，不會和我在一起了。我在那天早上，將它繫在我們的車傍的。』我再說下去，對於父親要不利了。

我望望馬撒，他做手勢，叫我老實說下去。但是我卻不行。

這時看守教堂的男子做證人，傳喚上去，他的話，對於我沒有多大的關係。我的律師和那看守人辯論着。看守人說他鎖門時，並沒有狗。律師說他大概在鎖門時，不知狗已經進去。以後又查問那看守人吃不吃酒，他自已說出他是吃酒的。因爲律師的辯護，關於卡彼的問題，卻有利益處。李順也做證人上去陳述，奧加旅館的主人也陳述了。全部的證人的陳述都相符合，可是不能證明的，就是我在幾點鐘離開跑馬廳。不久訊問終結，法官使人念過口供之後，就宣告在沒有確定解交重罪法庭之前，將我移到蘇奴監獄去。

我現在懊悔，爲甚麼不早聽馬撒的話呢？

我再被帶到牢獄裏，投身在冰冷的椅上，爲甚麼不能馬上被釋放的理由了。我想是那法官想等捉到主犯後，查查我不是真犯吧。方才法官已說有線索了。我不久就得在重罪法庭中，和我的家人相見，就算我的家人都定了罪，只我一人釋放。對我又有何處好處！我正在煩惱着，忽然聽見喇叭的聲音，我立刻知道是馬撒在吹。馬撒正想告訴我，他在記念着，並在外邊看守着我。喇叭的聲音，是從窗子那邊的牆外響來的。馬撒大概是在牆外的街上，爲了一牆的阻隔，我們便不能見面。只可聽見聲音自由地通過了。在喇叭聲之外，還聽到喧嘩的人聲，我知道馬撒和李順在那裏賣藝了。突然我聽見馬撒用法國話，在大聲叫『明天黎明』。這聲音的餘韻未滅時，那喇叭聲又響起來了。

我知道馬撒用法國話說的那句『明天黎明』，決不是對着觀客而發的。但是這句話的意思，很不容易推測到。我盡力想着，總一點也不明白。我不應該忘記，就是等到明天的黎明再看一切。因此我一到黑天，就躺在牀上，雖想睡着，然而總不行的。附近的鐘聲一時一時的過去，到最後才入睡。我醒來時，還是深夜。從窗裏還可看到天上的星星。那時萬籟無聲。離天亮還像很久呢。我走下牀，輕輕地坐在椅上。又怕驚動看夜的，使躡手躡足地行動。靜待着天明。不久大鐘響了三下。我怕在黎明還睡着，只好這樣坐而待旦。可是長夜漫漫何時旦呢？

我背靠着牆壁，望着窗子。透過玻璃的星光漸呈魚肚色，天空也像在黎明，遠遠的那裏，已經有斷續的晨雞聲了。我站起來，輕輕地去開窗子。又怕發出聲音，只好耐着心慢慢地推着，總算將它推開了。我不知道馬撒預備怎樣的營救我。但是除了這窗子之外，沒有可以救我的地方。可是鐵窗石壁，來救我越獄，這是夢想。然而我又不能輕棄遇救的希望。窗外晨風料峭地吹進來，使我戰慄。然而我卻不離開窗傍，瞪眼凝望，側耳細聽。天空灰白，地上的東西，也可以分辨清楚了。這就是馬撒所說的黎明時候。我想到這裏，更屏息靜聽。除了自己心臟的鼓動，沒有別的聲音。不久我聽見高牆那邊，像有人在爬行。可是又沒有足音，大概是聽錯了。我更側耳細聽，突然我看見牆上伸出頭來。雖看不清是誰的臉，可是不像馬撒，也許是李順的頭。

李順看見我臉貼住鐵窗，便靜靜地說：『瞧！』他做着手勢，叫我離開窗子。我聽從他的話，離開窗子，站在傍邊看着。李順拿起了一根光亮的東西，好像玻璃管，放在嘴邊，向窗子瞄準。這是吹矢。我聽見李順的吹氣聲。一個小白球掠過空中，滾進窗

子來，這時候李順又從高牆上墜下去了。我拾起小白球來。那是用薄紙包裹的鉛珠，紙上有着蠅頭小楷，因為天還是黑，看不清楚，我只好等待天明。又偷偷地掩上窗子，緊握那鉛珠，再躺到吊牀上去。我等天亮真焦急的很。好容易窗上漸變黃色，不久又轉成過艷紅色，室內明亮起來了。我仔細地披開紙條來看，有着一些字：

「你在明天下午，乘火車解到蘇奴的監獄裏。一個警察將護送你，乘二等車前往。那時你得坐在靠近車門，車行一刻鐘後，經過接續線，將放慢速度。別忘記是一刻鐘後。在那裏火車循着弧形線，對面有一株大白楊，那時你就推開那邊的車門，勇敢地向草地跳下去。跳時兩手向後，使足尖先落地，跳下後，再爬上左邊的長隄上來。我們在那裏，有一輛駕着駿馬的車，在等待你。不用害怕，兩天後我們要到法國去了，一切已經準備停當了。留心在跳下時，須放膽往遠處跳，使足尖先落地。」

我像已經遇救了。我已經不要到重罪法庭去。不用受和父親們見面的恥辱了。我多麼感謝馬撤和李順。這次的事，一定是李順想出來的。馬撤沒有李順，一個人總孤掌難鳴的。李順對於我是泛泛之交，肯這樣幫忙，真是一位俠客，我永不忘記他的恩德。我將一切記在心裏。不怕跌死，我勇敢地跳下去吧。我不願受盜賊的名義，反不如死了好。我兩天後就到法國了！真歡喜得很。可是想起卡彼現在那裏呢？馬撤總不會丟下卡彼不顧的。馬撤能想法子來營救我，總能想法來救卡彼吧。我讀了許多遍後，就將那信嚼碎吃下肚去，便靜靜地睡覺了。等到監守人送早飯來時，我還躺着。

次日下午，一位生疎的警察走進來，叫我跟着他走。他有五十來歲，面容很和善。模樣有點遲鈍，我暗自歡喜着。果然一切像馬撤的信中一樣。我坐上車子時，照着馬撤的話，靠坐在入口的門邊。警察也不管，他坐在我的對面。那警察問：「你會說英國話嗎？」「我會說一點。」「你懂得吧？」「說得慢一點時，我可以懂。」「我要忠告你，不應該在法庭上說謊，做了壞事，應該自己懺悔。你年紀青青，只要自己懺悔，罪就輕了。或者可以原諒你也說不定。我並不騙你，你若對我自首了，我可以幫你忙好嗎？」我再想申辯。但是一想，何必和這警察多說，所以裝着聽得很佩服。

警察看見我這樣，又說：「你應該尋對你有好意的人來懺悔。我這人是肯幫你忙的。」「是的，我想想看。」我這樣說，先叫那警察放心。又專心望着車窗外的風景，過了一會問那警察，我可否站在門前，看看外面。警察允許我的要求。我推開車窗，

靠着眺望。火車現在很快地前進，警察也不會留心我。不久那警察因為從窗裏吹進來的風太冷，縮進裏邊去。我卻偷偷地將左手從窗口伸出去預備隨時都可以開門。已經三刻鐘了。我也看見那邊的那白楊樹。我的心正在亂跳時，汽笛長鳴，火車漸漸放慢速度。呀，時機近了！已近轉灣的地方，白楊樹近在眼前了。我使急促地撐開把手，推開車門，風馳電掣地向遠處一跳。

下面是乾了的大溝，我的手撞着前面的堤，幸得胸部不受傷，然而因為打擊和振動，我滾下溝裏，立刻暈去了。等我醒來時，像是仍在火車上，因為我是睡在走得很快的車子裏。身體顛簸，而且是躺在乾草之間。忽然有人在舐着我的臉。我張開眼睛一看，一匹有着污穢黃毛的狗，靠近着我，在舐我的臉。我看見馬撒伏在我的身上。馬撒推開了狗，和我接吻，一邊嚷着：『你遇救了！』『這裏是那裏？』『我們在馬車裏。李順在駕車呢。』李順聽見我們談話，便回頭看着說：『現在可好了，動動手腳吧。』我躺在乾草上，聽了他的話，動動手腳看。『呀，不要緊，沒有地方受傷。』馬撒高興地說，你照着我的信，跳下車來。暈倒在溝裏。我們老等你總不來，所以我拿住馬韁繩，李順到堤下去找我。他抱你到車上來，我們憂鬱你是死了，現在你好了，安心吧！』『警察呢？』『他和火車一起去了。火車不會停呢。』

我再望望我的周圍。那匹醜陋的黃狗，它的眼光像殘殺一樣的望着我，但它不是卡彼。因為卡彼身上潔白，而這匹是醜陋的黃狗。『馬撒，你丟下卡彼了嗎？』我悲哀地說。馬撒不作答，那黃狗便跳上我的身，一邊舐一邊舐着我。馬撒笑着說：『它就是卡彼。我們將它染黃了。』我立刻抱住卡彼，熱吻着它。『爲甚麼將它染黃？』讓我告訴你吧。』但是李順阻止他說：『馬撒，那話慢說。你到這裏來，執住韁繩和馬鞭。過一會就是稅關的柵門了，我使這馬車不會令人生疑。』

那馬車非常粗笨，李順拿去頂上蓋着的粗麻布，蓋在我的身上，將我掩藏了。他又和馬撒交換位置，馬撒也爬了起來，鑽在麻布下。於是乘客也只剩一個人，馬車的外觀完全改變了。當馬撒鑽到我的傍邊時，我問他：『到那裏去呢？』『到一個小海口去。李順的哥哥在那裏，有一艘帆船，要到法國去做買賣。今夜就要開船，我們便搭那船逃回法國。這次的逃脫，一切全靠李順呢。』『卡彼是誰偷出來的？』『那是我，可是將他染成黃色，不使警察注目，卻是李順的功勞。』『你的腳好了麼？』『像是好了。我顧不到自己的腳呢。』

英國的道路，到處都有稅關。依着貨色要抽稅。到了這稅關時，李順吩咐我們不要聲張，他自己卻和看關的人說着笑話，便讓我們混過去了。我們跑得很快，馬又很好，李順是馬戲班裏的出身，很會驅車。不久已經入夜，未必有人來追了。我們便從麻布下鑽出來，先向李順道謝，但是李順不許我說，緊握着我的手說：『我們大家互相幫忙，而且你是馬撒的兄弟，我爲了馬撒，出力有甚麼要緊。』我問李順到港去還有多少路，李順說還有兩小時，可是恐怕因爲潮漲，也許船會提早開船，所以走得越快越好。『我和馬撒又鑽進乾草中，趕快前進着。』

不久我們的眼中，映着強烈的火光。那是燈塔，我們已經到了海邊。李順帶住馬，慢慢地走到橫路，叫我們抓住韁繩等着。他自己去看哥哥的船，有沒有開。等了好久，從李順走去的那方面，聽見腳步聲。一定是李順回來了。李順回來不是一個人。還有一位男子，穿着厚油布的大衣，帶着羊毛帽子。李順介紹說：『這是我的哥哥。』『幸而還在等潮漲，因此他自己跑來接你們，我們就此分手吧。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我來這裏的。』我重新想謝李順，但是他還不答應，緊握着我的手說：『別再提了。大家應該互相幫忙的。再會吧。我只要想到自己爲馬撒出力，心裏就高興了。』我和李順分手，偕着馬撒，跟着李順的哥哥走了。我們到了海邊的碼頭，海風吹來，幾乎使我們窒塞。李順的哥哥不做聲，五六分鐘後，和我們上了船，船長就是李順的哥哥，立刻引我們到一間小船室裏，他像李順一樣說：『再等兩個鐘頭才開船。在沒有開船之前，你們別做聲。免得人家注意。』馬撒等到船長出去後，突然抱住我接吻了。

二一四 『白鳥』的行蹤

船上靜了一會，只聽到打着橋頭的風聲，和擊着船底的波聲。不久甲板上熱鬧起來，繩子落水聲，消車聲，捲鎖鏈聲，揚帆的轆轤聲在響着。聽見舵動時，船在開動了！我們可以逃出了。海風太大，船頭簸得利害起來。我緊握馬撒的手說：『可憐的馬撒！』我雖然暈船，也不要緊。只要你逃脫好了。』這時候有人來開門。那是李順的哥哥，他說：『已經在海中了，你們再不用怕，到甲板上走走也行。』『怎樣不會暈船呢？』馬撒問他：『躺着吧。』『謝謝，我便睡了。』馬撒躺了下去。

我走到甲板上去看，因為了船的傾斜和強風，我站不住，只好抓住帆索，跪下一隻腳。面前是茫茫黑暗，看不出什麼東西。波濤如雪，海風怒吼。我回望陸地，港內的燈火，籠着濃霧，朦朧地有如春夜的繁星。我的心裏，懷着得救的快樂，向英國道別。「假使風這樣吹時，黃昏時可到法國了。我的船真快呀！」李順的哥哥自誇說。「還要在海中過一天，可憐的馬撒！他說爲我暈船也願意……」

天在亮了，風仍舊吹着。我在甲板上和馬撒睡着的船室中來往着。那天下午，船長指着西南角說：「那是法國的海岸。」我向前一一看，遙遠雲水之間，有着白色的痕跡。我連忙跑下甲板，走到船室裏，向馬撒報告好消息。我們已經望見法國了！不久我們的船，已經駛進海灣。天色已晚，李順的哥哥留住我們，再在船上過一夜。次晨大家分手時，李順的哥哥和我們握手說：「你們再想到英國去時，就來找我，我的船每星期二在這裏出發的。」

他的話雖好，我們總不想再到英國去的。

我們除了各人的樂器和隨身衣服，身無長物。我留在李順家裏的豎琴，是馬撒給我帶來的。背囊在漆家的車子裏，沒有拿得來，這很使我們不便。因爲襯衣、襪子、手巾等等都在背囊裏，尤其我的那張法國地圖，現在很需要，卻放在背囊裏，留在漆家，不曾帶來。幸而馬撒節尚多五圓，和李順賺來的分款十一圓，也在馬撒的地方，所以我們還有十六塊錢。馬撒本來想將我們的分額，送給李順，當爲謝禮。但是李順卻說，做事是爲了友誼，不要一個銅板的謝禮。

我們上岸後，先買了兩個舊背囊，一些穿着的衣物和雜件，還有一張我們做生意不可缺少的法國地圖。「我無論到那裏去都好，可是我有一個希望。」馬撒說。「什麼希望？」「我有一個計劃，我想沿着河邊走，或是沿着運河走。」我不響，馬撒又說：「我告訴你。記得亞沙患病時，他的媽媽帶他在船上，在法國旅行。」「但是亞沙已經好了啊。」「只是少減肥了。我想即使亞沙真的完全好，一定又坐着「白鳥」在旅行。所以，我們沿着河岸或運河，就可遇見「白鳥」。」「「白鳥」可在法國嗎？」「「白鳥」又不能到海裏去，假使在河中，一定是在法國。而且法國很少「白鳥」一樣的船，一定容易找到的。」但是我們不能只顧找「白鳥」，忘了葉琴、小曼、澤民、亞歷這些人。」我們可以一邊找「白鳥」，一邊去尋訪他們。你且查查地

圖看，這裏有沒有什麼河或運河，我們便沿着它前進。」我們將地圖鋪在道傍的草上，仔細查看，這裏附近便是塞因河。「我們沿着塞因河前進吧。」馬撒說。「沿着塞因河上去，就是巴黎了。」到巴黎去也不妨。」馬撒又想了一會，就說：「我們那樣做吧。沿着塞因河到巴黎附近，沿途打聽，有沒有看見『白鳥』。看見過的人，一定可以告訴我們。假使沒有人在塞因河上看見過『白鳥』，那麼，它一定沒有到過塞因河，我們就到另外的河中去找，找遍一切的河川，最後我們總可以遇到它的呀！」我便聽了馬撒的話，決定先沿塞因河上去。我們既經決定方針，再看卡彼，卡彼又黃又懶，我們便買了一些肥皂粉，在附近的小河中，和馬撒兩個人拚命地替它洗淨。李順染的染料，似乎很好，洗也洗不褪，我們拚命地擦，也只洗去一半，以後我們每有機會，總給牠洗，我們費了六七個星期，才給它洗淨。

我們到了塞因河，便問本地的人們，有誰看見過『白鳥』。可是誰也不會。我們一邊走，一邊問，不覺間已過了巴黎，到了兩河分流的地方，正在猶疑不決時，忽然聽到『白鳥』的消息，據說在兩個月前，『白鳥號』溯着塞因河向上駛去了。說這些話的，是一位老船夫。他說着船的模樣和船中的少年的病人，這一定是『白鳥』了。可是在兩個月以前，離現在已經很遠。但還有追到的希望。我們一邊步行，一邊每天還要賣藝度日，要追實在是很不容易。然而我們也不甘放棄，我們想不過是時間問題，將遲早總有遇見『白鳥』的日子。從此我們不用再逢人使問了。『白鳥』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只要沿着塞因河上進好了。

我們走了多時，又知道『白鳥』已離開塞因河，而到約涅河去。而且他們告訴我，那青藤纏繞的甲板上，確有一位英國的貴婦和一位睡在牀上的少年。我們便趕快向約涅河追去。

我們一邊趕着『白鳥』，一面漸近小曼所居的都魯斯。我心胸緊張，披開地圖一看，約涅河只是塞因河的小支流，所以『白鳥』總有停止的時候。我們得經過接連這河的兩運河之一，這兩條運河中，就有一條是流過小曼的家門前。假使『白鳥』也走這條運河，它經過小曼的門前，那麼小曼一定看見『白鳥』的。我曾好幾次告訴過她『白鳥』和亞沙、蓬島夫人的故事，所以她當然會認識『白鳥』，而且會歡送亞沙和蓬島夫人。如果這樣，我多高興啊？

我們沿第一條運河走，『白鳥』還是在約涅河。我們已經明白它到過小曼家門前，我只要看見小曼，那麼我們對於蓬島夫人和亞沙，一定有更詳細的消息。從前我們因要餬口，所以常時開場賣藝，可是這四五天之中，熱心於追蹤『白鳥』的蹤跡，每天只用着積蓄的錢，只顧前進，也不想賣藝。我們星夜兼程，誰也不感到疲倦。只有跟着我們的卡彼，卻莫明其妙。不想賺錢只自向前走，我們要發生恐慌，只好採取勤儉主義。因為氣候很熱，每天只吃麵包，兩人分吃一個煮雞蛋吧了。不久我們到了小曼家前的運河了。遇到每個閘門，總詢問『白鳥』的消息，越近都魯斯，人們將『白鳥』說得起勁。他們不只說船的模樣，還說蓬島夫人是『一位慈善的英國貴婦』。說亞沙是『時常睡在綠蔭迴廊下的好少年』。這樣看來，亞沙的病，恐怕全愈了吧。我們更行近都魯斯了。

不久才看見樹林。那是前次在清秋陽光下，我和小曼同去散步過的。過了一會，運河的閘門和姑母的屋子，都望得見了。我們沉默着向前飛奔。卡彼也看見小曼的家了，它最先跑過去。卡彼是去通報我們的來臨。小曼會跑出來迎接我們吧。然而不見小曼從家中出來，我們反而看見狂吠着被趕出來的卡彼。我們停了步，面面相覷，莫明其妙。只沉默地仍舊向前走。卡彼回到我們的身傍，膽怯地跟在我們的背後了。

從家中走出一位男子，向閘門那邊走去。他不像小曼的姑丈。我們到了家傍，一位從未見過的婦人，正在廚房裏。我問：『卡特林姑母不在家嗎？』『那婦人驚奇地望着我們說：『她離開這裏了。』』『她在那裏呢？』』『她到埃及去了。』我和馬撒面面相覷着。卡特林姑母到埃及去了埃及在那裏呢？我可完全不知道啊。』小曼也到埃及去嗎？』』小曼』那婦人打量着我說：『你叫克民嗎？』』不錯。』』我可以告訴你，卡特林的丈夫，落水死了。』』甚麼……』』可憐的很！他在閘門中跌下水去，他身上的衣服，給船底的釘鈎住，浮不起來，便溺死了。』』一家生路斷絕，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湊巧她從前做過奶媽的那家要到埃及去，再叫卡特林同去，她也答應了。可是小曼很為難。想不到有一天，這運河裏來了一隻很美麗的船，船中的一個英國太太，就來訪問卡特林的地方。』』我們太為奇怪。蓬島夫人為甚麼會來找尋卡特林姑母？』』她是特意來找卡特林姑母嗎？』』她是來找克民啊。我雖不知道詳情，聽說他們在船上時，看見報紙上記載華魯斯煤礦的事，所以她很想想看那

小孩子寫了一封信到華魯斯去。她不久接到一封回信說，克民不在那邊，大概是到都魯斯去了。剛巧他們到了這裏，所以順便駛進運河來，到卡特林的家裏來找你。』原來是這樣的。』我答應一聲，和馬撒感動地相對着。

但是我總忘不了小曼，所以便問：『小曼呢？』小曼真幸福。那位英國太太知道了一切，便說：『既然這樣，小曼就讓她領去，可以給那患病的少年做伴，她還可照料小曼。』卡特林歡喜之至，立刻將小曼託給那位英國太太，自己到埃及去了。』我聽了這話，化石似的站着。『你可知道那英國太太的行蹤嗎？』馬撒問。『她大概是到法國的南部或瑞士去。一有定處，小曼就會寫信來的，可是現在還沒有信來，大概還沒有定處呢。』我仍舊茫然地站着，馬撒向那婦人道謝說：『老伯母，謝謝你！』他便再挹我上路。『走吧，向前走！』馬撒高興地叫着，『不只是看見蓬島夫人和亞沙了，連小曼也看得見呢。運氣真好啊！我們到現在，吃盡苦中苦，時運也應該到來了。』吉兆已經臨頭了，真多謝。其實還有好消息呢。』馬撒是在做夢了，我們只好到處詢問，拼命地追騷『白鳥』。後來到了一條河邊，居然發現『白鳥』停泊在那裏了！

二十五 真相大白

我跑上河面的吊橋，看見確是『白鳥』。但是不像住人的模樣。它圍着木柵，停在那裏，甲板上已經鎖住了，迴廊上也花草零落。『怎樣了？不要亞沙有了事故嗎？』我們互相看着，停止腳步，心裏悲哀得很。然而現在不用躊躇，我們勇敢地走近船傍，問着旁邊一個看船的男子。他說，蓬島夫人和亞沙現在平安地住在瑞士。『白鳥』到了這裏，不能上駛，所以在這裏離船登岸，夫人和兩位小孩子一個女僕，乘着馬車去了。其餘的僕人們，帶着行李，跟在夫人後面走了。夫人預備秋天再來，泛着『白鳥』到法國南部度冬。』太太現在那裏？』馬撒說。

『大概在日內瓦湖邊租着房子，可是我也不知詳情。我們立刻向瑞士境出發。預備到日內瓦時，買一張瑞士的地圖，以作旅行的指南。蓬島夫人既然已經租定鄉間的別莊，我們可以不必緊趕，只要找得那地方就是。

走了五天，我們已到了日內瓦湖邊。那時袋裏只剩七個銅板，鞋底差不多走穿了，綠陰濃覆的日內瓦湖畔，襯着碧綠

的山峯，無數華麗的莊子點綴着。在這些莊子之中，蓬島夫人帶着亞沙和小曼，總住在那裏吧。我們只要去找就好了。然而這裏不是小村落，卻是非常繁華的大都會。我們最初以為只要一間就知道了，誰知這完全是夢想。在沿湖的郊外，全是英國人和美國人住着，恰如倫敦附近的別莊光景。我們要知道蓬島夫人的住處，只好挨戶詢問打聽，好在我們也不算甚麼困難，只要一邊賣藝一邊找尋好了。

我們在一天中走完了這市鎮，收入不少。在那時想買牝牛和洋娃娃時，每當收入倍多的夜裏，我們高興得很。但現在跋涉奔波，卻不是爲了金錢，金錢已不算甚麼！走遍了全鎮，還不能得到關於蓬島夫人的線索，我們在夜裏反而展側不寐。次日我們又去尋訪。我們沒有一定的目標，信步行去，看見別莊式的房子，不管裏面有沒有人，我們一定在外邊奏起樂來，往返在美麗的湖山之間。如果在行人當中，一看有面容和善的人，就詢問他。然而一切全是徒勞。結果仍舊走得全身疲倦，回到家裏來，可是我們決不失望。我們總要尋到她們才休。我們有時在兩側圍着高屏的街上走，有時穿過清雅的果園中的小徑。從莊子的門望進去，有細砂的小路，小路的旁邊，全是修整的常青樹和花壇。小路的盡頭處，是很華麗的別莊，或是繞滿綠藤的房屋。而且可以從樹木之間，隱約地可以看見那淡紫色的阿爾卑斯山，和翠綠的日內瓦湖。

一天下午，我們在街上賣藝。我們面前的鐵門是開着的，可以望見裏面的花園。我們的背後是土壁。我們當初不曾留心，背向着它，只顧對着門彈奏。因爲很久沒人理睬，我們就想走開，不過還是依依不捨，我自己一個人高聲唱着『拿破里之歌』。當我唱完了第一節，正想唱第二節，突然我們背後的那土壁中，聽見有人在唱『拿破里之歌』的第二節。歌聲輕微，不像普通的聲音，可是節拍很對。我和馬撒吃了一驚，我想不到這廣闊的世界上，竟有人知道我的『拿破里之歌』，而且能唱得那樣好。然而土壁內正揚着歌聲。馬撒說：『不是亞沙嗎？』然而這的確不是亞沙的聲音。我覺得出亞沙的聲音的。卡彼一聽見聲音，突然狂吠，向那土壁亂跳。我忘記一切，向土壁中叫喚：『那一個在裏面唱歌的是誰？』同時壁內也在叫喚：『克民！』馬撒和我面面相覷，莫明其妙。

我正和馬撒站着，忽然看見土壁的那一端，在矮籬笆那邊，有一塊白手巾揮動。我立刻向那裏跑去。等到我走近籬笆前，

我才看見那帕子的主人，她就是小曼啊！終於我們找到小曼了。亞沙和蓬島夫人，大概也住在這裏面吧。但是那唱歌的是誰呢？我們先問小曼。小曼說：『是我。』小曼會唱歌和說話了！我似乎在做夢，吃了一大驚，睜圓着眼睛說：『呀！你會說話了！在甚麼時候起的？』小曼硬着舌頭說：『就是現在！』『就是現在！』

現在小曼能說話，竟成事實了。她現在既見了我，又聽見我的歌聲，感情勃發，遂使這奇蹟實現了。大半是因『拿破里之歌』的原故。我的『拿破里之歌』她聽了之後，總是下淚的。在亞根的家裏時，她早就表示，假使她只要能開口說話，她一定會唱那歌的了。這樣和她關係深切的『拿破里之歌』使她在不知不覺之中，隨口唱出來，便能說話了。我也感動得很，緊緊抓住了籬笆木立着，定了心後，才問小曼說：『蓬島夫人和亞沙，現在那裏？』小曼想要回答，動了動嘴唇，可是她還不能說繁復的言語，只是不耐地用手勢和眼色，向我指指花園那邊樹下的小徑處。因為離得遠，不能看得清楚，不過我也辨出亞沙和他母親在那裏。我只顧望着時，忽然看見母親的背後，蓬島克生立站着，我不覺倒退了，忘了克生還不認得馬撒，叫他也趕快藏了起來。

我驚訝一定，想起小曼還莫明其妙地站在那裏，便輕輕地走近籬笆說：『我們因為看見克生，所以躲藏起來。因為假使我們給他看見時，那就糟了。』小曼似乎很吃驚地舉起雙手，我又對她說：『別動。別對人提起過見我們……我們明天早上九點鐘，再到這裏來，你也一個人到這裏來吧。現在你去吧。』小曼還在遲疑，我就催她說：『快去，否則也許要糟糕呢！』我們說完這句話，就躲在土壁下的樹蔭處。馬撒便對我說：『我可等不到天明。克生那傢伙，說不定今夜就會殺死亞沙。我想讓我一個人去看蓬島夫人，將我所知道的一切，完全告訴了她。克生還不認得我，我給他看見，和你也沒有關係……那蓬島夫人，就會指示我們的路。』我以為馬撒所說的話，也有道理，馬上就表示同意，自己一個人等着。後來我聽見馬撒背着蓬島夫人，一起走過來。

我立刻跑到夫人面前，吻着夫人的手。夫人抱住我，她彎着腰，溫柔地吻着我的額。『多可憐的孩子！』夫人伸起雪白纖細的手指，撫着我的頭髮，她眼中含淚，看了我一會，自語地說：『……呀……不錯的……』她說了，又太息一下。我不明白夫

人這句話的意思。我只感到夫人的慈愛，使我很感幸福。夫人還凝視着我說：『克民，方才你的夥伴告訴我的事，真的太可怕了，我還要你親自告訴我一下。你將你在漆姓家裏的一切，和克生來時的情形，仔細告訴我。克生不在這裏，你放心吧。』我便告訴了她，尤其是將克生來時的情形，說得一字不遺。在我說話的中間，夫人的眼光，也從沒有離開過我。

我說完了，夫人還默默地望着我好久，才又開口說：『這事對於你我，都是很要緊的，我們得慎重從事才行。我立刻去找一個可以指導我們的人來，和他商量，在這時候中，你們……你是亞沙的朋友，而且……』夫人說到這裏，便支吾地，『我當你像亞沙的兄弟一樣……從今天起，不止你自己，連你的同伴也可和我們在一起。等到兩個鐘頭之後，你們就到亞爾卑斯旅館去好了。我立刻派人去定房間。我們明天在那裏會面。今天不再細談了。』夫人這樣說過，又向我接吻，和馬撒握手，然後去了。等到夫人去後，我對馬撒說：『你對夫人說了甚麼？』『我說了許多呢。她真是慈善的夫人！我再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夫人。』『究竟甚麼話？』馬撒含笑說：『當然有話……但是我不能說出來。』馬撒又不願說了，轉了話頭說：『你看見亞沙嗎？』『我老遠地望見他。我早知道他是順從的好孩子。』

我們走到旅館，房間多漂亮！美麗的裝飾，雪白的睡牀。窗子外面就是洋臺，下面是蔚藍一碧的湖水，白帆輕颺。阿爾卑斯山的紫影，浸在湖面。景色真好！欣賞過風景之後，我們才走進房裏來，茶房來詢問我們要什麼晚餐。馬撒很是大方，命了許多菜餚。茶房致過禮後，向後出去了。馬撒高興地說：『這裏的菜，總比那漆家的好吧！』

次日蓬島夫人帶着成衣匠和賣襯衣的人來了，據夫人說，小曼拚命地在學說話，現在可以向人寒暄幾句了。一個鐘頭後，夫人還是和我接吻，和馬撒握手後回去了。第五天，那位我從前在『白鳥』上認識的女僕，坐了一部兩隻馬拉的馬車來接我們。我們衣冠端整，走着馬車，被帶到華麗的客廳裏，夫人和睡在長椅上的亞沙在那裏，還有小曼也在等待着我們。

我們一走進去，亞沙便抱住我接吻。我又抱着小曼接吻。然後夫人熱吻着我說：『你可以恢復從前的身分了。』我一點也不明白，望着夫人，夫人也不向我說明，只站起來推開別的房門，在那裏青鳴的寶蓮媽媽，抱着嬰孩的襁褓，白外套，花邊的帽子，鞋子等類的東西，站在那裏。我等不及寶蓮媽媽放下這些東西，就跳到她的身上，投在她的懷裏，和她接吻。這時候我聽

見夫人在吩咐女僕，大概是去喚克生，所以我立刻變色，可是夫人卻溫柔地對我說：『別害怕，你到我的身傍來，握着我的手吧。』這時客廳的正門開了，克生露出尖牙齒含着微笑進來了。但是他看了我一眼，也立刻變色。

蓬島夫人不等他說話，就說：『我請你來有事。』夫人抖着聲音說：『我的大兒子，在做嬰孩時被人偷去，現在才找到了，所以我想叫他和你會面。』夫人緊握着我的手說：『這小孩子就是我的大兒子，你也早已知道吧。因為在偷了這小孩子的人家中，你已經是查過他的身體的。』『到底有甚麼事……？』克生假癡假呆地說：『那漢子偷教堂的東西，現在被關在英國的獄中，他已經自首了。這裏有證明書，他自己說明怎樣偷這個小孩子，將他丟在巴黎的傷兵院前，爲了隱藏證據，剪去襪襪的徽章。他老實招供了。這裏就是襪襪，這慈善的婦人，拾了這小孩子養育他，將這些東西保留起來的。請你拿來，也請你讀讀這證明書。』

克生木立不動，不知他是在想甚麼，他突然走到門口，一手執着開門的把手，回頭再說：『這小孩子不是真的，你總有一天會明白。』蓬島夫人——這次我可以喚她作媽媽了——鎮靜地說：『你到法庭裏去起訴吧。但是和逝世的夫弟打官司，我可不願意，就算他做了壞事也好。這層也請你明白。』克生關門出去了。我伸開兩手，抱着我的媽媽，媽媽也伸開兩手抱住我。我們兩人同時互相親吻了。我們平靜了一下，馬撒走近了我，含笑說：『請你告訴媽媽，我給你守着秘密。』『你早就明白一切了嗎？』我的媽媽回答我：『不錯，馬撒早察出你是我的兒子了。但是說得太早，恐怕反爲不妙，所以在證據沒有探齊之前，我就叫馬撒嚴守秘密。你是比亞沙早一年出世，養了六個月後，給人偷去，一直到現在不知下落，如今又是這樣回來了，以後我們兩人決不會再分開的了。不但我們，就連你不幸時的朋友……』媽媽指着馬撒和小曼說：『這兩個人也是我們終生不離的朋友。』

一十六 十年後

十年的幸福時光，像飛箭一般逝去了。我們現在是住在我們先祖遺產的「蓬島」中。

我從前無家可歸，顛沛流離，現在有了親愛的母親和弟弟，還有盛名的家世，和遺下的巨產了。我從前有許多夜裏，住在農人的破茅屋或牛馬欄裏，有時在星光下露宿，現在卻成了「蓬島」古城——的承繼人，時有好奇的旅客來拜訪呢。我現在和我的母親，弟弟，妻子，同住在蓬島中。

我們定居了這裏的半年，我常是埋首書城，翻着關於蓬島一家的舊紀，財產目錄，證書，記錄等。我伏在先祖傳下來的古舊的大書桌上，來記述我冒險的故事。我等待我的長子小馬撤舉行洗禮的時候，想將我不幸時的舊友，全部請到這蓬島莊來，將他們都在內的冒險故事，當作我的謝禮，送給他們。所以我將零碎寫成的東西，付之梨棗，今天我預備將這自傳，送給我的賓客們。這聚會的來賓，多不明白內容，連我的妻子也不知道。我的妻子，並不知道她今天可以會見家屬。只有我的母親和弟弟卻明白的。我在一堂之中，又可看到我不幸時全部舊友了。

可惜在這聚會之中，缺少一個人，使我悲恨欲絕。以千萬的寶貝，也不能使死者復生。可憐的梅力老人！我永遠不忘的師父！我再不能聽到你親口說「小孩子們，開步走！」了！然而將你的白骨，已移到巴黎的墓地裏，又爲你建了名振全歐的歌人卡爾的半身銅像，以此紀念你，並報你的厚恩。那銅像的模型，現正安置在這蓬島莊中。呀！我永世不忘的恩師！我之得有今日，全賴吾師的教訓。假使沒有你，我那有今日？我不能成爲高尚不愧的少年呀！我永遠不忘的恩師！今天的席上，沒有你的光臨，是多麼遺憾呀！

現在母親在掛滿先祖肖像的迴廊那邊走來了。母親慈善的面容，比在「白鳥」上時，沒有半點差異，不過那時罩在她臉上的愁容，已經沒有了。現在母親倚在亞沙的腕中了。亞沙已經不是當年的亞沙了。他現在元氣恢復，成了一位強健的青年了。跟在母親的背後，是一位穿着法國村裝的老婆婆。她的腕上，抱着一個包在白外套中的嬰兒，剛出世不久。這年老的婦人，就是青鳩的寶蓮媽媽，她抱着的嬰兒，就是我的兒子小馬撒。

我那時找到母親，就想喚寶蓮媽媽來我們家裏，但是她不答應說：「克民，謝你的好心。但是我現在不用到你母親的身傍，你今後還要進學校拚命用功呢。我到了你那裏也是一無所用。可是我們後會方長，等你長大成人的時候，你就會討一位好妻

子。那時你們有了小孩子。我就來給你們抱小孩子，我不能像養你那樣時做奶媽，但看顧小孩子總是成功的。而且年紀大了的人，可以不用多睡覺，所以決不會像你那樣，讓那小孩子會給人家偷去。」賣迷媽媽終於回到青鳩安逸度日，當我的兒子快要誕生的時候，她在青鳩接到報告，便離開了故鄉，丟棄了舊習，分別了朋友，剩下了牝牛，到英國來了。

亞沙離開母親，拿過手中的泰晤士報，放在我的桌上，指着報中的一欄給我看。這是維也納的通信：「音樂界的天才馬撒君不久將到倫敦。他在維也納已博得盛譽，可是難卻英國的招待，便定於一兩天內，離開維也納到倫敦來。他不僅是偉大的音樂家，同時也是現代的大作曲家。他是提琴界的修伯。」我早已知道當年漂流街頭頭的藝人，我的夥伴和弟子馬撒，現在成爲大音樂家。過去我亞沙和他三個人，在家塾受書，他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總沒有進步，可是我的母親選給我們的音樂教師，爲了他的天才而傾倒。夢特的理髮師兼音樂生先甘特先生的預言，現在已成爲事實，馬撒已享着盛名。然而泰晤士報的維也納通信，使我感到幸福，彷彿我也受維也納人士的喝采。馬撒永遠是我的朋友和兄弟。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他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

讀完了泰晤士報，僕人拿進一封電報來。那是馬撒打來的——他現在已到英國。四點十分到斯其達火車站，而且從維也納出發，途經巴黎，將他的妹妹雪麗也帶來，所以要我們派馬車去接他。我將這電報給亞沙看，對他說馬撒帶雪麗回來，亞沙很高興。亞沙是愛上雪麗了。她現在巴黎受高尚的教育，變成絕世的麗人了。亞沙難爲情地說：「哥哥，讓我去接他們吧。」我說：「好！」時候正到了，亞沙就去豫備馬車。

那時走進來的，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便是那可憐的花匠亞根的小女小曼。她已經能說說話。在我母親的膝下，受了十年的教育，成了一位高貴的姑娘。她的美麗，更如初放的花一樣。最初我向母親要娶小曼，困難重重。因爲門第之限，親戚們都極力反對，好像我娶了小曼，便要失了我的地位。然而有一部分親戚，知道小曼品性良淑，卻也贊同我。幸而我母親做我的後盾，所以終成結婚，實現了一個幸福的家庭。那時小曼走近我的身傍說：「大家都在耳語，究竟甚麼事情呢？……而且亞沙到火車站去，瑪特火車站也派了馬車去，有甚麼事情呢？請你告訴我好嗎？」我和母親笑着，並不回答她。小曼就抱住母親的頸

頸，溫柔地吻着說：「媽媽，既然你也有份，那我就不用擔心，可是究竟爲甚麼呢？」不久到瑪特車站接小曼家族的馬車，不久就要來到。我想叫小曼感到興趣，拿起船上用的望遠鏡，向着山麓的那方說：「你試着這望遠鏡，你的疑問也可解答了。」然而小曼所看見的，只是雪白如砥的街道。」

我取回望遠鏡，拿到自己的眼前說：「你看不見嗎？我連海那邊的法國，都看得很清楚呢。一個灰色頭髮的老者，正在催促着兩個婦人。老人是你的爸爸，兩個婦人，一個是你的姑母，一個是葉琴。姑母也年紀很大了，他們三人此刻都坐上馬車，他們到那裏去呢？是到英國來的嗎？真不湊巧，給濃霧罩住了，讓我看看那邊吧……一隻大輪船在駛來。甲板上有一位男子，他正從亞馬遜河流域採取植物標本回來的，他還拿幾歐洲人不會看見過的花。他最初的遊記，備受世人的注目，他是植物學者澤民，他似乎正在着急不要搭不上船，他要去看他的妹妹和家族。」我又將眼鏡轉向別處，口中念着：「現在連語聲都聽得着了。一個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一位是年青的漢子。他們現在車中談着話，「亞歷，這次旅行真愉快啊。」先生，真愉快呢！」「你不單可以和克民握手，還可以和你的家族會面……你看了克民之後，再去參觀英國的煤礦，計畫改良華魯斯的煤礦，可惜你伯父因害病不能來呢。」他們正細談着。」我還想再說，小曼突然抱住我說：「如果真的，我是多歡喜呢！」「你先要謝謝母親，這全是母親的好意……你再讓我講下去，我還要告訴你，那有名的把戲師父李順和他的哥哥回來了。」

談笑的時候，馬車聲漸近了。我們走到窗口，在最先的四輪車中，小曼看見她的父親姑母和姊姊，兩個兄弟。在亞歷的傍邊，坐着一位銀髮僂僂的老者，他就是「老學究。」另一面來的馬車中，坐着馬撒和雪麗，兩個人揮着手，和我們招呼。馬撒馬車的後面，還有一輛馬車，那是李順，他如今完全變成紳士模樣。他的哥哥船長風姿如昔，也坐在車上。我們跑下門前的石階，前去歡迎。不久歡樂的夜宴開了。我們都談着不幸的舊事。馬撒說他在賭場中，看見過克生。李順也說起漆德興一家的消息。據說，德興以後又犯了重罪，流戍遠處。他的妻子因醉自焚。金佐和傑克也犯了罪，跟他們的爸爸入獄了。家裏現在只剩下祖父，和那最小的孫女。祖孫兩人相依度日。

飯後馬撒喚我到窗口說：「我想起一件事。我們在過去流浪的生活中，時常合奏着音樂，但是從未合奏給我們的舊友

聽過。今天是難得的機會，我們兩個人，做一次紀念的合奏好嗎？我當然贊成說：『我要唱一曲「拿破里之歌」，這歌使小曼開口說話呢。』我們的樂器，藏在漂亮的箱子中，現在取了出來。那提琴是粗陋得很，我的豎琴也破舊不堪了。

人們圍着我們樂聲響着，一匹老邁的白狗跑過來。它就是老卡彼。卡彼現在雖然耳聾，可是眼睛還好，它靜躺在墊褥上，一見舊友的豎琴，不禁想起往事，蹣跚地離開墊褥，跑到我的身傍。我們彈唱着。卡彼啣着盤子，在「老爺貴客」的面前，走去，大家都慷慨解囊，丟入盤裏。卡彼看那很多的收入而吃驚，卡彼得到這樣的收入，這是第一次，盤內都是金幣和銀幣，一起有六十多塊錢。我照例吻着卡彼，我記起幼時的不幸，使我想起一個好計畫。我們將這六十多塊錢來做基金，設立一個機關，保護漂泊街頭的小藝人，不穀的錢，由我母親支出來。馬撒吻着我母親的手說：『我想効點微勞，來幫助克民的計畫。請你讓我將這次在倫敦音樂會的收入，加上卡彼現在的收入，來做基金吧。』

我的書已經完了，馬撒卻爲我加唱了一曲「拿破里之歌」。書後還有空白，讓我將「拿破里之歌」錄在後面。（歌略）

